武侠世界
$2.00
815

◀編　後　話▶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本刊同人謹祝各位讀者春節愉快，身心康寧。同時更希望﹂兔﹁年帶給我們幸福快樂，出入平安。

***　　***　　***

充滿神奇莫測，詭異百變的﹂火雷破山海﹁，故事今期結束了。但故事仍有下文，桑羽和杜鐵池等人今後行踪與遭遇如何呢？蕭逸君在下一個故事：﹂昆崙七子﹁將有交代，請千万留意刊出日期。

***　　***　　***

秦紅先生在下期又有新作：﹂一棒喝武林﹁與各位見面，顧名思義，必屬猛稿，古龍的﹂失魂引﹁繼﹂霸王槍﹁後隨即又推出。至於東方英也不甘後人，﹂虎胆﹁是他最精心之歷史俠義中篇巨著，不久刋出了，萬勿錯過。

***　　***　　***

﹂鐵拐俠盜﹁呂偉艮與林愛莉共締艮緣，蜜月期間旅遊寶島，滿擬可盡情一暢心情輕快享樂，但麻煩事偏偏與他們結了不解緣，他的高足阿生聞訊，急往馳援，要知詳情嗎？請看今期的巨型小說：﹂神奇旅程﹁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1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盧令·圖

神奇旅程



比翼雙飛　蜜月驚魂

航機正在緩慢地駛向跑道，祇要駛到盡頭處，它就會掉頭飛離地面，沖向天空！

這班機的目的地是台北市！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二人都是這班機的乘客，他們是去渡蜜月的！

這對江湖兒女靜悄悄地結婚了，知道這件喜事的人不多，夏維深長和阿生之外，就只有那位婚姻註册處的女註册官。

他們沒有通知親友，因爲他們覺得結婚是兩個人之間的事，無須鋪張，也不應該打擾別人；一切形式固然是人爲的，就是喜宴也徒然令親友們勞神傷財而已！際此百物騰貴，生活担子日重之時，他們更加覺得有「一切從簡」之必要！

唯一通知親友的方式，就是在報紙上登一段結婚啓事，他們約好阿生等他們上了飛機之後，今晚才把啓事草稿送到報社去，明天才見報！

他們選擇寶島作爲蜜月旅行的目的地是有許多原因的，首先是因爲這兒全是中國人，一切生活習慣一定來得較爲親切。

其次是林愛莉有一位遠親在台中教學，他們多年來未見過面，乘此機會去深望他們一家人。

此外，寶島風光迷人，治安良好，民風淳厚，水果食物價廉物美等等，都是吸引他們前往觀光的原因之一！

航機大約只須飛行一小時又二十五分左右，如此快捷的航程，絕不可能令人感到沉悶，因爲飛機升到高空之後，空中小姐開始給你遞來香巾，然後送來一份午餐；當你喝完那杯酒，吃過了午餐時，目的地差不多已經到達了。

隨着噴射時代的開始，這個世界逐漸縮小了。由東半球到西半球也無須花費太多的時間，難怪人們有了錢之後就去旅遊！

旅遊不但是一種享受，也是增廣見聞的方法之一，「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倒沒有說錯！地球到底有多大？人類已經登陸月球，若干年後可能又登陸另一星球，我們在這短促的數十年生命中，即使沒有機會離開地球到別的星球去，也不妨走得遠一點，看看這個世界！

在這航機之上，就有不少人是前往旅遊的，就像坐在呂林二人隔壁的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他曾要求呂偉良跟他掉換座位，讓他坐近窗口，目的不過是想居高臨下俯覽一下下面的世界！

這一類短程航機機身並不大，座位每一横排只有六個，通道居中，左邊座位分A、B、C，左邊是D、E、F。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本來是坐A、B兩個位的，但老年人後來向他們表示，這是他頭一次坐飛機，希望臨窗下望，要求他們讓他坐到「A」位去，那是最靠窗的一個座位！

其實，從上空俯覽下面的景色，也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當航機升空之後，除非天色非常良好，否則，由上面望下來，只能看見一片雲海。

但無論如何，呂偉良還是滿足了那個老年人的要求，讓他坐近靠窗的一個座位。

那老年人自始至終望向窗外，他的態度侷促，使人相信他的確是第一次乘搭飛機。

呂林二人爲了避免令他感到不安，也沒有跟他談話，甚至很少側頭望向他！

當侍應生捧來餐盤時，老年人顯得很開心，他知道這一切俱是免費供應的，之後，他便表現得有點貪婪，於是他向那位男侍應生要了一滿杯的紅酒——那是一種甜酒。那個穿上了制服的男侍應生，瞪了他一眼，很不屑的，廣東人稱這種人爲「白鴿眼」！

他吃得很開心，當喝光了那杯紅酒之後，又向侍應生索酒，但侍是生佯作沒有看見他；反而頻頻向一些外國人添酒！

呂偉良見他暴飮暴食，只担心他鬧出事來，否則，他也許會爲他出頭！因爲侍應那種厚此薄彼的態度，他們就看不慣！

儘管航空公司爲了爭客，宣傳得令人想入非非，但實際上那些男女侍應生並非個個態度令人滿意的；尤其是那些黃皮膚的侍應生，他們好像戴上了有色眼鏡，只對紅鬚綠眼的乘客慇懃侍候，對黃面孔的中國人竟然視若無睹。

其實數百元一張機票，成本是有限的，甚麼酒甚麼餐等等，他們早已計算在內，吃不吃喝不喝，那只是閣下之事！

那老年人似乎特別喜歡吃那小塊的「芝士」，因此，嬉皮笑臉的，先後向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討了他們的那兩份——兩小角的「芝士」！

那份「飛機餐」本來不多，但呂林二人在機場餐室跟阿生吃過了一些東西，所以並不餓，既然老人家如此開心，他們也樂得讓他吃個痛快！

那一小塊「芝士」是用錫紙包裝，切成角狀，很是精巧！對老年人來說，「芝士」無論如何總比牛油好一些，因爲它的胆固醇份量最少，對心臟和血壓的影响亦相應減少！

當呂偉良離座去到洗手間的時候，林愛莉曾跟那個老年人交談了幾句，她從談話中知道他是到台北去深親的。據說，他的親人會在機場接他，那麼，林愛莉起碼不必替他担心了。

飛機很快又開始降落，機長分別以多種方言廣播，告訴乘客快要抵達目的地了，同時提醒各人綁好安全帶，以免發生危險！

有些經常坐慣了飛機的人，往往會自作聰明，他們從來很少綁上安全帶，因爲他們從未發生過任何麻煩，又何必多此一舉？

但是，稍具常識的人，都會明白到，飛機在天空中飛行，許多時都難免會遇上氣流的；萬一眞的遇上了氣流，飛機就會不穩定地前進，機艙內的人便有可能被震盪或者整個兒抛起。結果會怎樣？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但如果每個人都綁上了安全帶，它就會把身體保持在座椅之上，不易受到影响！

那個老年人似乎不懂安全帶的用法，所以呂偉良既要替他綁好，又要爲他解開！

航機在平穩中着陸，他們終於平安的抵埗了！

當飛機完全停頓下來時，那些男女侍應生飽含笑容地送客！

搭客在魚貫步入機場大廈，有些腳步放得輕快，有些卻慢吞吞的。前面就是檢查站，海關人員分別站立在十個關卡處，等候着檢查旅客的行李。但在未到達那些關卡之前，每一名旅客必須先行繳驗旅行證件，那就包括護照、入境證以及痘紙等等。

一般來說，第一關是絕無問題的，因爲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證件，根本不可能盲目地登上飛機！

但是，下一關問題就大了！

繳驗過證件之後，每一名乘客便拿着「報關單」到一張「編號枱」去！

報關單是在飛機未着陸時，由航機上的侍

應生派給每一位乘客的，例如你帶了一些什麼珠寶或者貴重物品，各國紙幣有多少，那些東西要付稅的……等等，都必須一一列明。

如果是「過境旅客」，他的行李是可以不必帶出關，只把它「存倉」留待到達最後目的地時，然後才提取！

報關單是在飛機上塡妥的，旅客拿了這張紙到「編號枱」去，那個女關員便會在上面替你寫上編號。假如當日是有七張枱開放，替旅客檢查行李的，編號便是由一至七，十張枱便是由一至十；寫上那一個號碼，你便到那一張枱去！

寫上了編號之後，旅客便到領取行李處，這些當然是「過磅行李」，不是手提行李。

每個旅客領回自己的行李之後，便按照編號去排隊，準備讓海關爲你檢查行李。一般來說，這是最易出毛病的地方！

當然，如果你沒有走私漏稅，根本就不用害怕；呂林二人是來此渡蜜月的，行李簡單得很，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害怕。

但是，很奇怪！他們竟然發覺有些眼睛在悄悄盯住他們！

這些人沒有穿上制服，只是穿便服，襟頭上有照片的身份證，表示他們絕非一個尋常的人！

呂林二人同是混跡江湖不少時日的，他們自信不是心理作祟，而是事態似乎有些兒不尋常！

果然，就當呂偉良經過檢查關卡時，有個便衣人員閃到他身邊來，很客氣地問：「請問先生你貴姓名？」

呂偉良呆了一呆，他雖然不清楚這個人的意思，但是還是照說了！

便衣人員向海關檢查員遞了一個眼色，說道：「把這個交給我！」

那個便衣人員似乎很權威，海關檢查員把正在檢查中的衣箱合攏，沒有繼續檢查下去！

便衣人員又對呂偉良說：「先生，請跟我來！」

呂偉良忍不住問：「是怎麼一回事？」

便衣人員說的是國語，呂偉良不但聽得懂，而且也會講。

便衣人員回答呂偉良道：「我們只想跟你談幾句，不會躭你太多時間的。」

說話間，已有另外二名彪形大漢過來，其中一人很有禮貌地叫呂偉良把手中的行李交給他代勞，另一人在後監視！

呂偉良在直覺上感到有點不妙！

林愛莉當時在另一張枱上接受檢查，看見這情形也有點愕然！

呂偉良正想向林愛莉交代幾句，但是那便衣人員卻對他說：「我們會好好照顧呂太太的，請你放心吧！」

呂偉良跟隨住那名便衣人員登上了二樓，二名大漢緊跟其後。如果呂偉良要在這時候逃走，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呂偉良爲什麼要逃走呢？他自問沒有犯法，因此好奇心更加重了！

他要知道到底爲了一些什麼事而被「請」去，所以他表現得非常之合作！

當他們進入二樓一間辦公室時，那位便衣人員很愼重地把門關上；二名大漢把行李送入來之後，守在門際，虎視眈眈！

呂偉良這時已看見那個便衣人員很客氣地說：「呂先生，對不起，我們要搜查你！」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地說：「你們太客氣了，你們本來就有權這樣做的，爲什麼要請我到這兒來？」

那個便衣人員道：「那是爲了避免你感到尷尬起見。」

「什麼？我感到尷尬？」呂偉良又是一怔！「我爲什麼要感到尷尬？」

這時候，有人進來，呂偉良忽然覺得似曾相識，他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對了！就是不久之前，在飛機之上！

便衣人員問那人：「是不是他？」

那人打量着呂偉良說：「對了就是他！」

呂偉良想起了，這個人在飛機之上會注意過自己；本來那種目光在一般人很易被忽畧，但呂偉良是個老江湖，[illegible]深如何向疑人釘梢，歹徒如何伺機下手等等情形他見得多了。

因此，呂偉良當時就覺得這種目光太不尋常，只是他沒有告訴愛莉，很快又給別的事情想開了；想不到現在此人又再出現在他眼前！

這裏面到底又隱藏着一些什麼？呂偉良一時之間，眞想不通！

那個便衣人員穿着畢挺西裝，年紀四十左右，戴着眼鏡；至於在航機上見過的人，只穿上夏威夷恤，一身遊客打扮，年紀三十左右。

房門又被人叩響了！

進來的只是一名女子，穿制服的，她向戴眼鏡的中年人報告：「那位小姐也來了！」

中年人示意道：「請她入來！」

由門外走進來的，是林愛莉。

林愛莉的目光中，充滿了驚奇，她怔怔地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苦笑聳肩說：「我也不知道！」

房門再次關上了之後，那個中年男子很認眞地說：「請問二位到這裏幹什麼？」

「我們剛結婚，正在蜜月旅行，有什麼不對？」林愛莉有點生氣地說。

「蜜月旅行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但是，根據我們的情報指出，你們來此是另有任務的。」中年人打個眼色，「現在我們必須對二位進行澈底的檢查！」

「歡迎之至！」呂偉良無可奈何地舉高了雙手！

二名大漢分別檢查呂偉良和他的行李，那女關員則向林愛莉示意，帶她到隔室去，進行全身的搜查行動！

呂偉良不知道對方的情報是那兒來的，但入境問禁，他對自己身上所帶的物件是否違例，現在連他自己也感到懷疑。

搜查時間長達半小時，他們非常小心謹愼，幾乎每一件物件都細意視察檢閱。

其實呂偉良的行李十分簡單，一個衣箱之內，所儲的大部份是他妻子林愛莉的衣物，屬於他自己的，只有一兩套替換的衣服。

此外就是一個透明膠手挽，裏面是兩支免稅酒和兩條免稅香烟，這是法定每名飛機乘客可以隨身携帶的；他們在機場購下，打算帶去台中送給林愛莉的親友作爲見面禮！

至於林愛莉就簡單得多了，她的隨身行李就只有那個手袋！

搜查毫無結果，室內數人交換着眼色，眼色中充滿了驚奇；他們顯然不相信呂偉良如此清白！

最後，視綫移到呂偉良那枝鐵拐杖之上！

本來皺着眉頭的中年人，這時候突然展眉含笑，問道：「可否讓我們看看這枝精緻的拐杖？」

呂偉良顯然也領悟到他的用心，笑道：「當然可以，你們儘管拿去檢驗好了。」

呂偉良所用的鐵拐杖有很多枝，外型都是一樣的，但有些用途很大，就像那枝萬能拐杖，它可以發射麻醉銀針，也可以收藏鐵索鋼鈎。鐵拐俠盜就憑着它收伏了不少牛鬼蛇神。

但是，這一次是蜜月旅行，呂偉良只把一枝普通拐杖帶在身邊！因此，這班人自然也查不出什麼結果來！

林愛莉最後被帶回到呂偉良這邊來，她顯得很不耐煩！

那個中年人含笑向二人道歉，表示只是一場誤會！

呂偉良一向頭腦冷靜，他早已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笑了笑說：「我如果知道你們找他，我就不會跟他掉換座位。」

「嗯……」中年人的表情很尷尬，他似笑非笑地問：「你說什麼？」

呂偉良道：「我知道你們的情報是怎麼樣的，大概你們的人不知道要跟踪的人是怎麼樣的，更不知其姓名容顏等，只知道他的登機證編號是第十行C座位，對嗎？」

中年人詫異地問：「你憑什麼作出這種假想？」

呂偉良指指那個穿花恤的人，說道：「這位先生登機較遲，他顯然一直在監視住我，可是他不知道原本坐在第十四行C位的老年人，已要求我跟他掉換位置，因爲他表示要看看機窗外的風光，要我讓他坐到C位去。我於是做了一個順水人情，想不到惹來一身麻煩，眞是始料所不及！」

中年人和那個穿花恤的青年，同樣感到有點震驚！這點可以從目光中看得到。

青年人有點恍然地站了起來，就想衝出那間房，但是呂偉良說：「只怕太遲了！如果我早知道你們要什麼，也許來得及的！」

青年人對呂偉良說：「你可認得他？」

呂偉良道：「當然認得！我妻子坐在B號座位上，她會與他談過話！」

「那就請二位幫個忙，希望我們還來得及！」中年人顯然也相信呂偉良的說話。

於是一干人等，又離開了那間房，跑到樓下關卡去。但是，這時候大部份旅客已經通過了檢查關卡，離開機場大厦！

十數名走在最後的旅客之中，並沒有那個老年人的影子。

中年人一再表示歉意，慇懃地把呂林二人送走！

呂林這對新婚夫婦，坐上了的士之後，叫司機把他們送往希爾頓酒店。

林愛莉埋怨道：「他們也眞糊塗，竟把馮京作馬凉，眞是豈有此理！」

呂偉良一邊沉思，一邊說道：「這是人家職責上的事，怎能怪他們呢！」

「你猜他們在找什麼？捉間諜呢，還是捕毒犯？」林愛莉問道。

呂偉良說：「我也猜不透，但無論如何，我們這一回上了人家的當！」

「你是說，那個老年人嗎？」

「是的，那老傢伙竟然利用金蟬退殼之計，扮豬食老虎！」

「他的演技的確老到，連我們兩個也給他騙倒了！」林愛莉輕輕嘆了一口氣！她忽然又說：「爲什麼你不告訴他們，你是國際特警阿生的師父？據我所知，阿生跟這兒國際特警是有連絡的，如果他們知道你是阿生的師父，也許可以省下許多麻煩呢！」

呂偉良說道：「他們只不過爲了顧全我們的體面起見，才不公開搜我們的身，但是結果他們反而感到尷尬了，因爲，他們什麼都搜不到！」

街車終於在一間酒店門前停下來，這就是「希爾頓大飯店」了！

千萬別誤會飯店是吃飯的地方，那兒的「大飯店」就等於香港的「大酒店」。

侍者替他們把行李搬進去，他們租下了「九零一」號套房。

時間將近黃昏，呂偉良由窗口俯視街中，車輛不算太多，但也不算少；行人很疏落，他們很悠閒，不像香港人那麼匆匆忙忙的生活得非常緊張。

呂偉良雖然沒有說什麼，其實他的腦海中一直想着今天的事；他沒有對林愛莉提及，只是希望她在這次蜜月旅行玩得開心！

但是，他畢竟被人利用——在不知不覺中，竟然被一個老年人加以利用，在記憶中，他很少扮演這種小丑的角色！

因此，呂偉良在心理上總覺得不好過！

他由登上飛機以至落機爲止，從頭想了一遍；他希望找到一些綫索，讓他設法把那個老傢伙找到，然後跟他算賬！

林愛莉不知道他仍然在想着那件事，她由後面走上來，摟着呂偉良，柔情萬種地說：「我們終於結婚了！」

呂偉良轉過身來，輕輕吻着她說：「是的，我應該感到驕傲，因爲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好妻子。」

「刁蠻，任性，那裏算得是一個好妻子？」林愛莉嫣然一笑！

「以我這麼一個跛子，能娶到一個如此千嬌百媚的迷你女賊，眞不知是幾生修到！」呂偉良攔腰摟抱着他的妻子！

「迷你女賊配鐵拐俠盜，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誰說不宜？」

「但願我們的子女既不是賊也不是盜！」

「此賊此盜俱是對得住天理良心的，有什麼不妥？」林愛莉道：「我以爲我們的下一代將來必然會以我們爲榮！」

呂偉良輕輕嘆了一口氣，說：「生長在我們這個時代，苦難的日子實在太多了！我們是被迫要跟一些人作對的；尤其是生活在那被稱爲冒險家樂園的地方，有太多事情令我們看不過眼！」

林愛莉倚窗下望，怔怔地說：「聽說這裏的治安是全世界最好的，有自由，也有法律；但法律並非爲富貴人家而設，同時對歹徒也絕不容情！我覺得，這才是法律！」

「我們不能單憑耳朵去聽，還是實地去看看吧！」呂偉良拄拐杖拖住林愛莉的臂，走向門際！

林愛莉經過梳粧枱時，順手把門匙取在手中。

當他們離開房間，順手將房門帶上時，一名侍應生剛好經過，他非常有禮貌地，微笑着說：「兩位晚安！出去嗎？」

「是的。」林愛莉把門匙交給那侍應生。

但是，侍應生道：「請把門匙交到樓下櫃枱好嗎？當兩位由外面回來時，也是由那兒取回。謝謝你。」

呂偉良覺得這種服務態度的確難得，這時他才記起了，原來剛才侍者替他們送行李上來時，他們忘記了付小賬！如果在香港，這時候他們所見到的，可能是「黑面神的化身」，但現在對方還是禮儀周周的，這反而令呂偉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

呂偉良順手由口袋取出一叠鈔票來——這些新台幣是他們登機時，由銀行兌換，準備來此應用的。

呂偉良忽然忘記了港幣與新台幣的兌換率，手指在鈔票之間猶疑着！

還是林愛莉來得爽快，迅速從那叠新台幣之中，抽出一張百元面額的，塞到侍者手中：「這是你的，拿去喝杯吧！」

侍者有點不好意思，但終於也收下了！連聲說「多謝」！

林愛莉又問他：「請問，在那兒吃晚飯最好？」

「那要看兩位喜歡吃些甚麼菜了。」侍者說道：「如果要吃廣東菜，安樂園、龍鳳和萬

餚都不錯的！假如兩位喜歡吃帶辣的川菜，我介紹你們到峨嵋川菜館，那兒飯後還有西瓜送呢！」

「我看我們還是先吃一頓廣東菜吧！」呂偉良又問那侍者：「請問要到安樂園和萬禧這些菜館，如何去法？」

侍者道：「無論你們想到那一間菜館，只要告訴街車司機，他們就會帶你去！」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帶有疑問的眼色，他們似乎不敢相信，街車司機竟然會熟悉每一間飯店和菜館之所在！

但是，當他們雙雙離開酒店登上一輛街車之後，證明了侍者並非誇張；台北市雖然比香港大，但街車司機似乎對每一角落的環境都非常熟悉。

呂偉良只告訴司機要去「萬禧」吃晚飯，司機便很有禮貌地說：「哦！我明白了，是萬年大厦那間萬禧菜館。」

街車停下來時，那兒果然就是萬年大厦！「萬禧」就在這大厦的六樓！

六樓乘電梯上去就是「6」字那層。

台北的電梯對於層數示意非常劃一，「1」字是地下，「2」是二樓，「3」字是三樓，不像香港那樣參差不齊。

香港的多層大厦的電梯有些稱二樓為「1」，但也有些稱二樓為「2」，往往令人無所適從。

登上六樓時，一個穿着綠花旗袍的女侍應領班含笑盈盈地問他們有多少人，然後領着他們到一張小方桌坐下來，隨即有女侍應遞來香巾，同時問他們喝些什麼茶！

他們本來也懂得講國語，但是那女侍應似乎看出他們是來自香港的廣東人，竟然也講起生硬的廣東話來。

他們拿起菜牌點菜時，發覺跟在香港進飯店吃晚飯時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侍應生的服務態度！

他們到此只不過短短數小時，但是由酒店到這裏為止，單是侍應生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就已經令人難忘！

那一頓晚飯所費無幾，但吃得他們非常舒服。

這裏座位不多，但由於裝飾的鏡子屛風的反映，令人在視野方面，覺得非常廣闊！

差不多每一張桌子都坐滿了人，但侍應生和那三位穿着長旗袍的美麗女領班，她們對每一個客人幾乎都是含笑盈盈的。

「假如在香港，有一家這麼好生意的菜館，你猜侍者會怎麼樣對待我們？」呂偉良往四下裏打量了一遍之後，有感而發！

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用他們的眼睛和面色下逐客令，如果你還不知機，他們就會花招百出，例如頻頻替你斟茶啦，遞手巾啦，總之令到你坐立不安，非走不可！」

但是這裏有不少桌的人客早已吃飽喝醉，他們卻談興正濃，還沒有意思離去，然而那些領班和侍應生並未給他們顏色看！

這裏的小菜是不錯的，有一味火鴨絲拌海蜇，是一名女侍應生給他們介紹的，想不到上面拌以沙律醬之後，竟然教人吃得津津有味，眞的稱得上色香味俱佳！

他們又看見那個會講廣東話的女侍應生在身邊走過，她很友善地過來搭訕着問：「怎麼，我介紹的菜色不錯吧？」

林愛莉笑了笑，反問道：「你們這裏營業到甚麼時間？」

他們雖然沒有讚出口來，但那笑容和點頭，已等於回答了女侍應的問題。

女侍應看看腕表：「快要停止營業了，兩位如果還想吃些甚麼就要趁早。」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同感愕然！

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問：「怎麼會這樣早就打烊？」

女侍應笑道：「是的，台北只有一兩間通宵營業的菜館，例如安樂園便是其中之一，至於一般食物館，九點以後大半已經關門了。」

林愛莉這時才記起：「是的，我記起了，有朋友對我說過，台北的夜生活很平淡！」

女侍應道：「不過如果二位有興趣夜遊，我倒願意介紹你們一個好去處！」

「是甚麼地方？」呂偉良順口問道。

女侍應道：「是一間叫『門地蕾』的夜總會，那兒的最低消費，是每位二百六十元新台幣，已經包括了稅和小賬在內，音樂和氣氛，都是一流的，你們不妨去試試，我不會介紹錯的！」

林愛莉問：「門地蕾，在甚麼地方？」

女侍應道：「街車司機大都會去，就在國賓右鄰那條巷子裏！」

林愛莉忽發奇想地問：「小姐，你下班後可有空嗎？」

女侍應幾乎不敢相信地，睜大眼睛含笑反問道：「怎麼？」

林愛莉不等她說完就道：「如果你肯賞面，我們想請你帶我們一道兒去玩玩！」

女侍應微笑道：「多謝啦，我還沒有下班呢！」

「但是，剛才你不是說過這裏九時打烊的麼？」林愛莉說。

「是的，但我習慣了每晚打烊之後便返家去，否則我媽會掛心！」女侍應道。

「你眞孝順！」林愛莉又說：「你可以用電話告訴她嗎？」

「不！我家沒有電話，這裏安裝電話很貴，要萬多元台幣！」女侍應道，「其實你們要到甚麼地方都非常方便的，只要告訴街車司機，他們就會載你去。」

「但我們初到貴境，如果有你作伴，一定比較方便得多！」林愛莉仍然堅持着說！

呂偉良始終只陪着笑臉，沒有揷咀，他畢竟是個男人，怎可以開口要求一名女侍應作伴？還好這裏是台北，如果這兒是香港的話，人家一定誤會他們別有用心！

呂偉良正想勸林愛莉別再糾纏那侍應，就在這時，那女侍應終於感到盛情難卻，答應林愛莉，帶他們到「門地蕾夜總會」去！

女侍應的家裏雖然沒有電話，但她說她的父親在一家店子裏工作，這時候還未下班，她可以請准她的父親晚一點才返家去！

呂偉良也覺得在這陌生的地方，能有個識途老馬作伴，畢竟是比較方便的！

現在他們就只等那女侍應下班！

林愛莉從閒談中知道她叫阿芬，看她的年紀大概也只不過二十出頭。

據說她是台灣人，會講國語和台灣話。台灣話跟福建話差不多少，如果懂得講潮州話，那就更加易學了。

台北市民幾乎每一個人都起碼懂得兩種言語，那就是台灣話和國語！

阿芬因為在廣東菜館工作，經常有廣東人光顧，她為人聰明，竟然也學會了一些半咸半淡的廣東話，因此她在林愛莉的心目中，份外覺得親切！

他們差不多坐到打烊，阿芬才跑來悄悄要求他們先行結賬離去，相約在樓下門口會合，原來她是怕老板責怪！

結賬時竟然有一張賬單副本交到他們手上，阿芬說：「保留這賬單，你們可能有中獎的機會！」

二人聽得不明白。

後來看看賬單背後，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飲食業和許多行業一樣，一律鼓勵顧客於交易完成時，索取「統一發票」！

每一張發票上面都有一個統一編號，這就是供每月開獎時核對是否中獎用的。

統一發票每月十五日開獎一次，分別搖出上月份各獎獎額！

每張發票上有八個位數字，但只要有末尾七個字相同，便可獲得台幣拾萬元，相等於港幣一萬三千餘元。末尾六個字相同者，可得一萬台幣，五個字可得一千，四個字相同者可得一百元，三個字相同亦有獎，可得五十元。

原來當局提倡這個辦法，是為了杜絕商人瞞稅，想落也實在很聰明！試想想如果每個顧客都索取有獎的統一發票，奸商們還有甚麼辦法向當局瞞稅呢？任何假賬也可憑發票存根查得一清二楚！

香港政府為了查緝商人瞞稅，曾花費不少公帑請來甚麼外國專家，結果還是流弊百出，但中國人是花些少腦汁，便想出了一個如此妥善的妙法，誰還敢相信外國月亮特別圓的嗎？

呂偉良夫婦二人結賬後，到樓下去等阿芬了。

雖然說許多飲食業都在九時後便關門，但街道上還很熱鬧，人們下班後都喜歡在街上散步，逛百貨公司或者聽歌！

街上一些會變動的霓虹管招牌，替台北市的夜景增添了幾分姿色！

呂偉良正在注視着街上行人道上比肩接踵的人羣時，他的視線突然接觸到一個人！

這個人令他大為震驚！因為他正是在飛機上會要求他掉換座位的人！

呂偉良相信他不會認錯人，他對身旁的林愛莉說：「也許是冤家路窄，終於給我發現了那個老傢伙，你在這裏等我……」

呂偉良話猶未說完，已拄杖竄進人羣中去了！

林愛莉雖然只聽了他簡單的幾句，但也明白到他看見了誰，以及要去找誰！

她本來也想跟隨呂偉良過去，但是，呂偉良三幾個箭步已竄得老遠，隱沒在人潮之中。同時她也担心等會阿芬下來時不見了她，可能誤會他們在戲弄她，那就不大好！

且說呂偉良排衆而前，眼看就快要追及那個老年人了！

突然之間，一輛私家車開到路旁，車門打開，老年人跳上車去，車子立刻開走！

呂偉良既來不及制止，也看不清楚那車子的編號。因為台北車牌不似香港，倒有些像美國，字體又小又多。

呂偉良眞想截一輛街車追踪他，但是，一時間未見有街車經過，同時他也不想留下林愛莉獨個兒在那裏呆等！

驚愕間，那車子已去得無影無踪！

呂偉良失望地回到萬年大厦門前，把情形告知他妻子。

林愛莉說：「算了吧，反正我們已經沒有麻煩，又何必再惹麻煩？」

「是的！我們本來就是為了尋開心而來！」呂偉良也只好這樣說，「但是，那老傢伙為甚麼會在這裏出現？」

「這有甚麼稀奇？」林愛莉道，「這裏可能是鬧市中心……」

話猶未完，後面忽然有人叫了一聲：「呂先生，呂太太！對不起，累你們久候了！」

呂林夫婦二人回頭一看，原來是阿芬！

阿芬換了衣服之後，他們差點兒認不出是她。

她穿上工作制服時，是那麼的樸素，現在穿上了西裝衫裙，顯得更活潑了！

穿上制服，圍上圍裙時，她的秀髮是綁作一束的，但現在只見她長髮披肩，又是另有一番風韻！

他們招呼過之後，她就說：「我們截街車吧，這個時候去，也很適合！」

林愛莉於是陪着阿芬到路旁去等街車，呂偉良則拄杖走在後面！

他悄悄看看腕表，只不過晚上九時許。台北時間和香港完全一樣，但在香港很少有人這麼早就摸上夜總會去！

阿芬站在路旁把手一揚，一輛街車隨即停了下來。三人先後登上街車，阿芬告訴司機目的地之後，司機就把計程器按下！

台北街道上所見的計程車全部都是台灣自己出產的汽車，每輛最多載客四人。由八元台幣開始，每跳一次三元。比較香港便宜。

但是，由於台北市街道又長又闊，遊客因為不熟悉當地環境，差不多一出門口就要光顧街車，近年當地人士銳意發展旅遊事業，街上行走的街車也多得很！

其實台北市的巴士幹綫縱橫，假如熟悉環境的話，搭巴士也方便，因為有幾間巴士公司爭生意，服務就不怕不好！

街車轉入國賓大飯店旁邊的一條橫街，門地蕾夜總會就在街口附近。

當街車停下來時，一名穿着黑色西服的司閽立即跑過來，把車門拉開，讓各人下車。

「門地蕾」的英文原意應該是「月光」，如果譯音實在譯作「門麗」更為接近，而且在字面和含義上也更為貼切。但是不知怎的竟然稱為「門地蕾」！

一條傾斜的通道上鋪滿了棗紅色的地毡，走完那條通道時首先見到的是衣帽間和賬房，那二位漂亮的女職員笑臉迎人地向來客道着晚安！

一陣陣柔揚悅耳的音樂傳來，燈光非常柔和，跟住一條修長而健美的身形出現在三人面前，又是一張像月亮那麼美的笑臉，她就是這裏經過非常嚴格挑選的女侍應！

一襲露背長裙，裙脚罩住了脚面，穿在一具非常勻稱的胴體之上，走起路來份外覺得搖曳生姿！

呂偉良等三人，被女侍應引領到一張桌子旁邊，那兒就剛好只擺放了三張可以轉動的椅子！

這裏的面積不算大，全部大約不會超過三十張桌子，除了音樂台之外，連舞池也沒有，但是氣氛之佳，音樂之美妙實令人陶醉，再加上女侍應的殷勤招待，實在是一種非常舒服的享受！

女侍應身裁健美，個子也高，因此她們要像日本女郎一樣，在人客的身旁跪下來，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最接近顧客，問他們要一些甚麼吃喝，同時在禮貌上也做到了極限！

呂林二人因為是第一次到這兒來，為了避免出洋相，一切讓阿芬作主！

阿芬告訴那名跪下來恭聽的女侍應，他們是剛吃完晚飯來此聽音樂的，最好先來三杯「門地蕾鷄尾酒」，一碟水菓，一碟薯片和一碟腰果。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一方面因為女侍應太過好禮，另一方面又怕太過寒酸，但放眼看看鄰桌一些西人，有些甚至只捧住一杯酒。

阿芬解釋說，這裏的女侍應都是受過極嚴格的挑選和訓練的，她們不但身裁一流，樣貌一流，儀態和服務態度亦屬一流，就眼前所見，似乎一點也不誇張！

音樂台上有一隊六人樂隊，水準相當高，尤其是那個年青的喇叭手，中氣十足！

歌星都是中國人，也許由於座上貴賓大部份是西人的緣故，她們唱了不少歐西流行歌曲，博得不少掌聲，尤其是那個年青的女歌手洪曉玲，歌唱造詣比美任何一流歌星。

坦白說，她的樣子並不稱得上美麗二字，甚至還戴上眼鏡，給人的感覺是端莊，有情感而不會令人覺得討厭！

她的音質極佳，咬字純正，歐西歌曲固然令人欣賞，國語時代曲更加動聽！

另一位女歌手樣子很甜，十分性感，就像那杯「門地蕾鷄尾酒」一樣，嬌艷可人，甜蜜之中帶有醇酒的味道，令人陶醉！

稍作休息時，一個西班牙人捧着一個結他獨坐在賓客席上一處較爲突出的位置，射燈投在那平凡的臉上，如果沒有聽過他的指頭功夫，根本沒有人瞧他在眼內，但是一經聽過了他的美妙彈奏，就會刮目相看！

一個結他，十隻手指，當他彈奏西班牙舞曲時，彷彿除了樂師之外，還有一名穿上傘裙的舞娘正在舞台上面跳着西班牙舞！

令人興奮的節奏是由他的指尖彈奏出來的，那模仿舞步的音响也是由手指在結他琴的木板上敲擊出來，難怪一曲既罷，掌聲如雷！

同樣是那個西班牙結他手，同樣是那個結他琴，但是下一首竟然彈奏出如泣如訴的東洋樂曲，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如此氣氛，如此場面，在香港實在不易找到，那兒沒有叫囂聲，也沒有狂叫「安哥」聲！更加沒有阿飛輩的輕佻口哨聲！一切就是那麼的恬靜，這對於正在蜜月中的呂偉良夫婦二人，更加增添了一層羅曼蒂克氣氛！

酒未盡，但那碟水菓已經吃光了。阿芬召來女侍應，她又含笑跪倒在身旁！

阿芬竟然直率地說：「我們三個人以最低消費計，還可以再要一些甚麼？」

出外旅遊的人在這種消費場所是不會吝嗇的，何況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是孤寒成性的人，因此阿芬的做法令他們大感愕然！

但是再看跪在身旁的女侍應，她的面上還是飽含笑容，態度依舊還是那麼和藹可親的，一點也沒有輕視或不滿！

當她聽完了阿芬的說話之後，就含笑盈盈地說：「好的，讓我替你們算算好嗎？」然後她就屈着手指，算着桌上各物的價錢！

林愛莉對阿芬說：「別斤斤計較了，喜歡甚麼就叫甚麼吧！」

但是阿芬說道：「不要緊的，物盡其用，何必浪費呢！」

那女侍應也說：「這位小姐說得對，我們這裏豐儉由人，絕不計較，只要賞面光顧，我們就高興了！」

然後她又說：「按照最低消費，三位還可以再來一碟水菓！」

阿芬於是對她說：「那麼就給我們一碟水菓吧！」

「好的好的，謝謝你們！」女侍應在點頭微笑中站了起來！

林愛莉正要說話，但阿芬先說了：「二百六十元一個人在本地已是最高消費，即使你們更有錢，也該節省下來拿到別處去花，何必浪費？再說，你們剛剛吃過了晚飯，除了水菓之外，相信再叫其他食物你們也吃不下咽了，是不？」

呂偉良心裏想：這女孩子，眞會精打細算了！

十一點左右，他們三個人就在男女侍應的一片晚安聲中，離開了那裏！

一個二百六十元，三個人是七百八十元，林愛莉示意呂偉良多給一點小賬，但阿芬却說，七百八十元已包括小賬在內，結果呂偉良只付了八百元，但阿芬也說多給了二十元。

林愛莉召來街車，要送阿芬返家，但阿芬說：「太夜了，你兩位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非常多謝你們今晚給我這麼豪華的享受！」

林愛莉道：「你太客氣了，我們實在浪費了你的時間。」

呂偉良也堅持着要先送阿芬回家，然後才返酒店休息！

尤其是台北的街道，晚上十一點已顯得十分冷落，很少人行走，一個女孩子怎可以在這麼深夜獨自回家？假如在香港，出事乃意料中事！

但是阿芬說：台灣的治安好得很，別說十一點，凌晨兩三點也不怕！

試過有九個太保（台灣人稱阿飛輩爲「太保」，）在深夜裏扮鬼嚇人，有人投案後，警察能在一夜之間把這九個人捉齊，台灣警察的效率於此可見一斑！

話雖如此，呂林二人畢竟也覺得讓一個女孩子獨自在深夜裏返家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終於還是讓他們先送阿芬返家！

街車在深夜的街頭上疾馳，馬路上行人幾乎絕跡。但是當車子經過一些公園門前，或者路旁植了樹木的街道時，仍隱約可見情侶雙雙，倚偎在一起！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後面的一輛汽車，那車子由門地蕾夜總會門前開始，就一直形影不離地，像吊靴鬼似的，跟在後面！

不過，他們沒有把這情形對阿芬說！

阿芬今晚顯得非常開心，她表示過兩天有假期，屆時將不必上班，如果呂林二人須要她効勞的，她一定樂意奉陪！

林愛莉道：「明天我們可能南下，但過兩天就會回來！」

「南下？」阿芬問：「到高雄去麼？」

「不！只到台中。」林愛莉說，「也許會到日月潭去！」

「那麼，回來時記得找我，我放假那天，要回請你們，只是吃一頓便飯！」阿芬笑笑地說。

呂偉良沒有插咀，他一直在留意着後面的神秘汽車，到底那是甚麼人？是在機場上截停他們檢查的人呢，還是另有其人？

車子停下來了，阿芬叫二人不必下車。道過晚安之後，阿芬進了屋子內去，司機原車把呂林二人原車載走！後面那神秘汽車，又跟來了！

兩車之間的距離雖遠，但呂林二人同是富於經驗的老江湖，他們不但警覺性極高，頭腦也冷靜，尤其是此時此地，他們置身於人地生疏的地方，更加非小心翼翼不可！

他們叫司機開回希爾頓大飯店，只要後面那車子沒有進一步行動，他們實在沒有理由作出任何決定！

距離始終沒有接近，到底對方的用意何在呢？

林愛莉倚偎着呂偉良，低聲說道：「你猜他們想怎樣？」

「可能是警方的人！」呂偉良低聲道。

「警方的人？」

「我的意思是指機場那班人，他們可能因爲搜不出結果，對我們依舊放心不下！」

「爲甚麼他們不再盤問我們？」

呂偉良說：「這是一個自由國家，沒有足夠的證據，又豈可諸多騷擾？」

「然則，我們這次旅程，就給那個老傢伙連累得忐忑不安！」

「算了，別把這件事放在心裏！」呂偉良安慰着他的妻子！

「明天我們南下嗎？」

呂偉良道：「一切依原來計劃，除非他們有所行動！」

林愛莉道：「我眞不明白，他們到底在跟誰鬥法？」

呂偉良說：「我早就聽朋友說過，此地的調查局人員，行動一如美國中央情報局，效率極高！但是如果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的身上，那就找錯了目標。」

街車最後在希爾頓大飯店門前停了下來，後面那輛神秘汽車也停在較遠處的路旁！

光綫昏暗，他們看不清楚車子裏坐着一些甚麼人。但事到如今，差不多肯定他們的目的是爲跟踪和監視呂林二人！

呂偉良沒有理會他們，付了車資之後，與林愛莉把臂進入飯店內。

他們走近櫃枱，取過了「九〇一」號房的門匙之後，問賬房道：「可以替我們訂兩張明天到台中去的火車票嗎？」

「可以的。」賬房反問道：「打算甚麼時候去？」

「下午。」林愛莉又問：「下午甚麼時候有車開出？」

「讓我看看……嗯，下午二時，你們可以坐觀光號南下。」賬房看着班期表說。

林愛莉問道：「不可以替我訂兩張觀光號麼？」

「這時候只怕訂不到觀光號，這兩天南下遊客多，明天早上替你們訂後天開出的也許還可以，但明天一定沒有辦法。」

「那就訂二張明天下午二時開出的，觀光號也可以了。」

「好的，請在這裏簽個名好嗎？」

林愛莉簽了名之後，與呂偉良走進電梯裏去！

呂偉良忍不住問：「甚麼觀光莒光，你似乎很內行呢！」

林愛莉笑道：「我們雖然是第一次來此旅遊，但許多朋友早已一再來過了，他們對我說過，觀光號火車無論設備，服務，全是第一流的，許多國家根本就無法比擬！」

「那麼我們回程時一定要試一試！」呂偉良說時，電梯已經停下來。

剛回到房間裏，電話就响了起來！

呂偉良一邊說道：「他們計算得恰到好處，讓我聽吧！」他顯然以爲是跟踪他們的人打來的。

他一邊已走到電話機旁，執起了聽筒！

「誰？」呂偉良問道。

「是師父嗎？」奇怪！竟然會是阿生的聲音。

「阿生，你在那裏？」呂偉良急不及待地問道。

林愛莉也急急走了過來：「怎麼會是阿生？是香港的長途電話嗎？」

阿生在那邊說：「師父，你們今天惹了麻煩嗎？」

「你怎麼知道？」呂偉良感到無限的驚奇問！

「我當然知道，我一向料事如神的！」阿生半開玩笑地說。

「你現在那裏？」

「在香港！」

「你怎知道我們在這裏？」

「師父，你似乎忘記了我的職業了！」

呂偉良半信半疑地問道：「你眞的是在香港？」

「是的，這個時候打長途電話可以節省不少金錢，你聽得清楚嗎？」

「太清楚了，所以我懷疑……」

「你懷疑甚麼？」

「懷疑你不是由香港打來的。」

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

呂偉良更加肯定這鬼靈精可能已經到了台北市，也許就在隔鄰！

因此他說：「別整古造怪了，你甚麼時候來的？」

阿生道：「較你們稍遲，但我很快就查到了你們的行踪！」

「你怎麼知道的？」

「見面談吧！」

阿生說完就掛綫！

呂偉良一邊放下聽筒，一邊說道：「鬼靈精一定就住在我們隔鄰！」

林愛莉道：「你怎麼知道？」

呂偉良說：「如果不是住得如此接近，又怎麼會知道我們剛剛回到這裏，立即就打電話來？」

林愛莉還未答話，門外已有人敲門！開門處，果然是阿生那個小鬼！

林愛莉高興得走過去打了他一拳：「爲甚麼你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們？」

阿生進來將房門掩上，笑道：「不是我想來的，只因爲聽說你們剛下了飛機，就出了麻煩！」

「你怎麼知道的？」呂林二人異口同聲地問。

「不怕告訴你們，事前我曾致電台北的國際特警，要求他們暗中保護你，但今晚黃昏時候他們通知我們，說你們出了事，被調查局的人搜身！」阿生說，「我覺得事不尋常，所以立刻趕來！」

「調查局？」呂偉良沉思着說，「原來他們就是調查局的人！」

「是的。」阿生道，「你們可知道調查局的來頭？他們的職權，彷彿美國聯邦調查局，又有如香港的廉政專員公署，但，它的權力更廣泛，反間諜，抓毒販，捉貪污……等等，無孔不入！」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他們到底懷疑我們一些甚麼？」

「我落了飛機之後，曾與他們聯絡過了。」阿生說道，「他們很客氣，一再向我們表示歉意。原來經過解釋之後，我知道他們原是找綫索，追緝一批國際走私客！」

「甚麼？」呂偉良怔了一怔！「原來他們懷疑我們是私梟？」

阿生道：「這也難怪的，誰叫你們跟別人掉換了座位？他們根據來自香港機場的情報指出：登機證上編號第十四行C座位的人，就是私梟集團中的傳訊人，因此，自從飛機由香港飛出之後，你們就一直受到他們的人的嚴密監視！」

呂偉良在這刹那之間，又好像想起了一些甚麼似的。

他喃喃自語地說：「傳訊人？這……這是甚麼意思？」

阿生說道：「根據他們的解釋，他們接到情報，知道有一個國際性的私梟集團，準備走私到台北來，有個先頭部隊，先行來此安排一切！」

「就是那個老頭兒？」呂偉良不禁又是一怔！

「師父，你記得那人的樣子嗎？」阿生又說：「我們國際特警已奉命揷手偵查這件事，務求合力把國際走私集團一網打盡！」

呂偉良點頭說道：「我當然記得，今天晚上在街上還在無意中遇見過他，可惜他走得太快了！」

「我首先想知道當時在航機上的情形！」

阿生說道。

於是呂偉良先用紙筆繪畫了機艙內座位的情形，然後約畧說了一次被老人要求掉換座位的經過情形。

阿生了解一切過程之後，又問：「你們有沒有留意到他當時有些甚麼特殊的舉動？」

「沒有。」呂偉良說，「他似乎只對機窗外的景色留戀！」

「不！」林愛莉很快就更正說，「記得吃餐時候的情形嗎？他把我們的兩小塊芝士都取去！」

呂偉良恍然大悟地，怔怔地說道：「是的，毛病可能就出在這裏！」

「是的，他們可能利用芝士傳遞消息。」阿生說，「調查局的人希望你們回憶機上的每一個小節，也許你們認爲最無關痛癢的事，就是這件事的主要關鍵之一亦未可料。」

林愛莉認眞地閉上眼睛，她顯然正在回想當時的情形。

呂偉良也在靜心沉思！

阿生靜默着不作聲，以免影响他們二人的思潮！

林愛莉忽然睜大了雙眼，說道：「我想起了，老傢伙故作土頭土腦的，曾經拿着那些小方塊芝士，一再仔細端詳，甚至把芝士自錫紙上移到麵包去之後，也好奇地把那些錫紙包裝反覆細看。當時我還以爲老人家好奇，少見多怪，但現在回想起來，再配合你剛才的說法，這裏面顯然大有文章！」

「錫紙？對了！」阿生幾乎叫將起來，「調查局的情報指出，走私集團的人神通廣大，他們會把一些重要情報寫在一張錫紙背後，託一名空中小姐悄悄傳遞給一名男子。也就是你們所講的老傢伙。那老人一定是知道已經洩露天機，所以才會要求你們掉換座位，但是，老人委託的空中小姐一定不知內裏，仍然依照指示，將情報送出！」

「對了！」林愛莉說，「情報一定就在芝士的包裝錫紙的背後！否則那老傢伙不會反覆地看完又看！可惜我們知得太遲了！」

呂偉良一直沒有說話，他在集中精神回憶航機上的情形。

這時候，他才如夢初覺地問：「你們說甚麼？」

林愛莉說：「芝士包裝錫紙啊！」

「不！」呂偉良道：「芝士包裝用的錫紙後面沒有可供書寫的地方，但香口膠的包裝紙就可以了，因爲芝士包裝只是一塊錫紙而已，香口膠的則除了錫紙之外，背後還有一層白紙，情報就寫在後面！」

阿生也說：「是的，那種角形的芝士我也吃過了，包裝的錫紙背後，確實沒有白紙可供書寫，但包香口膠的就可以了！但是我們未見過甚麼香口膠……」

林愛莉話未說完，呂偉良就道：「我見過了！」

阿生問：「你在那兒見過？」

「就在機艙上！」呂偉良回憶着說，「當時我正前往洗手間。」

阿生急忙又問：「那香口膠的包裝紙是怎樣的？師父。」

呂偉良道：「揉作一團！」

「你在甚麼地方發現？」

「我的口袋裏。當時我以爲一些缺德的人吃過了香口膠之後，隨便把包裝紙揉作一團亂扔，剛巧跌入我外衣的口袋裏。但後來在洗手間裏，我順手拉開一看，錫紙後面竟然有些字的！……」

「對了，那就是他們要找的情報！」阿生說着又問道：「上面寫了一些甚麼？」

「我當時絕不會想到那些東西如此重要，自然也沒有用心去看，但我記得，那是一些數目字！」呂偉良說。

阿生問：「是不是阿拉伯字？」

「是的。」

「可能是密碼。」阿生說，「記得怎樣寫法麼？」

「不！很難記憶！」

是的，數目字雖然只有「〇——九」，但如果把它堆放在一起，就很容易混亂！

呂偉良頭腦一向冷靜，他的記憶力也不差，看過的東西應該記得的，但全是數目字，一時之間要他逐一記憶起來，可也不易！

那晚，他們一直討論至深夜仍無結果！

阿生說道：「照計，他們的情報還未到手的！」

「當然！」呂偉良說，「當時我以爲無關重要的錫紙團已投入水厠中去了，誰想到那就是等着傳遞的情報？」

林愛莉道：「原來調查局的人要找的，就是那張紙！」

阿生嘆氣說：「現在變成烏蠅蹓馬尾，一拍兩散！」

呂偉良恍然說道：「他們本來要把那情報紙傳給老傢伙，但空中小姐所接到的命令只是要交給『坐在第十四行C座位』的人，她也不知道老傢伙已與我換了位，也許她知道機艙內可能已有調查員從中監視，於是就乘着我離座到洗手間去之際，在通道上把紙團悄悄放入我外衣的口袋中。換句話說，空中小姐並不認識老傢伙，老傢伙也弄不清楚傳遞情報的方法，他只知道情報與錫紙有關，所以會錯意，把注意力放錯在那些芝士上面！」

「是的，大致情形一定是這樣。」阿生說道，「但是我們得不到情報的內容，也等於無用！」

林愛莉說道：「但是，他們却不會因此而打退堂鼓，一切計劃和行動，可能會依舊進行的。」

阿生說：「是的，國際走私集團，組織周密，行動軍事化，所以他們傳遞消息的方法，也有如間諜特務一樣。」

呂偉良束眉沉思道：「讓我慢慢的想，只要把那些數目字組織起來，我就會告訴你，我當時看到了一些甚麼！」

「希望你儘可能快些想到！」阿生說，「只怕你想到了的時候，他們的行動已經開始，那就糟了！」

「我會盡我所能的！」呂偉良說。

林愛莉說道：「但是，明天我們就要南下了！」

「訂好了車票麼？」阿生問。

「是的。」林愛莉又問道：「阿生，你也跟我們去玩玩吧？」

「不！」阿生搖頭說，「我有公事在身，回頭還要跟這裏的國際特警和調查局的人連絡的。」

「你住在那裏？」

「就在九〇三，這裏對門！」阿生笑了笑，「剛才我看見你們回來時，故意在電話中跟師父開開玩笑，想不到給他識穿了！」

林愛莉又說：「你不是只爲了解釋我們的身份而來吧？」

阿生苦笑道：「本來是的，但事情給處長知道了，他要我加入調查這件事，因爲他總覺得這次事件令他面目無光！」

「爲甚麼？」呂林二人異口同聲地問。

「這裏調查局的觸覺伸到香港去，但我們駐在香港的國際特警對於國際走私集團的活動竟然一無所覺，事實上也是十分失威的！」阿生說。

林愛莉笑道：「這是你的過失，你是行動組的隊長啊！」

「是的，我承認我們人手少，有時難保不會疏忽，但是，我們過份把注意力集中在毒販方面，以致對其他事情疏忽了。」阿生說，「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對機場的保安措施不得其法，以致我們行動組人員的行動，處處受到制肘，這也是原因之一！」

「別諸多藉口了！」林愛莉說，「認一句低能不是更簡單嗎？」

阿生笑道：「你已經是我師母，我怎麼敢反駁你呢？」

呂偉良伏在桌子上，用紙筆不停地書寫，他要把一組阿拉伯字組織起來！

但是，三番四次總無法成功！

最後，阿生返回自己的房間休息去了，呂偉良還在幾個數目字中不斷動腦筋！

神秘數字　機密行動

翌日早上，還未到八點鐘，呂偉良就從睡夢中甦醒！

他昨天晚上一直想到凌晨兩點多鐘，依舊想不通那組數目字。

林愛莉一直在催促他早點休息，想不通的留待明天再說！

但是，他睡在床上還是不停地想，直至到想得疲乏，迷迷矇矇地睡去爲止！

現在他突然之間甦醒，只因爲他在夢中還是想着這件事！

他是個有責任心的人，當初不知道那張香口膠的包裝紙的重要性還自可，現在既然知道了，他必須找出答案來！

那並非爲了他們夫婦二人的淸白而已，也是爲了阿生！

任如實既然要阿生處理這件事，身爲阿生師父的他，又豈可看見自己的愛徒無法交差？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在蜜月期間，正是春宵苦短，但這件事關係重大，即使良宵虛度也沒有辦法了！

呂偉良拿起聽筒，接綫生第一句就是：「早晨！」

呂偉良說：「請替我接九〇三號房！」

電話接通了，阿生還未起床！

阿生認得是呂偉良，忙問道：「你記起了那些字麼？師父。」

「不！只記起了一部份。」呂偉良在電話中說道，「阿生，我想，那可能是一個電話號碼。」

「你等一等，我取紙筆！」

等一會兒，阿生又在電話中問：「那是甚麼數目字？你說吧！」

呂偉良於是回憶着說：「二——四——二——〇——四——〇，還有……好像是C……C甚麼的，我無法再記憶了！」

「嗯！二四二〇四〇，是的，這可能是一組電話號碼，但是，C甚麼，又是代表一些甚麼？」

「C是英文字母！」

「可能是人名或姓氏的縮寫！」

「可惜我眞的記不起來了！」

阿生道：「這已經不錯，讓我跟他們連絡一下再說吧！」

「你是說，跟這裏的調查局連絡麼？」

「不！我先跟國際特警的同事談談，回頭再去調查局！」

「那麼，你跟我們吃早餐麼？」

「不，不必等我了！」阿生又問：「下午你們決定到台中去麼？」

「是的，酒店方面已替我們訂好了車票！」呂偉良說。

「那麼，回來時如何與你們連絡？」

呂偉良問：「你還是一直住在這裏嗎？」

阿生道：「沒有特別事情，當然是住在這裏了。」

「那麼，回來時我們找你就是了。」

電話就此掛斷！

林愛莉撒嬌地自後面擁抱着呂偉良：「親愛的，這也算得是度蜜月麼？」

「嗯！對不起，我講電話吵醒你了！」呂偉良轉過身來，輕輕吻了她一下！

「甚麼時候了？」

呂偉良看看腕表：「八點！」

「昨晚你甚麼時候睡的？」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兩點，又好像是三點！」

「唉！我們似乎無福消受這蜜月假期，滿以爲飛來這裏之後，一切都會安靜下來，想不到麻煩一直糾纏住我倆！」

呂偉良苦笑一下，擁吻着他這位千嬌百媚的妻子。

林愛莉像依人小鳥的倚偎着他，他們又相擁睡去！

× ×

阿生匆匆梳洗之後，趕到台北的國際特警秘密辦事處去！

這裏是二十四小時有人當值的。所以時間雖然只是早上一點半左右，已有幾個人坐在辦公室之內！

一名特警認得阿生，他說：「呂隊長，早晨，我們沈隊長正想找你呢！」

「沈隊長在那裏？」阿生問。

沈隊長就是台北方面的行動隊長，特警組是國際性的，編制全世界一樣，都是每地有一位處長負責行政，由一位隊長負責行動。

因此，阿生和這位沈隊長的地位也就是平等的，一個是賓，一個是主而已！

那位特警指住一間閉上了房門的辦公室，說道：「沈隊長剛回來，他曾致電到希爾頓找你，接綫生說你剛出去了！」

「謝謝你！」阿生說着走近房門口，伸手輕輕敲了兩下！

「進來吧！」一個青年人的聲音，像洪鐘一樣响亮！

阿生推門入內，首先問道：「找我嗎？沈隊長。」

「是的，早晨！」沈隊長攤攤手，作了一個姿勢：「請坐！」

「不要客氣。」阿生說，「到底找我有甚麼事？」

「調查局方面問我們有些甚麼消息。」沈隊長又問：「你找到令師了嗎？」

「找到了。」阿生把一張寫了一些數目字的字條交出，「他回憶起飛機上的情形，確實見過一張寫了一些數目字的錫紙！」

「就是這些？」沈隊長把字條接過，「二四二〇四〇，C，這是甚麼意思？」

「他也無法明白，而且記憶相當糢糊。」

阿生又問道：「台北市的電話，有多少個數字的？」

「六個。」

「跟香港一樣，有字頭嗎？」

「沒有。」

阿生說道：「然則，這可能是一個電話號碼。」

「C字又代表甚麼？」

「可能是姓氏縮寫。」

沈隊長束眉道：「許多姓氏都是C字行頭的！」

「可否先查這號碼？」

「當然可以！」沈隊長按了傳話機，把一名特警召入來！

他把字條交給特警，面授機宜，叫他設法去調查一下。

那特警走後，沈隊長又對阿生道：「這裏當局着意發展旅遊事業，希望外國人，尤其是華僑們都回國觀光一下，看看這裏的情形。所以，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都不想騷擾大家。現在你能從中助我們一臂之力，能令你師父想起了一些事情，那眞的是最好不過了！」

阿生道：「這是份內事，何必客氣，不過，他們正在蜜月旅行，今天下午還要南下，你們不介意吧？」

「不！我說過了，我們奉命令盡可能不要騷擾正在本地觀光的人士！除非是迫不得已！」沈隊長說。

不久，那名特警又入來了！

他向沈隊長報告：那電話號碼是一間店舖的，店主姓陳！

「陳？」沈隊長喃喃自語道：「陳字拼音的頭一個字母是C，很接近，叫人查查那姓陳的，小心監視他！」

特警又出去了！

阿生道：「陳字確與C字有關，但我師父說，C字後面好像還有一些字，但他一時無法可以記憶起來，昨晚他已想足了一晚！」

「即使明知摸錯了門路，我們也要試試看，決不能够錯過了任何一條綫索！」沈隊長說道。

阿生也有同感，所以他剛才沒有阻止沈隊長派人去調查！

目前是有如在黑暗中摸索，一切只能憑呂偉良已經想起的，憑想像去忖測！到頭來可能離題萬丈也說不定！

不過，國際特警的任務既然是對抗一些國際性的犯罪組織，而且這件事又是由調查局方面發起，他們爲了一顯顏色，阿生和沈隊長他們，也就更加要千方百計地去找尋正確的答案的！

沈隊長一方面派人去調查那個可疑的電話號碼，另一方面又通知調查局方面，回頭才與阿生詳談！

× ×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對新婚夫婦，一直睡到將近中午才醒來！

梳洗完畢，酒店方面已送來車票！

車票是下午二時開出的，因此他們必須趕緊辦妥幾件事！

第一，他們必須放下一筆房租按金，先行退了房，因爲今晚和明晚他們可能在台中過夜，退房可以省回這裏納空租的錢。

第二，他們必須把行李向酒店方面辦寄存手續，因爲他們到台中去無須帶太多行李。

第三，他們必須找地方吃午餐，因爲太遲就會誤了火車的班次！

最後，他們忽然又記起昨天晚上一直跟踪他們的人！

他們是甚麼人？

呂偉良昨晚忘記對阿生提及，否則，阿生一定會向調查局和國際特警方面查一查，看看是否他們派人監視！

但是，現在時間太迫促了！他們匆匆外出，找地方吃午飯！

他們一直留心到附近是否有可疑汽車，但是，不知是否對方改變了跟踪的方式，似乎找不到那可疑的車子！

午飯過後，已經一小時又四十分！

他們只好匆匆忙忙趕到車站去！

看台上，乘客頗擠擁，但人們很守秩序，他們很自動自覺地排隊入閘，外面竟然未見過警察的面。

直至入到裏面，才見到一些交通警察看守住月台和鐵路方面。

許多旅客乘南下火車，但也有不少是本地人。聽說觀光號火車要停許多小站頭，所以更擠迫了！

儘管如此，秩序依然井然！每一個乘客登車後，都懂得如何去找列車小姐。

那些列車小姐制服鮮明奪目，很像一些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的打扮，欖角帽，西裝外衣和裙，都是灰藍色的，白色的襯衣，玻璃絲襪既時髦又整齊！

呂林二人很容易按照車票上的編號，找到了那兩個座位！

座位很舒適，像飛機上的座椅一樣！

火車準時兩點開出！

呂偉良不知道是否由於昨夜失眠，精神非常困倦，對於沿途風光也無心欣賞！

他倚在座椅之上，閉目養神！

座椅是可以按掣之後伸得平直的，就彷彿理髮店所採用的一樣。因此，呂偉良睡得更加舒服了！

他雖然倦極欲睡，事實上腦海中却仍然想着那件未想通的事，就是香口膠錫紙後面寫上的一組數目和英文字母。

他極力保持頭腦的冷靜，希望能想起包裝錫紙背後所寫上的每一個字，他自問是個記憶力非常良好的人，只因爲當時認爲那是無關重要的。否則他就不會瞥了一眼之後，順手把它扔進厠所中去。

火車在逐漸加快了它的速度，雖然有時感到車廂在搖擺，但是車廂前後的隔音設備很好，座位舒適，又有冷氣，在整個遠東地區，實在稱得上首屈一指！

日本的火車設備也不錯，但太擠迫了，而且服務方面根本追不上台灣。

就像現在一樣，火車開出之後不久，列車小姐就捧住一個托盆，上面滿載着一些分別用小紙袋包裝好的茶葉，每個紙袋之上，都印了一些不同顏色的字體，說明裏面是一些甚麼茶的。

如所周知，台灣的茶葉也是很有名的，雖然只有一小包，但用以泡一杯茶實在有餘！

乘客可以在列車小姐的托盆上面選擇你所喜愛的名茶，然後撕開袋口，將茶倒入一個早已洗淨擺放在身邊的一個茶杯中。

在此之前，還有一個小節實在令人非常懷念的，就是未派茶葉之前先派香巾，以供抹手之用，因此，在衞生方面，可謂「設想周到之至」！

然後，男侍應生提住水煲，替每一個乘客身邊的杯子注滿！

廣東人上茶樓最講究「水滾茶靚」，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想不到竟然能够在此時此地享受到這種風味！

乘客之中有人很熟門路，跑到車廂盡頭處取閱一些書報雜誌！這些刊物每一份都加印有：「鐵路公物，請勿携離車上」等字樣。

事實上每一個乘客都表現得很有修養，他們不但懂得愛護公物，同時更自動自覺地閱後放回原處。這種情形，相信在香港永遠看不到的！

火車上面也有飯盒供應，是用圓形不銹鋼鐵盒載住的，裏面有飯有餸的每盒售二十五元台幣，約等於港幣三元餘。

乘「觀光號」由台北至台中大約須要三小時半左右，如果乘「莒光號」則稍爲快一些，這可能是站頭少之故。

呂偉良靠在航空椅上，閉目沉思，竟然在

不知不覺間睡了過去！

火車在一些小站上停過下來，例如台北郊區的桃園等處。

呂偉良也不知睡了多久，當他由夢中蘇醒時，竟然不見了林愛莉！

他以爲她去了洗手間，大概很快就會回來的，豈料等了半晌，林愛莉芳踪仍渺！

呂偉良心裏感到有些不妙，他急忙離座，跑到車廂前面去！

男女洗手間都在車廂前面，呂偉良正擬伸手在女厠的門上敲響，門就在這時開了！

一個五十歲的肥胖女人瞥了他一眼！那不屑的眼色顯然是懷疑呂偉良意圖不軌！

呂偉良正想問她裏面還有沒有人，她却「哼」一聲走了！

女厠的門是自動掩上的，照計裏面只可能讓一個人入去，但呂偉良想不通林愛莉到底去了何處，所以猷在那兒想得出了神！

這時剛好有一名列車長經過，他看見呂偉良呆站在女厠門前，似乎也起了疑心，於是，故意對呂偉良說道：「這才是男厠，裏面有人嗎？」

呂偉良乘機道：「不！我不是進厠所，我找我的妻子，請你帮帮忙！」

呂偉良把醒後不見了林愛莉的情形說出，列車長道：「也許是到另一車廂的洗手間去了，這兒只可以容納一個人，如果剛才有人用這裏，她會走到另一個車廂去。這麼大個人，她不會迷失的，放心吧！」

呂偉良只好獨自到另一個車廂去！

就在通道之上，有個男子跟他打了一個照面。他並不認識此人，但對方却問道：「你可是呂先生？」

呂偉良呆了一呆：「甚麼事？」

「有位小姐叫我交一封信給你！」那男子摸出一封封了口的信。

呂偉良接過了那封信之後，還未答話，那人已經轉身走了！

呂偉良直覺上已曉得事不尋常，他呆了一呆之後，隨即推開車廂盡頭處的彈簧門，想留住送信的人再問幾句，但是，那人轉眼就不見了。

他再把視綫放到信封面上，果然是寫上了「呂偉良」的名字。

但是，那些字跡肯定不是林愛莉的。如果是她的字跡，呂偉良一眼就可以認出！

呂偉良把信封撕開，裏面有一張字條！字條上寫着：「我因事中途下車，折返台北，速回酒店，等我電話，切勿驚動警方。愛莉。」

呂偉良猷住了！

上面的字跡當然不是林愛莉的，但爲甚麼末尾會寫上她的芳名？

即使林愛莉眞的爲了一些急事，非回台北不可，她也不可能獨自行動！爲甚麼她不叫醒呂偉良？她爲甚麼要靜悄悄地離去？

從一切跡象看來，林愛莉一定是被不明來歷的人綁架去了！

對方爲甚麼會通知呂偉良？他們又是一些甚麼來頭的人？

呂偉良開始感到迷惑了！

他剛讚賞這裏的治安好，但是現在歹徒竟然從他的身畔把他的新婚妻子擄去，這還是對治安當局挑戰？

呂偉良還有一點不明白，就是林愛莉爲甚麼不揚聲呼救？也許是由於當時她正被手槍或利器威脅，所以不敢作聲！

他不知道火車到底行了多少時間，更不知這兒是甚麼地方！

他只知道要趕快落車，然後，趕返台北市去！

看信上的末尾一句，呂偉良就不敢把這件事過份張揚，否則，林愛莉的性命可能有危險的。

那位列車長又巡回來了，他看見呂偉良就親切地問：「找到了尊夫人嗎？」

「嗯……」呂偉良聳聳肩說，「原來她已經悄悄下了車，返回台北去了！」

列車長出奇地瞪住了呂偉良，說道：「爲甚麼？」

「吵咀啊！」呂偉良只好撒謊。然後他又問：「請問下一站是甚麼地方？」

「下一站是新竹，尊夫人大概是在中壢下車的。」列車長說。

「那麼，我必須在新竹下車——」呂偉良頓了頓，又問：「新竹有別的交通工具回台北麼？」

「當然有，公路車和的士都有，十分方便。」列車長很同情地說。

「謝謝你！」呂偉良故作尷尬地，笑了一下！

火車仍在行進中，呂偉良當然不可能在這時候落車的。他回到座位去，身旁的椅子仍空着，那是他妻子林愛莉坐過的！

她唯一隨身携帶的手袋也不見了，大概已連人一起被押走！現場上沒有任何綫索留下。

極有可能是有人跟踪他們，然後等林愛莉離座往洗手間時下手將她擄去！

然則，這班是甚麼人？他們的目的又何在？林愛莉是否已受到任何損害？否則她又爲甚麼會乖乖的跟對方走？

呂偉良覺得這件事充滿了神秘，他無法了解的似乎太多了！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有太多的感觸，他覺得自己老退了！

可不是嗎？今天上午雖然醒得很早，但後來却一直睡到將近中午。照他的體格，實在不可能會疲倦成這副樣子。

但是，事實上他在火車上也睡了一覺，甚至林愛莉在甚麼時候離開他，他竟然也一無所知！

呂偉良倚在座位上胡思亂想，他不敢再把眼睛閉上，否則，萬一又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火車停下來時他可能不知落車。

目前的情勢非常險惡，尤其是這兒對他們來說，非常之陌生，雖然說台灣治安良好，但目前這情形他又豈可輕舉妄動跑去報警？

因此，他決定盡快回到台北市去等消息。當然，他也必須把這件事告知阿生。

爲甚麼？爲甚麼？……

這時候呂偉良的腦海中擠了太多太多「爲甚麼」！

由於他担心自己會睡着，由於他的雙眼睜大了，於是視綫便不由自主的接觸到車廂前面一些東西——那是一組阿拉伯數目字！

數目字有好幾個，打橫排列在一起，本來那是火車上每一個車廂的總編號，但是，呂偉良却因此又再想起香口膠包裝紙後面的一組數目字來！

是的，那一組神秘數目字可能就是十分重要的關鍵，可惜他始終無法把全部數目字一一記憶起來！

他不知道阿生如何着手偵查，但是他自己却知道寫給阿生的數目字並未齊全，也就是說，前面或後面好像還有一些字，只是他始終無法記起！

新竹站到了！

擴音器播出一個女子的聲音，她提醒乘客，如果要去新竹的，現在應該落車了！

呂偉良拄杖下車。

他隨着人羣走向車站月台的出口處，乘客紛紛取出車票來！

呂偉良又給他們擧動提醒了，否則他差點忘記，他的口袋裏還有着二張車票——是酒店替他和林愛莉二人訂下的，由台北到台中的車票。

在台北車站入閘時，他清清楚楚記得兩張車票都由他保管，但是現在，他發覺口袋裏竟然只得一張而已！

奇怪！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他自信不可能記錯的，但現在他匆匆忙忙的搜遍了幾個口袋，也只得那麼一張！

至於另一張呢？在甚麼時候丢了？還是給人悄悄扒去？

呂偉良感到自己現在活在夢中，可不是嗎，一切旁門左道的事情他都瞭若指掌，過去事實亦一再証明這位鐵拐俠盜的警覺性極高，爲甚麼有人在他口袋中取走了一張車票，他竟然會一無所覺？

他一邊想着，一邊拄杖慢慢地走！視綫一直也瞪住在那張車票！

車票上除了印有日期，時間和座位編號之外，下面也印明：中途落車，餘程作廢！

那些機印的日期和時間自然又是一組阿拉伯數目字，這對呂偉良來說，份外敏感！

當他看到最後一些表示開車時間的數目字時，呂偉良似乎又得到了一些啓發！

他自然記得這班火車是在下午二時正由台北開出的，但車票上機印的字跡却是：「6—23——14.00」——這是表示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但爲甚麼印上「十四」，原來這是國際時間，可以省去上，下午這些注明！

既然許多交通工具都習慣用國際時間，那麼，香口膠錫紙包裝後面的數目字，會不會也是表示時間？

思想間，呂偉良已跟隨着人潮，步到了閘口，那兒有人收票，呂偉良順手把那張火車票交給他！

離開火車站，呂偉良第一件事就是盡快找到一輛街車！

他必須趕快回到台北市，然後設法找他的愛徒阿生，他好像對他自己，逐漸失去了信心似的！

他終於找到了一輛街車，跳上車之後立刻吩咐司機開往台北！

他覺得這是最快回到台北去的辦法，像他這陌生人根本不可能去找公路車搭的，這應該是最方便的了！

在車上，他一方面想着林愛莉的安全問題，另一方面又想到那些寫在香口膠錫紙上的數目字，只要記起全部數目字，也許可以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但是，車子一直開入台北市區，呂偉良依舊想不起他曾嘗過了一眼的數目字！

車子停在希爾頓大飯店門口，呂偉良付了車資，匆匆進入酒店內。

櫃面的賬房明明替他購了南下的車票，爲甚麼這麼快又回來？

「九〇一」號房還沒有租給別的旅客，因此呂偉良仍然租用這間套房，同時他又從櫃面知道「九〇三」號房的阿生還未回來！

呂偉良又担心對方已經來過電話，所以進了房間之後，立刻又拿起電話問總機接綫生，有沒有人來電找過他？

他對接綫生說出了自己的姓名，接綫生查過「電話留言」，還沒有人找過他。

他非常焦急，又叫接綫生替他接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號碼是阿生寫下來給他的，他希望盡快找到阿生。

電話接到國際特警台北辦事處去，阿生果然在那裏。

呂偉良只叫阿生盡快到酒店來，他担心有人截聽電話，甚麼都不敢說！

阿生因爲呂偉良突然回到了台北，心裏已經感到不大尋常，再聽他在電話中的語氣，更加爲之吃了一驚！他急忙趕回酒店來！

呂偉良閉上了房門之後，簡單地說出林愛莉突然神秘失踪的經過。

阿生聽了也呆得一陣！

呂偉良向阿生問：「愛莉有沒有給過你電話？」

「沒有。」阿生說，「我一直留在特警組裏，跟他們研究那些數目字。」

呂偉良嘆氣道：「我想不起全部，否則，問題可能早找出答案。」

阿生忍不住問道：「你怎麼會這麼貪睡的呢？」

「是的，我自問一向保持很高的警覺性，但這一次在火車上竟然像死去了一樣，簡直就像一場惡夢。」呂偉良說。

電話還沒有响起來！呂偉良恨不得它立刻就响了，好讓他早些與對方連絡上，無論對方是一些甚麼人都好。但是電話始終在沉默！

呂偉良忽然又問阿生：「國際特警是否一直派人跟踪我們？」

「是的，因爲我曾要求他們設法照顧你們，所以昨天，你們自下了飛機以至住進這裏爲止，他們的人，都在暗中保護你們。」阿生在說。

呂偉良道：「昨天晚上有一輛車子一直像吊靴鬼一樣向我們釘梢，如果他們不是調查局的人，一定是今天擄走愛莉的人！」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不管他們是甚麼人，但是他們的目的却不難理解得到。」呂偉良說，「他們大概是老傢伙那一帮人！」

「甚麼老傢伙？」阿生問。

「就是我們在飛機上換位的那個。」呂偉良說，「他們的目的可能是爲了那張香口膠包裝錫紙！」

阿生由口袋裏摸出一包香口膠，把其中一片交給呂偉良。

呂偉良拆開包裝錫紙，香口膠則塞入咀裏，反轉了錫紙，背後是一層可供作書寫的白紙的。

阿生道：「如果他們眞的要這些東西，我們不妨做一張假的！」

「可惜我記不起全部數目字，萬一露出破綻，愛莉可能有危險！」

「我們研究過了，數目字後面，一定還有一些字，可能是代號。」

「是的，我也肯定『C』字之後還有一些字，但我一時實在想不起……」

呂偉良話未說完，電話响了！

「一定是他們打來的！」呂偉良心情有些緊張了。

他拿起聽筒，阿生在旁注視！

對方「喂」了一聲，呂偉良就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是姓呂的嗎？」

「是的。」呂偉良說，「你是誰？」

「你等一等……」那男子顯然把話筒掩蓋起來！

三秒鐘之後，林愛莉的聲音出現在那邊：「偉良嗎？我是愛莉……」

呂偉良急不及待地問：「愛莉，你怎麼樣了？」

「還好，你找到那張密碼？」

「甚麼密碼？」

「就是你在口袋中無意間發現的香口膠錫紙！」

呂偉良呆了一呆！想不到那張小小的廢紙竟然就是對方要得到的東西！

「他們想怎樣？」呂偉良問。

林愛莉說：「他們要你用那張小紙交換我的安全！」

呂偉良心裏想，對方此刻可能正用同綫電話在旁收聽二人的談話。於是他故意說：「老實說吧，我一直都在懷疑那張錫紙！」

林愛莉道：「原來海關要找的東西，也是那一張小紙！」

「我早想到遲早有人會出高價收購，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讓他們找到。」呂偉良故意說。

林愛莉也會意道：「算了，錢可能賺不到，但你倒可以用它來收購我的性命。」

「他們要怎樣？」

「只要看看那張錫紙。」

「那麼，我怎麼會見到他？」

「你等一等——」林愛莉又停下來了，也許她正把聽筒交到對方手中。

那男子的聲音又出現在電話聽筒中：「你找到了那小片錫紙麼？」

「我一直把它收藏起來！」呂偉良說，「你們出價若干？」

「你眞貪婪，難道連老婆也不要了？」

「嗯……你的意思是：交換？」

「如果你做得妥當，你老婆固然安全，你也可能有一些好處！」

呂偉良故作猶疑一下，又問：「然則，我們怎樣會面？」

那男子說道：「你可知道，忠烈祠在那裏麼？」

「我雖然不知道，但是，我想街車司機會把我帶到目的地的。」

「那麼，你現在就去忠烈祠，佯作遊覽，我們的人在那裏會找到你。」

「我妻子呢？」

「只要我們得回那小紙片，只要你不驚動警方，她很快就會回到你的身旁！」

「好吧！」呂偉良嘆氣道，「我要多少時間才可以到忠烈祠？」

「不會太久，由你那兒坐街車去，大約不用花四十元車資！」

對方說完隨即掛綫！

呂偉良回頭對阿生說：「果然是那一張錫紙，怎麼辦？」

「假就假到底！」阿生拔出一支原子筆，在一張香口膠的包裝紙後面寫了一些字。

但呂偉良看了就說：「不對，不是這種字體，讓我寫！」

阿生又從口袋中取出另一片香口膠，這一次他自己吃了那片香口膠，把包裝錫紙交到呂偉良的手中。

呂偉良接過阿生的原子筆，還不立卽下筆，而是在另一張紙上試寫！

他的態度謹愼，因爲他知道這是關係到林愛莉生命的。

他不能做錯，更不希望引起對方的疑心，因此在未下筆之前，他又問阿生：「你以爲六個數目字後面，C字代表甚麼？」

「最有可能代表姓氏，例如姓陳，叫陳東，許多人就用英文字母C．T．去代表。」阿生說，「我也跟本市的國際特警研究過，C字會不會是一個住宅單位？但他們說，這裏的住宅不會分ABCD……」

「是的，據我記憶所及，C字後面還有字，好像還有一個……是英文字母，嗯，是甚麼呢？……」呂偉良敲着他的腦袋！

他萬二分焦急，因爲時間太急促了！

他必須假得像樣，這不是開玩笑的，否則他的新婚夫人就危險！

阿生說：「九成是人名，姓陳或者姓鍾，都是C字行頭的。你就在後面加上任何一個英文字母好了，我們要出發了！」

「你伴我去？」

「是的。」

「不！」呂偉良說，「只怕他們誤會你是警方的人，那反爲不妙！」

「那麼，我悄悄跟在後面，他們也許不會發現的。」阿生說。

呂偉良終於在香口膠的包裝錫紙背後，寫上了六個數目字，以及二個英文字母，那就是：「242040，C．T」。

寫好之後，呂偉良把它揉作一團！然後由口中吐出香口膠的殘渣——那是一團咀嚼過的膠，呂偉良用它來黐貼那張錫紙團，將它附在鞋底的凹入處。

呂偉良對阿生說：「爲了愛莉的安全，你切勿操之過急！」

「我明白了，師父。」阿生說！

於是這師徒二人，一先一後，離開了希爾頓大飯店，分別召來街車，趕到忠烈祠去！

呂偉良所召來的街車，司機十分健談，他一聽到人客要到忠烈祠，就似乎猜出了對方的身份一定是觀光客。

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先生第一次到台北來麼？」

「是的。」呂偉良說，「人家都說忠烈祠是觀光勝地，想去看看！」

「是的，的確值得一看。」司機又說，「遊客列爲必到的地方，那裏有宏偉建築，也有實物展覽！」

「甚麼實物展覽？」

司機道：「先烈們用過的武器，例如刀槍等等的。」

「哦！原來那是紀念先烈的地方？」

「對了，紀念革命先烈啊！秋瑾女士也有一具銅像在走廊上，總之值得一看！」

呂偉良問道：「這個時候去，人一定很擠吧？」

「不一定，地方太大，人更多也不會覺得擠迫的，放心吧！」

呂偉良又悄悄望向後面，阿生的車子好像遠遠跟在遠處！但他不敢肯定裏面坐的就是阿生。阿生已知道目的地是「忠烈祠」，也許他更後的時間才趕來亦未可料。

車子開出郊區！

這一帶風景如畫，兩旁樹木林立，種植得非常之整齊！

司機指住山上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築物說：「那就是著名的圓山大飯店了！」

呂偉良循勢望上去，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幢工程浩大的仿古建築，古色古香，而以紅色爲主！

他早已聽人說過，圓山大飯店是台北市的第一流大酒店，但位於山上，交通不便，所以呂偉良還是選擇住在希爾頓！

過了圓山大飯店，忠烈祠已經在望！

在未到這裏之前，呂偉良心目中以爲「忠烈祠」一定是很古老的「祠堂」形式的建築；但是，眼前的建築物並不古舊。

首先出現建築眼前的，是一個圓形花圃與中國傳統式的拱形建築——這就是「忠烈祠」的入口處。

拱形建築物彷彿一座宏偉的城門，紅牆綠瓦，莊嚴壯觀！

拱門共分三個，中央一個最大，兩旁有二名海軍陸戰隊站崗。非常鮮明整齊的制服，銀色的鋼盔，白色的手套以及配上刺刀的步槍，肅然站立在一座鐵崗之上，動也不動的。與英

國白金漢宮的御林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許多遊客都走過去跟他們映相！

「忠烈祠」三個大字就在中央大拱門上面，「成仁取義」四字分成兩組，分別置於兩旁二個較小的拱門之上，綠瓦畫棟屋簷之下！

兩邊有二幅紅牆綠瓦的圍牆，分向左右伸展，牆外是一排修葺整齊的柏樹，一條寬闊的公路就在祠前，公路車就在此經過。

進入那座拱門之後，便是一條闊大平坦的大道，兩旁綠草如茵，氣勢已見不凡！

呂偉良拄杖漫步，四下裏張望，他無心欣賞眼前如畫景色，只希望早點有人上來跟他接頭！但是他一直走到前面石階，仍未見有人跟他招呼！

登上石階，便可抵達大門！

大門包括一個正門和二個側門，門板高達丈餘，厚達數寸，紅漆鑲金，與入門後所見的雕樑畫棟，全是仿古的建築！

儘管眼前所見，盡是古色古香，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這是近代的建築物而非古代遺物。

入門後可以橫過中央那闊大的天井，直達莊嚴肅穆大殿，也可以由門旁繞道至那二個偏廳，參觀革命先烈遺下的實物展覽！

大殿之內擺放了革命先烈們的靈位，每個靈牌之上刻有先烈的姓名，極富紀念性；殿前有衞兵把守，二名海軍陸戰隊隊員與先前所見的完全一模一樣。

這種守衛當然是象徵式的，他們目不轉睛，態度肅然，每隔若干分鐘即變換一個姿勢，以適應體能上的須要；要不是這樣，他們身體的血液循環極可能發生問題，尤其是在炎熱的夏天，更易昏倒！

海軍陸戰隊隊員分別在內外站崗，正是表示當局就對革命先烈的敬意。許多中外人仕每當經過大殿前參觀時，都會對先烈的靈位鞠躬致敬。

呂偉良走馬看花似的，往四下裏巡視了一遍，但是一直未見有人跟他接觸！

阿生離遠監視，混在遊客羣中，參觀偏殿上一些實物展覽，那是一些先烈們用過的手槍，駁殼槍、軍械、軍服和軍帽等！

在那些玻璃櫃之內，還藏有一些先烈們的遺墨，有影印的副本，亦有眞跡！

呂偉良雖然沒有心情欣賞，但面對這一切，也逐漸感到有興趣。只是每想到林愛莉的安全問題，他的視綫就忍不住移向一些陌生的面孔之上。

他希望有人對他有所暗示，但可惜一直都沒有。

他非常失望，終於走了！

一輛計程街車在他身旁停了下來，他跳了上去，車子隨即開走！

「先生要到那兒去？」司機一邊按下計程錶的旗號，一邊問道。

呂偉良道：「希爾頓飯店。」

司機應了一聲，車子直駛市區！

呂偉良回頭張望，竟然沒有人跟踪他，阿生也沒有跟上來。

呂偉良心裏正感奇怪，那司機又在說話了。他問道：「你可是呂先生？」

呂偉良呆了一呆！

如果在他的原居地，有人認識並不出奇，但這兒是台北。

那司機不等他說話，又是陰森一笑，道：「不用驚奇了！我就是你要等的人，請把那張字條給我吧！」

「嗯！」呂偉良從側面瞥了那司機一眼，猶疑地說：「撥電話約我的，就是你？」

「是的，別再嚕嗦了，如果調查局的人跟上來，我們的交易就非取消不可。」

「爲什麼在忠烈祠不見你們的人？」

「你這呆子——」司機說，「那兒有調查局的人，你想我們上當嗎？」

呂偉良又問：「我的妻子呢？」

「她很安全。」

「有辦法證明嗎？」

「當然有！」司機把一個咪高峯遞給呂偉良，「你可以跟她談幾句！」

呂偉良接過咪高峯，扳下機掣，立刻就可以聽到一陣電流音响，同時有人一連「喂」了幾聲，呂偉良也答了話。林愛莉的聲音隨即出現在司機身旁的傳音器中。

呂偉良急忙問道：「愛莉，你現在怎麼樣了？」

林愛莉在那邊答道：「還好！偉良，你依了他們吧，否則我們的行程便會受阻！反正那些東西又不值錢。」

呂偉良會意地說：「你錯了！本來我打算等你回來台北之後，才跟他們討價還價的，但現在又失了預算！」

「你怎麼知道它值錢？」

「我早就看出它是一封情報，一定有人出高價收購的。」

「現在那些東西呢？」

「就在我身上，但他們不易找到。」

呂偉良是故意這樣說，他知道那司機正在傾耳細聽他們的交談。

林愛莉又說道：「看來，他們志在必得，算了吧，把字條交出給他們，換取我們的自由吧。」

「你怎麼可以保證他們實踐諾言？」呂偉良問道。

「他們很焦急，從他們這次的行動可以想像得到，那字條對他們非常之重要。」

「好吧！只要他們不傷害你，我就把那字條交給他們好了！」

傳音器中突然傳出「的答」一聲，他們的談話忽告中斷！

司機道：「把字條交給我之後，你可以回到希爾頓等你愛妻歸來！」

呂偉良道：「有什麼保證？」

「除非那字條是假的，否則，我們要你妻子有什麼用呢？」

呂偉良從鞋底取下那團香口膠，把附上的錫紙拿下來交到司機的手中。

司機態度冷靜，一邊開車，一邊把紙團攤開，但是，他只瞥了上面的字跡一眼，就冷然一笑道：「你的花招耍得不錯啊！可惜你沒有想到以後的發展，本來是蜜月旅行，結果可能只有你護送一具屍體歸去！」

呂偉良不免有些吃驚，但他畢竟是老江湖，喜怒不形於色。

他的態度冷靜地說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這是假的！」司機說。

呂偉良心裏暗忖：「這傢伙好厲害！他怎麼會知道是假的？眞奇怪！」

司機又冷聲說道：「你可是把它交給了調查局？」

「不！我何必那樣做呢！」呂偉良說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我一直沒有想到那東西如此重要，在飛機的洗手間內，我已經把它扔掉了！」

「你眞會裝蒜！」司機冷冷地說，「如果你沒有留意到那字條上寫一些什麼，你又怎會知道如何僞造這一張假的？」

呂偉良道：「你倒說得不錯，我的確見過上面的字跡，但無法記憶起上面所寫的全部內容！」

司機半信半疑地問道：「這是其中一部份嗎？」

「是的，這是我記憶中的一部份。」呂偉良說，「如果我早知道它如此有用，我就不會把它扔掉了。」

司機又開動了車子裏的無綫電通話機，傳音器裏有了反應！

司機用台灣土話說了幾句，但呂偉良聽不懂他們說了一些什麼。

台灣話頗似福建話，與國語相差頗遠。據說，當地人仕起碼懂得二種言語，那就是國語和台灣土話。

那司機當時又問呂偉良：「這張錫紙後面所寫的，就是你的記憶中的全部嗎？」

「是的。」呂偉良道，「我就只能記得這幾個數目字而已！」

車子已開近希爾頓大飯店，司機對呂偉良說：「你回酒店等我們的消息！」

呂偉良問：「那麼，我的妻子呢？」

「你所講的如果是眞話，大概她很快就回來；否則，後果難說了！」

車子在希爾頓大飯店門前停下來！呂偉良像乘坐一般街車一樣，付了車資下了車！

呂偉良拄杖由伸出行人道的帆布帳篷下走進了飯店裏去，司機也把車子開走了；但是，那司機非常機警，這時他已發覺後面有人跟踪他！

在離開忠烈祠時，沿途上都未見有任何車子跟上他們，爲什麼現在會有人釘梢？司機自然想到當地的調查局人員向來神通廣大，他們的跟踪方法千奇百怪，簡直令人防不勝防！

司機極力保持冷靜，一邊看腕表，一邊把車子開往繁榮的西門町區！

後面一輛車子如影隨形地跟隨着他，他卻視若無睹，把車子開得更快！

一陣鐘聲，紅燈開始亮了，前面就是中華路！

一條橫木就要落下，阻止所有的車輛橫過那兒；原來這是火車駛過市區時的特別措施，每天總有好幾次之多。

司機一踏油門，及時把車子開了過去！

他的街車剛通過，那條橫木隨即落下，後面的車子全被攔截住！於是追踪他的汽車，也就無法可想，惟有通知總部。

原來這一次行動是調查局和國際特警的聯合行動，他們的跟踪監視全是爲了呂偉良的安全着想，但是他們並非由忠烈祠開始派車追踪，只是沿途用無綫電互相連絡好！

因此，當街車把呂偉良儎回市區時，一輛儎有國際特警的無綫電私家車，已獲悉那街車的車號，候在市區必經之路，展開追踪；但是，想不到到頭來還是給對方逃脫了！

街車是僞裝的，自然也可能換上了一個假車牌，所以，他們沒有通知市區的交通警察追查！

呂偉良獨自回到希爾頓大飯店之後不久，阿生也回來了。

阿生直言他房間中的電話已被截聽，所以呂偉良和歹徒的連絡，調查局和國際特警方面，都瞭若指掌！

外面天氣頗熱，阿生雖然回到了冷氣房中，還是不停在抹汗。

就在阿生探手口袋中掏出手帕的時候，有些東西被帶了出來，墮在地上！

呂偉良順手拾起一看，原來是一張航空公司印發的飛機班期表！這上面印的自然是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數目字和一些英文簡稱字母。

呂偉良的視綫開始集中在這張飛機班期表上面，他不歇地翻閱觀看，阿生覺得他的神態有異，不禁問道：「你在找什麼？」

「嗯……」呂偉良沒有回答他，因爲他正集中精神看那些數目字。

阿生又問道：「師父，你是想買機票返回香港麼？」

「不！」呂偉良只是簡單地答了一個字。

阿生畢竟是個鬼靈精，他們師徒之間一向有默契，因此在這一刹那之間，阿生也想到了是什麼一回事！

阿生說：「對了！是飛機班次！」

他是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是的，爲什麼我們一直沒有想到這方面去？」

「是因爲我們在香港看慣了『A．M』與『P．M』這些代號，不慣看國際計時法。」阿生說，「比如上午八時，便是『AM8』，下午八時便是『PM8』，但國際計時法是順序的，上午八時用『08』或者只寫一個『8』字就夠了，下午八時便是二十時……但是你說那張紙寫住『242040』，這表示二十四時二十四秒，還是二十四日二十時四十分？」

「我以爲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今天已是二十三日，那麼，明天便是二十四日了。」阿生忽然後悔地說，「我們不該照實寫給他們，起碼也要改一些字。」

呂偉良道：「事實上那字條並不完整，我當時無法再記得以後寫一些什麼，但現在看了這張飛機班期之後，我較爲容易記得了。」

呂偉良說到這裏，指住那張飛機班期表其中一行給阿生看。

那一行橫排的阿拉伯字是：「24—2040—CX.411」。

呂偉良道：「二十四日二十時四十分，這大概不會錯到那裏去了，但是，『CX.411.』又是什麼？」

「英文字母是航空公司的代號，例如『CI』代表中華航空公司，『TW』是美國環球航空公司，『CX』是代表香港國泰航空公司。」阿生說，「如果你沒有看錯，那就是說：那張香口膠包裝錫紙後面所寫應該是：24—2040—CX.411.」

「我相信不會錯！整張航期表上，就只有這一行印上『24—2040』的，那麼，我所忘記的英文字母必是『CX』，而後面也一定是『411』無疑！」

「那我明白了，私梟集團的人，將乘二十四日下午八時四十分國泰班機來台，班機編號是四一一，我立刻就要跟調查局和國際特警方面連絡！」

呂偉良看看腕表，已是晚上將近八點，他對阿生說道：「我肚子餓了，不如先去吃晚飯吧！」

但阿生責任心太重，他叫呂偉良先去菜館等他，他先去國際特警辦事處，然後再趕到吃晚飯的地方會他。於是師徒二人分別先後離開了希爾頓大飯店，到安樂園去吃晚飯！

呂偉良不知道歹徒如何處理林愛莉，目前他的確毫無辦法！

國際特警的跟踪失敗了之後，沒有人知道林愛莉被囚於何處！呂偉良在這裏人地生疏，更是束手無策！

呂偉良到了安樂園菜館，還未點菜，就有個男子在他身邊的座位坐了下來，這個人當然不會是阿生，呂偉良甚至從未見過他！

但是他卻嘻嘻的笑道：「對不起，要你久候了！」

呂偉良有點驚愕，但在這個時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因此他極力保持冷靜！

這時候有個女侍應走過來問他們吃些什麼，那陌生人竟然喧賓奪主地說：「你隨便介紹可口小菜吧，總共三個人吃！」

女侍應唸出四菜一湯的名堂，呂偉良也未答話，陌生人已將她揮退！

「你是什麼人？」呂偉良終於忍不住說，「我看你可能認錯人了！」

「不！不會認錯人的，你可是呂先生？」陌生人神秘地笑了笑，「只要你答覆我幾個問題，我立刻就會走；而你的太座很快就會回來，跟你共進晚餐！」

其實對方的身份呂偉良早就猜到了，只是想不到他這麼大胆！

呂偉良道：「你有什麼問題？」

「字條上的數目字，你有沒有記錯？」陌生人斬釘截鐵地問。

呂偉良道：「你指的大概是香口膠包裝錫紙後面的阿拉伯字吧？」

「正是！」

「不會錯吧？」呂偉良故意表現得有些猶疑，「老實說，當時，我並未曾想到它的重要性！」

陌生人道：「是的，否則你也不會把它扔掉，是不？」

「對了！」呂偉良說。

「我是指『242040』這六個數目字，有沒有可能將先後次序弄錯？」

「有可能的。你也知道阿拉數字只有十個，而這一組六個數目字，實在只得三個數目字而已，那就是：240等，先後次序弄錯掉亂，是不足為奇的。」

「你肯定沒有其他數目字嗎？」

呂偉良道：「可能是的，但我實在記不起了！」

「如果你能想出全部內容，我可以保證你的妻子在數分鐘之內回來！」

「我依稀記得，C字後面好像還有一些符號，那是一個『X』，和三個阿拉伯字。」

「是那三個？」

呂偉良道：「你想知道，最好先放我妻子回來再說！」

「她不會有事的，我們待她有如上賓！」

呂偉良輕輕舒了一口氣，嘆氣說道：「是一個四和兩個一。」

「好極了，謝謝你！」

那陌生人說完，立即起身離座，然後跑去撥了一個電話。

他最後離開菜館，呂偉良仍然感到有點迷惑！那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林愛莉是否就快回來？呂偉良感到懷疑！

呂偉良不知道調查局或者國際特警方面是否有派人暗中保護他，但是從種種跡象看來，歹徒們一直都有派人暗中監視着他，則似無疑問。

不過，從剛才那陌生男子的昂然出現，毫無戒懼這一點看來，調查局或者國際特警方面，顯然沒有人在這裏！

呂偉良毫不隱瞞，把一切都說了出來，無非希望對方把林愛莉釋放；反正，阿生已把實情告知國際特警，相信調查局方面也一定知道的。

呂偉良一直注視住菜館的入口處，他希望林愛莉終會在那兒出現，但是，一直等到阿生由大門入來，仍未見林愛莉的芳踪！

林愛莉是歹徒們手中的皇牌，照計他們不輕易將她釋放的！

阿生一邊在呂偉良身旁坐下來，一邊看看桌上已擺好的三個座位，問道：「你還有朋友嗎？」

呂偉良苦笑聳肩，說道：「是準備愛莉回來的！」

「你有她的消息？」阿生呆了一呆！

呂偉良照實說了：「剛有人來過！」

「什麼人？」

「可能是私梟集團的人！」

「他們跟你說什麼？」

「說快要放愛莉，只要我說出字條上的全部內容。」呂偉良說。

「你有沒有告訴他們？」

「有！我都說了！」

阿生無可奈何地說：「這也好，且看他們有什麼行動吧！」

呂偉良問道：「國際特警方面，有什麼意見？」

「他們已通知調查局，相信他們會同意你的見解，那是飛機的班期。」

「人家都說這裏的破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為什麼他們全無愛莉的消息？」

阿生道：「他們投鼠忌器，不敢操諸過急。而且根據我們的估計，他們不會將愛莉姐難為的，尤其是你已說出了一切實情之後，假如都給我們猜中了，相信她也在不久之後獲得釋放！」

小菜已經陸續送來！

女侍應生問道：「是不是還有一位未到？要不要等齊人才……」

豈料話猶未完，林愛莉竟然出現在大門入口處，呂偉良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招呼她！

阿生叫女侍應生換來一壺茶，斟了一杯給林愛莉為她壓驚！

林愛莉看不出有何不對，只是臉色較為蒼白而已。

呂偉良道：「他們有沒有難為你？」

林愛莉搖搖頭，喝着茶！

阿生問道：「他們送你到這裏來？」

林愛莉點點頭，吁了一口氣，說道：「是的。從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做事非常有計劃。」

呂偉良不禁又問：「你怎麼會在火車被他擄去的？」

「我也不知道。」林愛莉道，「事後他們才告訴我，我們在吃午餐時中計，吃進了混有迷藥的東西，藥力按時發作，於是我在糢糢糊糊中跟他們的人在中途站落車，而你則熟睡如豬。」

呂偉良如夢初覺地恍然大悟！

阿生問：「他們的目的就只為了那張字條麼？」

「是的。」林愛莉說，「那個老傢伙是他們的人，事後知道情報已落入偉良手中，又知道他曾被調查局的人搜查問話，同時也知道調查員毫無所獲，因此他們才跟踪我們，伺機下手！」

呂偉良問道：「你知道他們何故會釋放你嗎？」

「可能我們已經滿足了他們。」林愛莉說，「其實你提供的情報未必是真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總算相信下來了！」

「你被他們囚禁在什麼地方？」阿生插咀問道。

「我不知道。」林愛莉說，「我的眼睛一直被一副不透明的眼鏡遮住視綫，大部份時間坐在一輛汽車上面，到處開動！」

「真奇怪！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輕易放你？」呂偉良沉思着說。

阿生道：「也許愛莉姐說對了，師父所提供的情報大概已經滿足了他們的要求。然則，明天晚上由香港飛出的班機之上，一定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呂偉良道：「那麼，傳遞那張字條的目的，就只為了通知這裏的私梟集團麼？」

「我想是的。」阿生說，「他們是國際性走私集團，一切行動十分之有計劃。這次事先通知這裏的同黨，大概是須要這裏的人前往接應！」

林愛莉沉吟道：「到底他們走私入口的，是一些什麼呢？」

「毒品、珠寶、黃金等，還有偽幣亦有可能！」阿生說，「香港是東南亞毒品中心，根據國際特警的經驗，最有可能是把毒品運到這裏來！」

林愛莉道：「聽說這裏當局對於運毒的人最為憎惡！」

阿生說：「是的，運毒的罪名如果成立，就會被判處極刑！」

呂偉良道：「其實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毒品都深惡痛絕，毒犯只有在香港被判罰欵而已，難怪人家都說香港是冒險家的樂園。」

三俠吃完那一頓晚飯，已是九點多鐘。

他們回到希爾頓大飯店時，茶房交給呂偉良一封信，據說是一位訪客留下的。

在進入電梯之後呂偉良把信封拆開，裏面只有兩張車票，沒有任何字句交代。

車票是明天的，是他們希望一試的「莒光號快車」的頭等票！

「這又是什麼玩意？」呂偉良呆了一陣！

林愛莉說道：「大概是那班人補償給我們的。」

「你是說，走私集團的人？」阿生問。

林愛莉點點頭：「是的，因為我親耳聽過他們向我道歉！」

呂偉良問：「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這次的事故只是他們自已人擺了烏龍，與我們無關，但是他們一定要得回失去了的情報；只要我們合作，他們願意補償我們的一切損失！」林愛莉道，「我想，這兩張車票一定是他們送來的！」

阿生道：「然則，你們明天可以依時南下，繼續度蜜月去！」

呂偉良問：「你須要我們協助麼？」

阿生笑道：「國際特警似乎沒有理由剝削你們的蜜月假期吧！」

電梯到了九樓，三俠會心一笑，分別回到他們自已的房間去！

機場埋伏　正邪鬥法

由黃昏時候開始，台北松山國際機場便顯得一片緊張。

調查局人員一早已開入機場處佈防，國際特警人員則混在人羣中，監視一切！

調查人員是具有無上權威，他們的成員大都是年青有為的大學生，當地官員們都敬畏三分。過去他們也常常突如其來地開入機場，監視海關人員的檢查工作，因此這一次的出現，看來並無特別之處。

但是，有人目睹一切部署之後，已心感不妙，紛紛用眼色和手號傳遞訊息。雖然國際特警有人混在接機人羣中監視，無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其實任如重所領導的國際特警，於接到阿生的報告之後，已迅速展開偵查行動；他們配合當地警方緝私隊從各方面偵查，已有了一些綫索！

根據他們的資料表示，有三個日本人由泰國飛抵香港，然後再飛台北；他們可能帶有毒品。

不知是巧合還是呂偉良的分析準確，這三個日人所乘的班機便是當晚八時四十分降落台北！班次編號也正是「四一一」！

調查局和國際特警組人員於是大為緊張，由八點開始已進入全面戒備狀態！

調查局甚至接替一部份海關人員的檢查工作，留意每一班航機所儎來的乘客，而不僅限於「四一一」班機而已！

編號「四一一」班機準於八時四十分降落，全部乘客超過百名，但是日本人只有三個。

根據國際特警的情報指出，這三個日本人正是黑名單所列的。

負責分配各乘客到幾處不同檢查卡去的，是一位女調查員；她老早得到指示，把這三個日本人，編到三個由老練調查員負責的檢查卡去！

這三個日本人扮成富商遊客一樣，滿身珠光寶氣，男性化裝品令到他們渾身香噴噴的，再加上外型鎮定，誰也不敢猜他們是走私客！

但是，調查員們幾乎把他們的鞋踭也搜過了，竟然一無所獲！

他們雖然搜不到毒品，但是這並不表示調查員們的低能，也不表示國際特警這世界性組織情報失準，原來這三個日本人已得到同黨的暗示，竟然把一部份行李「存倉」！

根據國際慣例，凡是「存倉」的行李，當地海關是無權過問的；即使明知這些「存倉」行李有問題，也不能强行檢查！

三個日本人是「過境性質」，如果他們不再提取這幾件「存倉行李」，調查局也就只能透過國際特警組織，通知東京。

因為這三個日本人的下一站，將飛回日本東京。

國際走私及販毒組織的人，也早已承認最難對付的就是台北調查局！他們比起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效率更高。

因此，這三個日本人似乎早已在心理上有了準備。

調查員既然搜不到證據，自然對他們也無可奈何！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暗裏跟踪和監視他們！

其實這一班機的每一個乘客都受到嚴密的搜查，每一個乘客都在直覺上感到有點事不尋常。

日本人老早定了房，這點調查局人員是知道的，所以他們事先在房間裏佈下偷聽系統；但是狡猾的日本人不知道是看出了破綻還是心血來潮，竟然臨時要換房。

然而調查局並不因此而放鬆對他們的監視，相反更加因為對手狡猾而提高了警覺！他們暫時只能偷聽這三間房的電話。

日本人的手段十分闊綽，他們給小賬也份外多，因此那兒的侍應生對他們很有印象。

調查局人員在竊聽電話時，似乎也沒有任何破綻發現。三個日本人之中，只有一個打過一次電話到外面去，那是找一個本地人的。

打電話到外面去的日本人叫木村，他要找的本地人叫張彬。

他們好像相識很久的朋友，相約翌日早上去打高爾夫球。

調查局的人以為其中必有古怪，在目前這階段，他們似乎沒有這種閒心。因此，他們立刻派人去追查那個電話號碼，以及張彬其人。

同時，調查局為了進一步監視這三個日本人，把旅店內一部份侍役更換，利用調查員代替。

凡是住在旅店的旅客，如果要打電話到外面去，必須經由接綫生接綫，所以那個日本人所接駁的電話號碼，輕而易舉地就給調查員取得。

調查員按址找到電話之所在，原來那是一間川菜館。

「這裏是不是有一位張先生？」調查員向櫃枱查問。

「你找張什麼？」那女職員很有禮貌地反問道。

「張彬。」

「張彬？」女職員束眉想了想，終於說道：「噢！原來是那位張先生，他剛走了！」

「他是在這裏做事的嗎？」

「不！他差不多每天都跟朋友來這裏吃晚飯。」女職員說。

調查員先向她表露了身份，然後問道：「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

「不知道，他只是我們的常客，要不是常常有人打電話來呼喚他的姓名，我甚至不曉得他叫張彬呢！」女職員道。

「他是幹什麼的？」

「好像是個商人吧！」

「多大年紀？」

「四十餘歲。」

「常常一個人來嗎？」

「不！通常與三兩個朋友共進晚餐，手段也很闊綽。」女職員又說：「今晚那兩個同桌的客人好像是由外地來的。」

「謝謝你。」調查員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如果再見到此人，請悄悄用電話向我們告訴一聲。」

「好的。」

調查員走了，他們顯然無所獲！

不過他們不會感到絕望，因爲他們認爲張彬明天早上可能會到酒店來找木村他們，然後一齊去打高爾夫球。屆時他們就可以見到張彬其人了。

當晚，三吉、木村和坂田等三個日本人，一齊到一間日本料理去吃東西，調查員如影隨形，亦步亦趨，但並未發現有任何可疑人物和他們接觸！

坂田那傢伙看似個急色兒，三杯到肚，就向侍役打聽一些色情去處。

侍役悄悄告訴他，有一間迎賓館，裏面是美人窩，姐兒們美麗絕倫，每一個都可以親近，只要懂得門徑，肯花錢就行！

但是，木村主張到星加坡舞廳去，他說那兒才是眞正的美人窩，經常有二百多個漂亮而又高貴的舞小姐，無論場面和氣氛都均屬一流的！

至於三吉，他却認爲，最好返回酒店睡覺去！

三個人相持不下，終於各行各路，互不干預！如此一來，負責跟踪和監視他們的人，就感到份外吃力。還好調查員機智敏捷，調查局和國際特警方面遙有默契，迅速增派人手，不致被三個人擺脫！

三個日本人分道揚鑣！

木村獨自去了台北市最大的一間舞廳，調查員也只好混進去監視！

坂田跑到一間賓館去，那兒看來並無不對勁的地方。但是據說警察前兩晚才來搜查過，懷疑此乃變相色情場所。結果帶走了幾個人。但是一經報紙刊登之後，這兩晚生意反而更好了！

坂田得侍役指點一切，進內時表示要租一間「套」房——這就是隱語！

當賓館的侍應生把坂田帶入一間日本式的套房之後，坂田又進一步說出另一句隱語：「請給我來一盆水菓！」

侍應生離去之後不到三分鐘，房門開處，走進十多二十個貌美如花的健美女郎，坂田像置身於選美會中，有眼花繚亂之感！

小姐們團團而轉，坂田看中兩個，就把她們二人留下來。其他的退了出去！

以後這二個女郎便陪着坂田喝酒、鬼混！

這一切盡在調查員的監視之中。

三個日本人之中，三吉似乎最安份，他回酒店休息去了！

但是，他關上了房門之後，立刻就拿起聽筒，叫接線生替他接通一個電話。這令到負責竊聽電話的調查員頓然爲之緊張起來！

電話接通了之後，對方用國語問道：「找誰？」

三吉也用國語答：「找你們老闆！」

「有什麼貴幹？」

「我是熟客，有漂亮的姑娘嗎？」

「有的，你住在那兒？先生。」

三吉於是說出了自己的日本名字，酒店名稱和房間編號等等！

調查員發覺那是一個應召架步，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但是，負責竊聽房間裏動靜的人，並不因此而鬆懈；原來三個日本人離開房間外出之後，他們又悄悄在隱蔽處懸上了竊聽儀器。

不久，一個艷麗女郎找到三吉的房間來。

三吉這傢伙非常機智，他在女郎未到之前，已把水龍頭開盡，讓淙淙的水聲响個不停，然後檢查房間裏各處可能隱蔽着竊聽儀器的地方。

由於水聲的掩護，外面的調查員根本不知道三吉在裏面幹了一些什麼。

三吉沒有破壞竊聽系統，他依舊跳進浴缸中洗澡去！

直至到那應召女郎進來，他才打出一個非常特殊的手勢！

女郎很機巧，也很有默契，他們像陌生人一樣，互相招呼！

但是，女郎很快就蹲到浴缸旁，跟三吉耳語！

竊聽儀器雖然十分敏感，但缸中的水聲足以擾亂一切。

三吉對那女郎說：「我們三個人一直被人釘梢，老闆知道嗎？」

「當然知道，否則我們早已派人來跟你們接頭。」女郎附耳低聲說，「他們是調查局的人，非同小可！老闆叫你們份外小心！」

「嗯！我們早已發覺他們不是等閒之輩。」三吉說，「那批貨怎麼辦？」

女郎道：「國際特警已通知調查局，你們既然已被釘死，當然不能提取！」

「聽說，你老闆神通廣大，他有什麼好辦法？」

「其實我們老闆一直都在想辦法，他比你們更加焦急萬分，因爲這裏貨源奇缺，我們這個集團最近頻頻失手，調查局那班傢伙害得我們好苦！」

「明天早上的約會如何？」三吉問。

女郎說：「老闆改變主意了！」

「但是木村說已經約好了他。」

「是的，但你們不知道，調查員會追查到川榮館去呢！」

三吉呆了一陣！

女郎又說：「老闆要你們暫時扮作遊客留下來，慢一步再想辦法！」

「但我們不能留得太久了，數天之內我們必須回到東京。」

「你放心，不會拖延太久的。」

「有我們所需要的貨色嗎？」

「當然有，一切會依原來計劃行事，你放心吧！」女郎說着，站了起來，抖開一塊大毛巾，讓日本人由浴缸出來裏上！

這時候，竊聽儀器中所聽到的，不再是水聲，而是男女的嬉笑聲！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南下途中，他們以爲一切危機已成爲過去！其實他們仍然被人從中監視，只是他們還未發覺而已！

「莒光號」火車，比「觀光號」更舒適快捷！

「觀光號」已經够靜，「莒光號」更靜得可以；因爲每個車廂一頭一尾均有兩度門，由路軌傳來的聲浪減到最低！

車上是密封的，冷氣適中，難怪許多乘客都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呂偉良有過上次的教訓，這一次不敢睡了。他們雖然一再環顧四周，但仍然無法察覺在旁監視他們行動的人。

每個車廂均設有男女洗手間各一，位置就剛好在兩度隔音門的中間。任何一個洗手間如果有人正在使用，所有坐在航空椅上的乘客都可以目睹兩盞燈號的啓示。

原來每一個洗手間的門扣都接上了電掣，電源分別接到所有乘客都能看得見的地方，那兒有二個鑲上沙玻璃的小框，一紅一藍，分別代表男女洗手間；燈光一亮，沙玻璃分別出現男女人像，表示某一洗手間正有人使用。乘客不必徒勞往返！

這種小巧設計看似無關重要，但在乘客方面却有不同的感受，起碼他們不必在「人有三急」時一再「摸門釘」！

「莒光號」雖然比「觀光號」快了一些，但仍然不是直通的。

沿途仍然停站，每到一處，列車小姐都會向乘客透過咪高峯提示他們落車。

呂偉良想到第一次乘搭「觀光號」時，相信列車小姐也同樣每到一站之前必有廣播，但是他當時竟然一無所覺，可見必然是迷藥令他熟睡如豬！

現在他要盡一切可能忘記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帶着這位新婚妻子遊山玩水去！雖然一些不明來歷的人一直如影隨形地跟踪着他們，但他們以爲一切已成過去了！

到達台中，一切看來跟台北沒有兩樣，但事實他們坐了三個多小時的火車才南下抵達這裏。

呂偉良事前得到阿生的朋友介紹，叫他們住到「鴻賓大飯店」去！

阿生的朋友當然就是台北的國際特警，他說這間酒店是新落成的，樓下有保齡球場，服務也好，設備更新。因此呂林二人上了街車之後，便叫司機儎他們到鴻賓大飯店去！

時間已是將近黃昏，街道上並不似台北那樣熱鬧，車輛也不算得擠迫！

從街車經過街道上的印象，這裏的屋宇很矮，有些僅是平房，大都是二三層高的，很少有十層以上的建築物；即使有，也只是那些「大飯店」——就是酒店。

鴻賓大飯店距離火車站並不太遠，轉眼之間已經到達。裏面的侍役看見街車停下來，立刻出來搬行李，但是呂林二人就只有一個航空公司的旅行袋而已。

他們打算在台中住一晚，假如翌日到日月潭去，也許會多住一晚，所以行李也不多帶，都留在台北。至於那個手挽的旅行袋裏，儎的只是一些烟酒，是林愛莉準備送給她的遠親們的。

由酒店出來，已經將近入黑！他們召來一輛街車到林愛莉那位遠親家中去！

林愛莉那位遠親姓陳，是一位教師，就住在台中市近郊地區的教師新村。

街車駛入教師新村之後，杏林路兩旁的屋宇一律是兩層高的。

他們找到陳宅去的時候，那位陳先生差點不認得林愛莉了。

陳先生年過半百，已有幾個兒女，他是林愛莉母親外家的疏堂兄弟，因此名義上仍是舅父，數年前曾在香港見過林愛莉一次。

當局對公務員照顧得非常周到，這幢二層高的住宅，也是政府貸欵給他們建成的，據說分成十多二十年攤還，每月只還台幣四百元而已。

四百元僅及港幣五十多元，而且還是在他名下的薪金中扣除。

據說，老陳的月薪大約等於港紙八百多元而已，但是凡屬公務員，政府按月配給食米、生油和糖等主要粮食。

老陳一家六口，每月單是食米就無法吃得完，因此每個月有百餘斤剩餘，拿到市面出售，這數目也相當可觀！

如此生活本來已經不錯，但老陳夫婦二人仍在客廳裏做一些加工的家庭手工業。據說這是許多家庭爲了响應省政府的號召：「客廳就是工廠」！

因此，許多家庭的成員不但生活得非常刻苦，而且從不浪費時間，差不多每一個家庭主婦都做一些家庭手工業；這與香港人閒來頻頻攻打四方城，眞是不知從何說起！

林愛莉力邀老陳一家六口出去吃飯，但陳太太是台灣人，不懂交際，結果只有老陳一個人跟他們到外面吃晚飯！

未離開陳家之前，老陳帶他們到陳宅內外上下參觀了一遍！

陳宅那二層高的住宅單位，建築面積不算太大，每層約在五六百呎左右而已。地下門前是個小花園，每一家格式差不多，也每一家都在門前的小花園種植了一些花卉樹木。

入門處是客廳，再入便是飯廳，旁邊有登上二樓的樓梯。

電冰箱和電視機俱是台灣自己的出品，甚至停在門前小花園中的電動脚踏車——香港人稱之爲「電單車」的機動車，也是台灣省自製的。

電視機擺在客廳裏，看過去很大、很笨，但據老陳解釋，台灣地方闊大，不似香港寸金尺土，所以一般自製的電視機都很大，他們當傢俬一樣要來裝飾的。

電冰箱也很龐大，擺在飯廳裏。

貼住飯廳後面就是廚房了，用的是新型的石油氣；後面的小露台則放了一架全自動洗衣機，也是台灣出品。外型看上去非常美觀，一朶朶的紅色鮮花，像是用手工繪製的。但據老陳說，這是搪瓷製作，十分耐用！

說起來似乎有點誇張，電單車、電冰箱以及洗衣機、電視機等等，全是台灣自製的。其實凡是到過台灣的人都知道這是事實，絕不誇張；甚至街上最多，最常見的計程車，也百份之百是台灣自製的汽車。至於電單車更是多得隨處可見，眞的是信不信由你！

原來台灣對「洋貨」稅捐很重，不管是日本貨或美國貨，總之「非台灣出品」的，就貴得驚人。爲此，當地人就不得不自動自覺地多用價廉物美的國貨。

當老陳陪着呂林二人走向村口截計程車的時候，還發覺一些人家門前停有私家汽車。但並不普遍，最普遍的還是電單車，差不多每家都有一輛以上。

至於電視機就更爲普遍，呂林二人由台北市乘火車南下，從火車窗口望去，許多鄉間小鎭的屋頂之上，都可以見到天綫林立。

現在眼前的教師新村，更是家家戶戶的天台上都可以見到電視天綫豎立！

這裏的建築形式都是一樣格式的，地下是客飯廳，二樓是書房，睡房以及晒晾衣服的天台等。

此外另一個特色就是：每一間的門窗都加上紗窗，大概是爲了防蚊！

有些家庭習慣了入門除鞋，同時許多時都可以見到一些家庭的門口有一大堆的鞋！這是

爲了保持室內清潔，還是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習慣？那就不得而知了。

公共汽車很多，車站也很近。但是他們還是截了計程街車。

在吃晚飯的時候，林愛莉就忍不住問老陳：「你已經有了很安定的生活，爲什麼還拚命的去賺錢？」

老陳笑道：「不錯，我的生活很安定，但是左鄰右里都找副業，我們怎可以坐着不幹？習慣了勤奮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們可以享受到最現代化的生活之外，現在還計劃開一間小型雜貨店。」

是的。——林愛莉心裏想：香港人消遣太多，單是一枱蔴將就可能把四個人困擾大半天，但這裏的人把工作作爲一種消遣，難怪家家戶戶豐衣足食了！

生活在台灣的孩子，教育是免費的。如果兒童富有天才，還可以考入天才班，由專家加以訓練，接受專門性的十年教育，將來差不多可以肯定必然是出人頭地的技師或科學家。

「天才班」是由一年班開始接受專家們的特殊訓練的，每班限四十人；凡是能入天才班的孩子，必是天聰過人的。

老陳有個孩子就進了天才班，他認爲這是做父親的值得驕傲的事！

話題談到日月潭風光那方面去。

老陳說：「日月潭雖稱風景區，但是，由台中乘車去，大約須四小時來回便是八小時，而那兒只須花半小時左右，便可欣賞完畢！」

也就是說：可以一遊的地方太少，花那麼多時間，老陳認爲不值得！

但是呂林二人此行是旅遊，時間十分充裕，所以老陳的意見，他們亦列爲參考而已，反正一切也得留待明天再說！

飯後，他們在老陳的指引下，到「遠東百貨公司」一遊！

據說「遠東機構」在台灣很具規模！台中台北都有百貨商場，自設紡織廠，此外星馬也有分公司，業務十分發達！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跟着老陳上去，果然是一間規模龐大、貨色齊備的百貨公司。售貨員淸一色全是女性，而且非常年靑。

售貨員的制服都是黃色的，整齊鮮明；只有電梯服務員穿上蘋菓綠色的制服，還戴了時髦的帽子，以資識別。這些服務員分別在電梯（升降機）和電動樓梯服務。因爲整間百貨公司佔地甚廣，共佔五層樓，還有地牢的超級市場。

每層樓都有電梯供顧客登樓之用，但一些老年人和孩子，往往會一個不小心就在這兒跌倒，所以每一處電動梯級的梯口，都有這種態度可親的女服務員從旁協助一切。

大規模的百貨公司香港也有不少，但如此周到的服務卻未見過！

單是二樓的「香榭大道」就令人眼花繚亂，這裏的時裝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是專爲女仕們服務的，顯得份外熱鬧。

但是林愛莉的興趣卻在五樓，那兒是電器部。

原來電器部有百份之九十的各類電器，都是台灣本土的出品，什麼歌林牌、大同牌、國際牌等等，其產品就包括了電視機、洗衣機、收音機、電雪櫃、電燈泡以及其他電器。

來路貨也有，例如美國的威士丁牌雪櫃，大至十多呎的也有得出售，但價錢貴得驚人！

四樓是賣兒童用品及玩具的，這裏有個兒童遊樂場，吸引不少小孩子。裏面有許多機械遊戲，也有益智遊戲。眞是招徠有術。

呂林二人返回鴻賓大飯店時，已是將近十時，老陳還帶他們去參觀該飯店地牢的保齡球場！

球場設備與香港的比較，毫不遜色！而服務員的態度還有過之！

另一方面是老虎機遊戲，有一種「電腦乒乓球」遊戲最吸引人，每入一次硬幣，可以玩一局，每局十一球，益智而有趣！

呂林二人正看得出神，他們忽然又在無意之間覺得有些不大對勁；那邊有個人用一種極不尋常的目光悄悄釘住他們！

這個人很熟面口，後來他們想起了，好像是在火車上有過一面之緣！

如果他們沒有記錯，那麼，這個人可能由台北開始，就一直跟踪住他們！

他到底是誰？

林愛莉低語呂偉良：「我以爲一切危機已過去，想不到還未呢！」

呂偉良心裏很不高興，只是在老陳面前，不想發作！

他們以夜深爲藉口，先把老陳送走，回頭正想找那個釘梢的人，但是，那傢伙像鬼魂一樣，轉眼之間，又不見了！

呂偉良覺得在這陌生地方，處境相當危險！雖說台灣治安著名的好，但壞人到處一樣有，問題只是當局態度嚴厲，壞人不敢過度猖狂而已！

剛才他們見到的，如果是台北國際特警派來暗中保護他們的，還沒有什麼，否則，後果就眞的難說了！

台中晚間也有聽歌的地方，但是他們已沒有欣賞的心情！

二人回到酒店的房間裏去的時候，心理上的作祟令到他們在四下裏檢查了一遍。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酒店房間也有電視機，是十四吋那種黑白機，可惜他們只看了片刻，十一時許，便收場了！

林愛莉進了洗手間去洗澡，電話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呂偉良以爲是老陳，過去接聽！

但是，當呂偉良執起聽筒的時候，也只聽了一句，就覺得不妙！

那是一個陌生人的聲音！

一個男子說道：「呂先生嗎？」

呂偉良本能地問：「你是誰？」

「你當然不會認識我，但我可以保證，只要你不固執，我們終會成爲朋友！」

「你想怎樣？」

「我想與你詳談，這裏沒有調查局的人，我們可以放心地說！」

說到這裏，對方等於間接說明了他的身份；他必是邪道人，否則不會說出這一番話！

呂偉良故意說：「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好談，我正在度假！」

「我知道，你正在度蜜月，你太座已經向我們交代過了！」

呂偉良心裏明白：原來是曾經用迷藥擄走過他妻子的人。

那人又說：「這次旅行，相信一定花用了不少金錢，假如能順道賺回一些，相信也是一件好事吧！」

呂偉良苦笑道：「你已令我在這次旅行中增加不少煩惱，難道還不夠嗎？」

「是你給我們增加煩惱，還是我們給你煩惱？」那人說道，「你不該把香口膠錫紙上的秘密對調查局的人說出！」

呂偉良故意說：「我怎麼知道他們的身份？我只知救我妻子脫險！」

「呂先生，你的底子我們已查淸楚了，你們二人都是江湖兒女，應該懂得『義氣』二字的意思。我們放走呂太太，結果你反而給我們麻煩，這似乎說不過去吧？」那人冷然一笑，「其實你們在這裏人地生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呂偉良和林愛莉坐下不久，一中年人向他們走來，後面跟着兩名大漢。

「這算是恐嚇嗎？」呂偉良道，「你既然自稱知道我的底子，那麼一定知道我這個人是吃軟不吃硬的。」

「好一個江湖好漢！」那人笑了笑，「那就讓我們站在朋友立場上談談吧！」

這時候林愛莉已由浴室出來，她聽到了電話鈴聲就知道不妙，因爲她在這裏除了老陳之外，不會認識太多人。老陳在這麼深夜不會騷擾他們的。

林愛莉站在呂偉良身旁，隱約可以聽到他們在電話中交談的情形。

呂偉良問對方：「你想跟我談什麼？」

「談生意！」那人說，「雙方都有利的生意。」

「假如眞的對雙方都有利，我倒也不妨聽聽。」

「明天你們該返回台北去了！」

「不！我們要到日月潭去觀光！」

那人笑道：「花一天時間去欣賞一個死湖，根本不値得，除非你不想發財，同時更不顧本身及妻子的安全那又當別論！」

「這算是什麼？」

「不是恐嚇，只是忠告！事實上我們須要你的合作，事成後你可分肥一百萬元！」

「美金嗎？」

「不！」

呂偉良道：「如果是一百萬台幣，只折合港幣十多萬元而已！」

「我們給你港幣，可以在香港收錢。」

「別開玩笑了，這等於叫我白做！」

「我們不會騙你，除非你用詭計。」那人又說，「假如你喜歡在台北收錢也可以，但是，我不妨告訴你，這裏的外匯管制很嚴，滯着那麼多錢，你根本很難離開機場！」

「我對一百萬港元的收入當然大感興趣。但是，相信我的工作也不簡單。」

「當然，要不是物有所値，我們也不會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我的工作大概是拿性命作賭注吧！」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

「不！只須用些少腦汁。」

「這麼說來，你們佔有天時地利人和，大可以省下這筆錢！」

那人笑道：「不錯，我們同樣也有一個腦袋，可惜沒有你那麼豐富的經驗，而最重要的，還是你的人事關係。呂先生，我們後悔知得太遲，原來令高足是國際特警，否則，我們不可能這麼快放走你太座！」

呂偉良道：「說了大半晚，我還弄不清楚你的來意！」

「由於你把秘密告知你徒弟，以至令到調查局洞悉玄機，把我們一批貨滯留在機場貨倉裏，那批貨至今仍無法提取，老闆很生氣！說到這裏，相信你也明白了吧？」

呂偉良裝蒜道：「我還是不大明白，我徒兒的事，我向來少管！」

「但是這一次，你必須管！否則，你們三個人很難安然離開寶島！這不是恐嚇，是我們的全部投資都在那批貨上面！你們必須仗義救救我們！」

呂偉良心裏道：這樣軟硬兼施，相信對方不會做作，這件事，對他們的集團一定非常重要。

於是他稍作沉思，又說：「我們如何見面談談？」

「明天早上，你們到遠東頂樓喝早茶吧，那兒有廣東點心。」

「什麼時間？」

「九點半吧！」

呂偉良道：「但是我未見過你。」

「我認識你也是一樣的，到時，我會找你的！」

那人說完就掛綫。

林愛莉道：「他們果然跟來了！」

「是的，我們可能無法擺脫他們的糾纏，除非答允跟他們合作！」呂偉良說，「明天先會一會他們，然後才決定是否到日月潭去！」

「好吧！你先去洗澡，讓我好好的想一想！」林愛莉說。

×　　×　　×

翌日早上九時許，呂林二人到遠東百貨商場的頂樓去，那兒是一間有廣東點心吃的大茶樓。

人客少得很，大堂一角擺了一個鋼琴，這是台灣茶樓的一個特色，例如台北市的大三元茶樓也有一具鋼琴，據說晚飯宵夜時，都有樂師演奏一番；一些咖啡冰室，則是演奏電子風琴！

他們坐近靠窗的座位，那兒可以俯覽台中市一部份景色！

那兒有兩桌人客，每桌有十個八個男女，都是講廣東話的，看來都是來自香港的遊客，大概準備到日月潭去遊覽吧！

他們坐下不久，便發覺一個中年人走過來，後面跟着兩名大漢，其中一人是呂偉良認得他曾在保齡球場跟踪過他們！

中年人一直朝住他們走過來，但二名大漢卻佯作另一批茶客，無關痛癢地，另外坐在一角！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看得出，這也是一種示威！

中年人走到他們身旁的座位，毫不客氣地

坐下來，像跟熟朋友招呼一樣，說道：「對不起，累你們久候了！隨便吃東西，今天由我做東道！」

林愛莉瞥了他一眼：「你是誰？」

中年人笑了笑：「小姓何，人家喜歡叫我老大！」

呂偉良道：「不管你姓什麼，最好還是爽快些，開門見山，說個明白！」

何老大又陰森一笑：「何必焦急，火車十一點才開出呢！」

「火車？」林愛莉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莒光號十一點正開到台北去！」何老大摸出兩張火車票來，「我們已爲兩位購妥了車票，現在還有一個多鐘頭！」

林愛莉道：「你弄錯了，我們要到日月潭去，不是台北！」

何老大笑道：「呂太太，賺够錢再去玩吧！何必焦急呢！」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別吵了，先聽聽他的！」

何老大於是一派正經地說：「我們想過了，到了目前這田地，只有你們才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

呂偉良問：「你要我們怎樣做？」

「替我們想辦法，把一批存倉的貨物弄出來，你的徒弟有詳細資料，只有你可以令他合作。」何老大低聲說，「事成後，有幾個收款辦法任你選擇，如果你相信我們，可以在香港收取港元一百萬，否則在台北可以收美金，但我們不敢担保你能帶出境！此外你當然也可以收台幣。」

呂偉良故意問：「那是什麼貨？」

「價値數千萬的違禁品，因爲我們消息靈通，所以携帶的人把它存倉，否則早已失手被擒！」何老大說道。

「我徒弟不是本地人，他那有辦法？」呂偉良說。

「我知道你們三個人的來歷，只要你肯幫個忙，辦法一定有的。」何老大道。

「我眞想不通，爲什麼你會看中我！」呂偉良呷了一口茶，嘆氣說！

「道理很簡單，第一，你是東南亞聞名的鐵拐俠盜，現在雖然收山了，但是你有通天本領是人盡皆知的事。」何老大又說，「第二，你妻子是中外聞名的迷你女賊，加拿大騎警的檔案中也有她的記錄，認爲她是最難對付的人物之一。第三，你徒弟阿生是國際特警某一地區的行動隊長，他是有名的鬼靈精，能人所不能，而且只聽你的話，第四，你們不是本地人，事成後可以立卽離去。無後顧之慮！」

林愛莉瞪住何老大，說：「你從何處來的資料？」

何老大聳肩一笑，呷了一口茶淸淸喉嚨道：「我們跟許多地方的江湖朋友保持連絡，這又有什麼出奇呢！」

呂偉良沉默了片刻，終於說道：「好吧！既然你這麼賞面，我就回到台北去試探一下。不過有件事我必須先聲明一句，如果有可能，我要先收定金！」

「定金？」何老大呆了一呆，「你要收多少？」

「定金過半，這是我替人做事的規矩！」呂偉良說，「如果你眞的有我的資料，該知道我爲人很老實，如果這件事失敗了，我是一個仙也不收，原銀奉還！」

「好吧！那就先請你們返回台北去，我們再設法與你連絡。」何老大說。

呂偉良也很爽快地說：「我不想浪費時間，告訴我吧，如果要找你，有什麼辦法？」

何老大笑道：「差不多每一刻我都有人在你左右，就像由台北到這裏一樣，我們從未離開過你！」

「那麼，我先回台北，找我徒兒商量一下，然後再確實答覆你！」呂偉良說，「如果有可能……」

「回到台北，我再設法告訴你，關於我們連絡的方法！」何老大道。

林愛莉含嗔地說：「然則，我們要放棄原來的旅行計劃了？」

呂偉良婉言安慰她：「一百萬元足够我們去環遊世界而有餘，値得一試的，愛莉。」

林愛莉鼓着腮兒，無可奈何的瞪了呂偉良一眼！

何老大笑了笑，召來侍者結賬！然後他帶着那二名大漢離去！呂林二人也只好離開那個茶樓。

×　×　×

阿生正與沈隊長等人在開會。

國際特警組織要硏究那三個日本人的眞正身份，以及此行有什麼企圖。

因爲根據他們與調查局的印象，覺得他們可能找錯了對象。

從酒店房間的竊聽儀器中可以聽到的，只是一些無關重要的對答。

三個日本人似乎要在這裏遊覽幾天，然後到東京去。

由調查局方面送來的秘密錄音聲帶，阿生與沈隊長等人已反覆聽了幾次，但是聽不出什麼綫索來。除非日本人已經了解到他們的處境，否則沒有理由一點兒口風也不洩漏的。

日本在二次大戰後，以戰敗國身份，接受了一次歷史性的敎訓，如今竟然是世界上有數的經濟强國。近年來日本人到世界各地遊覽的，數目也非常可觀！

那麼，如果這三個人並無可疑之處，就一定是來自香港的情報出了錯！

不過，儘管各方面引起懷疑，阿生對於任如重和他的同僚們的工作效率，是非常有信心的。因此，他認爲日本人在裝蒜；他們可能已經知道受到有關方面的監視！

調查局的人還是密切監視着三個日本人，一步也不敢放鬆；儘管他們也開始有些懷疑情報的可靠性。

調查員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叫做張彬的人身上，因爲在電話中三個日本人之中的木村，曾約此人於翌日去打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並非一般人可以玩的，除了場地之外，就是那套裝備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吃得消的！

就憑這點去推測，張彬應該是一位富商才對！

因此，調查員當晚就開始在當地的上流社交場合中打聽，到底是否確有張彬其人，以及他的身份又是什麼。

有人說，張彬是一位日僑，以前在日本做生意，所以有許多日本友人。

也有人說，張彬是個出入口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與東京有來往。

但是，調查員始終找不到張彬其人。

到了翌日早上，三個日本人跑到一家專賣體育用品公司去，購買了整套的高爾夫球裝備，然後召車到水源路的高爾夫球場去！

街車沿住中華路南下，第二段盡頭處就是高爾夫球場了。

調查局人員分別化裝成各式人物，利用無綫電對講機保持密切連絡，作分站式的接力跟踪。日本人似乎毫無所覺！

國際特警方面担任着一個更爲重要的角色，他們一方面要求香港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另一方面與巴黎總部連絡，追查三個日本人的眞正身份。

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的，總部設在巴黎，世界各大都市都設有分支機構，彼此經常利用秘密人造衞星傳遞訊息和圖片。

台北國際特警在三個日本人下機時，已秘密偷攝了他們的圖片，現在就透過人造衞星的傳眞，把三個日本人的尊容傳送到巴黎國際特警總部去！

沈隊長和阿生他們的目的，無非想知道三個日本人是否國際罪犯，過去有沒有犯罪記錄？……等等，如果只憑電報傳遞他們的名字，又怕他們用的假名；但圖片就難以出錯！

巴黎總部收到了三個日本人的圖片之後，一方面在總部檔案中查，另一方面也向東京分部辦事處查；因爲這三個都是日本人，東京方面可能有他們更詳細的資料。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巴黎總部綜合了東京方面的報告之後，給台北的答覆是：並無可疑之處！

根據東京國際特警的報告：三個日本人有二個是東京商人，一個是大機構的高級職員，他們正在度假，在東南亞各地旅遊！

他們既然用的是眞名，又有正當職業，護照自然也是眞的，看來毫無可疑之處！

至於香港方面，國際特警辦事處一再證實三個日本人會將一批海洛英帶走！

消息來源似乎有些矛盾，但是阿生卻深信來自香港方面的消息。

於是他不再猶疑，立刻與調查局方面取得連絡；調查局把三個日本人的每一行動，詳細向阿生描述，還放映了一些活動菲林。

這些菲林是調查員秘密拍攝的，包括了他們跟踪三個日本人的過程，例如進入體育用品店，以及打高爾夫球的情形。

跟三個日本人一齊玩高爾夫球的，果然是一個叫張彬的中年商人！

調查員所得來的資料也符合了，張彬是個商人，也常到東京去，是做出入口生意的；過去也的確是一名旅日華僑！

因爲調查員老早已知道高爾夫球場是他們聚會的地方，所以，一名非常年靑的調查員設法冒充球童，替他們推動那些笨重的高爾夫球棒！

因此，三個日本人與張彬的交談情形，絕大部份已被洞悉！

冒充球僮的調查員當然懂得講日語，但是他無須記憶他們說過一些什麼，因爲他巧妙地安排了一些電子咪高峯，讓三個日本人和張彬的交談情形，卽時讓正在附近的其他調查員秘密錄音。

他們所談的，竟然全是生意經，此外就是旅途上的一些趣事和女人等等。

錄音帶經過反覆硏究，調查局方面開始有些心灰意冷了。

他們並非對阿生和他的上司不信任，只是他們覺得，太過集中注意力在這三個日本人的身上，將浪費太多人力和時間，似乎有些不値得！

但是國際特警台北行動組負責人沈君，卻全力支持阿生。

沈隊長一方面派人對張彬此人作深入調查，另一方面也派人接替調查員們，負責繼續監視三個日本人！

調查局對此事逐漸失去信心是因爲經過連串調查之後毫無結果，因此他們認爲來自香港方面的情報似乎有些混亂！

但是阿生要繼續偵查，除了由於他相信任如重和他的同僚的辦事能力之外，就是因爲呂偉良的遭遇，以及日本人有三件行李始終「存倉」。

依照國際慣例，這些過境客的「存倉行李」是不能打開檢查的；若有疑問，也只能通知終站的海關提高警覺而已！

既然未曾檢查過這三件「存倉行李」，裏面到底有什麼乾坤自然不得而知。因此阿生又怎會甘心？

就是憑了以上種種理由，就够阿生和國際特警方面堅持要追查到底了。

至於「竊聽無結果」，阿生認爲最好的解釋是：三個日本人有特務的天才，他們早已洞悉玄機！所以決不上當，而且還好整以暇，作成一心遊埠耍樂的樣子；直至他們認爲安全，然後才與「接頭人」會面。

然則，張彬可能眞的是個正當商人，只是被三個日本人利用而已！

假如阿生以上的忖測不錯，那麼，調查局就剛好上了三個日本人的當；他們的「耐性」受到日人的詭計「擊破」了！

阿生本身是個鬼靈精，任何狡猾的事情都難以瞞得過他；何況他又是一個受過特殊訓練的國際特警，一切想法自然與別不同。

例如日本人何故致電川榮館去找張彬？——這正是引起調查局人員注意的主因。

張彬本來與家人稅居於台北市最高貴的公寓式住宅——這是一萬數千元台幣月租的高尙住宅，那兒有電話。此外張彬也有寫字樓，當然亦有電話。

但是日本人何故不找到他家或辦事處去？而偏偏要致電川榮館這種公共場所呢？

最好的解釋就是：日本人存心作弄調查局，因爲他們明知有人偷聽他們的電話！於是故作神秘，先把調查員弄得團團轉，等到他們的偵查毫無結果時，自然心灰意冷，於是放棄或放鬆對他們的監視，那時他們才與「接頭人」連絡！

阿生就是因爲這樣，不但毫無放鬆，還與沈隊長加緊調動國際特警，對那三個日本人加倍監視和追踪！

日本人似乎也知道國際特警不肯放過他們，因此他們玩了兩天之後就致電航空公司，準備訂機位離開台北回東京去！

國際特警自然知道他們所訂的機位和班期，於是立卽透過他們的秘密人造衞星通訊網，知會東京方面的國際特警組織！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和他的新婚妻子回到台北市來了！

三俠會合之後，彼此交代過別後情況。阿生當然知道有人跟踪呂林二人到台中去之後更加肯定他們沒有找錯對象、捉錯用神！

但是，現在眼看日本人要走了，除了通知東京方面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他沒有對我提及是那一批貨，只是肯定是存倉，難道與日本人無關？」

阿生仍然相信他的上司任如重，以及他的同僚們所提供的情報。

林愛莉在旁揷咀道：「如果我們捉錯了用神，對方沒有理由找我們。」

呂偉良道：「但是現在日本人走了，那三件存倉行李勢必運到東京去！」

林愛莉忽然想起一件事，她說：「存倉行李有沒有可能給人偷偷換掉？」

「不可能的！」阿生說，「別說調查局已經一開始就峙別注意這件事，就是沒有揷手，這種可能性也不大！」

「只是不大而已，未必沒有可能吧！」林愛莉道，「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對方如果神通廣大，這種可能性仍舊存在！」

呂偉良道：「是的，對方現在就是利用這

個銀彈政策收買我們！」

阿生沉吟道：「他們查得這麼清楚，事情當然也不簡單！可惜這裏沒有夏維探長那般人和我們合作，否則我們大可以將計就計。」

林愛莉道：「何不與沈隊長商量一下？也許調查局的人肯合作！」

「沒有用的！」阿生嘆氣說，「他們對我們的情報開始懷疑！」

「國際峙警有權要求他們合作的，試試吧！」林愛莉慫恿着說。

阿生於是去打電話給沈隊長！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對新婚夫婦仍然以遊客的身份在台北市遊覽！

他們接到一個電話之後，匆匆帶了相機，離開居住的酒店。

他們召來街車，要到博物館去！

國立故宮博物館是每一個遊台旅客所不能錯過的去處之一。除非你對我國歷代文物絲毫不感興趣，否則，你去過一次之後下次還想去！為什麼？

因為故宮博物館裏面收藏的古物多達三十萬件，盡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文化藝術的結晶，如果你時間不充裕，一天半天時間根本看不完；即使走馬看花，你也會花上大半天。

所以，你走過一次之後，下次還想再去看，就是這道理！

另一個原因就是：目前博物館所展出的古物只有一萬二千件，與總收藏量的比例只不過百份之四而已；據說有關方面每三個月更換一次，那麼，如果你想全部看齊這三十萬件歷代古物的話，就得花上六年另三個月的時間。

六年零三個月這個數字是用三十萬件，除以一萬二千件，也就是說：三十萬件總數，每次展出一萬二千，足供更換二十五次之多；然後再除以每年四季更換四次，那就等於六年又三個月。

因此你今天看過之後，一兩年後再往台北旅遊時，不妨再去一次，你在那兒見到的古物又是件件不同了！

由商周的銅器，以及歷代的古書、玉器、磁器等等，以至清代的宮廷服飾和戰袍等等，故宮博物館裏面都加以珍藏展出！

總之走進了故宮博物館，就等於上了一次歷史課！

呂林二人未出發來台之前，已不止一次聽親友們說過這是一個好去處。但是這一次他們到博物館參觀，竟然不是出於自動，而是被動的。

原來那個電話是何老大打來的！

他們約好在故宮博物館裏面見面，於是呂林二人便匆匆趕去！

到故宮博物館去參觀，每人收費是新台幣十五元，時間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

呂偉良和林愛莉攜帶相機只是習慣性，他們希望拍攝一些紀念性的圖片，留下日後欣賞。但是故宮博物館也像世界博物舘一樣，不准攜相機入內。因此，他們只好把相機寄存在入門處的櫃枱上！

二人並未得到何老大的指示，只知道他將會在這裏跟他們碰頭，卻不知是那一間房，那一層樓！所以未見何老大之前，他們只能隨處走走！

他們像許多遊客一樣，很快就被玻璃櫃內的古物吸引住，差點兒忘記了這是赴何老大之約！

玻璃櫃內展開的古物之中，的確有不少是令人沉迷的，例如一件出土的甲骨，上面刻了一些令普通人無法可以看得懂的古代文字，那就是舉世聞名的甲骨文了。中國的考古家把上面的古代文字譯為現代文字，並加註解，難怪觀衆都看得入了神！

古代的象牙雕刻技藝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塊姆指那麼大小的象牙，雕刻成一艘畫舫古舟不難，但是，要在船艙之內雕成九男二女，而無傷皮外，這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何況那九男二女個個衣冠楚楚，眉清目秀，鬚髮畢呈，連面目表情也可以用放大鏡看得一清二楚，眞是巧奪天工！

那十一個男女正在畫舫內舉行酒會，手指筷子清楚玲瓏不算奇，奇在眉毛也根根分明！

這隻象牙小舟就放在一隻罕見的脫脂玉兔之腹內，自然這件古玩是可以揭開的。

呂林二人正在看得出了神之際，耳畔已聽到了何老大的聲音！

那有點沙啞的聲音說：「不必轉身望我！繼續欣賞下去吧！我們要像遊客一樣，千萬別引起別人的注意才好！」

呂偉良趁住抬頭之際，透過玻璃櫃的反映，發覺這間房內還有幾人，他們都正在參觀古物，但呂偉良很難肯定，他們是否何老大的手下。

何老大就站在他的身邊，這時又低聲問：「有什麼結果？」

「我的徒弟正在探索門路。」呂偉良一邊看古物，一邊低聲回答說：「聽說調查局的人很難攪！」

何老大道：「是的，調查員大部份是年青的大學生，他們不受黑，但是，國際峙警肯出頭就有辦法；何況存倉的行李若不提取，就要運走，只要離開台北機場，有關人等便算是責任完結！」

「現在只有希望海關方面有門路。」呂偉良說，「其實你們也可以動動腦筋！」

「如果我們有辦法，根本無須找你！」何老大又走向另一個櫃前面。

呂偉良亦步亦趨，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談什麼秘密，只道是評論櫃中的古物而已！

何老大又說：「凡是調查局插手的事，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敢作怪，我們自然要避之則吉。但是你們可不同了，大不了你們可以一走了之！」

「但，萬一溜不掉呢？」呂偉良故意這麼樣說。

何老大道：「令高足是國際峙警，萬一眞的出了事，那有溜不掉之理？」

「別把我們看得太高，俗語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啊！」呂偉良說。

「但是俗語又說：不怕官，最怕管！現在你的徒弟有權去管這件事，所以一定有辦法，除非你沒有意思幫我們！」何老大說。

呂偉良說道：「上次你還沒有告訴過我兩件最重要的事呢！第一，你全部準備花多少錢？第二，存倉行李很多，你沒有說出正確的編號！」

何老大道：「你別裝蒜了，我們的秘密首先是被你識穿的，自然是三個日本人的存倉行李啊！」

呂偉良笑道：「我並非裝蒜，只是感到奇怪，因為那三個日本人今晚就要走！」

「那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做法，在最後關頭，他們就會致電航空公司，取銷訂位的。」何老大說，「這批純正貨色，我們花了好大的本錢，由泰國經香港運來，除非眞的迫不得已，否則，我們不會放過萬份之一的機會，把它弄出來！」

「天下烏鴉一樣黑，鈔票是花花綠綠的。我能心動，相信別人亦會心動！」呂偉良又是輕輕一笑，「你準備給他們多少？」

「我不是說過了嗎？港幣一百萬，相等於台幣七百多萬元！」

「但是，這只是我們的代價而已！」

「不！你要包賬！」

「那怕談不攏了！」

何老大含怒地說：「你敢反悔？」

呂偉良苦笑：「彼此是江湖中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的意思，你是明白的！」

何老大略作沉思，又說：「一百萬元等於台幣約七百五十萬左右，不是個小數目。」

「但我一個人佔不到一半，還有海關裏的人，可不知他們的胃口如何！」

「我們台灣人很知足，他們不會要你太多的。」

「這是一件大事，我不能出手太低！」

「那麼，我就給你八百萬台幣吧！」何老大說，「我已作出很大的讓步，你要把這件事辦得妥妥當當，否則你休想有命離開這裏！」

「好吧！你等我消息，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希望不會令你太過失望。」呂偉良說。

離開博物館時，呂林二人頻頻看手表，表示他們來匆匆去也匆匆無非因為趕時間。

由櫃枱領回相機時，呂偉良發覺何老大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附近還有數名大漢，似乎也在暗中監視着他們。

於是臨出門口時，呂偉良故意走近他，低聲警告道：「我不是嚇你，我發覺外面有調查局的人，你自己小心了！」

將計就計　順水推舟

何老大果然吃了一驚，沒有再跟出去！

三個日本人果然取銷了機位，改乘內陸機準備飛往花蓮。

許多遊客都有臨時改變主意的決定，這原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這三個日本人的決定竟然在意料之中，而且何老大也知道了，這就奇了。

由於三個日本人決定暫時不離境，所以那三件「存倉行李」也沒有運走！

三個日本人訂了內陸機往花蓮遊覽，手續是由一家旅遊社代辦的。

三個日本人留在台北期間，確實拜訪過不少與業務有關的台灣商人，也到過不少治遊場所。如果調查局要逐一調查與他們接觸過的人，只怕查不勝查！

現在三個日本人飛到花蓮去，國際峙警也派人暗裏跟踪他們到花蓮去！這點三個日本人一定也知道的，因為呂偉良已把此事密告何老大！

何老大越來越相信呂偉良是個有辦法的人，因為他曾經目睹調查局的人在酒店房間中搜查和盤問他們，甚至阿生出面也不能制止！

調查局要嚴查呂偉良，是因為他曾三番四次巧妙地擺脫過跟踪他們的調查員！

何老大認為他不是演戲，因為何老大也親自扮演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裏面的黃雀，所以一切情形他都瞭如指掌！

呂偉良甚至對調查員高聲埋怨：「我以為這裏會有眞正的自由，想不到這裏原來是秘密警察的世界！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調查員很有修養，他們平心靜氣地說：「這裏並沒有什麼秘密警察，你的徒兒才是國際峙警，本來我們不該騷擾你，但是我們接到報告，知道你們曾向有關方面查詢海關內部的情形，關於這點，請問閣下有些什麼解釋？」

呂偉良說：「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我有個朋友是寫奇情小說的，他和我一樣，喜歡刺激，也十分好奇，我來此之前答允過他，提供一個關於走私的故事給他作為小說題材！」

「這與海關有什麼關係？」

「走私須要講技巧，自然要瞞騙得過海關的檢查，對嗎？」

「你很善辯！」調查員說，「那麼，為什麼你三番四次逃避我們？」

呂偉良攤大了手掌反問道：「我幾時逃避過你們？」

「別裝蒜了！由到博物館那天開始，我們已派人暗裏跟踪你，這點你也是知道的，否則不會狡滑地逃脫！」

「你不能說我『逃脫』啊！除非你們正式宣佈拘捕我！」

「那就用擺脫吧！但是，為什麼？」

呂偉良笑道：「眞是官字兩個口，現在似乎你們只可以問我，卻不准我問你！」

「你有什麼要問我們的？」

「為什麼你們要跟踪我？」

「我們有你兩夫婦的詳細資料，在某些地方的警方檔案中，你們是有案底的人！」

「這點，我也不否認！」呂偉良很爽快地說。

「這就够我們提防你們二人了！」

呂偉良忍不住笑起來，說：「老實說，如果我早知是你們的人跟踪我，我才不會擺脫呢。但是，你們似乎忘記我初來步到時，曾被你們懷疑是帶毒品入境的人，後來弄清楚之後，我還提供了一些情報給你們，我就怕因此開罪了本地的問題人物。因此，你們派人跟踪我，就更易令我產生錯覺，又豈能怪我設法擺脫你們呢？」

「老實說句，我們對於閣下的口供，以及國際峙警的提供，一直存疑！」

「一切提供的出發點都是善意的，但你們自然有權不相信！」

調查員又問：「最後我想知道你們還要在這裏逗留多久？」

「可能三兩天，但是，如果你表示不歡迎的話，我們甚至可以立刻就走！」

「我沒有說過這話。不過，我希望你以後別再向一些軍政機關明查暗訪，萬一被我們反間諜追查，你就更難解釋。」

「謝謝你的忠告！」呂偉良苦笑道，「看來我的朋友將難以完成他的奇情小說了！」

「小說只是杜撰的，你可以用台灣做背景，但不要提我們調查局的名字！」

「我會轉告我的作家朋友！」

「我們所以對閣下提出忠告，無非為了呂先生的面子！」

「那又未必！」呂偉良不領盛情地說，「最重要的一點，大概是缺乏證據，否則，你們大可以把我夫婦二人帶走！」

調查員沒有再說話，離開了他的房間。

房門關上之後，林愛莉大發嬌嗔：「這算什麼？眞是豈有此理！嘿！」

呂偉良婉言安慰：「算了，入境問禁，可能是我們做得過份吧！」

說着，他指指花瓶那邊！

花瓶裏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又換上了一束鮮艷的玫瑰！

許多大飯店都有向貴客送上鮮花的習慣，例如台中的鴻賓大飯店，當呂林這對新婚夫婦由外面回來時，就看見床頭的雪白枕頭之上，放了一朵嬌艷欲滴的鮮玫瑰！

一朵鮮花並不值幾多錢，但是對一位旅途中的人客卻是一種敬意；而在人客本身的感受上，也够羅曼蒂克！

眼前花瓶中的一束玫瑰鮮花似乎有些峙別，因為呂偉良早已發覺花間隱藏了一具電子咪高峯——這是竊聽儀器之一！

於是林愛莉開始沉默下來了！

那具竊聽器是何老大派人悄悄裝上的，他

本人卻在另一幢建築物的窗口內，用望遠鏡目睹了剛才那精彩的一幕！

自然他也看見了呂偉良和林愛莉的一舉一動，但是他不但不怪呂偉良識破了機關，還因為這位江湖人物的機警過人，而深具信心！

從呂林二人當時的表情看，他們顯然認為偷聽他們是調查員的傑作！

因此，後來他們夫婦二人只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這當然是說給偷聽的人聽的！何老大為之啼笑皆非！

何老大一直悄悄用望遠鏡在窗前監視，直到呂偉良把窗簾拉攏為止！

竊聽儀器中繼續傳出呂偉良和他妻子的談話聲，既然無關重要，何老大自然也無心再聽下去！只留一名助手守在儀器旁邊！

這時候，一名大漢走進來說，有人找何老大。

這是何老大的秘密總部，除了集團中絕少數的重要份子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在這裏。

但是，進來的人赫然是呂偉良！

如此一來，不但何老大嚇呆了，負責偷聽儀器的助手更加閤不攏咀巴！因為儀器中仍繼續播出呂偉良與他妻子的談話聲，而呂偉良卻活生生地站在他們的面前！

更令他們感到驚奇的是：呂偉良這時候的表情也怪得可以！

他怔怔地說：「原來那竊聽器是你們偷偷放進去的？」

「對不起！」何老大笑道，「我並非信不過你，只想知道調查員跟你說些什麼。」

「嘿！我還以為是他們幹的好事！」呂偉良說，「於是我用錄音機欺騙着他們，然後悄悄由後門出來這裏找你！」

何老大臉上的笑容頓失，沉聲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呂偉良神秘地一笑，然後回頭走向門口那邊，對守住門口的大漢說：「請開門吧！」

大漢有些猶疑，何老大緊張地問：「你幹什麼？」

守門大漢這時已從門眼上瞥了一眼，回頭向何老大報告說：「是振南！」

何老大還不放心，他好像在担心呂偉良出賣了他們的！

他親自把眼睛湊近門眼，果然是他的司機振南。

何老大親自拉開了大門，讓振南入來！

但是，屋子裏所有的人這時候不禁又呆了一陣！

進來的雖是振南，但是他的表情卻令人為之驚奇不已！

司機振南面無笑容，雙目直瞪，那樣子就像一具沒有知覺的行屍走肉一樣！

何老大一連叫了他兩聲，他也毫無反應！

守門大漢這時又回頭往門眼處張望，原來他聽到有人敲門！

他對何老大說：「是呂太太！」

何老大吩咐守門大漢，說道：「開門給她入來！」

門開處，林愛莉昂然直入，然後走到司機振南的身旁，喃喃地不知對他說了一些什麼，再拍了兩下手掌，振南便如夢初覺地，醒了過來！

差不多無須解釋，在場的人都明白了，這是催眠術——司機振南被催眠了！

呂偉良笑道：「我們本來不知道你們在這裏，但是溜出了酒店之後，竟然在街口見到他，我妻子認得他是你的司機，於是過去問他，你們在何處？他不肯說，我妻子惟有使用她的催眠術！」

司機振南這時卻尷尬地問：「我……我為什麼會在這裏？」

「多謝你帶我們來找到了何老闆！」林愛莉笑道。

司機振南辯道：「不關我事！」

何老大揮手道：「算了算了，別吵了！你這沒有用的傢伙，快些回到車子裏去！」

司機退了出去！

何老大問呂偉良：「你找我幹什麼？」

呂偉良道：「我們已有了門路，立刻要錢用！」

「什麼門路？」何老大問。

「海關裏的高級人員可以變戲法。」呂偉良說，「只要你們信任我，相信一切難關都可以順利度過！」

「事情到底是怎樣的？」何老大半信半疑地問。

呂偉良道：「你也聽過了，調查員也知道我曾向海關方面查根問底，其實我無非為了找門路！」

何老大又問道：「可以告訴我詳細的情形嗎？」

「可以的！」呂偉良故作神秘地望望其他的人，又說道：「但是為了令到我們的合作者安全起見，這件事的詳情，只可以對你一個人交代。」

何老大於是把呂偉良帶入一間房內，閉上了房門，由呂偉良把詳情告訴他！

所謂「詳情」就是：呂偉良利用阿生的關係，找到了一名海關裏的主任級人員，談好了一宗由呂偉良設計的妙計，代價是四百萬元台幣！

因此呂偉良又對何老大開玩笑地說：「這一宗生意眞眞正正志在宣傳而已，實在賺不到太多錢的！希望以後有機會多多關照！」

何老大還是半信半疑，他一方面相信呂偉良過去的名氣，知道他是個有辦法的人；但在另一方面又覺得太容易了！

呂偉良也明白到他的想法，他笑了笑說：「四百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我是知道的。但是……」

何老大不等他說完就說道：「我絕不會吝嗇那四百萬元，既然答應給你，那便是已出之物，問題是……」

呂偉良也不等他說完就說：「你想說什麼，我早已知道了！你担心我要花招，騙了錢，卻得不到你所要的東西，是不？」

何老大苦笑一下！其實也代表了他同意呂偉良的說法！

呂偉良道：「這是一宗公平交易，我賺你的錢，工夫一定做到足！海關那班弟兄也抱住：受人錢財，替人擋災的做人宗旨，發誓做到妥當為止！總之，我收了你這四百萬元之後，我派我老婆做抵押，直至整件事完成，再收另外四百萬，我要回我的老婆，你要你的貨，這樣公道嗎？」

何老大想想，覺得呂偉良既然肯讓林愛莉作為人質，相信也不會耍什麼花招了！

何老大似乎沒有理由再懷疑了，因為呂偉良已把一切有關人等的利害關係交代清楚：海關裏的人收了四百萬元台幣之後，用的是「偷龍轉鳳」手法，將日本人那三件「存倉行李」弄出來！

當日本人由花蓮回來之後，依照原來計劃飛回東京去，結果東京機場的海關，只能找到三件僅有普通衣物的行李，而不是「問題行李」！既然人已離開台北，自然一切亦與台北海關無關了！

正如呂偉良最後對何老大說：「這是對大家都有利的事情，所以，他也認為賺得心安理得！」

呂偉良所講的「他們」，自然是指海關人員；「心安理得」也許是表示「沒有手尾跟」的意思吧！

總之，何老大一再聽了呂偉良的交代之後，也放下心中大石，把四百萬元台幣交給他帶走；而他的新婚妻子林愛莉則留作人質！

呂偉良是自動讓他的愛妻留下來的，所以何老大更加深信他不可能耍花招；因為若有不測，首先受害的，一定是他的新婚妻子林愛莉。相信任何更殘酷的貪財者，也不會拿自己的妻子開這種玩笑，何況呂偉良還是聞名一時的鐵拐俠盜呢！

因此，何老大現在要做的似乎只有兩件事：第一，帶着林愛莉離開這裏，到一處呂偉良找不到的地方，等他完成任務。

第二，通知他的集團中人，準備隨時接收呂偉良用偷龍轉鳳手法換出來的那三箱「上等貨」！

當然，此外他們還得注意調查局方面的反應！因為調查員曾造訪過呂林二人。

不過無論如何，何老大等人也可以置身於事外了！即使萬一失手，也是呂偉良「人為財死」而已！

事實上，何老大也不得不佩服這位鐵拐俠盜，他竟然可以在調查員的監視下逃出酒店，更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找到何老大的臨時總部！

當何老大一想到司機振南的遭遇，他又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他開始担心呂偉良施詭計，因為林愛莉既然懂得催眠術，難保她不會在危急關頭重施故技！

因此，何老大特別吩咐那幾個負責看守住林愛莉的大漢，叫他們千萬勿上當！甚至瞧也不要多瞧她一眼，以免着迷！

事實那班大漢也見過了司機振南那副神態了，他們早已提高警惕！

何老大仍然有點放心不下，他親自帶人到機場去監視一切！

他目睹呂偉良從一名機場小工手中接收三個皮箱，然後迅速召街車離去！

呂偉良的行動雖然迅速，但是可惜他棋差一着！

二輛汽車一前一後，把呂偉良的街車截停在道旁！

不用說了，那二輛由暗而明的汽車，當然是調查局的。何老大差點昏了過去！

他並非為呂偉良的安全而担心！雖然他明知台灣的法律對毒販是處以死刑的；何老大所担心的只是那三箱子裏的東西！

每個箱都是特製的，裏面有夾層，夾層內就藏了純海洛英！

如果不是情報洩漏，機場的海關人員一定無法發覺；即使有點懷疑，也未必找出眞相。

但是，落在調查員的手中……

所有在台灣幹非法勾當的人，都知道調查員的厲害。要不是這樣，何老大也不會想起要利用呂偉良，他大可親自出馬！

現在眼看失手了，他們卻毫無辦法，甚至不敢走得太近，以免惹禍上身！

但是，在何老大這方面來說，他是死心不息的！

他不能目睹價值數千萬台幣的上等海洛英就此失掉！他希望憑呂偉良的經驗和機智，能夠化險為夷，渡過難關！

因此，何老大令司機把車子停在遠處，小心監視一切！

調查員截停了呂偉良的街車之後，首先表示了身份。但呂偉良很不耐煩地說：「又發生了什麼事？你們似乎一直都在針對我！」

「呂先生，那三個箱子是你的嗎？」一名調查員問道。

「不！不是我的，是朋友的。」

「什麼朋友？」

「來自香港的一位朋友。」

「人呢？」

「還在機場裏。」

「為什麼不跟行李？」

「行李經海關檢查過了，有什麼不妥？」呂偉良反問道。

「請你跟我們回到機場去，找你的朋友，可以嗎？」

「當然可以！」呂偉良很大方地說。

於是呂偉良在調查員的監視下，原車開回機場！

他們剛下了車，就有一個手挽紙箱的青年人走過來。他跟着阿生叫呂偉良的語氣說：「師父，不必回去拿台幣了，我已經用港紙完了稅！」

他說時用手拍拍那個紙箱，裏面是一副錄音機！

這青年人顯然是剛下了機的香港客，登時又令在場的調查員呆了一陣！

何老大派在現場一帶暗中窺伺一切的人，雖然不知呂偉良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卻為他悄悄舒了一口氣！

調查員向青年人調查，竟然發覺他是一名國際時警，由香港派來協助阿生工作的！他有足夠的證件，自然不可能是假的。

這名由任如重派出的國際時警，他叫丁子平。

他向調查員解釋：由於他有一位親友在台北，這次因公濟私，帶了一副錄音機來，送給這位親友，作為見面禮。想不到，海關要他納稅！

他於是聽了來接他飛機的呂偉良說：先把行李讓呂偉良送回酒店；呂偉良然後取來台幣為他完稅。因此他候在機場！因為當時他既無台幣，呂偉良身邊也不够，但呂偉良說酒店裏有！

後來他覺得即使用港幣折回台幣，也不會吃虧得太多。因此他改變主意，用身邊帶來的港幣完了稅，正想出來截街車趕到酒店會呂偉良，想不到他已被調查員截回！

儘管一切順理成章，調查員仍然不肯放過他們，叫小丁和呂偉良携同行李，到機場的海關檢查室去，作了一次澈底的搜查！

此情此景，派在機場一帶監視的何老大手下，固然看得眞切，就是何老大本人也看得清清楚楚！他們明知呂偉良為了賺大錢，不惜利用自己的徒弟和他的上司，想不到還是功虧一簣！

「人為財死」！眞想不到這位渾身是胆的鐵拐俠盜竟然一語成讖！

何老大覺得呂偉良已盡了他的最大努力，現在這情形勢難再有奇跡出現！調查員既然不肯賣賬，一切作偽自然是枉費心機！

呂偉良擺的是什麼「張良計」何老大雖然不大清楚，但是看這情形，大概是連絡好作弊的海關人員，用掩眼法將三箱「存倉行李」偷龍轉鳳地弄了出來，當作入境旅客的一般行李，由那名剛剛抵埗的國際時警認賬。他這樣做，一定以為調查員們多少也會給回幾分薄面給國際時警。

可是呂偉良卻想不到調查員鐵面無私！到頭來還是棋差一着！

但是何老大不明白，為什麼呂偉良明知已受到調查員的注意，還要自己出頭？眞笨！

這件事設計得可謂「天衣無縫」！如果呂偉良這一角色換上了阿生，豈不更妙？——何

老大在失望之餘，會悄悄地這樣想！

何老大正想得出神，突然被人拍了一下！他回頭一看，見是個陌生人，他差點兒叫了出來！

站在他左右的數名大漢立即就想動手！

但是那人含笑眨眨眼：「何先生，認得我麼？快跟我走，我等你收貨！師父吩咐我向你收取其餘四百萬，以及我的師母呢！」

天啊！他竟然是阿生化裝的！

何老大幾乎不敢相信，但他終於急急離開了機場，跟阿生走了！

阿生化裝成跑腿的模樣，開着一輛舊汽車，像是租來的。

何老大坐在阿生的身旁，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埋怨道：「你害得我好苦，你留給我師父的電話，响了老半天也沒有人接聽！要不是我目光銳利，只怕我已失手被捕，仍未找到你們呢！」

何老大疑幻疑眞地問：「你加入了你師父的行動和計劃？」

「是的，這一回我大概可以辭職不幹了吧？」阿生神氣地笑了笑，又問：「其餘四百萬元，帶來了沒有？」

「何必焦急，我還未收貨。」何老大似乎還放心不過地說。

阿生道：「別耍花招，這是關係到三條性命的事！」

「放心好了，錢銀是身外物，先帶我看看那三箱寶貝，四百萬台幣和呂太太，保證不出半小時就交到你的手上！」何老大又示意道：「是不是在你這車子裏？」

阿生笑了笑，說道：「你先猜猜吧！」

「我沒有耐性的，我很焦急！」何老大說道。

阿生道：「先告訴我，我該把車子開到什麼地方最安全？」

「往南駛去，開入永和鎭去！」何老大說道。

阿生說：「我只會開車，不知那兒是永和鎭！」

何老大道：「那你把車子停在道旁吧，讓我來開車！」

於是阿生把車子停向路邊！

這兒一帶很靜，是中華路二段的地方，非常接近高爾夫球場！

何老大親自開車，繞過水源路，駛經中正橋，開入永和鎭！

他原來的座駕車一直跟在後面，沒有其他車輛跟來，何老大等人更加放心了！事實上他無須担心阿生玩弄詭計的，因爲他的手上還有一張皇牌：林愛莉還在他的秘密扣押下！

車子由何老大開到一處十分僻靜的地方，駛進一幢古老大屋的院子裏去！而何老大的座駕車停在外面小心監視一切！

首先跳下車的是何老大的保鏢，然後是阿生和何老大本人。

阿生走到後面行李箱，打開了，裏面有三個附有印刷紙咭的旅行箱，那些紙咭是航空公司加上去以資識別的，箱子一角則分別寫上了三個日本人的名字；此外還有一些特別記號，是海關人員加上的。

阿生把三隻箱子逐一抽出，放在地上！地上長滿草，幸好車子所停之處是水泥地。這兒看來已被廢置，沒有人住！

何老大動手把其中一隻箱子弄開，但似乎鎖上了。那邊阿生把另一隻箱子打開了！

何老大問阿生：「你有鎖匙嗎？」

「有！」阿生說時把雙手一揚；「就在這裏！這就是了！」

其實阿生雙手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根女人用的髮夾而已！

何老大走過來先行檢查由阿生打開的箱子，裏面是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大部份是日本貨，而且是舊的，根本無可疑之處！

阿生幫着何老大，把箱內衣物搬出，然後弄開箱底的夾層，立刻可以見到一包包白色粉末狀的東西。何老大取出其中一包，撕開透明膠袋，用手指沾了少許涎沫，染上粉末放在舌尖一試，那神態一看便知是個販毒老手！

阿生開玩笑地問道：「怎麼？不會是奶粉吧？」

何老大道：「第一流的上等貨色，我們早知道了，怎會是奶粉？」

阿生又用那根髮夾開了第二、第三個箱子，分別撬開了底下的夾層，同樣藏滿了一包包的海洛英！但是何老大只是略瞧了一眼，再也沒有拆開一試，何老大便叫阿生趕快一一將夾層封回原狀，衣物放回箱內，分別蓋好鎖上箱子！

至於何老大的保鏢，却一直在旁監視，一邊注意門外，一邊小心阿生的動作；阿生懷疑他腰間插有一支手槍，但他佯作不見！

這傢伙沒有幫手搬東西，可能是何老大一早吩咐定，也許何老大担心阿生施用詭計，因爲他到底是一名國際特警啊！

但是阿生絕無作反的企圖，他只問道：「交易完成了吧？」

何老大說：「是的，你們做得太好，但是，你師父呂先生呢？」

「他只是代我接朋友飛機，這是經過一番設計的『調虎離山』之計，當然不會有事！」阿生得意地笑了！

何老大這才想起調查員要搜查的三個箱子，無論欵色和顏色幾乎完全一樣，難怪他們以爲那是日本人的「存倉行李」了；其實這三個才是，也虧這師徒二人想得到！

調查員全神貫注於呂偉良的身上，結果勢將一無所獲；而現在何老大已安然接收那批海洛英。因此他覺得這筆錢花得很有價値，非常値得！

於是他親自到門外他的座駕車之上，取下一個手提包，同時又帶來另一名大漢。當他再回到屋子裏來的時候，一邊吩咐同行大漢把三個箱子搬到他們的座駕車上去，一邊把手提包交給阿生。

阿生拉開鍊子，約略點算一下，裏面滿是一百元面額的台幣，總數是四百萬元！

阿生又說：「還有我的師母呢？」

「等到我們安全離開你們時，呂太太自然也會安然回到你們那兒去的，放心吧！」何老大說。

「你眞小心！」阿生說，「但是，萬一我見不到她，何處去找你？」

何老大笑道：「這是一宗交易，我們無仇無怨，你們已經幫我一個大忙，我怎會施詭計？再說，呂太太是自動留下的，我們一開始就完全信賴你師父；假如早知你也參加行動，我一定更爲放心！」

阿生略作沉思，終於說道：「好吧！你很老實，我信你。」

何老大拍拍他的肩膊，笑道：「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合作！」

阿生苦笑一聲道：「恐怕很難再有機會的了！」

「爲什麼？」

「我不會再幹，既然不是國際特警，自然沒有那麼方便；而且，我爲人知足！」阿生拍拍手提包，「這大概也够我做一些小本生意了吧？」

何老大伸手握別，說道：「我們分道揚鑣，後會有期！」

阿生道：「我們可能要盡快離開台北，請你讓我師母快些回來！」

「放心好了，我何老大絕對是個守信用的人！」何老大揮揮手，跟他的保鏢走了！

阿生坐在他租來的車子時，可以聽到何老大的車子在外面開走的聲音！

阿生雖然擁有國際駕駛執照，但他開慣右軚汽車，而台灣的汽車盡是左軚的，對阿生來說，眞有些兒不慣！還好車子的性能頗佳，是台灣本土的出產。

×　×　×

三個日本人由花蓮回來，他們一直受到國際特警的暗裏跟踪。

雖然這是一項神秘行動，但日本人已經心知肚明。

這三個日本人的行李和新購入的高爾夫球用品，都寄存在酒店裏面。

當他們到達台北時，又被調查員請去問話，主要是由於呂偉良所涉及的嫌疑！

調查員告訴三個日本人：「根據國際慣例，過境飛機乘客的行李一經存倉，任何人亦無權移動或檢查。但是我們日前收到一項綫報，據說有個自外地的江湖人物被利用，收買了海關管倉人員，企圖換出三個行李箱，我們不敢肯定此事是否與三位有任何關連；但爲防萬一計，還是請三位去認清楚，到底那三件行李有沒有被人更換過？」

三個日本人互相望了一眼！

調查員怕他們不明白，又說道：「此事到了目前階段，你們三位已無須負上任何責任了，因你們當時正在花蓮旅行，自然不知道台北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我們只爲責任問題有所交代，萬一發覺眞的有人悄悄換了三位的存倉行李，我們調查局就會立即扣留當値的關員，澈底偵查此事的眞相！」

三個日本人心知肚明，因爲一切都由集團中人安排。他們雖然身在花蓮，也早已知道事情已經弄得妥當。但是這時候如果他們不跟調查員去看存倉行李，那豈不是表示他們也有份參加作僞？那時只有增加對方的疑心而已！

因此，三個日本人便佯作十分合作的樣子，到機場貨倉去認行李。

同樣的箱子，同樣也是三個，看來根本沒有更換過！

三個日本人心裏想：何老大請回來的人不愧是個犯罪天才！一些兒破綻也看不出來，調查員要不是憑綫人的舉報，相信他們發夢也猜不到，有人竟敢冒犯國際條例，做出這種事情來！

現在看來一切妥當了，價値數千萬元的毒品已被何老大接收，這點日本人是知道的；要不是接到秘密通知，他們三個人也不會由花蓮回來。

國際特警的一切努力看來完全是白費心機，現在三個日本人不但可以置身於事外，還可以安然回他們的祖家——東京去！

日本人一向有自大狂，但這一次他們私心底下不能不暗暗佩服中國人神通廣大，包括了何老大的眼光和呂偉良的巧妙安排！

調查員聽他們說三個箱子並未更換，仍然是他們帶來的那三個，便叫他們在一份報告上面簽了字，然後把三人送回酒店！

這三個日本人的警覺性極高，他們仍然担心調查員和國際特警的圈套，因此進入酒店房間時，立即展開小心翼翼的搜查！

直至發覺這裏並無竊聽裝置，他們才敢開腔說話。

「閣閣閣！」有人在叩門。

三吉過去開門，進來的是送茶水入來的侍應生。

關上了門之後，侍應生放下手上的茶水，出示了一份證件——是他們集團中的標誌！一張無關重要的錫紙，看上去好像是香口膠的包裝飾紙；但是如果仔細攤開觀看，錫紙上面有個水印，這正是他們的暗號，足以證明來者的身份。

侍應生用純正的日語跟他們交談。他提示三個日本人不要在電話中談任何秘密，因爲電話已被偷聽；但這間房沒有偷聽裝置！

木村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走？」

侍應生說：「越快越好，回頭你們就要訂機位，一切我們已經爲你們準備好了。」

「危機已經過去，何必急急催我們走？」坂田說。

侍應生道：「調查員馬不停蹄地偵查那呂氏夫婦二人，幸好他們神出鬼沒，周身詭計。老大担心萬一他們出錯，就會牽連及你們。所以你們還是越快離開台灣越好！」

三吉問道：「老大不見我們了？」

「當然，我們的人除了我之外，不會再有任何人跟你們接觸！」侍應生說，「這是爲了彼此之間的安全着想。」

木村問道：「那麼，那批貨呢？」

「三個箱子已被老大略施小計換了出來，因此你們帶回東京去的三件存倉行李不再成問題了。問題只是你們如何把那袋鑽石帶到東京去！」侍應生指指放在一角的高爾夫球用品！又說：「鑽石已經送來，在球棒袋內，有張清單，要你們簽收的！」

三吉走過去，探手入球棒袋內，果然取出一個布袋，在床上一倒，傾出滿床閃閃生光的大小鑽石，還有一張清單。

三個日本人小心翼翼地檢閱了一遍！

侍應生在旁說道：「燒鷄會在你們登機之前送來，相信老辦法仍然是最好的！」

木村道：「這些，我們自己會打點的了！你回去記得叫老大盡快派人來東京，跟我們計數！」

「放心吧！」坂田在旁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的合作又不是第一次，老大爲人公道，他不會虧待我們的，何必嚕嗦？」

木村簽了那張清單，交由侍應生帶走！房間裏的一切似乎沒有人注意，那層樓也靜得可以，鬼影也不多一個。

木村和坂田小心把鑽石分成數包，三吉去打電話給航究公司！

這三個日本人不但合作純熟，而且還是多方面的「專家」。

這樣稱讚他們並不算過份誇奬，因爲他們既會「演戲」，態度又冷靜；更難得的是懂得分析鑽石與毒品的成份！

此外他們還是僞裝專家和心理學家；他們懂得海關檢查人員的心理，所以每一次都能順利過關，從未出錯！

如果有例外，也許就是今回這一次了，還好到頭來總算有驚無險！

現在他們一邊將鑽石分成數包，一邊商量如何把這批東西帶回東京去！

毒品在台灣的價錢自然比香港高，但不會高出太多，主要可能是台灣吸毒的癮君子不多，須求量不大。不過有錢賺的事情總有人肯冒險的，尤其是泰國帶去，更可以賺大錢！

不過台灣不同香港，香港天大的事情罰欵了事，那管你殺人放火，有錢就可以上訴上訴再上訴，最後英女皇一定會大發慈悲，決不會叫你去見閻王！因爲英國是廢除死刑的國家！

但台灣可不同了，政府要爲國民的終身利益設想，毒販一經審判定罪，很難逃得過死刑這一關；這種殺一警百的法例，足以令到那些

利慾薰心的人三思而後行！

三個日本人這一次也可以算得上是大難不死，如果不是及時接獲通知，把藏有海洛英的行李存倉，這一次一定難逃死刑的制裁！

但是現在他們不但可以置身事外，還可以進行另一種冒險——帶鑽石到東京去！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勢必一本萬利，那才是眞眞正正的神奇旅程！

懂得走私門路的人自然都明白，鑽石在日本最吃香，因爲日本海關非常嚴格，戴在手指上的鑽戒也要課稅；如果閣下是遊客，身上所有的鑽石飾物一律要詳細登記，將來離境時，只要少却任何一件，你都會破財！

正因爲法例如此嚴格，鑽石在日本便貴得令人吃驚；因此走私集團也多數把鑽石偷運入口，以圖厚利。就像這三個日本人一樣，上次他們用兩隻熱氣騰騰的燒鷄，裏面藏了大批鑽石，結果瞞過了台北的海關，也騙過了東京機場的海關。他們的集團賺了大錢，他們也分到可觀的花紅！

台北市有一家著名菜館的燒鷄非常聞名，遊客許多時總會帶一兩盒登機的。

上次能順利過關，但今次又如何？

他們曉得台北機場海關可能有了他們的「案底」，到時出境可能受到嚴密搜查。因此，他們必須想出一個更好的收藏辦法！

日本人本來就有漢人的血流，因此他們的文字有許多也是漢字。

除了多了一份野心之外，日本人在思想習俗上也有不少似我國人。

例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他們就絕對相信了！

這一次在台北能够逢凶化吉，相信這批鑽石亦勢必能够順利帶回東京去！

機票訂好了，航空公司的服務令他們感到非常之滿意！

他們決定當晚就走！

侍應生是他們集團中人，派到酒店去接應他們自己人的，他的話一點也不假，燒鷄也依時送到房間裏來！

當他們離開酒店時，已經不再見有人跟踪他們了。

三個日本人心裏想：也許調查局和國際特警方面都感到對他們無可奈何！

入境時他們已經被海關搜查得十分澈底，聰明的海關應該明白：香港是免稅埠，要走私鑽石，勢必由香港帶去；海關一定發夢也想不到他們在台北把這麼多鑽石帶入日本！

就憑以上的理由，已足够令他們放心了！

到了機場，一切看來也沒兩樣，很平靜！

三個日本人由「出境」的閘口進入海關檢查站，看不見有穿便服的調查員在那兒，有的也只是着制服的一般關員！

他們分別挽住隨身行李，接受檢查！

一名關員問三吉：「這是什麼？」

「燒鷄！」三吉笑笑說，「買回去孝敬母親的，她老人家最喜歡！」

「解開給我看看！」

「好的！」

三吉表現得非常合作，解開了繩子，打開了盒蓋，就是沒有捧出那隻熱騰騰的燒鷄！

但是，那名海關檢查員却老實不客氣，動手爲他拿了出來！

一般來說，飛機乘客很少有被關員作如此精密檢查的；萬一有這種情形，一定是接到了特別的情報。因此三吉見狀，心裏已經感到不妙！

不知由那兒閃出一個穿便服的調查員，他的衣襟口袋上扣有特製的照片連同證件；這情形更令到三吉爲之心胆俱裂！

不過，三吉並非因爲那兩隻燒鷄，他們早已生怕老辦法行不通；他只是担心調查員的出現，他們可能在其他行李搜得更澈底！

果然，那二隻燒鷄的肚子裏是空的，什麼都沒有。海關檢查員奉有特別命令，對三個日本人加倍注意，但現在輪到這位關員驚愕了。上司吩咐他的事，他又怎可以馬虎？

調查員看見他搜不出什麼，也過來幫他的忙；但是依舊無所獲！

調查員指指那個帆布袋，裏面是高爾夫球棒，他示意那關員：「看看裏面的東西！」

三吉畢竟是個老手，他有些不高興地說：「你們到底要找什麼？這是高爾夫球棒，你們喜歡可以整套拿去，但切勿阻我時間！」

調查員一邊讓關員動手檢查那個袋，一邊笑道：「這只是例行公事，你放心吧！飛機還沒有起飛呢，三吉先生！」

調查員面上那種絕不尋常的笑容等於告訴他：他們是有根據而來，決不肯空手而回！

但是，關員看過了，球棒袋裏除了幾支高爾夫球棒之外，一無所有！

調查員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迫得親自動手去搜查！

袋裏的確空空如也，但是，旁邊一個附屬的小袋裏還有些東西！調查員伸手一探，取出一堆臭襪，簡直是臭氣薰天，令人作嘔！

三吉忍不住笑道：「你們的例行公事完了嗎？我要及時回到東京，希望你們不要再阻我了！」

調查員態度冷靜，他笑道：「如果你來不及乘坐這一班機，我們會派專機送你回去，同時我們也會正式向你道歉！」

三吉呆了一陣！

通常他不會聽到這種說話的，這等於間接告訴他：調查局已經知道他們的事，無論如何一定要搜出一個結果來！

調查員不畏臭氣冲天，把小袋子裏的臭襪逐一拔了出來！

最深最底的一隻臭襪，是一袋鑽石！

三吉無話可說了！

木村在另一張枱子上，也被一關員留難，他手挽行李中的一隻蜜瓜，被關員發覺尖端的根蒂處開了一個小洞！

這小小的破綻，要不是萬分小心的觀察，根本不可能見到！尤其是那小缺口已被根蒂塞上了，如果不將根蒂拔開，更難發覺！

關員把蜜瓜倒轉，鑽石便一顆顆的由小孔子滑了出來！

另外一個日本人坂田，關員似乎沒有他辦法，甚至連鞋底也搜過了，但是一粒鑽石也搜不到！

檢查站一角，有幾個人袖手旁觀，一個是女人，她是日本人住的那家酒店的女侍應生——換床單和打掃地方的女工人。但是她的眞正身份是女調查員，身旁是她的上司！

她是奉命混入酒店監視一切的，她不但知道有人送鑽石到酒店給日本人，還知道數目。因此，她現在就對她的上司說：「大約還差三份之一！」

她是指經已搜到的鑽石只有三份二而已！

關員急得一頭大汗，坂田很神氣！

一名組長也走過去協助，但是憑他們歷年的經驗，所有可能收藏的地方物件都先後搜過了，依舊未見有鑽石！

坂田冷笑道：「我可以走了嗎？你們也應該心息了！」

關員沒有辦法，組長也惟有放行！

於是坂田從枱上逐一檢回撒滿了一枱的日用品和他的衣物！

坂田又一邊埋怨道：「你們中國人沒有風度，最近似乎特別要針對我們日本人，我回國一定要向全世界輿論發出聲明！」

豈料他話猶未完，突然有個青年人走過來，一手按住坂田的手！當時坂田正要把一支牙膏放回他的行李袋去！

這個青年人是一名很有頭腦的調查員，他一直與數名高級調查員和那女調查員袖手旁觀站在一角。本來剛才的情形他是管不着的，組長和關員也認爲坂田沒有問題。但是，坂田剛才那一番說話却聽得這位熱血青年怒火中燒！

他一方面深信女調查員的話，另一方面也是人急智生，所以才會及時衝過來！

坂田呆了一呆：「你幹什麼？」

那青年調查員冷然一笑：「八年抗戰，你們日本人欠下我們的還沒有還，算是風度麼？國家可以容忍你，但我却不能！」

說時他咬牙切齒的，坂田的手仍握住那支牙膏，但他却握住了坂田的手；不知是故意的還是一個人生氣時的無情力，驀地「卜」的一聲，牙膏管爆裂，牙膏則濺得滿枱都是！

坂田面色大變！

機場檢查站裏的人紛紛湊過來圍觀！

坂田是不由自主的，他的手剛執起牙膏時就被青年調查員握住，氣力過人，於是牙膏抵受不住壓力，鑽石紛紛在白色牙膏中露了面！

於是關員動手再把一支爽髮膏取起，用力一按，鑽石粒粒的隨着爽髮膏壓了出來！

那位氣憤塡胸的青年調查員冷冷地說：「坂田，你這醜惡的日本人，別忘記了剛才講過的話啊，回國後一定要向全世界輿論發表聲明，記得嗎？」

坂田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走私鑽石不致被捕，但搜出的鑽石充公！

三個日本人急急有如喪家之狗曳尾而逃！

他們不知道調查局怎麼會知得這麼多！他們從未試過像今晚那樣出醜過！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此話是否靈驗？值得懷疑！

× × ×

何老大派到機場去，監視三個日本人登機的人急急走回來！

他們向何老大報告說，三個日本人都被搜出鑽石，這次他們的集團損失重大！

何老大很生氣，但也沒有辦法！

這是一處秘密總部，他從阿生手中接收下來的三個有暗格的皮箱，已經帶回到這裏來，由他那班有經驗的手下，把箱內夾層中的毒品逐包取出來化驗，然後化整爲零，由手下帶往各區秘密出售！

但是，那邊忽然有人驚叫起來：「怎麼……嗯……可能是……奶粉！」

何老大吃了一驚！

他喝問過去：「又發生了什麼事？」

「大哥，箱子裏的海洛英有問題。」一名手下說，「你快過來看看。」

何老大吃驚之餘，走到三個箱子前來了。

一個手下將一包粉末倒了少許在掌中，說道：「這是奶粉，不是海洛英！」

「不可能吧？」何老大說，「我已經試過了，是上等貨！」說着，他已接過手下那一包粉末，嗅了一下，又舐了少許。

「嘿！果然是奶粉！」何老大驚叫起來！

他的助手在旁說道：「我們上了人家的當！日本人眞笨！」

助手的意思是指日本人在泰國被騙！

但另一名手下却說：「不！日本人向來狡滑，可能他們存心搾騙！」

何老大却說：「不！我們只是上了鐵拐俠盜呂偉良的當！」

助手道：「但是這些箱子是日本人的。」

「我看未必眞的是由海關貨倉換出來的！」何老大說，「很有可能是仿製品，反正我們也未見過日本人那三個箱子。」

助手道：「日本人由花蓮回來時，該把他們召來認一認！」

何老大道：「那太危險了，日本人一直被監視，我們加把他們召來，等於自惹痲煩！」

「是的。但是，你不是試過些……」

「可能我試過的一包是眞的海洛英，其他的全是奶粉！」

這時候，他手下已加緊檢驗三個箱子底下取出來的毒品。

何老大沒有說錯，只有其中一個箱子最上層的三幾包是上等純海洛英，此外全是奶粉！

現在何老大逐漸明白了，爲什麼阿生先打開那個箱子？因爲他早知那一個才有幾包眞正毒品！其餘的全是偽裝的。

何老大氣得喘不過氣來！

助手喃喃地說：「好傢伙，有人質在我們手上，也敢玩弄我們？」

另一人說：「八百萬元，就只買了這幾包白貨？」

何老大瞪住三個被撬開暗格的箱子，半晌也說不出半句話來！他終於忍不住狂吼起來：「那跛子該死！我要去找他算賬！」

說着，他衝向大門那邊！

但是，很快就被數名助手拉住！

一名助手勸他說：「大哥，冷靜點吧！老實說，我担心這個國際特警的詭計，然則，我們已在他們的圈套之中！」

另一名助手也說：「是的，如果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那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你是說，呂氏夫婦與國際特警合作？」何老大說道。

「大有可能！」助手說，「甚至調查局也參與其事呢！」

「但是調查員不是三番四次與呂偉良爲難嗎？」何老大道。

助手說：「他們可能在唱雙簧，演戲給我們看而已！」

另一人道：「是的，要不是演得如此迫眞，又焉能令我們上當？」

「然則，我們這裏……」何老大本來想說：我們這裏已被人包圍！

但是，何老大還未說完，已經有人敲門！

屋內的人風聲鶴唳，但守門的說：「是小德——派去酒店的侍應生。」

小德入來，各人舒了一口氣！但何老大却担心地問：「你怎樣回來的？」

「像平時一樣，大哥。」小德說，「我下班就乘公共汽車到街口，看過了沒有人跟踪才入來的！」

「你在外面聽到什麼？」何老大問。

小德道：「我一直在當班，日本人黃昏時候走了。」

何老大突然又問：「你有沒有向人說過關於鑽石的事？」

「沒有！」小德覺得不妙，「怎麼？出了事嗎？」

「是的，日本人失手了！」助手說，「我們担心你走漏風聲！」

小德苦笑道：「我不是新人，怎麼會對別人提起這種事？」

何老大正想說話，突然又有人拍門！

拍門聲音很急，看門人只朝門眼瞥了一眼，就嚇得叫起來：「是警察……」

屋內人嚇得手忙脚亂！

一陣陣沉重的撞門聲！門板終於倒了下來，一隊持槍的警員衝入來，喝令各人站着不要動！

何老大等人不敢妄動，眼前除了武裝警員之外，還有許多便衣人員，他們是調查員，也有國際特警的人在內！

當何老大發覺阿生也在着的時候，他突然變得冷靜下來！

其實一切已成定局，沒有人能改變眼前的現實，驚怕也沒有用，反抗更不可能！

何老大看見阿生含笑走過來，忍不住冷然問道：「你還沒有退休？」

阿生笑道：「四百萬元太少了，三個人平分，每個人只得一百萬台幣，我太年青，怕不夠這輩子花用！」

「你師父呢？」何老大問。

阿生道：「他們本來要飛往東京渡蜜月，但調查局要求他們暫時留下來，因爲要辨認人手續，你大概也明白！」

「他不夠義氣！」何老大道。

阿生說：「他對毒販從來不講道義的，許多江湖朋友都知道，就只有你未知！」

「可以告訴我，你是否眞的從海關貨倉換出三個箱子？然後取了眞的海洛英，換入奶粉？」何老大有些死心不息！

阿生笑道：「你在台灣住了這麼久，難道不知道台灣海關是不受私的嗎？你不該太相信我師父！事實上沒有人破壞國際規例，從存倉行李中動手脚，我們只是仿製三個差不多的箱子引你上當！這些旅行箱到處有售，你也可以買！」

警方在屋內各處搜查，屋內人沒有一個走得脫，紛紛被扣上手鐐！

一名高級調查員對何老大說：「我們已跟踪你許久，只是苦無證據，這一次你大概無從狡辯了！」

阿生說：「你不該找我師父，他本來已經收山了，而且正在度蜜月！」

「是我自己不好，我不該自討苦吃！」何老大說。

調查員道：「你已被我們秘密調查，被捕只是遲早問題，不過這一次有國際特警和呂先生的協助，把這件事做得更完美而已！」

阿生笑道：「你們太客氣！」

調查員道：「事實是這樣，沒有呂先生的妙計，日本人可能到了東京機場之後，仍不敢提取那三個藏毒的行李箱。」

阿生道：「是的，我們已透過巴黎總部，通知世界各地的國際特警組織，三個日本人如果知道，一定不會冒險提取！」

調查員說：「他們可能選擇一個檢查較寬容的機場卸貨，但現在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會在東京機場被捕！」

「是的，因爲那三個日本人以爲我們眞的換了三個箱子。」阿生說，「既是他名下的行李，到了終站他們當然要拿走的！」

「但三個箱子都藏毒！」調查員說，「除非來自香港的情報失準，否則他們定被捕！」

何老大嘆了一口氣！

阿生對他說：「我應該向你交代一句，那八百萬元台幣，我們都無福消受！」

調查員道：「那八百萬元到頭來雖然會被充公，但在審訊過程中，卻是證據之一！」

一行人等終被帶走！

現場是何老大販毒的秘密總部，警方在一些暗格中搜出了其他毒品！包括海洛英、鴉片、紅丸等等！

在認人手續中，何老大自然又見到了呂偉良夫婦二人！

呂偉良對他說：「眞對不起，我雖然玩弄了你，但卻救了無數的人！本人對毒品深痛惡絕，但你偏偏迫我上演這殘酷的一幕！」

何老大苦笑道：「眞是聞名不如見面，心服口服了！」

「太過獎啦！在下已經收山，偶然客串而已，開罪之處，多多原諒！」呂偉良說完，竟然還跟他握手！

調查員把他們分開，他們要把何老大帶去作個別問話。

何老大這次被捕，自然有許多前因後果，調查局有他的檔案，但一直苦無證據，這一次不但證據十足，還把他的手下們也一網打盡！

例如小德——這被派混入酒店去做侍應生的傢伙，他的身份其實早已被同僂工作的女調查員看破了！

調查員爲了要釣大魚，才暫時放過了小德，但一直有人暗裏跟踪和監視！直至時機成熟，才採取行動而已！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一次本來是爲了度蜜月而來，結果卻遇上了一連串意料不到的事！

他們已訂了飛東京的機票，但是，這一次除了旅行之外，還想知道一些事，就是三個日本人是否已被捕？國際特警在東京有支部，他們將和阿生同往東京一行，如果三個日本人落網，國際特警一定知道的。

三俠爲了協助當地警方檢控何老大等人，行期延遲了！

但是，三個日本人卻依時抵達東京機場！

國際特警組織東京支部的人，早已接到台北方面的通知，派人在機場與海關人員取得了默契，果然等到了三個日本人！

他們就是：木村、坂田和三吉！

三個日本人以爲回到了自己的國土，一切安全了。想不到剛踏入海關檢查站，就感到有點不妙。有些人盯實他們！

但是三件行李早已給他們挽在手中，已是勢成騎虎！他們眞想放下三個藏毒的箱子，因爲當他們下了機，去認回自己行李的時候，發覺三個箱子根本未被更換！

還是那三個——由曼谷帶到香港又帶到台北的。三個日本人都是有經驗的走私客，凡是這一類人最心水淸！

他們在台北被調查員請去認行李時，只是掃了一眼，沒有拿到手中，所以相信了何老大的話，以爲一切妥當。但現在行李挽到手，連箱口一些暗記也沒有失去！

他們因爲這三箱行李隨時會在風聲緊的時候要存倉，所以在箱口留下髮絲大小的「封條」——這種差不多隱形的封條，只有他們自己才可以看見。

現在「隱形封條」在着，根本就是原來那三個，怎不叫他們震驚呢！

他們終於到了檢查站！

關員揭開箱子，他們還力持鎭靜；但一經搬出所有衣物時，他們已知事敗！

關員是得到國際特警的知會，而採取特別措施的！

撬開暗格，箱底全是毒品！

三個日本人立刻奔走！

他們亡命地衝向機場出口！

但是，國際特警早已派人在場監視，他們雖然沒有插手檢查，卻也看得淸楚。所以三個日本人只走了一段路，便被他們抓住！

三俠後來到了東京，國際特警東京支部的人告訴他們三個日人已落網，同時感謝他們的及時提供！

（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佛國尋兇**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雛虎雙雄

文・保君
圖・令盧

痛誅江湖害　悲失意中人

高宗岳坐在也樂天飯館裏，吃着飯，心裏沉思：十三歲上山，十八歲下山，學了五年武藝，武功上，自己大概差不多了。這番師父叫我下山歷練江湖世故，話是不錯，只不知應該怎樣歷練法？

正思忖間，耳聽得隔桌飄來了幾句怪話：

「論今爛晚來亥令正。」

「唔。」

接着又聽到：「爛三來牌勒僂老高令陞藍棧朗黃甩字。」

他擰轉頭去看看，但見兩個面貌兇獰的大漢，吃得杯盤狼藉，正在交談着呢。高宗岳聽不懂他們的怪話，心裏納罕，不禁多看幾眼。眼光掃過，無意間瞥見兩個大漢旁邊的那張桌子上，一個圓頭大臉，身材矮胖，活像大多瓜般的人，正在對着自己微笑。

高宗岳慌忙收回視綫，假裝沒有看見，卻聽那個大多瓜哈哈一笑，大聲叫喚夥計道：「再來一壺陳紹，寫在隔桌兩位大爺的賬上。」

夥計一時沒弄淸楚，問道：「客官，你說甚麼？」

大多瓜提高了嗓子，喊道：「我說再來一壺陳紹，是這兩位大爺請客。」

兩個大漢也聽見了，穿藍衣的一個在桌底下踢了穿黑衣的一脚。那穿黑衣的站了起來，問道：「閣下是說我們兩個？」

大多瓜好像是在自言自語：「有財可發，當然見者有份。」

黑衣漢子一怔，向穿藍衣的望了一眼，神情緊張地指着大多瓜，說：「你是衝着我們來了。」

大多瓜索性眼睛一閉，嘴裏還在唸唸有詞：「小氣，小氣，一頓飯能值多少！」

穿藍衣的忍不住了，站起身推開了夥計，走到大多瓜面前，厲聲問道：「你這胖鬼是甚麼意思？」

大多瓜仍然愛理不理，閉目搖頭說道：「又一個小氣鬼，出口傷人。」

藍衣漢子向黑衣漢子使個眼色，颼地掣出一把鋼刀，指住大多瓜的面門，說道：「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想怎樣？」

大多瓜仍在搖頭，說：「不請客就算了，何必惡聲惡氣？自己的事自己曉得，何必要人家替你抖出來？」他睜開了眼睛，叫道：「喔，居然動刀動槍，謀財害命哩！」

藍衣漢子被他說中了隱私，十分動火，嘴裏說：「老子就是害你的命！」刀尖向前一送，眼看刺向大多瓜的面門，只見大多瓜的右手迅疾地一揚，拍地一聲，鋼刀失了準頭，刺入了桌面之內。藍衣漢子吃了一驚，一旁的黑衣漢子立刻遞刀上前，說時遲，那時快，大多瓜的右手再揚，這一把刀又是拍地一聲，刺入了桌面。

兩個大漢面面相覷，做聲不得。藍衣漢子想拔出桌上的刀，大多瓜喝道：「混賬，誰敢動我桌上的東西。」

藍衣漢子縮手不迭。穿黑衣的沒聲沒息，倏的左手一揚，一把藍汪汪的匕首，直朝大多瓜的頭頂插去，這一下又快又準，眼見大多瓜無法躱避。高宗岳不假思索，立刻舉起桌上的空酒壺疾擲出去。

「噹——」地一聲，酒壺後發先至，撞得

匕首遠跌到一丈以外的地上。黑衣漢子一怔，回過頭來罵道：「是那個小子淌這渾水？」

高宗岳說：「是我。」

這一句「是我」，引來了滿堂哄笑。原本，飯館裏的客人們看見鬧起事來，胆小的已經準備開溜。但聽得高宗岳的答話，似乎承認了自己便是「那個小子」，想想都覺好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聲。這一笑使黑衣漢子更加惱怒，他手上已再無兵器，隨手取起桌上的胡椒瓶便向高宗岳擲去。高宗岳側身一閃，胡椒瓶直飛過去，「拍——」地一聲撞在牆壁上，刹時間胡椒粉滿天飛，店堂裏噴嚏聲大作，坐在靠壁桌子的一個中年人，更是被胡椒粉撒得滿頭滿身，噴嚏打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高宗岳長身站起，卻看到兩個大漢已被大多瓜制住。他一手拉着一個，外行人還只以為他們是好朋友呢。高宗岳卻看得出兩個大漢的脈門已經受制，只聽大多瓜厲聲問道：「你兩個服是不服？」

兩個大漢身材高大，大多瓜站在中間，好像一個凹字，不倫不類，委實可笑。

兩個大漢已知情形不妙，穿黑衣的發話道：「我們認栽了就是。」

大多瓜一鬆手，說道：「好，還是那句話，我的酒賬歸你們付，還有那小哥的酒飯賬也勞你一併付掉。」

高宗岳踏前一步，拱手說道：「那可不敢當，在下自會……」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大多瓜搶着道：「自會什麼？我最怕年靑人假客氣。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飛天鼠，是不是？」

黑衣漢子一怔，說：「閣下原來知道我的匪號？」

大多瓜冷冷道：「我當然知道。這金華府城裏，我甚麼都知道。你是飛天鼠鄧昌，他是旋風刀陳伯全，你們今天晚上要到……要到三牌樓……」

黑衣漢子趕快截住他的話道：「閣下，我們不敢了。」

大多瓜嘻嘻一笑道：「那敢情好，不騙我吧？」

飛天鼠舉起手來，做了個烏龜的姿勢，說道：「如有半句謊言，便是這個。」

大多瓜呵呵大笑，連稱痛快不已。

當下那鄧昌叫過夥計來，會了三張桌子的酒飯賬，賠了一瓶胡椒的錢，向大多瓜拱手告別。那旋風刀陳伯全始終不言不語，跟隨着鄧昌一起出去了。

高宗岳已無心再吃東西，索性走過去向大多瓜拱手一揖，道：「在下高宗岳，敬謝一飯之恩。」

大多瓜說：「什麼謝不謝的，你救了我一命，我還沒有道謝呢！」

高宗岳謙道：「好說，好說，但不知仁兄貴姓大名？」

大多瓜眼珠一轉，道：「江湖上有個天台劍客黃森，不知你聽說過沒有？」

高宗岳道：「原來黃前輩，恕在下有眼無珠。」

他這邊說得熱鬧，那邊卻有人在罵起來：「不要臉的大多瓜，這冒名頂替的事，他也敢做。」

高宗岳聞聲望去，只見剛才被胡椒粉淋得一頭一臉的中年人，正帶笑帶罵地走過來，指着大多瓜對高宗岳說：「不要聽他的，我才是黃森，他麼，黃氏門中可沒有這樣滑稽的長相的。」

大多瓜道：「不知誰的長相才滑稽呢，週身胡椒粉味，滿臉胡椒粉，活像是胡椒山胡椒田裏的一顆胡椒樹！」

中年人說：「還說呢，你壞了我的生意，知不知道。今晚我本來要到三牌樓去懲戒懲戒那兩個傢伙的。」

大多瓜道：「你就這麼老實，眞相信了他倆的話？今晚照樣前去，包你一樣有生意。」

兩人說說笑笑，大多瓜重新替高宗岳介紹。原來那中年人果然是天台劍客黃森，大多瓜則是浙東道上，有名的神掌徐大東。高宗岳自是連聲久仰，客套一番，其實對兩人一無所知，但心中暗想：神掌徐大東的名字，可和大多瓜十分配合，不免偷笑。

三人敘說一番，黃森會了賬一起出來，大家都要投店歇宿，黃森主張逕投三牌樓高陞棧。高宗岳問起原委，才知剛才飛天鼠和旋風刀說的怪話是黑道上的切口，意思是今晚亥正要打刼高陞棧黃字房的住客。黃森主張索性投住高陞樓，順便看看黃字號房住客的情況。值不值得拔刀相助。大多瓜生性多事，自表贊成，高宗岳更是沒有異議。從四牌樓走到三牌樓，不過片刻路程，便到高陞棧，三人要了三間上房，不巧的是，和黃字號房隔了個院子。也只得先住下再說。

大多瓜一路上都稱讚高宗岳出手快，住店後，問起他的師承來歷，知道是隱居北山的潛龍居士的徒弟，不禁肅然起敬道：「你師父的大名，江湖上無人不知，一手劍法，更是卓絕，五年前不知為什麼退出江湖隱居北山。你得他傳授，武藝造詣，一定非同小可。」

高宗岳說：「我也不過是學了一點皮毛而已，談不上武功。」

大多瓜道：「你師父的潛龍劍法，江湖上素所稱道，你要不信，回頭問問黃森吧，他是使劍的名手，也對令師推崇得很呢。」

正說着，黃森推門進來，低聲說道：「據說那傢伙是個貪官，帶了一筆鉅欵到省城去，明天就要動身了。」

大多瓜嚷道：「你的消息倒是眞靈通！那裏得來的？」

黃森道：「適才我問過棧裏的茶房。」

大多瓜道：「既是貪官污吏的贓欵，我們不管也吧。」

黃森說：「只是太便宜了兩個小子了。」

大多瓜道：「那末你就伸手管一管吧。」

正說着，「噗——」地一聲，從窗外擲進一樣東西來，大多瓜拿起來一看，見是一張紙包着一塊石子。黃森見機，立刻穿窗出去，大多瓜打開紙團，高宗岳湊過頭去，只見紙條上寫着八個大字：

「閒事莫管，飯吃三碗。」

字柬上並無署名，只畫了個太極圖。大多瓜冷笑道：「原來是黑白二怪。我們出去。」一拉高宗岳同時縱身到院中，恰好黃森從屋上下來，搖頭道：「被他走脫了。」

大多瓜說：「他走不掉的，你看這個。」

黃森接過紙條，一邊看，一邊說：「是這兩個傢伙！看來他們也看上那贓官了。」

大多瓜仍在冷笑，說：「要我不管閒事，我是吃不下飯的，這件事我管定了。來，咱們先去吃它三杯去！」

黃森道：「照啊！吃飽肚子，管起閒事來才有勁呢。」三人出了客棧大門，一面走，黃森一面把那張字條撕成粉碎，向地上一拋。他沒有發現，距他身後二丈許有個中年人，用大袖一拂，把地上的紙碎統統吸了過去。高宗岳眼快瞥見，拉了拉黃森的衣袖，黃森立刻轉過頭去，已無所見。他嚷道：「凌空攝物，好功夫。」

但中年人早已消失踪影，沒有人答話。大多瓜說：「現在的世界是，連灰孫子也學會幾手武功。」一語甫畢，忽然一個俏生生的聲音說道：「這算是什麼話？」

大多瓜立刻轉過頭來，原來前面來了個黑衣勁裝的俏姑娘，正柳眉倒豎地在發脾氣呢。

大多瓜哈哈一笑，說道：「姑娘勿見罪，我是罵那個王八羔子，想不到說錯一句話，得罪了所有武林人。」

那姑娘哼了一聲，對他們三人瞪瞪眼，擦肩過去了。

高宗岳眼見那姑娘身材俏俏的，背揹寶劍，十分動人，不禁起了思慕之念。偷眼窺去，卻見那姑娘也正在回過頭來看他，高宗岳趕快擰轉頭，只聽身後一聲輕啐，大多瓜突然大笑起來。

黃森說：「你這大多瓜又不正經了。」

大多瓜帶笑道：「別打擾我的文思。」

黃森奇道：「甚麼文思？」

大多瓜道：「我正在背誦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話把黃森也引笑了。

高宗岳窘得滿面通紅。

大多瓜說：「老弟若是有意，這件事我可以替你辦一辦。那女娃子頭插飛燕簪，分明是雁蕩派裏的。我和雁蕩派的掌門熟得很，咱們管完了這裏的閒事，就上雁蕩山去吧。」

高宗岳道：「老前輩取笑了，在下只不過多看了她一眼。」

大多瓜道：「還要抵賴。」

黃森笑道：「你看你，人家小伙子臉皮薄，怎頂得住你這副厚臉皮，快上酒樓喝酒要緊。」三個人嘻嘻哈哈地直往酒樓而去。

這一喝，喝到晌晚時分，才回到客棧裏。大多瓜喝得醉氣薰天，一進房門便倒頭睡去。高宗岳和黃森也各自道別回房。走到自己的房門口，卻見隔壁的房間已亮起了燈。他不經意地從斜開着的窗隙中看了一眼。這一看，卻看得他怦然心跳。原來白天在路上碰見的黑衣姑娘，就住在自己隔壁的這間房裏，此刻正挑燈看書。高宗岳仗着醉意，立定了脚步呆呆地注視着。一會，那姑娘似有所覺，抬起頭來。高宗岳趕快打開自己的房門走進去。似聽得隔壁又是一聲輕啐。

一個倩影，兩聲輕啐，縈繞在高宗岳的腦際。他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地翻來覆去都無法睡覺。一會兒，眼前浮起那姑娘俏生生的臉龐，一會兒，又似乎看見她在燈下向自己招手。睡了好一會，實在無法成眠，索性起身推開窗子望着月色，眼角瞥過去，隔壁的房間已經烏燈黑火，聲息全無。想是那女郎早已進入睡鄉了。

他在窗前呆立一會，又蹔上床去。正預備睡下去時，突見窗前黑影一閃，一個人進入房中，對自己打過來一樣東西。高宗岳抄手接住，正待喝問，那黑影已打開後窗，穿窗而出。高宗岳愕然，猛抬頭看見窗前又進來一個黑影，更不打話，如飛穿出後窗而去。一時把高宗岳弄得莫明其妙。

他跨步下床，正擬亮燈，耳聽得前面院子裏已有喊殺和金鐵之聲。想起和大多瓜他們的約定，更不疑遲，匆匆忙忙把那樣東西往枕頭底下一塞，立刻取了寶劍，走出門口。卻見大多瓜和黃森都已出來了。三人相率縱身上屋，游目四顧，但見前面院子裏的地上，倒着兩條黑影，正在哼哼唧唧，在這兩條黑影旁邊，三個人在捉丁兒厮殺，月光下高宗岳看得清清楚楚，正是白天所見的那個中年人，以一敵二，和一個穿白衣，一個穿黑衣的人殺得難解難分。後者想是黑白二怪了。

大多瓜縱身一躍，輕飄飄地落在地上，且不管打架的那一堆，先跑到倒在地上的兩條黑影面前，說道：「喂，你兩個，這下可應了誓言，當定了烏龜了。」

那兩個果是鄧昌和陳伯全。一見大多瓜，如獲至寶，同聲哀求道：「徐老前輩救命。」

大多瓜道：「你們要我怎樣救法？」

陳伯全道：「是黑白二仙點了我們穴道，又痛，又動不得。」

大多瓜叱道：「什麼黑白二仙？是黑白二怪。」一邊說，一邊閃電般替兩人各踢了一脚，飛天鼠和旋風刀應聲坐起，掙扎着要叩頭拜謝，驀聽得黑白二怪一聲怒吼：「徐大東，你敢伸手管我們二仙的事？」

大多瓜哼一聲說：「本來我是不管的，你們派了請帖來，我迫得要管一管了。」

黑怪說：「好，那就叫你嘗嘗我的仙刀厲害。」他撇下那個中年人，直奔大多瓜而去。

那中年人以一敵二，本已不支，幸得大多瓜及時來到，把黑怪引了開去。可是他以一對一，仍然不敵白怪。戰了數合，乘着飛天鼠和旋風刀站起身子，白怪畧一分心之際，立刻虛晃一招，縱身上屋，如飛逃去。白怪豈肯讓他逃出，怪嘯一聲，緊跟着上屋追去。

說時遲，那時快，月光下人影一晃，一個人從屋簷上直冒起來，對準白怪迎頭一劍劈去，白怪猝不及防，倒翻落地。圓睜怪眼，叱道：「那裏來的臭丫頭，竟敢壞仙翁的生意！」

但聽那人啐了一聲，罵道：「不要臉的老怪物！」

高宗岳一怔，這聲音好熟啊，細細一瞧，果然便是隔壁房間裏的那個姑娘，心中暗自嘀咕，這姑娘的武功不錯，她來到附近，自己竟是一無所覺，卻沒想到人家不過是比他早來了一步而已。

這時白怪已舞起「無極刀法」，怪叫連聲，重新躍登屋面，和那姑娘交起手來。那姑娘舞動手中的寶劍相迎，刀來劍往，打得十分激烈，轉眼之間，拆了數招。但聞白怪一聲怒吼，說道：「仙翁做生意要緊，這筆賬，改日我自會和雁蕩派算的。」虛幌一刀，身子一縱，直朝中年人逸去的方向奔去。那姑娘一聲嬌叱，也緊緊跟着追去。與此同時，黑怪也翻身上屋飛奔而去。

大多瓜一面追，一面說道：「你兩位來了，下去審審那兩隻烏龜去。」黃森一拉高宗岳，兩人同時躍落院中。

鄧昌和陳伯全原未受傷，此刻精神早已復原，他們不認得黃森，經高宗岳引見之後，聽說是天台劍客，又擺出了小人態度，大事逢迎。高宗岳童心未脫，問道：「你們不是罰過誓不來的麼？怎麼又來了？難道眞的不介意當烏龜？」

鄧昌赧然道：「我們想想，貪官污吏的贓物不拿，實在太無天理了。」

高宗岳笑了笑，道：「所以你們替天行道來了？」

鄧昌道：「是啊！但來了之後，才知道弄錯了，無端進了是非渦裏。」

黃森道：「怎麼叫做弄錯了？」

鄧昌苦笑道：「我也不淸楚，但聽黑白二仙……」

黃宗岳道：「是二怪。」

鄧昌說：「不錯，是二怪。那二怪叫我們別管這件事，說什麼是仙翁和金船幫的事，與外人無涉。」

高宗岳問道：「那個仙翁？」

鄧昌道：「便是黑白二怪。」

黃森想了一想，問道：「怎麼會是金船幫呢？你說那逃走的中年人是金船幫的人嗎？」

鄧昌說：「我是不知道，只以為他是貪官。但黑白二仙，不，二怪是這樣稱呼他的。」

黃森道：「他們講些什麼？」

鄧昌說：「二怪對他說，吳維忠，你金船

幫的障眼法還瞞不過仙翁呢，快把東西拿出來，那吳維忠不肯，他們就打了起來。」

高宗岳道：「你們呢？」

鄧昌不好意思地說：「二怪先就點了我們的穴道。」

黃森道：「原來如此，看來這件事情很複雜，我不是看小了兩位，只不過還是不要插手的好。」

鄧昌道：「經過今晚的事，我們還敢插手這件事麼？」

黃森點點頭道：「好吧，那末你們走吧。」當下四人分手，黃森和高宗岳各自回房。

一進房中，高宗岳就覺情形有異，拔劍喝道：「是誰？」

黑暗中只聽得一個人壓低了喉嚨，說道：「輕一點，是我，吳維忠。」

高宗岳吃了一驚，問道：「你怎會在這裏的？」一邊問，一邊拿火石打着了燈，燈光下看見那人，果然是剛才在白怪刀下逃走的中年人。

吳維忠抱拳一揖，說道：「在下金船幫溫州分舵舵主吳維忠，拜見小俠。」

高宗岳還禮不迭，道：「在下高宗岳，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吳維忠道：「明人不打誑語，適才在下逃避敵人，把一包東西擲交小俠。」

高宗岳道：「哦，原來是你，你不說，我倒忘記了，那東西就在這裏，待我取出來還給你。」

吳維忠連忙道：「不必，不必。在下的意思，眼下敵人四處跟踪，我明敵暗，爲了賺開敵人，我想煩勞小俠一趟。」

高宗岳道：「不知閣下要我効什麼勞，請儘管直說。如果是我高宗岳能辦得到，一定照辦！」

吳維忠道：「高老弟的確快人快語，其實此事在你辦起來，並不困難。我打算煩老弟跑一趟臨安，把那包東西送交靈隱寺的法明方丈。而我則現身出來，引開敵人，不知老弟肯不肯？」

高宗岳想了一想，說道：「在下有兩事請問。」

吳維忠道：「老弟但說無妨。」

高宗岳道：「第一，不知包中是何東西？第二，不知閣下何故選中在下？」

吳維忠道：「老弟不問，我也要相告了。那包東西，裏面藏的是金船幫請靈隱寺方丈轉給朝廷的一張倭寇藏寶圖。箇中詳情，我也不大清楚，好在到了靈隱寺，法明方丈啓閱後，老弟當可明瞭一切。至於爲什麼選中你老弟這一節，其實道理至爲明顯，就因你老弟初涉江湖，面目生疏，不易使敵人啓疑之故。」

高宗岳心忖，這倒的確有理，但心裏疑慮未釋，因道：「閣下是如何擺脫白怪的？」

吳維忠道：「適才我原未遠去，因見有人阻攔白怪，覷機潛回這裏。這黑白兩怪，從溫州追踪來此，想必和倭寇有關。」

高宗岳道：「黑白兩怪和倭寇有關嗎？」

吳維忠冷笑一聲，道：「爲了錢，他們又有什麼做不出來的！」

高宗岳道：「既如此，在下立即動身，不過隔壁房裏還有個朋友，必須招呼一聲。」

吳維忠道：「如果老弟是說徐大東和黃森，可以不必了。我親眼看見徐大東已去追逐黑白二怪，誠恐有失，打算邀請黃森一起去幫手，順便在敵人面前露露臉，引開他們。你的事我會告知黃森的，一俟我的目的達到，當請徐，黃兩人沿途在暗中追隨你。」

高宗岳心想，這也是個辦法，因翻開枕頭，拿出那包東西來，快道：「就是這包了。」

吳維忠點頭道：「正是，還望老弟妥交法明方丈。」

高宗岳道：「在下担保送到就是。」當下兩人揖別，高宗岳收拾妥當，留下了一些碎銀作房飯錢，隨即穿窗而出，運起輕功，刹時間便到了城外。

天將破曉，高宗岳來到義烏，這是金華府轄下的一個大縣城。城門還沒開，但城外有很多賣大餅，油條的，賣豆漿粢飯的攤子都已點燃起明晃晃的燈籠，開始營業。高宗岳折騰了大半夜，早覺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直叫，便在近前的一個攤子前坐下，要了一碗豆漿，二條大餅，油條開始吃喝起來。浙東的大餅，和北方的大餅又有不同，狹狹長長的一條，把它擘開來，剛巧可以嵌入一條油條。高宗岳把一條大餅油條擱在桌上，拿起另一條來嵌進油條，才咬了一口，忽然旁邊伸過一隻手來，把桌上的一條大餅油條拿過去便往口裏送。高宗岳抬起頭來，只見一個衣著襤褸的老頭子，不禁愕然道：「老丈，這是……」

那老頭子嘻嘻一笑道：「肚子餓。」

高宗岳心想，這倒是怪事一樁，你肚子餓，干我什麼事？怎麼拿起我的東西就吃？轉念又想：是個窮老頭，怪可憐的，算了吧。因道：「不妨，不妨，算是在下請客吧。」

老頭子笑得見牙不見眼，說道：「難得老弟台肯破費，伙計，再來一碗豆漿，五個肉包子。」

那伙計對他直瞪眼，說道：「老頭子，話說在前面，你有錢付賬嗎？」

老頭子道：「不妨，不妨，算是這位小老弟請客。」

高宗岳忖道，這也值不了多少錢，送佛送到西，索性請他吃個飽吧，遂對伙計點點頭。老頭子也不客氣，竟是挨肩坐在高宗岳旁邊，吃喝起來。

兩人吃畢，老頭子站起身來，打了兩個飽呃。含笑道：「恕老頭先走一步了。」

高宗岳摸出了些零錢來付賬，那伙計一面收錢一面嚕叨道：「客官，休怪我多言，這年頭騙子多得很，出門上路，還是小心些好。」

高宗岳道：「我理會得。」謝過伙計，也自登程。

中午時分，到了站頭，這是一處小地方，大街上一共只有一間較像樣的飯店。高宗岳走了進去，點了兩味菜。喝着茶，正在等着上菜的當兒，忽然聽見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巧極了，巧極了，在這裏又遇見老弟台。」

高宗岳一看，正是早晨在義烏分手的那個老頭子，只見他笑臉盈盈地走了過來，說道：「早晨叨擾了你一頓，這一回，應該讓我來做東了。」

高宗岳謙道：「豈敢豈敢，原應由在下做東才是。」

老頭子道：「那也無所謂，倒是這家四季春飯館的醃篤鮮十分出色，你點了沒有？」

高宗岳道：「沒有。」

老頭子立刻把伙計叫了來，說道：「來一鍋醃篤鮮，一碗紅燒甲魚，一盆炒時件，再燙兩壺黃酒來。」

高宗岳道：「我不喝酒。」

老頭子瞪着眼道：「外頭跑跑的人怎麼可以不喝酒？休說煞風景話了。」揮手教伙計速去，端起茶來喝了一口，皺眉道：「這茶不好。」又大聲叫伙計，要換明前的龍井，說這種雨前龍井，不够清香，伙計應聲去了。

高宗岳奇道：「敢問老丈，龍井茶還有明前和雨前之分麼？」

老頭子道：「怎麼沒有，明前是採自清明前的茶葉，雨前是採自穀雨之前的。比起來，明前嫩得多，清得多，香得多了。」

高宗岳道：「然則，最好的茶葉當是明前了。」

老頭子搖頭道：「不然，不然，最好的綠茶葉是太湖洞庭山出產的碧螺春。」

高宗岳道：「老丈何不叫他們沏一壺碧螺春來？」

老頭子哂道：「這小地方，也有這種名貴茶葉麼！」

不一會，酒菜上來，老頭替高宗岳斟了一小杯，見他不喝，也不勉強。竟一個人把兩壺酒，幾盤菜，吃個精光大吉。站起身來，說道：「老朽出去，方便一下。」

高宗岳心想，這窮老頭大概好久沒有吃油膩，肚子受不住了，不免暗暗發笑，可是等了一會，並不見他出來，走到店後的茅厠看看，也不見老頭的踪影，才知道他已經不別而行了，想起義烏那個賣豆漿的勸告，不禁暗自點頭興嘆。當下也只得付了賬，逕自上路。

一路上別無耽擱，人跡稀少之處，更是運起輕功，爲此脚程甚快。將近日暮，已是到了諸暨。這諸暨是浙東水陸交通的要衝，加以山明水秀，的是個好地方。高宗岳入得城來，但見街上行人，穿來梭往，竟是比金華還要熱鬧。他第一次來到這裏，人地生疏，放慢了脚步緩緩而行，沿路留心着有沒有旅店，忽見迎面來了個人，竟是在金華高陞棧裏隔壁房間的那個女子。高宗岳不自禁地「呀——」了一聲，站定了脚步。

那女子「啐——」了一聲，眼睛向他瞟了一瞟道：「賊忒嘻嘻地瞧着人家做什麼？」

高宗岳不好意思地作了個揖，道：「姑娘不是追那白……」

黑衣女子橫了他一眼，說道：「你還沒有歇店吧，跟我來。」領着高宗岳左轉右彎，穿街過巷，不一會，到了一家客棧。

一路上，黑衣女子在前面走，高宗岳跟在她後面，看着她苗條的身材，婀娜的步伐，思慕之情，又是大增。及至進了客棧，開好房間，坐定下來，一個人才從胡思亂想中恢復過來。那黑衣女子嬌嗔道：「你看你，我又沒有責備你，爲什麼這個樣子？」

高宗岳脫口問道：「爲什麼要責備我？」

黑衣女子道：「你當街嚷叫什麼追不追白怪的，這種話，豈是能够在人前亂叫的！」

高宗岳一凜，心裏想，自己確是忘了形，因道：「姑娘說得甚是。」

黑衣女子噗嗤一笑道：「不要姑娘、姑娘地亂叫，我姓韋，名叫秀婕。」

高宗岳說道：「原來是韋女俠，在下高宗岳。」

韋秀婕道：「我也不是女俠。」

高宗岳童心又起，道：「不是女俠，難道是女强盜。」

韋秀婕笑道：「也差不多。」

高宗岳道：「不管妳是女俠還是女强盜，先請妳告訴我，黑白二怪怎樣了？我那朋友怎樣了？」

韋秀婕道：「黑白二怪被我追丟了，這也怪我自己的輕功不濟。你那朋友，是不是那個矮胖如大多瓜的傢伙？他倒是追了上去。」

高宗岳說道：「妳是在那裏把他們追丟了的？」

韋秀婕道：「在義烏附近，我看他們的去向，是朝這裏來的，因此跟下來了。」

高宗岳盤算，也許黑白二怪和大多瓜都在諸暨吧，心裏又驚又喜。

韋秀婕對他看了一會，嗔道：「你這人怎麼了？」

高宗岳道：「什麼怎麼了？」

韋秀婕道：「天都快黑了，你肚子不餓的嗎？」

一言提醒了高宗岳，忙道：「我們出去吃飯吧。」

韋秀婕道：「那也不必，待我吩咐店伴弄點東西來吃就是。」說着，走了出去。

不一會，韋秀婕提了一瓶酒，一隻鹵鴨進來，兩人便在房中先吃喝起來。高宗岳不會喝酒，一杯下肚，已有醉意，隨見店伴端進幾盆熱騰騰的飯菜，此際他面對佳人，心花怒放，一連吃了四碗飯方始停箸。韋秀婕見他這副吃相，笑道：「原來是隻飯桶。」

高宗岳仗着三分醉意，戲言道：「妳將來會不會選個飯桶做妳的……」

一言未畢，韋秀婕「啐——」了一聲，站起來道：「看我打你。」

高宗岳趕快一閃，韋秀婕沒打着他，收勢不及，朝前倒了下去，高宗岳連忙一把將她接住，觸手之處，但覺軟綿綿，脹卜卜，心神一蕩，竟是不捨得放開手，韋秀婕漲紅着臉，星眸半啓，斜睨着高宗岳。高宗岳更是神魂顛倒，鼻子裏嗅着她鬢際的縷縷甜香，情不自禁，俯下頭去在她香腮上吻了一下。這一吻，把韋秀婕更是羞得低下了頭，往高宗岳的懷裏直鑽，高宗岳把她摟得緊緊地。心裏想，能永遠這樣便好了。

便在這時，只聽外面一聲嬌叱，一個黃衣美女推門而進。板起面孔道：「好呀，竟敢調戲我的義妹了。」兩人驚覺，倏地分開。韋秀婕羞答答地叫了一聲「姊姊。」黃衣美女道：「現在不是叫姊姊的時候，隨我去見義父吧。」

高宗岳愕然地看看韋秀婕。黃衣美女嗤地一笑道：「不要呆着了，是義父讓我來請你去的。」「高宗岳道：「請問姑娘，你義父是誰？」

韋秀婕道：「這位是我的義姊謝瑤。我義父你是見過的。我們一起去吧。」謝瑤把高宗岳做一件貨物似在看着，稱讚道：「人品不錯！走吧！走吧。」高宗岳如墮五里霧中，一面走，一面還問韋秀婕道：「你義父究竟是誰？」韋秀婕笑道：「他麼？他姓胡，名叫胡天福。」高宗岳搖搖頭道：「想來一定是弄錯了，我不認識他。」謝瑤吃吃笑道：「認不認識，見面才知，快走吧。」

三個人走出房門，卻是奇怪，不向外走，反而朝裏面去，穿過後院，出了後門，走進對街的一所房屋，黑暗中看不清楚外貌，但覺那所房屋氣派極大。走進大門，一路上燈籠照耀如同白晝。大廳上坐滿了人，呼么喝六，正在賭博，幾個穿着得極妖嬈的女人，正在來回奔走，招呼茶水。高宗岳跟着韋，謝兩人穿廳而過，一路上但聽得人們恭敬地向韋，謝兩人招呼。進入內廳，這裏的佈置尤覺奢華，但是廳上反而靜悄悄地不見一人。韋，謝兩人招呼高宗岳坐下之後，逕自進內去了。

片刻工夫，只聽得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道：「高老弟來了麼？」眼前一亮，兩個美婢攙着一個華服老人出來。高宗岳驀一見主人，覺得面貌甚爲熟悉。細細瞧了瞧，才發現眼前的老人，便是騙過自己兩頓飯的那個老頭子，只不過他換了一身華服，乍見時不認識吧了。連忙站起身來作揖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請老前輩原諒。」「老人呵呵笑道：「好說，好說，高老弟爲人够義氣，又大方，老朽欽仰不暇，有甚麼原不原諒，請坐，請坐。」高宗岳告罪坐下。老人道：「老朽胡天福，在江湖上有個外號，叫做千幻神翁。這是江湖上朋友們看得起我的易容術，替我題的綽號。卻想不到高老弟神目如電，縱然換了裝束，還是認淸楚了老朽。」高宗岳謙道：「不敢，不敢。」胡天福

道：「敢問高老弟，系出何門，師承何人？」

高宗岳道：「在下無門無派，家師潛龍居士，是個隱士。」

胡天福肅然道：「原來是潛龍居士的高徒．素仰。」又道：「來人，快擺酒席。」高宗岳站起身子道：「老前輩請客麼？」胡天福大笑，說道：「不是請客，是請你。」高宗岳道：「在下已吃過飯了。」胡天福笑道：「這是喝酒，不是吃飯。」高宗岳道：「在下不善喝酒。」胡天福道：「你又來了，在江湖上混那有個不喝酒的道理！」不由分說，推高宗岳坐下，又叫人去請兩位小姐一起來陪客。

不一會，酒席擺好，胡天福坐了主位，韋，謝兩人也出來相陪。韋秀婕已換了一身紫色的衣服，更見明媚艷麗，胡天福開懷暢飲，高宗岳也不免陪喝了幾口。胡天福喝得興起，吩咐侍婢傳歌舞，刹那間，三個穿得花裏花綠的年青女子和二個漢子來到。朝堂上唱了個喏，便開始跳舞。兩個漢子一個吹簫一個擊鼓，簫聲緩緩地吹起，如怨如慕，女郎們扭動蜂腰，輕移肢體，漸漸隨着鼓聲的節拍舞起來，一投手，一投足，一扭腰，一擺臂，都充滿了美感。三個舞孃在簫聲之下，眼風亂拋，看到胡天福不斷叫好，高宗岳心旌搖盪，只覺得韋秀婕的身子正在斜靠過來。

簫聲驟急，鼓聲轉快，舞孃們的身軀旋動更快，這時，但見她們的衣袖紛飛，臂波如浪，愈轉愈急，驀然間一起停下，高宗岳方待叫好，身畔忽聞一絲聲響。立即傳言問胡天福道：「屋上有人？」胡天福一怔，朗聲說道：「屋上是那位高人？請下來坐坐。」一語未畢，只聽颼颼幾聲，從屋頂上，縱下幾個人來。

為首一個中年商人打扮，後隨着兩個青年漢子，一式勁裝。胡天福瞥見，立刻從座中出迎道：「不知百勝堂犬堂主駕到，有失遠迎，恕罪恕罪。」那百勝堂主從鼻孔裏哼了一聲，手抓鐵算盤發話道：「閒話少說，且先了結一筆賬。」胡天福奇道：「兄弟那裏開罪大堂主了？」百勝堂主一指謝瑤，撇撇咀道：「問那賤婢就知。」胡天福目視謝瑤，謝瑤走近道：「是了，那日在賭場中，有個傢伙，自稱是少堂主，輸了錢不服氣，硬指賭場作弊。是我出去勸了幾句，豈知那小子也不睜開眼睛，竟敢調戲於我，被我教訓了一頓。」胡天福點點頭，道：「是麼？」百勝堂主道：「對了一半。輸錢是實，但這賤婢引誘我的兒子賭錢，賭輸了又翻臉不認人，現在我的兒子被她打傷了。」

胡天福拱拱手道：「大堂主，打開天窗說亮話，在下在諸暨開幾間賭場，混幾碗窮飯，你我原是河水不犯井水，犯不着動刀動槍。現在事已如此，令郎受傷，在下願賠湯藥費，便此作了，尊意如何？」百勝堂主又是一哼，說道：「談何容易，我兒子受了腿傷，行動不便，你是知道我依靠江邊收船規為生的。缺了他帮手，每天得少收三十兩銀子，他的腿傷，起碼要將養三個月，三個月是九十天，每天差三十兩，十天差三百兩，九十天差兩千七百兩，再加上醫藥所需，五千兩銀子不算多，你賠是不賠？」他一邊說，一邊拿起鐵算盤在手中打，點搭點搭，打得的確很在行。

胡天福陪笑說：「尤兄這是拿小弟來說笑了。小弟斗胆要求，奉賠紋銀一百兩，彼此揭過如何？」那百勝堂主又是哼了一聲，說道：「相差太遠，談不上。」胡天福拱手道：「請尤兄海涵。」百勝堂主道：「賠錢可是你自己說的，既然你賠不起，不賠也吧。」胡天福道：「多謝尤兄。」百勝堂主道：「且慢多謝，不賠錢，你得賠人。」胡天福道：「賠人？」百勝堂主道：「是！賠人。叫這賤婢跟我走，乖乖地做我的兒媳婦。」一句話把謝瑤氣得柳眉倒豎，拔出寶劍叫道：「好的，你贏得過我手中的劍再說！」百勝堂主不屑地對她看看，說道：「張得標，給她一點厲害。」他身左的青年應聲而出，一言不發拔刀便向謝瑤砍去。

謝瑤舉劍一擋，覺得沉重無比，心知是個勁敵。不是百勝堂主那個兒子那樣無用。她那裏知道，這是百勝堂主為了替兒子報仇，特地到東陽去請來的東陽二虎張得標，張得勝兄弟呢！那東陽二虎，精擅一路無影刀法，刀出無形，往往教人防不勝防。謝瑤的武功原不如韋秀婕，和他走了幾招，已是只有招架。韋秀婕看見情勢不妙，立即縱身上去，却被張得勝接了過去，捉對兒厮殺起來。

這時，舞女們已經退去，前面賭場裏却有幾個巡查聞聲進來，胡天福揮手叫他們退去，好好保護賭場。他自己一捲衣袖，隨手取過一把鋼刀，沉聲說道：「尤光亮，我好意賠錢，你不愛，現在怪不得我了，請進招吧。」百勝堂主尤光亮道：「好，這樣的話，你的算盤就更打不過！」慢條斯理舉起算盤，虛幌一招，手腕一沉，直取中路。這一招在刀法上叫做「蛟龍出洞」，此刻他以鐵算盤走此一招，來勢呼呼，更見威力大增，胡天福迅即一旋身，鋼刀一擺，順勢一招「分花拂柳」，撥開算盤。這又是一招刀法「碧海騰蛟」的變化，胡天福心中有了底，隨即又消解了開去。

混戰中，只聽謝瑤一聲嬌呼，上衣襟已被張得標割開了一大藏，胸前半裸。那張得標滿臉淫笑，緊接着又是一刀「雲峯廻旋」，把整幅上衣襟完全割去，露出了胸部白雪雪兩個肉球，謝瑤羞慚莫名，咬牙道：「賊子，我和你拚了。」揮劍直上，張得標仍是一臉淫笑說道：「妳再來我要割下衣了。」高宗岳在一旁看得大怒，躍身上前，說道：「天下竟有閣下這種卑鄙的打法，我可要領教領教。」張得標笑道：「失陪失陪，」右手迅捷遞出，一把抓住謝瑤的百會穴，左手一圈，抱住了謝瑤就向屋上縱，一面縱身，一面還說：「大爺已癢得難熬了，先玩一玩再說。」一語未畢，猛見高宗岳已站在屋頂上，心裏嚇了一跳，說道：「小子，你倒邪門。」高宗岳沉聲起：「放下她。」

張得標說：「偏不放，你待怎的？」高宗岳踏前一步，張得標道：「你再上前，我就廢了她。」鋼刀一舉，作勢欲砍。高宗岳到底缺乏江湖經驗，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張得標陰陰地一笑道：「識相些，放大爺過去，大爺玩過之後，再給你玩，大家二一添作五，如何？」

高宗岳叱道：「胡說。」

張得標道：「你不幹，更好，大爺一個人玩個暢快。」高宗岳眼看謝瑤羞慚得緋紅的臉，心裏忽然有個計較，問道：「你說的可是眞話？」張得標道：「男子漢大丈夫，玩個把女人，還要騙你不成？」

高宗岳道：「那末……」張得標道：「甚麼？」高宗岳目視左方道：「大哥快來。」張得標隨着他的視綫一望，便在這頃刻之間，高宗岳像一陣風般來到，張得標但覺手臂一麻，脅下挾着的謝瑤已被高宗岳搶了過去。他定得神來，還來不及說話，已被高宗岳接連點了數處穴道，「砰——」的一聲，從屋頂上直翻落地。此際張得勝和韋秀婕激戰方酣，張得勝正佔盡上風，忽見兄長從屋上翻跌下來，大吃一驚，撇下了韋秀婕就待衝過去，不意人影一閃，高宗岳比他還快，已是先到了張得標的身旁。冷然說道：「放下兵刃，放你兄弟回去。」

張得勝獰笑道：「小子，你口出大言，不怕東陽二虎麼？」高宗岳道：「你要送死，就上來。」張得勝道：「吃我一刀，看是誰死？」高宗岳也不打話，拔出寶劍就迎了上去。

此時謝瑤已從屋頂躍下，滿面羞容，急急奔向後面更衣去，韋秀婕恐她有失，仗劍在後保護。大廳上，只剩下兩對在厮殺，胡天福和百勝堂主，打得半斤八兩，不分勝負，張得勝却在高宗岳劍下吃盡了苦頭，他苦苦鬥了十四招，在十五招上，被高宗岳一劍磕飛了鋼刀，嚇得臉龐變色。

高宗岳的劍尖直指他的鼻尖，說道：「認個輸，立刻放你走。」

張得勝鬆了口氣，訕訕地道：「輸了就是輸了，總之我們東陽二虎，不再找你們的麻煩便是。」

高宗岳道：「衝你這一句話，帶你的兄弟走吧。」

張得勝不再說話，匆匆過去拍開張得標的穴道，兩兄弟撿起兵刃，竟自越牆而出。

那邊廂百勝堂主尤光亮，看見自己帶來的兩個高手，竟被對方一個少年人收拾得乖乖地走路，心裏大驚，步法一亂，頓覺支持不住，急忙縱身躍後，說道：「這筆賬記下了，以後和你一齊算。」

胡天福冷笑一聲，探身直上道：「你倒自由自在，想走了嗎？沒有這樣容易。」手中單刀一緊，着着攻向尤光亮的要害，尤光亮無心戀戰，鐵算盤一震，數十顆算盤珠激射而出，胡天福急忙旋身躲避。便是這一瞬間，尤光亮乘機逃了出去。

胡天福收起單刀，對高宗岳道：「老弟，今天眞幸虧有你相助。」

高宗岳謙遜了一番。想起東陽二虎，憤憤地說：「那兩個傢伙眞下流。」

胡天福做了個苦笑，說道：「東陽二虎，人如其名，那裏幹得出好事來！」高宗岳道：「不知謝姊姊有沒有受傷。」

胡天福道：「對了，我還要進去看看瑤兒。時已不早了。老弟也休息吧。」因吩咐家人帶高宗岳到廂房去安置。

時近三更，月華如水，高宗岳睡在床上，想起這一日間的所遇，一時竟睡不成覺，正輾轉不寢間，忽聽得窻前剝落一聲，一個人跳了進來，睜眼一看，月光下不是大多瓜是誰，高宗岳這一喜非同小可，立刻躍下床來，却見大多瓜以手示意，不可出聲，他莫明其妙，注視着大多瓜，大多瓜低聲說：「這是匪窩，就不得，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高宗岳愕然道：「是匪窩？」

大多瓜道：「胡天福臭名四溢，你犯不着跟他攪在一起啊。」

高宗岳道：「你是說他開賭場？這一點，我還是剛才才知道的，不過，他這個人也蠻不錯啊」。

大多瓜冷笑道：「蠻不錯，你且跟我去看看，不過要記得，不准弄出聲音來。」

高宗岳大惑不解，點點頭，跟着大多瓜翻身進入後院，大多瓜摸到東廂的窻前，對他招招手，高宗岳躡手躡脚地走過去，就着窻上的一個破洞張望。這一看，看得他心跳怦怦，臉紅耳熱，雙脚發軟。幾乎站不住了。

房間裏，明燭高燒，胡天福正坐在床前，手裏摟着個半裸的女人，只聽見他對那女人說：「瑤兒，那小子武功很高，是個好帮手，妳一定要帮我留他下來。」燭火下但見謝瑤斜眼一拋，腰肢一扭，說道：「有婕兒還不够嗎？」「胡天福淫笑道：「婕兒年輕，那及得上妳的騷媚？」謝瑤倒在他身上，扭着身子道：「我是騷貨，淫婦，人家婕兒是正經女子。」

胡天福說：「妳看妳這浪勁。」說着，輕打謝瑤雪白的屁股，謝瑤扭動得更厲害了，咀吧裏含含糊糊地說了幾個字，胡天福把她在床上一放，笑道：「這股浪勁，怪不得尤光亮的兒子要着迷。」

謝瑤嗔道：「你還不熄燈，想甚麼？」胡天福道：「想仔細看看妳，那小子還誠恐妳受傷呢！」

一面說話，一面撫摸着她的胸前，只見謝瑤滿面桃紅地坐起身子，撲向胡天福，雙手雙足，像八爪魚般緊緊纏住了他。

高宗岳看得血脈賁張，兩隻脚像鐵釘般地釘在地上，不能動彈，自覺身體的某部份正在發生變化。大多瓜更不打話，抱起他就往前院竄，回到房間，高宗岳還在痴呆之中。大多瓜道：「眼見是實，你信了吧。人家不過想利用你做個賭場保鏢而已。」高宗岳嘆了口氣，說道：「眞想不到。」大多瓜道：「想不到的事還多着呢。快走吧，一邊走，一邊再談。」當下高宗岳收拾停當，隨着大多瓜一起施展輕身功夫，像兩溜烟似地飛身出去。

四更左右，兩人已離開諸暨二、三十里路了，路旁有座破廟，大多瓜看了看說：「正好讓我們休息休息。」兩人在廟堂中席地而坐。高宗岳忍不住問道：「你又怎知我住在胡天福那兒。」大多瓜笑道：「天下的事，我都知道。」高宗岳道：「失敬失敬，只睽隔了一天，想不到你的見識大有增進。」大多瓜道：「這話怎說？」高宗岳道：「我在金華，聽見你在酒樓上對那兩毛賊說『這金華府的事，我沒有不知道的，』想不到僅僅一天，你竟連天下的事，都完全弄清楚了。」大多瓜呵呵大笑：「你這小傻瓜，有意思，有意思！」高宗岳道：「我又那裏傻了？」大多瓜道：「中美人計，為虎作倀還不够嗎？」高宗岳道：「可又來。那女子，你不是說她是雁蕩派的嗎？帮名門正派的人退敵，何錯之有。」大多瓜嘆了口氣道：「這是我的不好，我弄錯了，沒想到她是諸暨燕子帮的。」高宗岳道：「燕子帮是個什麼玩意？」大多瓜道：「諸暨燕子帮，開妓院，設賭場。雖然並無大惡，却也不為武林所齒。」高宗岳道：「然則他們又何以要插手黑白二怪的事？」大多瓜道：「想是覬覦錢財吧。」高宗岳道：「對了，你不是追蹤黑白二怪去的嗎。」大多瓜道：「說來慚愧，把人都追丟了。却追上了你的那個婕兒，一路跟蹤，不料竟發現了你。」高宗岳道：「你是什麼時候發現我的？」大多瓜微笑道：「在旅店裏。你們要一間房，我也要了一間房。後來我出去解手，不料回來之後已失去你們的蹤跡。直到賭場裏打了起來，驚動了我，一路找來，正好看見你打老虎。」高宗岳奇道：「我打老虎？」大多瓜道：「是啊！你打東陽二虎。」兩個人都哈哈笑了。

休息了一會，天已大明。大多瓜道：「你不是要到江湖上去歷練歷練嗎？跟着我去闖闖如何？」一句話提醒了夢中人，高宗岳這才想起自己身負重任，因將在金華客店裏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訴大多瓜。大多瓜聽了之後，半响不語，沉思一番，說道：「既如此，我陪你走一遭。但是黃森不見趕來，透着有點奇怪。」高宗岳道：「也許他找不到我們。」大多瓜道：「這話也有道理，我們慢慢地走吧。」

浙東山川靈秀，景物明媚。兩人一路慢慢行來，遊山玩水，心曠神怡。响午時分，到了一個小鎮，大多瓜是無酒不歡的。走進一家飯館，便要喝酒。高宗岳想起上回胡天福騙吃的事來，脫口說道：「店家，來一鍋醃篤鮮，一碗紅燒甲魚，一盆炒時件，再燙兩壺黃酒來。」大多瓜道：「好呀，你這小子倒是內行得很，這一肚子菜單是那裏來的？」高宗岳微笑不語。却聽那飯館老板自言自語地道：「怪事，怪事，兩撥人點的是一樣的菜。」高宗岳道：「你說什麼？」飯館老板陪笑道：「小的沒有

說什麼。」高宗岳道：「我明明聽見你說什麼兩撥人點的是一樣的菜。」飯館老板道：「不錯不錯，小哥敢情也是燕子帮的？」高宗岳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飯館老板道：「燕子帮的胡帮主，剛才在小店裏也吃的是這幾味菜。」高宗岳「哦」了一聲，說道：「他也來了。」飯館老板道：「不是來了，是走了。」高宗岳道：「你越說越糊塗。」飯館老板道：「小哥糊塗，胡帮主走了還不到一盞茶的時間。」高宗岳道：「你是說他在這裏吃過了飯，已經走了。」飯館老板笑道：「看來小哥的確糊塗，他吃飽了飯，自然是走了。」大多瓜在一旁聽着他們纏夾不淸，笑得前仰後合。高宗岳道：「看來他是找我。」飯館老板說：「他沒說要找你。」高宗岳冒火道：「我不是跟你說，是跟我的朋友說。」飯館老板道：「是，是，小哥說得對，不是跟我說，是跟我的朋友說。」大多瓜笑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說道：「店家，你行行好，不要笑死我了。」飯館老板道：「你這客官眞會笑，其實這小哥說的都是正經話，並不好笑。」大多瓜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道：「你，你，我是說你，不是說他。」飯館老板還待說話，門外又進來了客人，只得嘆了口氣，過去招呼。

不一會，酒菜上來大多瓜舉箸一嚐，讚道：「這店家雖然傻裏傻氣，煑的菜倒很高明。」卻見那飯館老板又和另一桌的一個和尙纏上了，只聽見他說道：「大師，不是我說你少見多怪，這鹹肉煑豆腐麼，的確是有這味菜式的。」那和尙爭辯道：「我不是說沒有這味菜式，我是說，我要的是豆腐，不要鹹肉。」飯館老板說：「那還不容易，大師，你只吃豆腐，不吃鹹肉，不就成了。」那和尙道：「阿彌陀佛。我是吃齋的，這鹹肉豆腐，叫我的筷子怎生伸得下去。」飯館老板道：「其實大師也太拘泥，這世上酒肉和尙多的是。」和尙道：「阿彌陀佛。」飯館老板道：「依我看，這裏也沒有外人，大師也不必假正經了，就將就着吃吧。」和尙被他氣得張口結舌，說道：「這，這是什麼話？」飯館老板道：「我是好意，大師不要動火。」和尙道：「你這種話，佛都有火，何況是人。」飯館老板道：「大師既是六根未淨，我也不多說了。」和尙說：「可又來，你又罵我。」飯館老板道：「出家人四大皆空，大師不必計較了，那鹹肉豆腐我不收錢，算我請客就是。」和尙道：「這鹹肉豆腐我不吃的，快去換來。」飯館老板道：「早知你這樣固執，我也不多費唇舌了，換就換吧。」端了豆腐就走。

不一會，只見他笑嘻嘻地捧出一盆熱騰騰的豆腐來。和尙看見果是換了，也就不再言語，舉箸便吃，不料一筷進口，頓覺味道有異，嚷道：「店家，過來。」飯館老板狐狐疑疑地走過去問道：「什麼事？」那和尙道：「這豆腐裏怎麼有鹹肉味？」飯館老板抓抓頭，說道：「大師不是吃齋的麼？」和尙道：「正是。」飯館老板道：「既如此，大師又怎知鹹肉味道是怎樣的？」和尙被他一句話問住了，不知如何是好，飯館老板哈哈大笑起來。

和尙大怒，拔出戒刀，在桌子上一拍，叫道：「你是有心爲難於我，今天我要好好地和你算賬。」怪的是飯館老板並不畏懼，泰然道：「算賬嗎，白飯三分錢一碗，二碗是六分錢，發芽豆一碟五分豆腐一盆七分，總共一錢八分銀子。」和尙怒道：「混賬，還敢消遣我。」飯館老板道：「誰消遣你來了，這筆賬淸淸楚楚，怎是混賬？」和尙道：「好，不給你一點厲害，諒你不肯低頭。」飯館老板冷笑道：「就憑你們東沙寺一班酒肉和尙的道行？」和尙吃了一驚，問道：「你認得我？」飯館老板道：「我不僅認得你，還知道你們勾結黑白二怪，有所圖謀。」和尙獰笑道：「那敢情好，佛爺先超度你到極樂世界去吧。」拿起戒刀，一刀砍去。飯館老板一閃身，直往大多瓜和高宗岳的坐處奔去，一面奔，一面帶動桌椅，阻住了和尙的追路，口裏大嚷：「和尙要謀財害命了，救命啊！救命啊！」

到了這個時候，大多瓜和高宗岳都聽出了飯館老板話中有因，並且也從他的身法上看出是個高手。依高宗岳的意思，和尙既是黑白二怪一路的，自應帮飯館老板的手。但他看見大多瓜以目示意，便不敢輕舉妄動。卻想不到飯館老板直向他奔來，一把拉住了他，叫道：「小哥，快救命，快救命。」那和尙一路踢開桌椅，獰笑道：「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窮嚷什麼？」

大多瓜站起身來，拉一拉高宗岳道：「人命攸關，避之則吉，我們走吧。」和尙道：「慢着，這裏的事未了之前，誰也不准走。」大多瓜道：「和尙，不要以爲我怕你，什麼多心經、孝女經、發神經，我可比你唸得多了。」和尙道：「胡說八道。」飯館老板在這種情形下仍不肯放過牙擦機會，揷咀道：「客官，你不知道，他是專唸男盜女娼經的。」和尙大怒，戒刀向前直送，高宗岳再也忍不住了，迅疾地把桌面一翻，「叭——」地一聲，戒刀刺進了桌子。和尙道：「原來你們是一夥的。好，佛爺一起成全你們到西天去吧。」拔出戒刀，再度揉身直上。高宗岳揮劍抵擋，雙方便在狹小的店堂裏激戰起來。

不數招，高低已分，和尙顯然不是高宗岳的對手。加上飯館老板在一旁冷言熱語，一會兒說吃齋的人究竟不比吃葷的人有力氣，一會兒又說和尙想必是酒色淘虛了身子。激得和尙更加暴跳如雷，一不留神，已被高宗岳一劍割去一隻耳朵。和尙吃了一驚，拔腿就逃。飯館老板叫道：「好和尙，你想趕着去投胎嗎？我可不是這樣容易商量的。」一面叫，一面叭噠叭噠地追上去。原來他穿的是一雙拖鞋。

高宗岳也想追出去，卻被大多瓜拉住了。說道：「隨他去吧。」經過這樣一來，飯是吃不成了，好在兩人都已半飽。便待出門。適時，只見櫃台後面冒出個人來，悉悉地發抖：「他們都走了？」高宗岳道：「你是誰？」那人道：「小的，小的是這裏的老板。」高宗岳奇道：「你是老板？那末剛才在這裏招呼的那人是誰？」那老板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今天一早他摸上門來，自願帮忙店務，不要工錢，說好了一天供他三餐飯的。那知道他惹下了這樣一場禍。」高宗岳道：「只打破幾隻碗吧了，損失不大嘛！」那老板道：「幾隻碗自是小事，東沙寺的和尙我可惹不起，看來我也只有關店歇業，遠走他方了。」大多瓜道：「東沙寺的和尙很壞嗎？」那老板道：「你不得罪他們，自是沒事。得罪了他們，那是一定報復的。這班和尙，人人懂得武藝，聽說由一個倭人和尙傳授。在這一帶他們勢力很大，連官府也畏懼他們的。」大多瓜點點頭，說道：「看來你在這裏也混不下去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送你一點銀兩，壯壯行色吧。」摸出一錠元寶遞過去，那店家千恩萬謝地收下了。

兩人出得門口，卻見鎭上家家戶戶，都在忙着上舖關門，人人臉上都是一片惶恐。高宗岳看見一個老者，滿臉張皇急急奔來連忙上前截住問道：「請問老丈，這鎭上的人何事驚慌。」那老者叱道：「讓開，讓開，東沙寺的和尙要來了。」高宗岳訝道：「來了。」那老者用手推開他，一邊走，一邊嚷道：「來是還沒來，但鎭上有人得罪了他們，那是遲早要來的。快走吧，別多事了。」高宗岳望着他的身形遠去，回過頭來對大多瓜道：「想不到東沙寺的和尙竟是這樣厲害。」大多瓜道：「這件事，說起來你我也沾上點關係。咱們在江湖上行俠，排難解紛，乃是本份。倒不如索性上東沙寺走一遭，把那些和尙懲戒一番，讓他們不再爲非作歹，你看如何？」高宗岳道：「照呀！這番話，說到我的心裏來了。走吧，我們這就去。」

當下兩人一路問訊，摸向東沙寺來。按路程說，原不過是幾十里路的事。但一則因東沙寺深處會稽山中，山路迂迴，不容易走；再則兩人都是人生地不熟，不免摸了不少冤枉路，及至來到東沙寺前，天色經已入夜。黑夜中也看不淸楚東沙寺的面貌，但見黑黑黝黝一片房舍，想來規模不小。

大多瓜做了個手勢，兩人同時縱身上屋，翻了幾重，看見下面燈火通明，酒香四溢，原來和尙正吃着晚飯，此情此景，無待贅述，東沙寺裏確是一班酒肉和尙。高宗岳想不通在飯館裏那個和尙，爲什麼一定要吃齋。正沉思間，大多瓜卻已飄身落地，朗笑一聲道：「阿彌陀佛，和尙喝酒茹葷，世間焉有是理。」他這一鬧，立刻颼颼颼從膳堂裏竄出幾個和尙來，罵道：「那裏來的瘋子，管起佛爺們的閒事來了？」大多瓜傲然道：「是西天如來佛祖派來淸理門戶的。」那幾個和尙被他這一頂，頂得氣往上衝，更不打話，竟是掄拳直撲上來。大多瓜道：「不知死活！」手掌一揮，一陣掌風過處，和尙紛紛跌倒地上。卻是作怪，這班和尙來得快，去得也快，爬了起來，拔脚就跑，剎時間逃個淸光大吉。大多瓜反而怔住了。正擬舉步走向膳堂，便見兩個和尙，手持戒刀，走了出來。爲首一個冷然說道：「剛才出手傷害小徒們的想是閣下了。」大多瓜道：「不錯。」那和尙道：「閣下夜入敝寺，有甚賜敎？」大多瓜道：「特來敎訓貴寺僧衆，不得滋事生非，擾及百姓。」那和尙道：「閣下尊姓大名？」大多瓜道：「敝人徐大東。」那和尙點點頭道：「原來是神掌徐大俠，貧僧思財，這是敝師弟思氣。」大多瓜忍不住噗哧一笑，道：「那有這樣的名字？酒色財氣，你們倒思了兩椿去。」只聽膳堂門口一個洪亮的聲音道：「不敢不敢，貧僧思酒、思色在此。」語隨聲落，又走出兩個和尙來。大多瓜道：「四位空自思念酒色財氣，可知天下和尙的臉都被你們丟光了。」思酒道：「凡夫俗子也配談禪？且在我們四大金剛手下走幾招再說。」大多瓜道：「應該應該。」這回他知道對手已非剛才那班和尙可比，立定門戶，左手圍腰，右手當胸豎立，一式「童手拜觀音」，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把式。四金剛識得厲害，呼嘯一聲，竟往前後左右四個方向同時搶攻。高宗岳居高臨下，看得淸楚，但見大多瓜掌影翻飛，四金剛此起彼落，片刻之間，雙方已接戰了二十多招。大多瓜越打精神越抖擻，右手一掌劈向思色，左手一揮迎住思財。中路大開，思酒一看，機不可失，立刻傾盡全力，一刀向他胸前搠去，豈知大多瓜的右手是虛招，發至中途便收了回來，右足後退，身形一旋，思酒手擎戒刀在他右手腕下直衝而過，但聞「哎唷」一聲，站在大多瓜面前的思氣躲避不及，小腹上被思酒的刀直插而入，與此同時，大多瓜的左掌已劈上思財的肘腕，思財一鬆手，戒刀嗆啷墮地，正待衝過來的思色吃了一驚，身形一滯，大多瓜右手一掌過去，「吧噠」一聲，思色跌出了七、八尺外。思酒倉皇轉身，大多瓜左手一帶，思財被帶得直向思酒衝來，思酒急待閃避，說時遲，那時快，大多瓜疾伸雙掌，「吧吧」兩聲，剩下的兩個金剛，也都中掌倒地。

大多瓜吁了口氣，叫道：「東沙寺裏，難道都是不中用的貨色麼？」一語甫畢，梵唱起處，膳堂裏走出十幾個和尙來。爲首一人，身材奇矮，想來便是那個倭僧。只聽他嘰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立見有四個和尙躍身出來道：「東沙寺四羅漢善嫖、善賭、善吃、善着來會會高明。」大多瓜哈哈大笑道：「嫖賭吃着一上來，好極了，好極了。」四羅漢不用兵器，揮拳直上，大多瓜舉掌迎敵，數招過後，頓感來者比四金剛又高了一籌，不敢輕敵，凝神對付。

只見台階上那個倭僧，又嘰咕了幾句，便有一個和尙走了下來，一邊走，一邊說道：「神掌功夫，的確了得，貧僧也來領敎領敎。」他說得輕鬆，可沒料到半空中一塊屋瓦迎面打來，悶哼一聲，立刻倒地。

台階上又躍下四個和尙，叫道：「是那一個，藏頭露尾的？」高宗岳輕輕躍下地面，說道：「是你小爺，高宗岳。」四個和尙中的一個，舐舐咀唇，道：「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這號人物。」另一個接口道：「原來是個無名小子。」高宗岳氣往上沖，問道：「你們呢？可有名號。」那舐咀唇的和尙說：「狂妄小子，東沙寺四尊者大喜、大怒、大哀、大樂的大名都沒聽說過？」高宗岳搖搖頭道：「眞是怪名字。」一旁邊打門中的大多瓜忍不住揷咀道：「小兄弟，這都是一班酒肉和尙，我這裏是嫖、賭、吃、着，你那裏是喜、怒、哀、樂，色色俱全。哎唷——」他一分心，被善嫖和尙在脅下打了一拳，痛得他大叫起來，不敢怠慢，立刻又凝神對敵。這邊高宗岳是生力軍，加以初生之犢不怕虎，緩緩抽出寶劍，向四尊者一揮，四尊者立刻亮出戒刀，迎了上去。

這四尊者的刀法，顯係合練的。一進一退，一守一攻，莫不都有次序，接戰移時，高宗岳還找不到對方的破綻。心裏想，這可是自己下山以來第一次碰上勁敵。劍法一變，使出師父創立的潛龍劍法，颼颼颼數招「神龍隱現」，「矯龍在天」，只聽四尊者逕聲「哎唷」，這個傷了手臂，那個失了耳朵，紛紛退後不迭。高宗岳揚劍直追，紛亂中只見那倭僧大吼一聲，連人帶刀向他捲了過來。高宗岳急忙抵擋，不料那倭僧刀法詭異，數招之下，弄得高宗岳手忙脚亂，吃他一拳直搗心窩，不禁「哇——」地吐出一口鮮血，栽倒地上。那倭僧踏前一步，舉刀待劈，危急間但見一條黑影如電閃般掠到，「噹——」地一聲，長劍架開了戒刀，百忙中瞥見正是那個冒充飯館老板的人。高宗岳掙扎着待要站起，卻覺心口一甜，眼前一黑，一雙軟綿綿的手扶住了自己。定得神來，睜眼看去，竟是謝瑤。心裏感到奇怪，卻聽那飯館老板喊道：「先把他救出去。」謝瑤應了一聲，把高宗岳負在背上，立刻縱身上屋。耳聽得衆和尙大叫：「快追，快追。」聲音漸叫漸遠了。

高宗岳伏在謝瑤身上，迷迷糊糊地不知過了多久，到了一個地方。謝瑤把他放了下來，點起燈火，服侍他睡在一張床上。高宗岳舉眼打量，見是一間茅屋，屋內卻有床有榻，十分週全。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謝瑤嫣然一笑道：「放心好了，這裏是燕子帮設在會稽山中的別業，沒有人知道的。」高宗岳道：「妳，妳怎會這麼巧來到東沙寺的？」謝瑤道：「我是和義父一起出來找秀婕妹妹的。」高宗岳吃了一驚，問道：「秀婕在東沙寺嗎？」謝瑤道：「你不要大驚小怪，秀婕的腿上受了點輕傷，已由義父送她回諸暨了。」高宗岳道：「我實在弄不懂。」謝瑤道：「你先服下這顆萬靈丹，待我從頭說給你聽。」高宗岳道：「什麼萬靈丹？」謝瑤道：「這是燕子帮的療傷藥，靈驗無比，快吞下去，包你不到半個時辰

，傷患若失。」高宗岳接過丸藥，吞下口去，說道：「妳且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囘事？」謝瑤白了他一眼道：「還不是爲了你！自從你昨夜不告而別，秀婕一早便追了出來。我和義父不放心，也跟着追上來。不料快到東沙寺附近，發現秀婕被幾個惡和尙包圍住了，我和義父立刻上前援救。那知和尙越打越多，義父和秀婕都受了傷，幸得天台劍客趕來解圍。」高宗岳道：「你是說黃森，他也來了麼？」謝瑤橫了他一眼道：「你這個人莫名其妙，要不是人家剛才一劍架住了那臭和尙的戒刀，你還有命麼？」高宗岳道：「那是飯館老板啊！」謝瑤道：「什麼飯館老板？人家開你玩笑，你也看不出來嗎？」高宗岳道：「該死，該死，我竟沒有發覺。」謝瑤道：「黃大俠救了我們出來之後，我們便僱了艘船囘諸暨。是義父不放心，叫我留下來守候你。」高宗岳道：「候我幹什麼？」謝瑤道：「義父想請你囘諸暨去。」高宗岳哼了一聲，又道：「他兩人不知怎樣了。」謝瑤道：「你是說黃大俠他們？放心好了。剛才我看見他們已經突圍而出。黃大俠來過這個地方，也許會找來。如果不來，明日我陪你找他們去。」高宗岳道：「你不要我到諸暨去了。」謝瑤道：「那是義父的如意算盤罷了。」高宗岳道：「如意算盤？」謝瑤道：「他叫我引誘你，你難道眞的不知道嗎？」高宗岳萬萬料不到她居然坦誠相告，一時愕然不知所答。

謝瑤瞟了他一眼，也不再說話，竟自坐在床沿，流起淚來。高宗岳道：「別哭，別哭，有話好說。」謝瑤沒理他。高宗岳忍不住撐起身子，掏出汗巾替她抹眼淚，謝瑤乘勢倒在他的懷裏，抽泣起來。高宗岳從未碰到過這種事情，不禁慌了手脚，一味只是說道：「別哭，別哭。」謝瑤哭了一會，抬起頭來，望着高宗岳道：「你心裏很看不起我，是麼？」高宗岳道：「沒有這囘事，絕對沒有這囘事。」謝瑤破涕爲笑道：「既如此，你叫我一聲瑤姊姊。」高宗岳道：「瑤姊姊。」一語甫出，感覺心頭一蕩。謝瑤雙手環抱上他的頸項，低低叫了一聲：「好弟弟。」把粉臉向他頸後直鑽，高宗岳忍不住轉過臉來，四目相投，只見謝瑤兩隻水汪汪的眼睛痴痴地直視着自己，心頭不禁一熱，低下頭來，輕輕地吻了吻她的咀唇，眼前浮出昨夜諸暨所見，不由慾念大熾，雙手漸漸在她身上游移。謝瑤嗔道：「原來你也是不規不矩的。」高宗岳道：「瑤姊姊，妳知道，我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的。」謝瑤道：「好弟弟，熄了燈再說。」高宗岳道：「不許熄燈，我要看看。」謝瑤道：「你要看，瑤姊姊就讓你看個够。」高宗岳雙手便去除謝瑤的衣服，謝瑤半推半就，一個是乾柴，一個是烈火，剎時間，謝瑤已是羅襦半解了。

室內春情正在氾濫，猛聽得一聲冷笑，兩個人推門而進，竟是黑白二怪，高宗岳大吃一驚，伸手一掣寶劍，黑白二怪已是快了一步，冷不防從他懷中攫去謝瑤。謝瑤的武藝雖然比不上韋秀婕，但在二怪手下，走上數招，本非難事。無如她此際衣衫不整，心情慌亂，竟在猝不及備的情形下被黑怪一下子制住了。黑怪一面拿鼻子嗅着謝瑤的面孔，說道：「很香，很香。」一面摸着謝瑤的粉頰。一臉得意洋洋的表情。白怪則持刀威嚇着高宗岳道：「好小子，你再上前，我就廢了這淫婦給你看。」高宗岳有了忌憚，一時倒眞的不敢造次。那謝瑤急得大叫道：「兩位仙翁，有話好說，他身上受傷，請不要難爲他。」黑怪道：「這還像句人話。」一面又捏捏謝瑤的屁股道：「這浪蹄子的肉頭不錯。」謝瑤道：「你待怎的？」黑怪道：「仙翁久已不動凡心了，看了妳這騷貨的騷勁兒，着實有點喜歡，也罷，依我兩個條件，今夜就放過這個小子」。謝瑤道：「什麼條件？」黑怪的一只手伸進了謝瑤的肚兜之內，咀裏嘖嘖有聲地讚道：「眞是滑膩得像羊脂白玉。」謝瑤扭動着身肢央告道：「什麼條件，快說啊！」黑怪的那隻手不停地動着，說道：「第一，叫這小子交出藏寶圖；第二，妳這小騷貨陪我一晚。」謝瑤道：「他有藏寶圖？他有什麼藏寶圖？」黑怪的手已沿着她的小腹到達屏翳穴。謝瑤但覺一股熱流由下而上，頓時渾身如虫咬蟻行，癢不可當，肉緊起來，咀吧在黑怪的手臂上大力咬了一口，黑怪大叫一聲，手指疾伸，狂點了謝瑤幾處穴道，把她往地上一擲，兀自大罵臭蹄子，死騷貨不已。他不知道，謝瑤並不是反抗他，而是一時情不自禁，奇癢難熬所致。

這一蹭蹬，給了高宗岳一個機會。他眼看謝瑤被擲在地上，心中顧忌，減了幾分，立即挺劍直上。黑白二怪沒有見過他的武功，心存輕敵，吃了高宗岳一劍斬下了白怪的一幅衣袖。白怪吃了一驚，黑怪怪嘯一聲，兩人聯手出刀，和高宗岳戰在一起。

黑白二怪的「無極刀法」，果然厲害，雙刀配合，尤見出神入化。高宗岳勉力支持了三四十招，但覺胸前傷處隱隱作痛，始終無法運用全力。心知今晚討不了好去。一面打，一面盤算脫身之計，正感困惱之際，忽見門前人影一晃，响起大多瓜的聲音道：「果然是在這裏。」心裏大喜。

黑白二怪聽見人聲，同時收勢，黑怪道：「徐大東，你又來管我們的閒事了？」大多瓜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後面跟着已換去了飯館老板裝束的天台劍客黃森。兩人進得門來，一齊出手，大多瓜道：「天下事天下人管，分什麼閒不閒的，吃我一掌。」黑怪道：「人稱你是神掌，在仙翁手下，不要變了鬼掌才好。」天台劍客道：「是誰變鬼，打過方知。」黑白二怪大怒，雙方立即打起來。

高宗岳鬆了口氣，過去看看謝瑤，不料她被黑怪亂點一通穴道，週身經脉受到重傷，經已氣絕多時。高宗岳心裏一陣悲痛，仗劍直取黑怪，口裏嚷道：「你殺死了她，就得塡命。」黑怪道：「她自尋死，與我何干。」高宗岳怒道：「還說和你不相干？看劍。」刷刷刷一連數招，迫得黑怪連連後退。

剛才高宗岳以一敵二，還可勉力週旋，如今加上大多瓜和天台劍客兩個一流好手，以三對二，形勢頓殊。黑白二怪的無極刀法，在三個好手面前，漸見漏洞迭出。二怪打了個招呼，聯手使出一招「無邊無際」，但見一片刀光，如水銀鋪地，直奔而來，高宗岳究竟經驗淺，側身退了一步，耳邊聽得大多瓜大喝一聲：「那裏走。」「蓬——」地一掌，從半空中擊下一個人來，正是黑怪。那邊廂，天台劍客黃森苦苦纏住了白怪，高宗岳疾忙出手點了黑怪的麻穴。三人聯手對付白怪。白怪怒吼連連，究竟獨力難支，戰不數招，也被擒住了。

大多瓜道：「兩位仙翁，承蒙不棄，在金華留字叫我莫管閒事，可是這趟閒事，我是管到底了。江湖上有句話，叫做先到先得，那黃字號的客人，本是我們發現在先的，你們中途出手，要我不管此事，這是那裏來的規矩。何况我這小兄弟並未開罪你們，你們苦苦相逼於他，又焉能令人不管？」

黑怪冷笑一聲，說道：「說得好，你可知道，黃字號那客人身上，懷有一張倭寇藏寶圖，而那張藏寶圖，據說現在是在這位小老弟身上了。」

高宗岳道：「兩位怎知是倭寇藏寶圖？」黑怪翻起一雙怪眼道：「這還用問，當然是金船帮那個什麼舵主吳維忠告訴我們了。」高宗岳道：「吳維忠？他人呢。」黑怪道：「他給我們搜過身，證實果然不見了藏寶圖，自然放他走了。難道我們黑白二仙還吃人不成？」高宗岳道：「然則兩位苦苦追尋藏寶圖何用？」白怪插咀道：「你這小子，原來是個傻瓜，有了藏寶圖，便可富甲天下了。你難道不想嗎？那末你要那藏寶圖何用？」高宗岳道：「我是要去送給靈隱寺……」黑怪大笑道：「從來只有帶髮修行，沒說有帶財出家的。」高宗岳道：「我不是去出家，我是受金船帮之託。」黑怪道：「又來消遣仙翁了，金船帮和靈隱寺是對頭，怎會送這張藏寶圖去？」高宗岳還待分辯，卻給大多瓜止住了。說：「不談這些，請問兩位仙翁，爲麼什要帮倭寇奪這張圖。」黑白二怪愕然道：「我們怎會帮倭寇？倭寇殺人越貨，爲禍海洋，我們翦除之不暇，爲什麼要去帮他？」天台劍客道：「然則兩位怎會和東沙寺的和尙攪在一起的？」黑怪道：「你說東沙寺的和尙是倭寇？」天台劍客道：「東沙寺的主持，好像是個倭人。」黑怪道：「怪不得了。」大多瓜道：「怪不得什麼？」黑怪道：「東沙寺的住持智空和尙本是我們的方外交。多年不見，這次去找他，他竟臥病在床。看他神色淒苦，說話吞吞吐吐。似有隱衷。經你們這一說，我明白了，他一定是受制於人。」白怪道：「原來你也有此想法。我是早在疑惑了。」高宗岳道：「兩位，恕在下唐突，你們的朋友受制於人，竟也袖手不理，閒事不管，飯吃三碗麼？」黑怪道：「我們現在又何嘗不受制於人？又怎理會得朋友的事？」大多瓜道：「兩位仙翁，你們是老江湖，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今宵的事就此作了。我們小兄弟身上的藏寶圖，請你們莫再管它。以後我們橋歸橋，路歸路，大家各行各道，各不相干。只是，如果兩位要去東沙寺救朋友，看在共同對付倭寇的份上，我們決定拔刀相助，加一把力。」

黑怪道：「那好極了。一言爲定。」

高宗岳道：「且慢，這一條人命，怎麼交代？」

黑怪道：「是我一時錯失，我也不是存心殺她的。她是你的甚麼人？」

高宗岳道：「這個，這個……」竟是說不出名堂來，天台劍客道：「她是燕子帮的二嬌之一。日間曾救過這個小老弟一命。」

黑怪沉吟一會，說道：「人死不能復生，原是我一時失手所致。眼下我有兩個辦法補救。一是由我自斷一臂，向小弟謝疚：另一個辦法，是由我們護送小老弟抵達靈隱寺，然後回去向燕子帮謝罪。這兩個辦法，你看那一個較好。」

大多瓜道：「依我看來，第一個辦法不大好。我們還要去東沙寺會那倭寇，仙翁自斷一臂，等於未打仗，先損兵，此法不妥。第二個辦法在情理上也說得過去，何况燕子帮的人，老實說，老實說，也有點，有點，邪氣。」

高宗岳道：「兩位願向燕子帮謝罪，我不反對，且看燕子帮如何處置這件事，至於護送一層，萬不敢當。」

白怪道：「那是應該的。」

大多瓜笑道：「他是怕你們護送爲名刼圖是實。」

黑怪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說過了不再打藏寶圖的主意，那裏有不算數的！」

高宗岳道：「在下也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而已。」

大多瓜道：「如今我們同仇敵愾，不扯這些了。小兄弟，勞你駕替黑仙翁解開穴道。」一邊說，一邊替白怪解除束縛。

黑怪穴道解開後，伸了個長長的懶腰，笑嘻嘻地道：「小兄弟，你不要介意，改天仙翁替你做媒，找個更漂亮的女子給你。」

高宗岳想起剛才和謝瑤輕憐蜜愛的情景，不禁羞得面孔緋紅。

當下大家約定明日辰時在東沙寺前取齊，一起殺它個措手不及。黑白二怪作揖別去。高宗岳便在屋前掘個土坑，把謝瑤的屍身埋了。回到屋裏，三人挑燈夜談，問起黃森怎會找到這裏。

黃森說：「我親自和謝瑤把燕子帮的帮主及他的女兒送到這裏，又雇了船送他們上船的，怎會不知道？」又問起他假扮飯館老板的事，黃森說道：「就是爲了找你們啊。我心裏想，要找人只有個辦法是守候在大路上。可是這個辦法行不通，得餓肚子。另一個法子是守候在飯館裏，趕路的人總是要吃飯的，不怕遇不到。只是終日坐在飯館裏，飯館老板是要怕你的，因此想出個妙法來，索性替他當當差，招呼招呼客人，不要工錢，做老板的總是歡迎的。」一席話說得大家笑了起來。

大多瓜道：「你的易容術眞妙，連我也被瞞過了。」

黃森道：「不敢，不敢，這是我們天台派一點看門的小技，見笑了。」

談談說說，不覺已近黎明，三人打坐休憩片刻，天亮之後，便穿紮停當，一齊出門。一路上曉風拂面，精神大振。將近走到東沙寺，已見黑白二怪，盤膝坐在路旁的石上。大家會合一起，浩浩蕩蕩地直奔東沙寺而去。

比番再到東沙寺，情形大不相同，天已大明，遠遠看去，東沙寺的建築雖然並不雄偉，卻是房舍櫛比，佔地甚廣。廟前一片空地，一羣人正在厮殺，喊殺之聲，不絕於耳。衆人大感驚異。大多瓜粗中有細，一揮手叫大家停下

，他自己縱身跳上一顆大樹，細細看時，朝陽下但見一羣和尚手持戒刀，一聲吆喝，便向五、六個人砍去，奇的是那五、六個人竟然不閃不避，絲毫不動，戒刀砍到身上，渾如不覺，彷彿被人點了穴道似的。

大多瓜越看越奇，抬手示意，衆人紛紛上樹。看了這個情景，也莫不嘖嘖稱怪。

畢竟是高宗岳年紀輕，眼力好。看了一會，已看出那些不言不語，任砍不動的都是草人。他把所見告訴大家，大家再細細一瞧，不是草人是甚麼？原來是和尚們借草人練刀法。但既是操練，何必大聲喊殺？他們可不知道這是倭人武士們練刀的習慣。

弄清楚眞相之後，羣雄相顧大笑。笑聲未已，只見那班和尚中有一個排衆而出，大喊道：「甚麼人胆敢偷看佛爺們練刀？」

高宗岳應聲而出，從樹上一溜烟似的來到他的面前，一看那和尚，正是被自己削掉半隻耳朵的四尊者中的大怒和尚，因道：「是你小爺高宗岳。」

大怒和尚看見是他，駭得倒退一步，問道：「你，你又來撒野了。」

高宗岳道：「這番是來取你性命。你放清楚。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大怒和尚又退了一步，忽然轉身急奔，叫道：「快稟報師父，昨夜那人又來……。」一個「了」字還未出口，高宗岳一個箭步，人隨劍至，「克察」一聲，一劍又削去了他另外一隻耳朵。

大怒和尚又駭又亂，嚇得跌倒地上，亂滾一通，高宗岳也不去理會他，逕自奔前，把那羣練刀的和尚殺了個七零八落，逃的逃，竄的竄，傷的傷，一剎間走得一乾二淨。

高宗岳俯身拾起幾片樹葉，抹拭着長劍，正預備招呼大多瓜等人時，耳畔一聲梵唱，已見從東沙寺中走出一羣和尚。為首的正是昨夜所見的倭僧。却見他和另一個和尚低語一番，那和尚便走上前來，問道：「少年人又來何事？」

高宗岳道：「奇了，這是和尚寺，又不是衙門，不准人來燒香拜佛的麼？」

那和尚道：「本寺佛像正在重漆金身，暫不接待客人。」

高宗岳道：「我管你接不接待！我是來佈施還願的。」

那和尚道：「施主如有施捨，請交貧僧就是。」

高宗岳道：「我要面交給智空住持。」

那和尚道：「敝師兄適有小疾，請交給貧僧，也是一樣。」

高宗岳冷哼一聲，道：「你是甚麼東西？口出大言。」

那和尚道：「貧僧智高，現為代理住持。想來夠資格說這樣的話了吧。」

高宗岳點點頭，說道：「也好，我要佈施給那個倭僧三劍，你叫他過來受死。」

智高面色一變道：「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自和你客氣，你既不受抬舉，且吃我一刀。」掣出戒刀，作一個勢，大喊一聲，戒刀迎頭劈來。

高宗岳一看來勢疾速，閃身一側，那知智高的戒刀劈到中途，忽然轉了個彎，刀勢向右，直攔高宗岳心房，高宗岳吃了一驚，疾退數尺，堪堪避過，智高的第二刀又已砍來，仍然是一聲大喊，一刀劈來。

這回高宗岳不敢怠慢，舉劍一架，「噹」——地一聲，刀劍相交。但覺對方力道，既猛又重，心知智高的武藝非同小可。當下展開潛龍劍法，用心對敵。

這時大多瓜等已紛紛趕到。大多瓜一馬當先，指着倭僧叫道：「呔，那倭僧，你不在倭國吃倭飯，偷來中土，攪甚麼鬼。搗甚麼蛋？打甚麼鬼主意？快快從實招來，大爺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讓你坐上倭船，回到倭國，與你的倭婆相會……。」

他越說越感到可笑，竟是揉着肚子，大笑起來。笑聲中只聽天台劍客大叫小心，大多瓜粗中有細，立刻縱身後躍，定睛看時，不禁嚇了一跳。原來那倭僧不聲不响，人隨刀至，一刀正劈在自己剛才所站的位置。設非黃森示警這條命已是完了。

只見颼颼兩下，黑白二怪已是舉刀迎了上去，和那倭僧殺在一起。黑怪一邊打，一邊道：「操你奶奶，你這倭鬼，倒有兩下子。」

白怪道：「不好，我操你祖宗。」兩人打科說渾，却不防那倭僧一刀緊似一刀。「無極刀法」碰上這倭僧的無名刀法，不但一籌莫展，反而越捉襟見肘。那倭僧雖然不明他們說些甚麼，但看出兩人言語輕薄，心知決不是甚麼好話，怒吼連連，一刀緊似一刀，弄得黑白二怪手忙脚亂，刀出無章，無極刀法變成了亂極刀法。大多瓜眼見情形不對，跳上戰圍，道：「好，操他祖奶奶，我也算上一份。」一掌向倭僧迎面擊去，倭僧低頭一避。給黑怪看出了破綻，狠命一刀，向他肚腹刺去，倭僧百忙中迴刀相救，白怪舉刀疾劈，嘶——地一聲，在他的右肩上割開了一條數寸長的傷口。

倭僧怪叫連連，舉刀直刺白怪，大多瓜在他的背後又是一掌。嚇得他閃身直避。三個人打一個，形勢大變。黑白二怪，重又精神抖擻起來。這個說：「倭鬼，酆都城酆都寺缺個住持，你幹不幹？」

那個說：「他要不幹，只怕由不得他。」

大多瓜呵呵笑道：「他身材太矮，只怕閻王爺看不起他，不獲重用。」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把個倭僧激得暴跳如雷。刀法大亂。他認定大多瓜是這班人的首領。刀刀不離他的要害。大多瓜左縱右跳，避來避去，忽然來了個主意，一掌打向地面，剎時塵土飛起，倭僧人矮，首當其衝。大多瓜看準他視綫迷濛，運足功力，兜頭一掌，倭僧急忙閃避，却被黑白二怪劃出二刀，一傷脅下，一傷腹際，立即倒地不起。

黑白二怪怪嘯一聲，却見黃森正被羣僧包圍，立即趕過去赴援。大多瓜眼見高宗岳對智高和尚，頗佔優勢。無須相助，拍拍雙掌，逕奔寺中。這邊高宗岳以潛龍劍法和智高對敵，初時智高勝在力氣大，戒刀大起大闔。高宗岳戰來頗覺吃力。數十招後，智高的內力已漸不繼，戒刀的威力漸減，高宗岳乃得眞正地發揮出潛龍劍法的潛力來。他離開師門以後，大大小小，已經過了好幾仗，對敵的經驗也漸漸豐富了。知道和這樣的敵人作戰，只要消耗他的內力，勝來比較輕易。因此一味避重就輕，又數十招後，智高果然漸漸氣喘起來，手上戒刀，力道更小。高宗岳看見時機到來，一招「神龍隱現」，迷惑了智高的視綫，不待招數使足，立即化為一招「游龍入海」，寶劍斜揷，一劍刺入對方右腿。智高大叫一聲，坐倒在地，高宗岳更不怠慢，立刻反手制住了他的麻穴。

勁敵受制。他立即揮劍加入黃森和黑白二怪的一方。這時和黃森對敵的一羣和尚，因黑白二怪來到，已有不支，那堪再加上個好手？他們原都是四尊者，四羅漢，四金剛中的殘餘，不少人昨夜看見過高宗岳的本領，一見他加入戰圍，早已心存怯意，不消片刻，已有不少人受傷倒地，剩下來走得快的幾個，落荒而逃，走得慢的，紛紛做了刀劍的祭品。

四人收起了兵刃，黃森道：「大多瓜呢？」黑白二怪面面相覷。

高宗岳道：「想是進了寺裏。」

黑白二怪道：「我們也去，看看智空住持去。」却聽大多瓜笑道：「不必了，這不是智空方丈麼？」只見他陪着一個清瘦的老和尚走了出來。那老和尚一看場上的情景，不由低頭合十，連聲唸「阿彌陀佛」不已。

大多瓜笑吟吟地對黑白二怪說：「事情已經完全弄清楚了。你們的老朋友智空和尚果然是受制於這倭僧。這倭僧原是倭國派來的奸細。到中土來，為的是要偷繪我們沿海的地圖，以便利倭寇前來搶掠。那智高和尚本是智空的師弟。不知怎樣一來，搭上了這個倭僧，從他學藝，竟致本性盡失，引狼入室，把倭僧引進東沙寺中，自封代理住持，胡作非為。甚麼四尊者、四羅漢、四金剛都是些江洋大盜，被倭僧招兵買馬弄來而已。由於倭僧的勢力大，智空和原來的一班和尚都不敢惹他們，聽任他們擺佈。要不是我們在倭僧未成氣候之時撞來，這東沙寺將來還不知會變成怎樣的局面呢！」

黑白二怪聽得怪眼連翻，問智空道：「可是眞的？」

智空又唸了一聲佛號，說道：「正是如此，設非各位來到，東沙寺的苦難還不知伊于胡底，這也是佛祖有眼。」

黑怪道：「那天我們來看你，你為甚麼不講？」

智空道：「他們環伺左右，教老僧如何講法？」

黑怪道：「有我們兩人，再加上你，無論如何也可以拚上一拚。」

智空凄然道：「不瞞兩位，老僧的武功已被那倭賊廢了。」黑白二怪聽得你瞧我，我瞧你，半响不言。

大多瓜道：「此間事已了，我們就此別過。兩位仙翁便屈駕在此，幫智空方丈收拾殘局吧。」

黑白二怪道：「那怎麼行，我們答應過送這位小兄弟到靈隱寺去的。這裏的事，賊首經已就擒，智空方丈的手下，也還有些人通武藝的，想來不會有事發生了。」

智空合十道：「正是，正是，各位請便吧。這裏的事老僧自會處理。」

當下衆人和智空別過，一路行來，渡過了錢塘江，便抵達了臨安，找到靈隱寺，高宗岳說明來意，要見法明方丈。不料靈隱寺的和尚却說沒有這個人。高宗岳再說是受金船帮之託而來，靈隱寺的和尚說，溫州金船帮一再刼掠靈隱寺的香客，難道還要上門尋釁？高宗岳還待再說，大多瓜在旁拉了他一把，道：「我看這事有古怪，你且把那藏寶圖拿出來瞧瞧。」

高宗岳如言取出那包東西，打開一看，只氣得他呱呱大叫。原來這那裏是一張地圖，只是一張白紙，寫着七個大字：「聲東擊西之計也！」

黑怪道：「如何？我早就說金船帮的人不是好東西，無緣無故拿當給你上。」

高宗岳道：「這也怪我江湖經驗淺，受人利用了。不過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找到金船帮，出這口氣。」

黑怪道：「這口氣大家帮你出。眼下我們還是先去燕子帮，了掉本仙翁的事吧。」

黃森道：「說得對，我們先去諸暨，再奔溫州。」

白怪道：「不對，我們應該先去找家館子，好好地吃一頓西湖醋魚。」

大多瓜道：「正是，正是。先來它兩杯，吃飽了肚子再動身也不遲。」拍拍高宗岳的肩膀，說道：「走吧。」

高宗岳嘆了口氣。

（完）

武林軼事

飛劍儆奸

神光

王仲瞿，名曇。以掌心雷之說，廢棄終身。然仲瞿實工劍術，鍊青鋒二，納之鼻中，不輕示人，人亦不知其懷此絕技也。清乾隆間，和坤當國，權傾中外，有炙手可熱之勢。仲瞿負盛名，和坤嘗籠絡之，仲瞿亦樂與往來。

某歲，和坤生日。張筵為壽，王公百官咸集，坤洋洋然有驕色。仲瞿忽離席而言曰：中堂耳目之娛備矣，然某以為猶有憾。公孫大娘之技，此鮮傳者，如有之，亦千古佳話也（公孫大娘，乃唐教坊妓，善舞劍器，張旭習草書，嘗見大娘舞西河劍器，得其形勢，自此草書大進）。

坤曰：誰可者？仲瞿曰：非敢曰能，然願獻末技為中堂壽，不識府中亦有干將莫邪否？坤顧左右取劍，劍至，仲瞿手折為二，曰廢鐵耳，連易數劍皆如之。坤驚顧左右，令往臥室中，見有錦袱重裹寶匣而[illegible]者，取以來。及開篋視之，則日本刀也。光燦如新發刑（石旁），仲瞿睨視良久。曰：較美矣。言未竟，已曲之成環形，坤失色。仲瞿曰：中堂惜之耶，捧而直之如初，轉以授侍者。

坤顧謂無好劍，將如何？仲瞿曰：若然，則某固有隨身者在。俯首大嚏，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盤旋飛舞，寒光射人，並仲瞿之形亦不可見，劍閃爍不可逼視。忽然一白光飛向席上，砰然一聲，光遽收，色遽斂，仲瞿亦渺不知所在。衆方驚詫，但見坤呆立案側，案劃然中分，剖而為二矣。

及坤神色稍定，顧謂朝士曰：孺子將不利於我，我有以處置之。乃密奏高宗（乾隆），謂妖人王曇行刺，未成。高宗密諭步軍統領嚴緝，勿使逸，比戶大索，將十日矣。

一日，高宗視朝，忽見御座旁有詩一首，詩曰：「黑衣隊本衞旋宮，龍奧而今竟不同，翻手為雲都化瘴，秦頭壓日正方中。金輪瓜子韓王府，車走雷聲巫女峯；請得上方三尺劍，幾人妙手笑空空。」下有欵識曰妖人王曇。高宗大驚，坤侍側，面如死灰，遽伏地，請付刑部治罪。蓋仲瞿手筆，坤能辨之也。

高宗命坤起，顧值殿宮監侍衛，問有人私入宮禁否？僉曰：無之。謂坤曰：宮廷邃密，渠乃能來，我亦無奈何矣。坤出，乃諭步軍統領不嚴究。然仲瞿一擊不中，遽變姓名，南下江浙。虎邱山麥室誌中，所謂張祿變名，辛文改姓者，即此時事也。及嘉慶己未，高宗崩，仁宗（嘉慶）親政。嘗諭樞臣，謂王曇若來京會試，朕欲親見其人。說者謂府中舞劍，殿壁題詩，仁宗實備聞之也。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霸王槍（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馬返回了餓虎崗，丁喜不辭而別，鄧定侯和王大小姐只好依着小馬留下的訊息，到餓虎崗山脚下的老山東饅頭店，找着老山東，向他探詢小馬下落，老山東告知他們，小馬已登餓虎崗，在他友好鐵胆孫毅的掩護下，並沒出什紕漏，另一小馬的好友拚命胡五，則爲小馬傳遞消息，那胡五每晚必來購買燒鷄，乘機傳送消息，翌日，胡五突破例提早到來，留下一張紙條，紙上寫着寥寥七字：今夜子時，大寶塔。老山東說出大寶塔是極其凶險之地，但王大小姐主張立刻就去，鄧定侯忽制止現在不能去——

計誅梟獍首　情感鐵漢心

天已黑了。

鄧定侯臂上的傷口，已被全新包紮了起來，此刻他正默默的用一塊乾布，在擦着一袋鐵蓮子。

他擦得很慢，很仔細，每一顆鐵蓮子，都被他擦得發出了亮光。

他成名的武器，就是他的孌拳，江湖中幾乎已沒有人知道他還會暗器。

這袋鐵蓮子，他的確已有很久很久都沒有動過了。

有一次他的鐵蓮子擊出，非但沒有打倒他要打的人，却從對方的刀鋒上反彈出去，誤傷了一個在旁邊觀戰的朋友。

自從那次之後，他就不願再用暗器。

可是現在却不得不用。

——一個人爲什麼總是被環境逼迫，做一些他本來不願做的事。

鄧定侯嘆了口氣，把最後一顆鐵蓮子放入他的革囊繫在腰邊。

王大小姐一直在默默的看着他，這時才問道：「現在我們是不是該走了。」

鄧定侯點點頭，又喝了口酒。

酒雖然會令人反應遲鈍，判斷錯誤，却可以給人勇氣。

世界上的事，本就大多是這樣子的，有好的一面，必定也有壞的一面。

你若能常常往好的一面去想，你才能活得愉快。

王大小姐也喝了口酒，站起來，對老山東笑了笑，道：「謝謝你的酒，也謝謝你的燒鷄和饅頭。」

老山東抬起頭，瞪着眼睛，看了她很久，忽然道：「你決心要去。」

王大小姐點一點頭，說道：「我是非去不可。」

老山東道：「就算明知道去了回不來，你也是非去不可嗎？」

王大小姐又笑了笑，說道：「能不能回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去？該不該去。」

老山東長長嘆了口氣，道：「說得好，好極了。」

他轉過頭，盯着鄧定侯，道：「看樣子你一定也是非去不可的。」

鄧定侯笑笑。

老山東道：「只要你覺得應該去做的事，

你就非去做不可？」

鄧定侯又笑了笑，說道：「其實，我並不是很想去，因爲，我也怕死，怕得很厲害，可是，我假如不去，以後的日子，一定比死還要可怕。」

老山東道：「好！說得好。」

他忽然站起來，道：「我們走吧。」

鄧定侯怔了怔，道：「我們？」

老山東也笑了笑，道：「我若不帶路，你們怎麼去？」

王大小姐道：「你難道不能告訴我們的路，讓我們自己去。」

老山東道：「不能。」

王大小姐道：「爲甚麼不能？」

老山東道：「因爲我也想去。」

王大小姐道：「你自己剛才還說過，去了就很難活着回來。」

老山東道：「我說過之後，你們還是要去，你們能去，我爲甚麼不能去？」

王大小姐道：「我們去是有理由的。」

老山東道：「我也是有理由，我想去看熱鬧。」

王大小姐苦笑道一聲，道：「你這理由，不够好。」

老山東笑了笑，道：「對我來說，却已足够了。」

他微笑着，又道：「你們還年青，一個正是花樣的年華，前程如錦，一個又正在得意的時候，不但名滿天下，而且有錢有勢，我呢？我有甚麼？」

王大小姐道：「你……你……」

老山東不讓她說話，搶着又說道：「我已是個老頭子，半截已入了土，我沒有妻子兒女，也沒有田地財產，每天晚上，都喝得半死不活的，活着又跟死了有甚麼分別？你們能够爲朋友去拚命，爲江湖道義出力，我又爲甚麼不能？」

他越說越激動，連頸子都粗了。

老山東又說：「你們就算沒有拿我當朋友，可是我喜歡你們，喜歡小馬和丁喜，所以我也非去不可。」

王大小姐看看鄧定侯。

鄧定侯又拿起酒碗，喝了口酒，說道：「我們走吧。」

王大小姐道：「我們？」

鄧定侯道：「我們的意思，就是我們三個人。」

× × ×

風從遠山吹過來，遠山又已被黑暗籠罩。

他們三個人走出來，老山東挺着胸膛，走在最前面。

他走出去後，就沒有再回頭。

王大小姐道：「你不把門鎖上？」

老山東大笑，道：「你們連死活都不在乎，我還在乎這麼樣一個破饅頭店？」

× × ×

遠山在黑暗中看來更遙遠，但是他們畢竟已走到了。在山巒的懷抱裏，風的聲音由尖銳變爲低沉，就像是風也學會了嘆息？

爲誰嘆息？

是不是爲了人類的殘酷和愚昧？

人與人之間，爲甚麼總是要互相欺騙，互相陷害，互相殺戮呢？

鎭上寥落的燈光，現在看起來甚至已比剛才黑暗中的遠山更遙遠。

甚至比星光更遠。

淡淡的星光下，已隱約可以看見山坡上有座小小的廟宇。

鄧定侯壓低了聲音，問道：「那就是山神廟？」

老山東道：「嗯。」

鄧定侯道：「大寶塔就在山神廟後面？」

老山東道：「嗯。」

王大小姐搶着道：「可是我怎麼連寶塔的影子都看不見？」

老山東道：「那也許只因爲你的眼睛不大好。」

王大小姐道：「你的眼睛好？看見了？」

老山東道：「嗯。」

王大小姐又道：「在那裏？」

老山東隨隨便便的伸手往前面一指。

他指着的是個黑黝黝的影子，比山神廟高些，從下面看過去，還有一截露在山神廟的屋脊上，平平的，方方的一截，看來就像是一塊很大的山崗，又像是座很高的平台。

你無論說這黑影像甚麼都行，但它却絕不像是一座大寶塔。

王大小姐道：「你說這就是大寶塔？」

老山東道：「嗯。」

王大小姐道：「大大小小的寶塔我倒也見過幾座，可是這麼樣一座寶塔……」

老山東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我並沒有說這是一座寶塔。」

王大小姐道：「你沒有說過？」

老山東道：「這根本不是一座寶塔。」

他說話好像已變得有點顛三倒四，就連鄧定侯都忍不住問道：「這究竟是甚麼？」

老山東道：「是半座寶塔。」

鄧定侯怔了怔，道：「怎麼？寶塔也有半座的？」

老山東道：「燒鷄都有半隻的，饅頭有半個的，寶塔爲甚麼不能有半座的？」

王大小姐又搶着道：「燒鷄饅頭都有一半的，那只因另外的一半已被人吃下肚子裏。」

老山東道：「不錯。」

王大小姐道：「另外的一半寶塔呢？」

老山東道：「倒了。」

王大小姐道：「怎麼會倒的？」

老山東道：「因爲它太高。」

他眼睛在黑暗中發着光，又道：「寶塔也跟人一樣，人爬得太高，豈非也一樣比較容易倒下去。」

鄧定侯沒有再問，心裏却在嘆息，這句話中的深意，也許沒有人能比他瞭解得更多。

瞭解得越多，話也說得越少了。

老山東道：「這寶塔本來有十三層，據說花了七八年的工夫才蓋好。」

王大小姐道：「現在呢。」

老山東道：「現在已只剩下六層了。」

他目光閃動着，忽又接着道：「上面七層寶塔倒下來的時候，下面，正在有很多人在祭神。」

王大小姐動容道：「那麼寶塔倒下時，豈非壓死了很多人？」

老山東道：「據說，也不太多，只有十三個。」

王大小姐的手已冰冷。

老山東淡淡道：「一個人若是死得很冤枉，陰魂總是不散的，所以十三個人，就是十三條鬼魂。」

一陣風吹過，王大小姐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王大小姐道：「你能不能不要再說了。」

老山東道：「能。」

他只答了一個「能」字。

這個字說出來，斷塔上忽然亮起了一點燈光，陰森森的燈光，就像是鬼火。

王大小姐屏住了氣，問老山東道：「那上面怎麼會忽然有人了？」

老山東道：「你怎麼知道那一定是人？」

王大小姐瞪住他，道：「你答應我不再說的了。」

老山東笑了笑，道：「我說了甚麼？」

王大小姐咬住咀唇，頓了頓脚，道：「不管那是人是鬼，我都要上去看看。」

她已準備衝上去，鄧定侯卻一把拉住了她，道：「你用不着去看，我保證那一定是人，只不過，人有時候比鬼還可怕。」

想到那個人的陰狠惡毒，王大小姐又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她實在也有點害怕，但仍提起勇氣道：「但是我們若連看都不敢看，又何必來呢？」

鄧定侯道：「我們當然要去看看的。」

王大小姐道：「我們三個人一起去？」

鄧定侯搖搖頭，道：「我一個人過去看，你們兩個人在這裏等着。」

王大小姐幾乎要叫出來了，道：「這裏有甚麼好看的？」

鄧定侯解釋道：「你們可以在這裏替我把風，假如我失了手，你們至少還可以做我的接應。」

王大小姐道：「可是我……」

鄧定侯打斷她的話，道：「三個人的目標是不是比一個人大？」

王大小姐只有承認。

鄧定侯道：「你總不至於希望我們三個人同時被發現，一起栽在這裏吧？」

王大小姐只有閉上了咀，閉上咀的時候，她當然又開始在咬咀唇。

老山東道：「山神廟後面，有棵銀杏樹，這樹離寶塔已不遠，我們可以躲在那裏替你把風。」

王大小姐這時忽然又開了口，道：「卻不知樹上有杏子沒有？」

老山東道：「你現在想吃杏子？」

王大小姐道：「我不想吃，我只不過想用它來塞住你的咀。」

× × ×

寶塔雖然已剩下六層，卻還是很高，走得越近，越覺得它高。

有很多人也是這個樣子的，你一定要接近他，才能知道他的偉大。

但若是站在寶塔下往上面看，是甚麼都看不見的，甚至連那一點燈光都看不見了。

巨大的山巒陰影，正投落在這裏，除了這一點燈光外，四面一片黑暗。

風聲更低沉。

除了這低沉如嘆息的風聲外，四面也完全沒有別的聲音了。

鄧定侯的動作很輕，也相信就算是一隻狸貓，行動時也未必能比得他更輕巧。

黑暗又掩住了他的身形，他也相信塔上的不管是人是鬼，都不會發現他的。

但是偏偏就在這時候，塔上已有個人在冷冷道：「很好，你居然準時來了。」

鄧定侯一驚，還拿不準這人究竟是在跟誰說話。

這人卻又接着道：「你既然已來了，爲甚麼還不上來？」

鄧定侯嘆了一口氣，這次總算已弄清楚，這人說話的對象就是他。

看來他的動作雖然比狸貓更輕快，這人的感覺卻比獵狗還靈敏。

他挺起了胸膛，握緊了雙拳，儘量使自己的聲音鎮定。

「我既然來了，當然要上去的。」

× × ×

每一層塔外，都有飛簷斜出，以鄧定侯的輕功，要一層層的飛躍上去並不難。

但是他卻寧可走樓梯。

他不願向上飛躍時，忽然看見一把刀從黑暗中伸出來。

他也不想被人凌空一脚踢下，像是條土狗一樣摔死在這裏。

他寧可走樓梯。

不管塔裏的樓梯多麼窄，多麼黑暗，他還是寧可走樓梯的。

× × ×

就算塔裏面也有埋伏，他也寧可走樓梯。

他一步步的走，寧可走得慢些，慢些倒總比永遠到不了的好。

塔裏面既沒有埋伏，也沒有人。

四面窗戶上糊着的紙都已殘破了，被風吹得「嗦落，嗦落」的响。

越走到上面，風越大，聲音越响，鄧定侯的心也跳得越快。

塔裏面沒有埋伏，是不是因爲所有的力量都已集中在塔頂上。

既然明知他一上到塔頂，就已再也下不來，又何必多費事？

鄧定侯的手很冷，手心捏着把冷汗，甚至連鼻尖上都冒出了冷汗。

這倒並不是完全因爲他害怕，而是因爲他緊張。

兇手究竟是誰？

奸細究竟是誰？

這謎底立刻就要揭曉了，到了這種時候，有誰能不緊張？

塔頂上當然有人，有燈也有人。

一盞燈，兩個人。

一盞黃油紙燈籠，用竹竿斜斜挑起，竹竿插在斷牆裏，燈籠不停搖晃。

燈下有一個人。

一個衰老傴僂的殘廢人，陰暗醜陋的臉上，滿是刀疤。

胡老五，「拚命」胡老五。

此刻他當然不是在拚命，他正在倒酒。

酒杯在桌上，桌子在燈下，他正在替一個很高大的人倒酒。

桌子兩旁，面對面的擺着兩張椅子，一張椅子上已有人坐着，一個很高大的黑衣人。

他是背着樓梯口的。

鄧定侯從樓梯走上來，只能看到他的背影，雖然坐着，還是顯得很高大。

他當然聽見了鄧定侯走上來的脚步聲，卻沒有回頭，只不過伸手往對面的椅子上指了指，道：「坐。」

鄧定侯就走過去，坐下。

坐下去之後，他才抬起頭，面對着這個人的眼睛。

兩人目光相遇，就好像刀與刀相擊，劍與劍交鋒。

兩個人的臉都同樣凝重嚴肅。

鄧定侯當然見過這個人的臉，見過很多次，他第一次見到這個人的臉是在關外……

在那神秘富饒的大平原，雄偉巍峨的長白山，威名遠播的長青鏢局裏。

從那次之後，他每次見過這個人，心裏都會充滿了敬重和歡愉。

可是這一次，他見到這個人的這張臉時，心裏卻只有痛苦和憤怒。

——百里長青，果然是你，你……你爲甚麼竟然要做這種事？

他雖然在心裏大聲吶喊，咀裏卻只淡淡的說了句：「你好。」

百里長青沉着臉，冷冷道：「我不好，很不好。」

鄧定侯道：「你想不到我會來？」

百里長青道：「哼。」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但是我卻早已想到你……」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看見百里長青皺起了眉，他要說的話，百里長青顯然很不願意聽。

他一向不喜歡說別人不願聽的話，何況，現在所有的秘密，互相尊重的朋友已變得勢不兩立了，再說那些話豈非已是多餘的。

無論多周密的陰謀，都一定會有破綻，無論多雄偉的山巒，都一定會有缺口。

風也不知是從那一處缺口吹過來，風在高處，總是會令人覺得份外尖銳强勁，人在高處，總是會覺得分外孤獨寒冷。

這種時候，總是會令人想到酒的。

胡老五也爲他斟滿了一杯，鄧定侯並沒有拒絕，不管怎麼樣，他都相信百里長青絕不是那種會在酒中下毒的人。

他舉杯——

他還是向百里長青舉杯，這也許已是他最後一次向這個人表示尊敬。

百里長青看看他，目中彷彿充滿了痛苦和矛盾，那些事或許也不是他眞心願意去做的。

但是他做出來了。

鄧定侯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只覺得滿咀苦澀。

百里長青也舉杯一飲而盡，忽然道：「我們本來是朋友。是嗎？」

鄧定侯點頭承認。

百里長青道：「我們做的事，本來並沒有錯。」

鄧定侯也承認。

百里長青道：「只可惜我們有些地方的做法，並不完全正確，所以才會造成今天這樣的結果。」

鄧定侯長長嘆息，道：「這實在是很可惜，也很不幸。」

百里長青搖頭道：「最不幸的，現在我已來了，你也來了。」

鄧定侯道：「你認爲我不該來？」

百里長青道：「我們兩個人之中，總有一個是不該來的。」

鄧定侯道：「爲甚麼？」

百里長青冷冷道：「因爲，我本不想親手殺你！」

鄧定侯道：「現在呢？」

百里長青道：「現在我們兩個人之中，已勢必只有一個能活着回去。」

他的聲音平靜鎮定，充滿了自信。

鄧定侯忽然笑了。

對於百里長青這個人，他本來的確有幾分畏懼，但是現在，一種最原始的憤怒，卻激發了他生命所有的潛力和勇氣。

——反抗欺壓，本就是人類最原始的憤怒之一。

——就因爲人類本能由這種憤怒中產生力量，所以人類才能永存！

鄧定侯微笑道：「你相信能活着回去的那個人一定是你？」

百里長青並不否認。

鄧定侯忽然微笑着站起來，又喝乾了杯中的酒。

這一次他已不再向百里長青舉杯，只淡淡的說了一個字：「請。」

百里長青凝視着他放下酒杯的這隻手，道：「你的手有傷？」

鄧定侯道：「無妨。」

百里長青道：「你所用的武器，就是你的手。」

鄧定侯道：「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我絕對無法用這雙手擊敗你。」

百里長青道：「那你用甚麼？」

鄧定侯道：「我用的是另外一種力量，只有用這種力量，我才能擊敗你。」

百里長青冷笑。

他沒有問那是甚麼力量，鄧定侯也沒有說，但卻在心裏告訴自己：「邪不勝正，公道，正義，眞理，是永遠都不會被消滅的。」

風更强勁，已由低沉變爲尖銳，由嘆息變爲嘶喊。

爲誰？

鄧定侯撕下一塊衣襟，再撕成四條，慢慢的紮緊了衣袖和褲管。

胡老五在旁邊看着他，眼神顯得很奇怪，彷彿帶些同情或憐憫，又彷彿帶着譏嘲不屑。

鄧定侯並不在乎。

他並不想別人叫他「拚命的鄧定侯」，他很瞭解自己，也很瞭解他的對手。

江湖中，幾乎已很難再找到這麼可怕的對手。

他並不怕胡老五把他看成懦夫，眞正的勇氣有很多面，謹愼和忍耐也是其中的一面。

這一點胡老五也許不懂，百里長青卻很瞭解。

他雖然只不過隨隨便便的站在那裏，可是眼睛裏並沒有露出譏誚之意，反而帶着三分警惕，三分尊重。

無論誰都有保護自己生命的權利。

爲了維護權利，一個人無論做甚麼都應該受到尊重。

鄧定侯終於挺起胸膛，面對着他。

百里長青忽然道：「這幾個月來，你武功好像又有精進。」

鄧定侯道：「哦？」

百里長青道：「至少你已眞正學會了兩招，若想克敵制勝，這兩招必不可缺。」

鄧定侯道：「你說的是那兩招？」

百里長青道：「忍耐，鎮定。」

鄧定侯看着他，目中又不禁對他露出尊敬之意。

他雖然已不再是個值得尊敬的朋友，卻還是個值得尊敬的仇敵。

百里長青凝視着他，忽然道：「你還有沒有甚麼放不下的事？」

鄧定侯沉吟着，道：「我有些產業，我的妻子衣食必可無缺，我很放心。」

百里長青道：「很好。」

鄧定侯道：「我若戰死，只希望你能替我做一件事。」

百里長青道：「你說。」

鄧定侯道：「放過王盛蘭和丁喜，讓他們生幾個兒子，挑個最笨的過繼給我，也好讓我們鄧家有後代。」

百里長青眼睛裏又露出那種痛苦和矛盾，過了很久，才問道：「爲甚麼要挑最笨的？」

鄧定侯笑了笑道：「傻人多福，我希望他能活得長久些。」淡淡的微笑，淡淡的請求，卻已觸及了人類最深沉的悲哀。

是他自己的悲哀，也是百里長青的悲哀。

因爲百里長青居然也在向他請求：「我若戰死，希望你能替我去找一個叫江雲馨的女人，把我所有的產業都全交給她。」

鄧定侯忍不住問道：「爲甚麼？」

百里長青道：「因爲……因爲我知道她有了我的後代。」

兩個人都不再說話，只是靜靜的互相凝視，心裏都明白對方一定會替自己做到這件事。

也正因爲他們心裏都還有這一點信任和尊重，所以他們才會向對方提出這最後的請求。

然後他們就已出手，同時出手。

× × ×

鄧定侯的出手凌厲而威猛。

他知道這一戰無論是勝是敗都一定是一段很痛苦的經歷。

他只希望趕快結束，所以每一招都幾乎已使出全力。

少林神拳走的本就是剛烈威猛一路，拳勢一施展開，風生虎虎，如虎出柙。

塔頂的地方並不大，百里長青有幾次都已幾乎被他逼了下去。

但是每次到了那間不容髮的最險一刹那，他的身子忽然又從容站穩了。

四十招過後，鄧定侯的心已在往下沉。

他忽然想起了三十年前，在那古老的禪寺中，他的師父說過的一句話……

——柔能尅剛，弱能勝强。

——鋼刀雖强，却連一綫流水也刺不斷，微風雖弱，却能平息最洶湧的海浪。

——你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因爲，你看來雖隨和，其實却倔强，看來雖謙虛，其實却驕傲。

——我相信你將來必可成名，因爲你這種脾氣，必可將少林拳的長處發揮，但是，你若忘了這一點，遇見眞正的對手時，就必敗無疑了。

陰鬱的古樹，幽深的禪院前，白眉的僧人坐在樹下，向着一個少年諄諄告誡——此情此景，在這一瞬間忽然又重現在他眼前。

這些千錘百煉，顚撲不破的金石良言，也彷彿又響在他耳邊。

只可惜他已將這些話忘記了很久，現在再想起，已太遲了。

他忽然發現自己全身都已被一種柔和却不絕的力量縛束着，就像是虎豹沉入深淵，蠅蛾投入蛛網……

然後百里長青的手掌，就像是那山巒的巨大陰影一樣，向他壓了下來。

他已躲不開。

——死是甚麼滋味。

他閉上眼。

——溫柔綺麗的洞房花燭夜，他妻子豐滿圓潤的雙腿。

在這一瞬間，他爲甚麼還會想到這點？

——我的妻子衣食必可無缺，我很放心。

他眞的能放心？

——邪不勝正，正義終必得勝！

× × ×

他爲甚麼會敗？

他的人雖然敗了，正義却沒有敗！

因爲就在這最後的一刹那間，忽然又有股力量從旁邊擊來，化解了百里長青這一掌，就像是陽光驅走了山上的陰影。

這股力量也正像是陽光，雖然溫和，却絕對不可抵禦。

百里長青退出三步，吃驚的看着這個人。

鄧定侯睜開眼睛看到這個人，更吃驚。

出手救他的這個人，竟是那個老得傴僂的殘廢胡老五。

只不過現在他看來已不再衰老，身子也挺直了，甚至連眼睛都已變得年青。

「你不是胡老五。」

「我不是。」

「那麼你是誰？」

花白的亂髮和臉下的面具同時掀起，露出了一張挺人喜歡的臉。

「丁喜！」

鄧定侯終於忍不出叫了出來！

「丁喜？」百里長青盯着他：「你就是那個聰明的丁喜？」

丁喜點點頭，眼睛的表情很奇怪。

百里長青說道：「你剛才使的，是甚麼功夫？」

丁喜道：「功夫就是功夫，功夫只有一種，殺人的是這一種，救人的也是這一種。」

百里長青的眼睛裏發出光，他想不到這年青人居然能說得出這種道理。

在基本上，所有的武功都是一樣的。

這道理雖明顯，但是能够眞正懂得這道理的人却不多。

事實上，能懂得這道理的人，世上根本就沒有幾個。

這年青人是什麼來歷？

百里長青盯着他，忽又出手。

這一次他的出手更慢，更柔和，就像是可以平息海浪的那種微風，又像是從山巔流下，但永遠也不會斷的那一綫流水。

可是這一次他遇見的，不是鋼刀，也不是海浪，所以他用的力量完全失去意義。

百里長青更驚訝，拳勢一變，由柔和變爲强韌，由緩慢變爲迅速。

丁喜的反應也變了。

鄧定侯忽然發現他們的武功和反應，竟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除此之外，他們兩個人之間，竟彷彿還有種很奇妙的相同之處。

百里長青顯然也發現了這一點，一拳擊出，突然退後。

丁喜並沒有進逼。

百里長青盯着他，忽然問道：「你的功夫是誰敎你的？」

丁喜道：「沒有人敎我。」

百里長青道：「那麼你的功夫是從那裏學來的？」

丁喜道：「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他的表情很奇怪，聲音也很奇怪，彷彿充滿了痛苦和悲哀。

百里長青的表情却變得更奇怪，就像是忽然有根看不見的尖針，筆直刺入了他的心窩。

他的身子突然開始顫抖，精神和力量都突然潰散，連聲音都已發不出。

他本已百煉成鋼，他的力量和意志本已無法摧毀，本不該變成這樣子的。

鄧定侯看着他，看了很久，再看看丁喜，忽然也覺得手脚冰冷。

就在這時，燈籠忽然滅了，黑暗中彷彿有一陣尖銳的風聲劃過。

風聲極尖銳，却又輕得聽不見。

只有最歹毒可怕的暗器發出時，才會有這種風聲。

暗器是擊向誰的？

風聲一响，鄧定侯的人已全力拔起，他並沒有看見這些暗器，也不知道這些暗器是打誰，但是他却一定要全力閃避。

因爲他畢竟也是經過千錘百煉的高手，他已聽見了這種別人聽不見的風聲。

百里長青和丁喜呢？

在那種情緒激動的時刻，他們是不是能像平時一樣警覺到？

× × ×

黑暗。

天地間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

鄧定侯身子掠起，却反而有種向下沉的感覺，因爲他整個人都已被黑暗吞沒。

他雖然在凌空翻身的那一瞬間，乘機往下面看了一眼。

可是他什麼也沒有看見。

他來的時候，附近沒有人，塔下沒有人，塔裏面也沒有人。

他一直都在保持着警覺，百里長青和丁喜想必也一樣。

若是有人來了，他們三人之間，至少有一個人會發現。

既然沒有人來，這暗器是從那裏來的？

他也想不通。

這時他的眞氣已無法再往上提，身子已眞的開始往下沉。

下面已變成什麼情況？是不是還有那種致命的暗器在等着他？

× × ×

寶塔雖已只剩下六層，却還是很高，走得越近，越覺得高，人就在塔上，更覺得它高，無論誰也不敢一躍而下。

鄧定侯咬了咬牙，用出最後一分力，再次翻身，然後就讓自己往下墮，墮下了三四丈後，到了寶塔的第三層間，又突伸手，搭住了風簷。

他終於換了一口氣。

他的脚終於接觸到堅實可靠的土地，在這一瞬間的感覺，幾乎就像是嬰兒又投入了母親的懷抱。

對人類來說，也許只有土地才是永遠值得信賴的。

但地上也是一片黑暗。

黑暗中看不見任何動靜，也聽不見任何聲音。

塔頂上已發生過什麼事？

丁喜是不是已遭了毒手？

鄧定侯握緊雙拳，心裏忽然有了種負罪的感覺，覺得自己本不該就這樣拋下剛才還救了他性命的朋友！

塔裏的黑暗，到處都可能有致命的埋伏，但是現在無論多麼大的危險，都已嚇不走他。

他決心要闖進去。

可是在他還沒有闖進去之前，斷塔裏已經有個人先竄了出來。

他的人已撲起，眞氣立刻回轉，使出內家千金墜功夫，雙足落地，氣力再次運行，吐氣開聲，一拳向這人打了過去。

這正是威鎭武林達三百年不改的少林百步神拳，這一拳他已使出全力，莫說眞的打在人的身上，拳風所及處，也有令人肝胆俱碎的威力。

誰知道這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打在這人身上後，却完全沒有反應，就像是刺人的堅冰在陽光下消失無形。

鄧定侯長長吐出口氣，道：「小丁？」

人影落下，果然是丁喜。

鄧定侯苦笑。

平時他出手一向很愼重，可是今天他却好像變成了個又緊張，又衝動的年青小伙子。

——先下手爲强，這句話並不一定是正確的，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後發也可先至，這才是武功的至理。

——少林寺的武功能够令人尊敬，並不是因爲它的剛猛之力，而是因爲他們能使這種力量與精深博大的佛學溶爲一體。

鄧定侯嘆了口氣，忽然發現成功和榮耀有時非但不能使人成長，反而可以使人衰退，無論誰在盛名之下，都一定會忘記很多事。

但現在却不是哀傷悔恨的時候，他立刻打起精神，道：「你也聽見了那暗器的風聲？」

丁喜道：「嗯。」

鄧定侯道：「是誰在暗算我們？」

丁喜道：「不知道。」

鄧定侯道：「暗器好像是從第五層打上去的。」

丁喜道：「很可能。」

鄧定侯道：「那麼，這個人一定還躲在塔裏。」

丁喜道：「不在。」

鄧定侯說道：「是你找不到？還是那人不在？」

丁喜道：「只要有人在，我就能找到。」

鄧定侯道：「無論什麼樣的暗器，都絕不可能是憑空飛出來的。」

丁喜道：「很不可能。」

鄧定侯說道：「有暗器射出，那就一定有人。」

丁喜道：「一定有。」

鄧定侯道：「無論什麼樣的人，都絕不可能憑空無故消失的。」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那麼這個人呢？難道他不是人？是鬼？」

丁喜道：「據說，這座斷塔裏，本來就有鬼。」

鄧定侯苦笑道：「你眞的相信？」

丁喜道：「我不信。」

鄧定侯盯着他，緩緩道：「其實你當然早就知道這個人是誰了，也知道他是怎麼來的，怎麼走的，却偏偏不肯說出來。」

丁喜居然沒有否認。

鄧定侯道：「你爲什麼不肯說出來？」

丁喜沉吟着，終於長長嘆息，道：「因爲我就算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鄧定侯道：「爲什麼？」

丁喜道：「因爲有很多事都很湊巧。」

鄧定侯道：「什麼事？」

丁喜道：「這件事的計劃本來很周密，但你們却偏偏總是能湊巧找出很多破綻，每一破綻，湊巧都可以引出條很有力的綫索，所有的綫索，又湊巧到只有百里長青一個人能完全符合。」

——五月十三的午夜訪客。

——時間的巧合。

——淵博高深的武功。

——急促的氣喘聲。

——用罌粟配成的藥。

——絕沒有外人知道的鏢局秘密。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仔細想一想，這些事的確都太湊巧了些。」

丁喜道：「但却還不是最湊巧的。」

鄧定侯道：「最湊巧的一點是什麼？」

丁喜的聲音忽然變得很苦澀，緩緩道：「我湊巧正好是百里長青的兒子。」

鄧定侯又長長吐出口氣，道：「你的母親一定就是他剛才要我去找的江夫人。」

丁喜看看他，道：「你早已知道？」

鄧定侯搖搖頭。

丁喜道：「可是你並沒有覺得很意外。」

鄧定侯嘆息着道：「我以前的確想到過這一點，但你若沒有親口說出來，我還是不敢確定。」

丁喜冷冷道：「你能確定什麼？確定百里長青是奸細？是兇手？」

鄧定侯道：「我本來的確幾乎已確定了，所以……」

丁喜打斷了他的話，道：「所以你一見到他，不問青紅皂白就要跟他拚命。」

鄧定侯道：「我該問什麼？」

丁喜道：「你至少應該問問他，他是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在這裏等的是誰？」

鄧定侯道：「這約會不是他訂的？」

丁喜道：「不是。」

鄧定侯道：「那麼，他等的是誰？」

丁喜道：「他跟你一樣，也是被人騙來的，他等的也正是你要找的人。」

鄧定侯道：「他等的也是那兇手？」

丁喜道：「你不信？」

鄧定侯道：「他看見我來了，難道就認爲我是兇手？」

丁喜道：「你看見他在這裏，豈非也同樣

認爲他是兇手？」

鄧定侯怔住。

丁喜嘆了口氣，道：「看來伍先生的確是個聰明人，對你們的看法一點也沒有錯。」

鄧定侯搶着問道：「伍先生是誰？」

丁喜正容道：「伍先生就是青龍會『五月十三』分舵的頭領，也就是這整個計劃的主持人。」

鄧定侯又怔住。

丁喜道：「他早已算準了你們一見面就出手了，因爲你們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都覺得自己的想法絕不會錯，又何必再說廢話，先拚個你死我活豈非痛快得多。」

鄧定侯只有聽着，心裏也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理。

丁喜道：「在他的計劃中，你們現在本該已都死在塔上的，只可惜……」

鄧定侯忽又笑了笑，道：「只可惜你湊巧是百里長青的兒子，湊巧是我的朋友，又湊巧正好你是聰明的丁喜。」

丁喜看着他，眼睛裏也有了笑意。

就在這時，第三層塔上忽然傳出一聲暴喝，接着又是「轟」的一聲，一大片磚石落了下來，這層塔的牆壁已被打穿個大洞。

洞裏面更黑暗，什麼都看不見。

鄧定侯動容道：「百里長青呢？你出來的時候，有沒有看見他？」

丁喜搖搖頭。

鄧定侯又問道：「他現在是不是已經跟那伍先生交上了手？」

丁喜又搖搖頭，臉色也很沉重。

鄧定侯道：「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看着，是不是也……」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塔上又傳來一聲低叱，一聲暴喝，已到了第二層。

接着又是「轟」的一聲響，一大片磚石落了下來，幾乎碰在他們身上。

他們雖然看不見上面的情況，可是上面交手的那兩個人武功之高，力量之强，戰況之激烈，不用看也可想像得到。

百里長青的武功雖然不是天下第一，他的聲名地位，雖然也不是全憑武功得來的，江湖中甚至有很多人認爲，就算在他們聯營鏢局中，他的武功都不能算是第一把高手。

可是眞正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精氣內斂，深藏不露，其實無論內外功，都幾乎已練到了巔峯，對武林中各種門派武學的涉獵和研究，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這一點鄧定侯當然瞭解得更清楚，他剛才還和百里長青交過手。

此刻在塔上跟他交手的人，武功竟似絕不在他之下，所以才會打得這麼激烈。

假如這個人眞的就是伍先生，那麼這伍先生卻又是誰？

有誰的武功能和百里長青較一時之長短？

假如這伍先生就是出賣聯營鏢局的奸細，殺害王老爺子的兇手，那麼他不是歸東景，就是姜新，不是姜新就是西門勝。

他三個人本來豈非已毫無嫌疑？

這些複雜的問題，在鄧定侯心裏一閃而過，他當然來不及思索。

就在他準備衝上塔去的時候，忽然間，又是「轟」的一聲大震。

本來已只剩下一半的大寶塔，竟完全倒塌了下來！

在塔上決戰的那兩個人，是不是已必將葬身在這斷塔之下？

塵土，碎木，瓦礫，磚石，就像是一片黑雲，帶着驚雷和暴雨，忽然間凌空壓下來。

鄧定侯剛想退的時候，丁喜已拉住了他的手，往後面倒竄而出。

在他很年青的時候，在那莊嚴古老的少林寺裏，有很多高僧們都會讚美誇獎過他。

——你雖然性情有些浮燥，武功很難練到登峯造極，可是，你跟別人交手時，就算武功比你高的人，也未必是你敵手，因爲你的反應快。

無論誰，對別人的讚美和誇獎，都一定比較容易記在心裏。

這些話，鄧定侯就從來沒有忘記，可是現在，他才發現他的反應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快。

丁喜就比他快，而且快得多。

——一個人年紀漸漸老了，是不是連反應都會變得遲鈍呢？

——老，難道眞是這麼悲哀的事？

鄧定侯退出三五丈，痴痴的站在那裏，沙石塵木土崩般落在他面前，他竟似完全沒有感覺。

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看得高些的，所以當一個人發現自己眞正的價值時，總會覺得若有所失。

這本就是人類不可避免的悲哀之一。

× × ×

忽然間，動亂已平靜，天地間又變得一片靜寂，這靜寂反而讓鄧定侯驚醒了。

前面仍然是一片黑暗，那巍峨矗立的大寶塔卻已變爲平地。

就在一瞬前，它還像巨人般矗立在那裏，凝視着它足下的草木塵土。

可是現在它自己也倒了下去，就倒在它所渺視的草木塵土間。

——寶塔也跟人一樣，人爬得太高，也一樣比較容易倒下去。鄧定侯又不禁嘆了口氣。

——百里長青和那位伍先生豈非都是已經爬到高處的人。

想到百里長青，鄧定侯才完全驚醒，失聲道：「他們的人出來了沒有？」

丁喜道：「沒有。」

人既然還沒有出來，難道眞的已葬身在斷塔下。

鄧定侯臉色變了，立刻衝過去，黑暗中，只見斷塔的基層間一片磚石瓦礫山積，看來就正像是一座墳墓。

無論誰被葬在這墳墓裏，都再也休想活着出來了。

鄧定侯手足已冰冷。

百里長青並不是他很好的朋友，可是現在他心裏卻很悲痛。

因爲他自覺對這個人有所歉疚。

丁喜也已趕過來，正在看着他，彷彿已看透了他的心事了。

他對百里長青的誤會和懷疑，顯然都已冰釋了。

丁喜眼睛裏不禁露出了欣慰之意，這一點本是他衷心盼望的。

鄧定侯回過頭，看到他的表情，忽然道：「百里長青究竟是不是你的父親？」

丁喜道：「是。」

鄧定侯板着臉道：「可是現在他已葬身在斷塔下，你非但一點也不難受，反而好像很高興。」

丁喜沒有回答這句話，反問道：「你知不知道這座寶塔爲甚麼特別容易倒塌？」

鄧定侯道：「因爲它太高。」

丁喜搖搖頭，道：「世上還有很多更高的塔，都沒有倒塌。」

鄧定侯道：「難道這其中還有甚麼特別的原因？」

丁喜道：「這座塔是空的。」

鄧定侯道：「寶塔中間本來就是空的。」

丁喜道：「但是它牆壁間也是空的，甚至連地基下都是空的。」

鄧定侯恍然道：「難道這座塔裏有複壁地道？」

丁喜道：「每一層都有。」

鄧定侯皺眉道：「寶塔本是佛家的浮屠，裏面怎麼會有複壁地道？」

丁喜道：「這座寶塔並不是由佛家弟子蓋的。」

鄧定侯道：「是甚麼人蓋的？」

丁喜道：「强盜。」

寶塔後這一片青色的山崗，多年前就已是羣盜嘯聚出沒之地。

丁喜接着又道：「他們爲了逃避官家的追蹤，才蓋了這座寶塔，作爲藏身的退路，所以寶塔下還有條地道直通上面的山寨。」

鄧定侯終於完全明白了：「剛才暗算我們的人，就是從複壁地道中來的。」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山下的人都認爲塔裏有鬼，想必也正是因爲這緣故。」

丁喜嘆道：「所以有很多人到這裏來了之後，往往會平空失踪。」

鄧定侯道：「因爲這是你們的秘密，若有人在無意間發現這秘密，就得被殺滅口。」

丁喜笑了笑，笑容又變得很苦澀，道：「不錯，也是我們强盜的秘密，你們鏢客本來就絕不會知道。」

鄧定侯也只有苦笑。

他說出「你們」兩個字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說錯話了。

——這是不是因爲在他心底深處，還認爲丁喜是個强盜呢？

——難道一個人只要出身在盜窟，就註定了終生都要被人看做强盜。

——難道他無論怎麼改變，都改變不了別人對他的看法麼？

鄧定侯立刻在心裏立下個誓願。

他發誓以後不但要改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還要去改變別人的。

丁喜彷彿又看出了他的心事，微笑道：「不管怎麼樣，我總是在山上長大的人，所以我當然也知道這些秘密。」

現在他總算也已明白了「伍先生」的計劃了。

「他要我們先交手，等我們打到精疲力竭時，再突然從複壁地道中下毒手，讓別人認爲我們是同歸於盡的，他就可以永遠逍遙法外的了。」

丁喜也嘆了口氣，苦笑道：「只不過你就算死了，也是比較幸運的一個。」

鄧定侯道：「爲甚麼？」

丁喜道：「因爲別人都會認爲你是爲了要替你們的聯營鏢局除奸替王老爺子復仇，才不惜和元兇同歸於盡，你死了之後，說不定比活着時更受人尊敬，可是……」

——可是百里長青死了後，寃名就永遠也洗不清了。

丁喜道：「等你們死了後，他不但可以永遠逍遙法外，而且還可以重回你們的聯營鏢局進一步掌握大權，從此以後，中原江湖中的黑白兩道，就全都在他掌握中了。」

鄧定侯勉强笑了笑，道：「幸好我們還沒有死，因爲……」

丁喜微笑道：「因爲他沒有想到這計劃中會忽然多出個聰明的丁喜。」

鄧定侯笑道：「他更想不到，這個聰明的丁喜非但是百里長青的兒子，還是鄧定侯的朋友。」

他的笑容已不再勉强，因爲他已發現，無論多惡毒周密的計劃，都終必會失敗的，因爲人世間還有一種更强大的力量存在。

那就是人類的信心和愛心了。

就因爲丁喜對他的父親和小馬有這種愛心，所以才不惜冒險。

一個冷血的兇手，當然不會瞭解這種感情的。

就因爲他忽略了這一點，所以他的計劃無論多周密，都終必要失敗。

× × ×

瓦礫下沒有人，活人死人都沒有。本來在塔裏的人，現在顯然已都從地道中走了，地道卻已被瓦礫封死。

鄧定侯道：「剛才在塔上和百里長青交手的人，會不會就是你說的那位伍先生？」

丁喜道：「很可能。」

鄧定侯道：「伍先生當然不是他的眞名實姓？」

丁喜道：「不是。」

鄧定侯道：「他當然也不會以眞面目見人的。」

丁喜道：「他臉上戴的那面具，不但眞是用人皮做的，而且做得極精巧，用法也極方便，像這樣的人皮面具他至少有七八張，所以在一瞬間就可以變換七八種面具。」

鄧定侯道：「他身上穿的當然是黑衣服的了。」

丁喜道：「通常都是的。」

鄧定侯道：「百里長青忽然看到一個戴着面具的黑衣人，當然不肯放過。」

丁喜道：「尤其是這時候。」

鄧定侯道：「所以他若想從地道中逃走，無論他逃到那裏，百里長青都一定會跟着去追他的。」

丁喜道：「所以，現在他們兩個人都不在了。」

鄧定侯道：「這地道是不是可以直通上面的山寨？」

丁喜道：「是。」

鄧定侯道：「伍先生想必已逃回了上面的山寨？」

丁喜道：「一進了地道，就根本沒有別的路可走。」

鄧定侯道：「所以百里長青現在也一定到了上面的山寨了。」

丁喜點點頭。

鄧定侯道：「你說過，那地方現在已變成了龍潭虎穴，無論誰闖了進去，都很難再活着出來。」

丁喜道：「我說過。」

鄧定侯凝視着他，沉下臉說道：「他是你的父親，現在他已入了龍潭虎穴，你準備怎麼辦？」

丁喜道：「你要我怎麼辦？」

鄧定侯冷冷道：「你自己應該知道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現在應該先花兩個時辰把地道裏的瓦礫磚石挖出來再從地道裏上山去送死。」

鄧定侯道：「爲甚麼一定會是去送死？」

丁喜道：「因爲那時天已經快亮了，我們一定已累得滿身臭汗，而且……」

鄧定侯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並不一定要走地道，這附近一定還有別的路上山。」

丁喜道：「當然有。」

鄧定侯道：「在那裏？」

丁喜苦笑道：「就在我不願意去的那條路上。」

鄧定侯道：「你爲甚麼不願意去？」

丁喜道：「因爲我知道他一定能照顧自己

的，因也爲我還不想死。」

鄧定侯道：「可是你已經上去過。」

丁喜道：「那時候情況不同。」

鄧定侯道：「有甚麼不同？」

丁喜道：「那時，我可以找到個很好的掩護。」

鄧定侯道：「拚命胡老五。」

丁喜點點頭道：「山上的人早已把他當做個廢物，從來也沒有人正眼看過他，他一個人住在後面的小屋子裏，從來也沒有人過問他的死活。」

鄧定侯道：「你知道你若扮成他，一定可以瞞過別人的耳目。」

丁喜笑了笑，道：「我連你們都瞞過了，何況別人？」

鄧定侯道：「兩次到老山東店裏去送信的都是你？」

丁喜道：「兩次都是我。」他淡淡的接着道：「我也知道你們對胡老五這個人雖然會很好奇，卻還是不會看得太仔細的，因爲他實在不好看。」

鄧定侯道：「現在秘密當然已被揭穿了，你再上山去，當然就會有危險。」

丁喜道：「所以……」

鄧定侯又打斷了他的話，道：「所以你就算明知道百里長青和小馬都要死在山上，因爲你的命比別人都值錢。」

丁喜道：「我命並不值錢，假如我有兩條命，你就算要把其中一條去餵狗，我也會不在乎的。」

鄧定侯道：「可惜你只有一條命。」

丁喜嘆了口氣，道：「實在可惜得很。」

鄧定侯盯着他，道：「你眞是一點也不替他担心？」

丁喜也沉下了臉，冷冷道：「我還沒有生下來，他就已老了，我母親是個一點武功也不會的女人，而且還有病，我三歲的時候就會捧着破碗上街去要飯，六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做扒手，這十幾年來，從來也沒有人爲我担過心，我又何必去關心別人？」

他的聲音冰冷，臉上也全無表情，可是他的手卻在發抖。

鄧定侯又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幸好我是你朋友，幸好我已瞭解你，否則我一定也會把你當做無情無義的人。」

丁喜冷冷道：「我本來就是個無情無義的人。」

鄧定侯道：「你既然眞的無情無義，爲甚麼要冒險到這裏來？爲甚麼要救我們？爲甚麼要想法子，洗脫他的罪名？」

丁喜閉上了咀。

鄧定侯道：「其實我也知道你心裏一定早已有了打算，只不過不肯說出來而已。」

丁喜還是閉着咀，既不承認也沒有否認。

鄧定侯道：「你爲什麼不肯說？」

丁喜終於嘆了口氣，道：「我就算有話要說，也不是說給你聽的。」

鄧定侯眼睛亮了，道：「當然，我們當然不能撇開那位王大小姐。」

丁喜道：「她的人呢？」

鄧定侯道：「就在那邊土地廟裏的一棵大銀杏樹上。」

丁喜淡淡的笑，道：「想不到她現在居然變得這麼老實，居然肯一個人就在樹上。」

鄧定侯道：「她不是一個人。」

丁喜道：「還有誰？」

鄧定侯道：「老山東。」

丁喜本來已跟着他往前走，忽然又停下了腳步。

鄧定侯道：「你爲什麼停下來？」

丁喜沉默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們已不必去了。」

鄧定侯道：「爲什麼？」

丁喜道：「因爲那樹上現在一定已沒有人了。」

他的聲音還是很冷，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可是他的手又開始在發抖。

鄧定侯也發覺不對了，動容道：「老山東難道不是你的朋友？」

丁喜緩緩道：「老山東當然是我的朋友，只不過你們看見的老山東，已不是老山東。」

鄧定侯臉色也變了。

他現在才明白，爲什麼丁喜兩次送信去，都沒有以眞面目和他們相見，爲什麼他明知那大寶塔的約會是個陷阱，卻連一點暗示警告都沒有給他們。

因爲他絕不能讓這個「老山東」懷疑他，他一定要讓鄧定侯和百里長青相見，才能將計就計，揭穿伍先生的陰謀和秘密。

現在鄧定侯當然也明白，爲什麼這個「老山東」一定要跟他們來了，而且急得連門都沒有栓好。

一個賣了幾十年燒鷄，自己卻連一條鷄腿都捨不得吃的人，本不該那麼大方的。

現在他什麼事都明白了，只可惜現在已太遲。

× × ×

樹上果然沒有人，只留下了一塊被撕破的衣襟。

王大小姐的衣襟。

現在她當然也已被擄上了山寨——無論誰到了那裏，都很難活着回來。

她當然更難免。

鄧定侯站在這夏夜的涼風裏，冷汗卻已濕透了衣裳。

自從他出道以來，在江湖人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個很有才能的人，無論什麼樣的難題，到了他手裏，大多數都能迎刃而解。

所以他自己也漸漸認爲自己的確很有才能，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可是現在他卻忽然發現自己原來只不過是個呆子。

一個只會自作聰明，自我陶醉的呆子。

丁喜忽然拍了拍他的肩，道：「你用不着太難受，我們還有希望。」

鄧定侯道：「還有什麼希望？」

丁喜道：「還有希望能找到那位王大小姐的。」

鄧定侯道：「到那裏去找？」

丁喜道：「老山東的饅頭店。」

鄧定侯苦笑道：「難道這個不是老山東的『老山東』，還會帶她回饅頭店去。」

丁喜道：「就因爲他不是老山東，所以才會把她帶回饅頭店。」

鄧定侯不懂的道：「爲什麼？」

丁喜道：「因爲饅頭店裏不但可以做饅頭，還可以做一些別的事。」

鄧定侯更不懂道：「可以做什麼事？」

丁喜嘆了口氣，道：「你眞的不懂？」

鄧定侯搖搖頭。

丁喜苦笑道：「假如你認得那個不是『老山東』的老山東，你就會懂了。」

鄧定侯道：「你認得他？」

丁喜點點頭。

鄧定侯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丁喜道：「他是一個老色鬼。」

× × ×

雲淡風稀，夜更深了。

老山東饅頭店裏，卻還有燈光露出。

看見這燈光，鄧定侯也不知是應該鬆口氣？還是應該更担心？

現在，王大小姐就算沒有被擄入虎穴，卻已必定落入虎口。落在虎穴和落在虎口的情形幾乎沒有多大的差別，總之是只極短的時間，便面臨令人不想再看下去的景像便是。

——獵物會被毫無人性的老虎吃掉了去。

他現在看不見丁喜臉上的表情。

他一直落在丁喜的後面，眼中雖然盡了全力，還是看不出丁喜的表情。

鄧定侯沒有出聲，老山東饅頭店裏，在燈光下，丁喜坐下了，看着可以吃的，但是微弱燈光之下，照見可能吃的便不多，只有一些乾了的牛肉。

「你想喝酒？」丁喜說着，還是臉上沒有表情。

丁喜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論碰上什麼，如果從表情上看，他不會透露出什麼來的。

不過他咀邊常常掛着逗人喜歡的笑容，或者可能心情輕鬆得多。

但這時連咀邊的微笑也沒有了，是心裏正在替誰担心？也許是王大小姐，或許是自己。

甚至鄧定侯，鄧定侯那時卻也什麼也不知道。

「你以爲這兒會有酒賣？」

「一定有的，只要你也想喝就有。」

「我們還有喝酒的時間？」

「有的，我在想，最少還有一段不長不短的時間。」

「那麼我願意奉陪喝點點。」

「不飲則已，要飲酒，自然要喝個痛快，不過奉陪兩個字倒也用不着，你知道要飲酒的不止我。」

「對了，我爲了自己而喝酒，不喝則已，喝點點老實說是不夠的，但是喝個痛快，有足夠的時間嗎？」

「只要你想飲酒，時間是綽有餘裕的。」

鄧定侯在猜想，到這時，還有時間可以喝酒，事情自然會有多少變化了。

他鬆了口氣，大聲道：「酒，有好的酒拿來。」

老山東的饅頭店裏，這時其實除了丁喜和鄧定侯之外，那裏有什麼人。

丁喜自然看到店裏一個人也沒有，鄧定侯更加清楚，這家老山東饅頭店連伙計也沒有。

但是，酒是有的，卻沒有人答鄧定侯大聲的問着。

酒放在櫃枱下有好幾個小罎。

小罎上面有一隻瓦碗，酒罎裏也透出一些酒香，而且香氣是上好的酒。

要喝酒，便得自己去拿。

果然酒很香，很濃，鄧定侯拿了酒罎裏的酒喝着，丁喜也喝着。

老山東的饅頭店裏，沒有人騷擾兩人，這點看來丁喜已經知道了的。

鄧定侯在想着，丁喜說飲過了酒，還有足夠的時間，那更不會錯了。

酒已飲得夠了，時間也一刻一刻的過去。

這點他已不再驚異，也不再難受，他已承認自己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丁喜。

一個人若是眞的已認輸了，反而會覺得心平氣和，可是丁喜至少應該停下來跟他商量商量，用什麼法子進入這饅頭店？用什麼法子才能安全救出王大小姐？

每次行動之前，他都要計劃考慮很久，若沒有萬無一失的把握，他絕不出手。

就在他開始考慮的時候，丁喜已一腳踢破了那破舊的木門，衝了進去。

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一種法子，這法子實在太疏忽，太魯莽。

丁喜竟完全沒有經過考慮，就選擇了這種法子。

——年青人做事總是難免衝動些的。

鄧定侯在心裏嘆了口氣，正準備衝進去接應。

可是等他衝進去的時候，王大小姐已坐起來，老山東已倒了下去，他們這次行動已完全結束，而且完全成功。

鄧定侯笑了，苦笑。

他忽然發現年青人做事的方式並不是完全錯的，他忽然覺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已有點落伍了。

——就因爲他能這麼樣想，所以他永遠是鄧定侯，永遠能存在。

——只可惜像他這種有身份的人，能夠這麼樣想一想的並不多。

王大小姐看着他，看着丁喜，再看看地上的老山東，心裏雖然再無疑問，卻連一句話都沒有問。

因爲她根本不知道應該從那裏問起。

丁喜也沒有說。

反正她遲早總會知道的，又何必急着要在此時說。

這次行動已圓滿結束，下一次行動呢？

鄧定侯也同樣漫無頭緒，忍不住問道：「現在，我們是坐下來吃饅頭？還是躺下去睡一覺？」

丁喜道：「現在我們就上山去。」

鄧定侯怔了怔，道：「你好像剛才還說過，你不能上去的。」

丁喜道：「我不能去，老山東能去，尤其是帶着兩個俘虜的時候，更應該趕快上去。」

鄧定侯終於明白：「兩個俘虜就是我和王大小姐。」

丁喜點頭。

鄧定侯道：「老山東就是你！」

丁喜笑道：「這老色鬼能變成老山東，小色鬼當然也可以。」

鄧定侯道：「你能瞞得過山上那麼多雙眼睛？」

丁喜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徵，所以別人才能辨認他。」

他又詳細解釋道：「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容貌上的，其次，是身裁，神氣，舉動和味道。」

鄧定侯道：「味道？」

丁喜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味道，有些人天生就很香，有些人天生就臭。」

鄧定侯笑道：「這點倒不錯，老山東整個人嗅起來就像隻燒鷄。」

丁喜道：「我若穿上這身衣服，嗅起來一定也差不多。」

鄧定侯道：「你的身裁跟他也很像，只要在肚子上多綁幾條布帶，再駝起背就行了。」

丁喜道：「我從小就常在他這裏偷饅頭吃，他的神氣舉動，我有把握可以學得很像。」

王大小姐忽然道：「你本來就有這方面的天才，若是改行去唱戲，一定更出名。」

丁喜淡淡道：「我本來就打算要改行了，在台上唱戲至少總比在台下唱安全些。」

王大小姐道：「你在台下唱？」

丁喜道：「人生豈非本就是一台戲？我們豈非都在這裏唱戲？」

王大小姐閉上了咀。

丁喜說出來的話，好像總是很快就能叫她閉上咀的。

鄧定侯道：「可是你的臉……」

丁喜道：「容貌不同，可以易容，我的易容術雖然並不高明，幸好老山東這副尊容也沒有什麼人會注意，你就眞想要人多看兩眼，也絕對沒有人會願意。」

他笑了笑又道：「何況，我還帶着三樣很重的禮物上去，送禮的人總比較受歡迎的。」

鄧定侯點頭道：「我和王大小姐當然都是你要帶去的禮物了。」

丁喜道：「你們算兩樣。」

鄧定侯道：「還有一樣是什麼？」

丁喜道：「燒鷄。」

× × ×

房屋是用巨大的樹木蓋成的，雖然粗糙簡陋，却帶着種原始的粗獷純樸，看來別有一種令人懾服的雄壯氣勢。

這裏的人也一樣，野蠻，驃悍，勇猛，就像是洪荒時的野獸。

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這個人穿着身黑衣服，陰森森的臉上全無表情，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睛裏表情却很多。

這個人看來既不野蠻，也不兇猛，却遠比別的人更可怕。

——別人若是野獸，他就是獵人，別人若是棍子，他就是槍鋒。

這個人當然就是伍先生。

× × ×

百里長青就站在這大廳裏，面對着這些野獸，面對着這桿槍鋒。

他是人，只是一個人。

但他絕不比野獸柔順，絕不比槍鋒軟弱。

伍先生盯着他，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你不該來，實在不該來的。」

百里長青冷笑。

伍先生道：「你本該已是個死人，連屍體都已冰冷，你和鄧定侯若是全都死了，現在豈非就已經天下太平了。」

百里長青道：「我們死了，還有丁喜。」

伍先生道：「丁喜是不足懼的。」

百里長青道：「哦？」

伍先生道：「他武功也許不比你差，甚至比你更聰明，但是他不足懼。」

百里長青道：「爲什麼？」

伍先生道：「因爲你是位大俠客，他却是個小强盜。」

百里長青道：「只可惜大俠客有時也會變成小强盜。」

伍先生道：「你是在說我了？」

百里長青不否認。

伍先生道：「你已知道我是誰？」

百里長青道：「你是霸王槍的多年老友，你對聯營鏢局的一切事都瞭如指掌，對我的事也很熟悉，你武功一向深藏不露，因爲你有個能幹的總鏢頭擋在你面前，你自己根本用不着出手。」他盯着伍先生道：「像你這樣的人，江湖中能找得出幾個？」

伍先生道：「只有我一個？」

百里長青道：「我只想到你一個。」

伍先生嘆了口氣，道：「看來你好像眞是已知道我是誰了，所以……」

百里長青道：「所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他臉上全無表情，眼睛裏却在笑：「因爲你們整天要爲江湖中大大小小的事奔波勞碌，我却可以專心躲在家裏練武，有時我甚至還有餘暇去漠仿別人的筆蹟，打聽別人的隱私。」

百里長青道：「你故意將鏢局中的機密洩露給丁喜，就因爲你早已知道他是我兒子。」

伍先生微笑道：「我也知道你跟王老頭早年在閩南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

百里長青道：「因爲你已入了青龍會。」

伍先生道：「青龍會想利用我，我也正好利用他們，大家互相利用，誰也不吃虧。」

百里長青道：「我只奇怪一點。」

伍先生道：「你說。」

百里長青道：「以你的聲名地位和財富，爲什麼還要做這種事？」

伍先生道：「我說過，有兩樣事我是從來不會嫌多的。」

百里長青道：「錢財和女人。」

伍先生道：「對了。」

突聽大廳外有人笑道：「現在你的錢財又多了一份，女人也多了一個。」

百里長青回轉頭，就看見了用繩子綁着的鄧定侯和王大小姐，也看見丁喜，可是他完全認不出這個滿身油膩的糟老頭就是丁喜。沒有人能認出。

伍先生大笑道：「你錯了，我現在女人只多了一個，錢財却多出四份。」

丁喜道：「四份？」

伍先生道：「鄧定侯的一份，王大小姐的一份，百里長青的一份，再加上聯營鏢局的盈利，豈非正是四份麼？」

丁喜笑道：「也許還不止四份。」

伍先生道：「哦？」

丁喜道：「姜新多病，西門勝本就受你指使，現在他們都到了你掌握之中，放眼天下，還有誰敢與你爭一日之短長，江湖中的錢財，豈非都早遲是你的。」

伍先生又大笑，道：「莫忘記我本來就一向有福星高照。」

他走過來，拍了拍這個老山東的肩，道：「我當然也不會忘了你們這些兄弟。」

丁喜道：「我知道你不會忘的，只不過你吃的是肉，我們却只能吃些骨頭。」

說到「肉」字，本來被繩子綁着的鄧定侯和王大小姐已撲上來，丁喜也已出手，說到「骨頭」兩個字時伍先生的骨頭已斷了十三根。

就在這一瞬間，永遠有福星高照的歸東景，已變成霉星照命，變得眞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本就是這樣子的，只不過變化實在來得太快，本來佔盡上風的人，忽然間就跌得爬不起來，這變化甚至連百里長青和鄧定侯都不能適應。

現在他們已退出去，帶着小馬和小琳一起退出去，擒賊先擒王，歸東景一倒下，別的人根本不敢出手，就算出手，也不足懼。

鄧定侯忍不住道：「你一直說這是件很困難，很危險的事，爲甚麼解決得如此容易？」

丁喜淡淡道：「就因爲這件事太困難，太危險，所以歸東景想不到有人敢冒險。」

鄧定侯道：「就因爲他想不到，所以我們才能得手。」

丁喜笑了笑，道：「非但他想不到，就連我自已都想不到。」

可是他現在已知道，一個人只要有勇氣去冒險，天下就絕沒有不能解決的事。班超，張騫，他們敢孤身涉險，就正因爲他們有勇氣。

古往今來的英雄豪傑，能够立大功成大事，也都是因爲這「勇氣」兩個字。

但是勇氣並不是憑空而來，是因爲愛。

父子間的親情，朋友間的友情，男女間的感情，對人類的同情，對生命的珍惜，對國家的忠心，這些都是愛，若沒有愛，誰知道這個世界會變成個什麼樣的世界，若沒有愛，誰知道這故事會變成個什麼樣的結局？

丁喜在前面走，王大小姐在後面跟，他們已走了很久，已走了很遠，誰也不知道他要走到那裏去？

誰也不知道她要跟到幾時？

丁喜終於忍不住回頭：「你爲什麼一直跟着我？」

王大小姐回答：「因爲我高興。」

丁喜又開始往前走，但，脚步却已走得慢得多了。

（續完）

游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女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女客眞心誠意地答允與夏紫林合作，偷運一名工業家過境，她又僞作願與日寇特務隊長中村合作，藉以獲取情報，這日陳九來找女客，把私藏着白粉的金山橙交給女客，要她携往大後方，女客向他討取運費，陳九不允先付，雙方說僵，陳九正欲發作，蔡崗驀地現身架樑，女客反不願多事，從中斡旋，陳九悻然而去，詎在街上，蔡崗攔途尋釁，雙方發生衝突，結果，陳九四名手下死於蔡崗槍下。吳保成查問女客，獲知殺人者是蔡崗後，不敢發惡，事後女客往責問蔡崗，蔡崗答稱是被迫殺人——

江湖步步險　危機刻刻臨

女客道：「你惹了麻煩。」

「我知道陳九會來找我。」

「最先找你的恐怕不是陳九。」

「是誰？」

「偵緝隊。」

蔡崗一點也沒有發慌，仍是很冷靜地說：「他們沒有證據。」

「有人證。」

「誰是人證？」

「我。」

蔡崗凝視着女客，突然笑了，那笑容很純，像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兒童之笑。他輕問：「妳會出面指證？」

「當然。」

「爲什麼？」

女客道：「因爲我不能包庇一個殘忍的殺人兇手。」

「但是我是爲妳而殺人。」

「爲我？」

「的確是爲妳。妳從來都沒有運過毒品，我不希望妳破壞良好的聲譽。」

「很動聽。」

「眞的。」蔡崗的神態很認眞，很誠懇。

「如果你的動機，眞是如此，那我就麻煩了。」

「爲什麼呢？」

「因爲我已經向偵緝隊報了案。」

「沒有關係，」蔡崗既未吃驚，也未憤怒。「讓他們來抓我。」

「問題是他們不會抓你。」

「女客！妳簡直把我弄糊塗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爲我謊報殺人者是你哥哥。」

蔡崗又開始凝視她，似乎想一眼看透她的心理狀況。良久，才喃喃地說：「女人的心理眞是太難以了解，她們經常作些使人莫名奇妙的事情。」

女客道：「別責怪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善其後。」

「好辦，如果偵緝隊來抓人，我去。」

「你去？你知道你會得到什麼下場？」

「死。」

「你還年輕……」

「年輕的時候死與年老的時候死並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你不一定非死不可。」

「妳難道有什麼好辦法？」
「逃。」
「逃不掉。」
「我可以使你們兄弟倆安全離開。」
「那樣作，不合乎我的性格。」
女客巳經作了一連串試驗，得到的結論是——蔡雲，蔡崗兩兄弟是什麼都不怕的特權人物。
她搖搖頭，作出一刻莫可奈何的表情，轉身向外走去。蔡崗却又問道：「妳什麼時候動身？」
「今晚。」
「妳是否一本初衷，帶我們兄弟倆，一起走？」
「是的。」女客終於抓住了反擊的機會？說：「現在你不走，晚上和我一起走，那還不是逃？」
「晚上和妳一起走，是因爲能够和妳在一起。」
女客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激動，而且她的內心矛盾巳極，更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爲，是對是錯。她沒有再作停留，快步離開了蔡崗的房間。
她剛回房，胡奇又來了。他一進門就說：「告訴妳一個消息，陳九被捕了。」
「哦！是你抓他的？」
「不！是中村派人抓他的。」
「什麼罪名？」
「他的罪名太多了。」
「其實，他早就該進去了……不過，在這種節骨眼上，由日本鬼子親自動手，可眞有點怪。」
「我也覺得奇怪，抓陳九這種人，應該是我們的事。」
「中村這樣作，是有原因的。」
「妳想出來了？」
「嗯，逮捕陳九，是爲了保護蔡雲。」
「女客！」胡奇以一種古怪的語氣說：「這件事情妳想通了，但是另一件事情妳却沒有想通。」
「什麼事？」
「妳的切身大事。」
「胡奇！說話別賣關子。」
「女客！妳和姓蔡的兄弟的關係，咱們金隊長完全清楚，很明顯，他倆的目標就是妳，這是中村放在妳身邊的兩顆定時炸彈，妳如果再不跟金隊長合作，眞是自尋死路了。」
「要怎樣才算合作？」
「將每一件事情都告訴金隊長。」
「他這樣作又是爲了什麼呢？」
「當然是爲了保護妳。」
「難道他爲了我，甚至願意反抗中村？」
「絕對願意。」
女客笑了：「有金飛虎這種死心塌地對待我的男人，我實在應該滿足了。」
「錯了，」胡奇很嚴肅地說：「這其中並不單純是男女之間的感情，最主要的因爲他是中國人。」
「他不能否認他是日本鬼子的爪牙。」
「那是情勢所迫，金隊長隨時隨地都在暗中作些有益國家民族的事。」
「想不到他會如此了不起！」女客的口吻仍然有不屑的味道。
「女客！我跟他多年了，唯有我最了解他。走！立刻去一趟，他很想跟妳談談。」
「我不去。」女客的態度很冷漠。
「爲什麼？」
「回去告訴金飛虎，如果他眞想作一點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事，他一定會隨時注意機會。我甚麼都不能說，任何情況也不會告訴他。只要他有心，任何事情都瞞不了他。我們談話到此告一段落，小杏子的事情只怕巳沒有指望，我們也就沒有什麼可談了。」
胡奇的臉上突然出現了詭譎的神色，緩慢地說：「如果妳認爲小杏子的事巳經沒有指望，那妳就錯了。」
「哦？」女客一驚，也可以說是一喜，連忙問：「你巳經有了她的消息？」
胡奇取烟，點火，又慢條斯理地吸了兩口，他顯然是藉這些動作來拖延時間。
「胡奇！你最好少賣關子。」
「不是我賣關子，」胡奇說起話來仍是拖泥帶水的。「呃……這是金隊長的命令，未經他的許可，我不可以任意發佈消息。」
「很簡單，小杏子是否還活着？」
「活着。」
「人在何處？」
「不知道。」
「那怎麼說巳經有了小杏子的下落？」
「是我不知道。關於小杏子的事都放在金隊長的腦子裏……」
女客氣呼呼地說道：「你以爲我不敢去問他？」
「當然可以去問他，不過，妳先要決定一件事。」
「什麼事？」
「必須能够回答金隊長所提出的問題。」
「這是條件？」
「以妳和金隊長的交情，談條件豈不是太難聽了。」
女客仔細地想了一想，似乎發現了什麼破綻，因此冷笑了一聲：「哼！你少來這一套。如果小杏子有了下落，該是一件最大的消息，你爲什麼一進門不說，却要等到最後？」
「小杏子的下落在妳說也許是個重大的消息，在我們來說，還有更重要的事。」
「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事？」
「中村攏絡妳，夏紫林交結妳，你們到底在攪什麼鬼？」
「胡奇！回去告訴金隊長，不管攪什麼鬼，都與他無關，如果他眞想捲進來，只會惹麻煩。」
胡奇也回以冷笑：「嘿嘿！謝謝你的好心提醒，怕麻煩的人也不會幹上他那份差事。」
「難道你連中村都不放在眼裏？」
「女客！我們的話題不要扯得太遠了，小杏子的死活，她是被人挾持？還是出於自願，妳必須將所有的情況都弄清楚，不然妳行動起來眞是危險萬分。妳化費任何代價都要去換來小杏子的下落……女客！放聰明點，露點風聲，大家都有好處，爲什麼不幹？」
「胡奇！」女客眞的發急了：「你要我說多少遍？我露點風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可是對金隊長絕對沒有什麼好處。」
胡奇道：「問題是金隊長不會相信，我也不會相信。」
「好吧！」女客終於妥協了：「我跟你去見金飛虎。」

× × ×

金飛虎這個人如果從他的名字去產生聯想，必定會以爲他是一個身裁粗壯，嗓門大，滿臉橫肉，一臉絡腮鬍子的人，其實錯了。如果他不穿軍裝，從那個角度去看，都像一個斯斯文文的教書先生。
對於女客的來訪，似乎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沒有欣喜，更沒有愕然，只是以一種親切的微笑來迎向她。
胡奇告退，帶上門，房內只剩下他們兩個人。
金飛虎先開了口：「所有的情況，胡參謀大概都告訴妳了……」
「我認爲這是一種敲詐。」女客的口吻很激動，一張嘴就像爆發了一枚炸彈。
「不是敲詐。」金飛虎的態度很溫和：「是合作，而且妳也要心平氣和一點。」
「不管是什麼，我既然來了，就巳打算接受。小杏子在那裏？」
「這應該是最後提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該提什麼？」
「第一個問題該提我。」
「好！我等着。」
「第一個問題是中村。」
「中村怎麼樣？」
「妳答應他什麼？」
「答應爲他作反間。」
「妳回答得很簡潔，使我省却了許多問題……妳是眞的答應，還是口頭答應？」
「眞的答應。」女客自然不會據實相告，金飛虎總是一個受日本鬼子控制的漢奸。
「夏紫林找妳幹什麼？」
「買賣。」
「純粹的買賣？」
「不錯。」
「送什麼貨？」
「一個人。」
「女客，護人過境，這好像違反了我們之間的約定吧！」
「是中村示意我接下這樁買賣的。」
「妳用中村壓我，我簡直就沒有話說。不過我有些懷疑，以妳的性格，怎會眞的爲中村作反間？」
「因爲我要生存。」
「生存難道比榮譽更重要？」
「金隊長，你是在試探？還是在說教？」
「我是好奇。」
「幹你這一行，過份好奇並不太好，說不定會丟掉腦袋。」
金飛虎笑笑，又問道：「什麼時候開始行動？」
「可能今晚。」
「那個人是什麼樣的身份呢？」
「不知道。」
「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眞不知道。」女客一口咬定。
「妳不知道，我知道。」
「哦？……」
「一個工業家，對不對？」
女客吃驚了，她發覺這個小漢奸，不太簡單，只得含糊應付，說：「你知道的事情眞還不少。」
金飛虎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神色很凝重地說：「如果妳眞以爲妳要送一個工業家到大後方去，那妳就錯了。」
女客巳經有點不安，但她表面上還很鎭靜，淡淡地問：「難道不是？」
「不是。」
「那麼，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簡單地說，根本就沒有這個人。」
「你簡直把我弄糊塗了。」
「我並不糊塗。」金飛虎的神態愈來愈詭譎。
「那麼，就請你說得更明白一些。」
「我會說，但妳一定要相信才行，不然說了等於白說。」
「我有判斷是非的能力。」
「女客，妳太自信了。這巳經不是一般單帮綫上的事件，只怕妳一時難辨是非，不分黑白。」
「說正題吧！」女客神情很冷，也很鎭定，但是內心却並不安定。
「首先，妳一定要弄清夏紫林的身份。」
「他是那邊的人。想必你也清楚。」
「錯了。」
「錯了！」女客吃驚得幾乎跳了起來。
「他眞正的身份是日本特務。」
這的確不是一般單帮綫上的事情，女客的腦袋巳經昏了。
「女客！妳一定不信。」
「我……我……」她張大了嘴吧，說不出話來。
「他說送一個人去大後方是幌子，其實是要接一個人過來。」
「什麼人？」
「一個日本特務。」金飛虎壓低了聲音：「在重慶事敗潛逃，巳經到了邊界。」
「那麼，夏紫林和中村是有聯繫的了？」
「他們當然有聯繫。」
「蔡雲和蔡崗呢？」
「也是日本特務。」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因爲我才是那邊的人。」
天啦！整個倒過來了，天變成了地，地變成了天，女客眞是暈頭轉向了。
女客盡力使自己的心情穩定下來，希望能够判斷一下金飛虎所說的一切眞實性究竟有多少，但她發覺實在無能爲力，她根本就無法判斷。
於是，她將金飛虎那番駭人聽聞的說法擱在一邊，提出了她自己的問題：「小杏子究竟是死了還是活着？」
「活着。」
「人呢？」
「關在日本憲兵隊。」
「哦！可是，昨天晚上她曾經到我房裏去過。」
「那是吳保成押着她去的。」
「客棧裏那麼多人，怎麼會一個也沒有見着？」
「這沒有什麼稀奇，據我所知，小杏子昨晚去的時候化裝成日本憲兵，走道的兩頭有崗哨，自然沒有人看見他們進了妳的房間。」
「他們押小杏子到我房裏去幹什麼？」
「當然是搜查。」
「搜查什麼？」
「妳問得我幾乎答不出來，據我猜想，這一定是安全性的檢查……」
「吳保成去就可以了，爲什麼要帶着小杏子？」
「我們當然猜不透爲什麼要帶小杏子去，也許是小杏子自告奮勇哩！她眞够精明，竟然利用那把梳子向妳作了暗示。」
「小杏子被關在憲兵隊，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不久之前。」
「她爲什麼被囚禁？」
「因爲她發現了失欵的秘密。」
女客微微一楞，振聲說：「難道失欵的事也是中村安排的？」
「不錯。」
「爲什麼？爲什麼啊？」女客顯得非常激動。
「女客！不要激動。」金飛虎走到她身邊，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現在妳該冷靜下來，仔細想一想，該如何應付這個局面。」
女客突然冷靜下來，她畢竟具有堅強的自制力。她緩慢地說：「我想，我先要弄清楚一件事。」
「什麼事？」
「我憑什麼相信你的話。」
「道理很簡單，現在我的言行巳經嚴重地

塘綫的山道中。

見她沉靜，蔡雲問：「妳在想什麼？」

女客道：「我在分析你的弟弟。」

「有了結果沒有？」

「他很年輕，有前途，有抱負，該作的事太多，國家正在多難之秋，需要他的地方也很多，他不該把全副精神放在一個女人身上。」

「只因爲這個女人的魅力太大。」

「你何必捧我？」

「事實如此，」蔡雲終於劃燃一根火柴，點上了燈。默默凝視着女客，許久之後，才緩緩地說：「連我都很喜歡妳，只因爲我不能跟我弟弟爭，只有將這份情愫永藏心底了。」

他的語氣是那樣懇切，神情是那樣肅穆，絕不像是假的。當然，幹特務工作的都是非常人，就算是假的，也不會讓你看出破綻。

「你弟弟是從那裏來的？」女客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豫東區。」

「他也是你的隊員？」

「當然是。」

「他一個人來？」

「一個人比較安全。」

「是那條路綫通過界首的？」

「這……妳該去問他。」

「那麼，你是從那條綫過來的呢？」

「洛河綫。」

「這條路綫你一定很熟了？」

「出入過好幾趟，還不算太陌生。」

「人頭方面呢？」

「認識三兩個。」

「比如說關卡上的李大鬍子，七道拐開茶舖子的翁瘸子，渡口上的浪裏翻……」

「這些人都是有名的，當然都知道啦！」

女客不再問下去了，因爲蔡雲說的全是假話，什麼李大鬍子，翁瘸子，浪裏翻……都是她順口胡謅的，蔡雲竟然上了當。一個日本特務也會上她的當，她眞想大笑一番。

「這太好了！」女客笑着說：「今晚我們就要走洛河綫，也許還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你該跟你的弟弟飽餐一頓了。最好多叫幾個鍋貼饅頭，稍帶着，路上好吃。」

「大概什麼時候上路？」

「不定歸。你們早些準備妥當就是了。」

女客說完後，就走了出來。她先靠在板壁上吁吐了一口氣，老實說，這一場智慧之戰還只是開始，而她已有了心餘力拙的感覺。對方畢竟是一羣受過嚴格訓練的老手。

回到房中，她立刻就發覺黑暗中有人在等她。她並沒有過份吃驚，這種事情在她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她只是問了一聲：「誰？」

「夏紫林。」黑暗中傳來輕柔的聲音：「妳剛才在蔡雲的房裏？」

「嗯？」

「妳好像在盤查他？」

「隨便問問。」

「妳千萬不要打草驚蛇。」

「這話怎麼說？」

「他們兄弟倆都是日特。」

「你不是已經證明了他的身份？」

「豫東區的游擊司令是蔡雲，他也的確混了過來，但是不是這個蔡雲，他們兩個的特徵不對。這是一個冒牌貨。」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早就知道。」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怕妳在言行間露出痕迹。」

「現在又爲什麼要告訴我呢？」

「因爲，我發覺妳已經在懷疑他們的身份了。」

女客又糊塗了，夏紫林眞是日特嗎？如果是，他爲什麼要揭開蔡雲，蔡崗的底牌？也許他是爲了保護自己，洩漏無關重要的，保留最主要的。

「老先生到了麼？」她將話題轉開。

「還沒有接觸，」夏紫林的語氣有些焦慮。「如果一個鐘頭人沒有到，整個計劃都要改變。」

夏紫林會是日本特務？女客又一次陷入迷惑的泥沼。懇摯的語氣，他那憂心焦慮的神情，一點也不像是假裝的，難道每一個日本特務都是如此精明厲害嗎？

「妳在想什麼？」夏紫林輕輕地問。

女客不得不搪塞過去：「如果眞要被迫延期，情況將很糟糕。」

「怎麼呢？」

「因爲我有許多私事也夾在一起，那是絕對不能改期的。」

夏紫林語氣凝重地說：「女客！我不能說妳的私事不重要，不過，我還是想請妳多多忍耐，以國家民族的生機爲重。」

女客眞想發出一聲輕鄙的冷笑，但她忍住了。一來是夏紫林是日特的說法未經證實；二來她還不能將心中的疑惑與不快形於言表。她只是淡淡地反問：「你說我該怎麼辦？」

「希望妳能配合我的行動。」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响起一聲輕咳。

夏紫林略顯緊張地問道：「誰？」

「老馬！」

「有什麼事？」

「到了。」

夏紫林幾乎是從座位上彈跳而起，快步跑到門邊，拉開了門，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大漢跑了進來。夏紫林疾聲問：「安全嗎？」

「平安無事。」

「延誤的原因呢？」

「京滬綫火車誤點。」

「好！通知護航小組，一切按預訂計劃進行。」

那個叫老馬的男人立刻匆匆離去。

女客一直在冷眼旁觀，這那裏像是一齣戲？情勢是那樣緊迫，夏紫林的焦慮，興奮，激動，都是那樣自然而逼眞，這那裏是一齣戲？

「女客！」夏紫林掏出懷錶來看時間。「現在是七點三十八分，準八點半，在西頭的曹家酒坊門口碰頭。妳一共有幾個人？」

「三個。」

「妳，蔡雲，蔡崗？」

「嗯！」

「妳的手下呢？」

「我的手下都在暗中。」

「妳是不是還要去一趟憲兵隊？」

「夏紫林！」女客冷冷地說：「你最好全心全意貫注在你的計劃上，我這邊的事不用你分心，準八點半在曹家酒坊會面就是。」

「好！回見。」

「來，握握手。」女客伸出手去，握住了夏紫林的手。「祝你成功。」

× × ×

五福客棧的店堂滿了座，街上的行人川流不息，三不管地頭上還是和往常一樣熱鬧，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有一件詭秘已極的大事正在這地頭上進行着。

女客在川流不息的人羣中緩步走着，到目前爲止，她還是掌握不住情勢。蔡家兄弟是日特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而夏紫林是日特的說法，她只相信一半；換句話說，金飛虎是重慶那邊派來的她也是半信半疑。

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摸不清楚情況，

破壞了中村的行動計劃。如果我不是那邊的人，我怎會如此作？」

「你有沒有想到過嚴重的後果？如果我將你所說的話告訴中村……」

「妳不會那樣作。」

「好吧！算我相信你，」女客的口吻突然緩和下來：「你說，我現在該怎麼辦？」

「妳應該聽我的指示去作事。」

「那就請指示吧！」

「四個字——將計就計。」

「你這四個字說得太籠統，我不是你們那邊的人，更沒有受過特殊的訓練……」

「將計就計，」金飛虎說得很用力。「我要說的只有這四個字，妳是聰明絕頂的人，多想一想，就會完全明白了。」

「我想救小杏子……」

「怎麼救？」金飛虎立刻打斷了她的話。

「去找中村說情？還是糾結妳的手下用武力去刦獄？女客！別作傻事！」

「難道就讓她關在日本憲兵隊？」

「暫時讓她受點罪，等這件事情過後，我再想辦法救她。」

「金隊長，你用不着敷衍我。」

「不是敷衍……」

「是敷衍。」女客吼了起來。「如果你成功，那就是中村失敗，他一定會殺小杏子洩忿。如果你失敗，就算你不死，也不能再幹你這個耀武揚威的隊長。那時你憑什麼救她？」

金飛虎一時啞口無言，久久才說：「女客！我明白這種情勢和後果，但是……」

「但是國家大事爲重，我知道你會替我扣上這頂大帽子。」

「這正是我要說的話。」

「不過，我無法完全相信你的話。」

「女客！這是一件很爲難的事，我們身在淪陷區工作的同志，並沒有帶着情報當局的派令……我只有舉幾件事證讓你去判斷。去年我抓過一個姓劉的單帮客，他實際上是那邊的通訊員，結果當天晚上他就從拘留所裏跑掉了，其實是我放他走的。還有……」

「不要說了。」女客打斷他的話。「我只需要你證明一件事。」

「妳說。」

「你說夏紫林是日本特務有什麼憑據？」

金飛虎想了一想，才說：「日本憲兵隊使人聞名喪膽的就是鬼子經常用各種殘酷的刑法逼供，夏紫林進去沒有損傷一根毫髮，蔡雲在裏面也沒有遭受酷刑逼供，爲什麼？這難道還不够明白？」

女客沉吟不語，這委實令人啓疑，在金飛虎沒有提起之前，她早已經想到了。

「來！」金飛虎在辦公桌抽屜裏拿出一個卷宗。「再給妳看一樣東西。」

卷宗裏夾着一份日文文件，旁邊附着中文的翻譯：

「五福客棧旅客蔡雲，蔡崗二人，本隊正在運用，希貴隊執勤人員不予騷擾或驚動。

駐華派遣軍邊界地區憲兵隊隊長中村」

「女客！妳還要我提出什麼證據？」

女客合起了卷宗，吁吐一口長氣，喃喃地說：「好！將計就計……將計就計。」

× × ×

天終於黑了。

這個下午在女客來說眞是太難捱過，現在總算捱過來了。燈已亮，人聲減噪，女客也愈來愈焦急，而夏紫林的影子却始終沒有出現。

等待眞是一件最難忍受的事，她實在耐不住，因此來到了蔡雲的房間。

房內無燈，蔡雲將自己浸沉在黑暗中。當女客進門時，他輕輕地問：「要不要點燈？」

「不用了，我只是來看看，你準備妥當了沒有，咱們今晚就要離開。」

「還有什麼好準備的？」蔡雲的口氣，顯得毫不帶勁。「孑然一身，別無長物，說走就走。」

「蔡崗呢？」

「他還不是跟我一樣，東飄西蕩慣了，除了幾件換洗衣服之外，什麼也沒有，行動起來眞够方便的。」

「蔡雲！」女客開始投出了第一顆問路石。「我總覺得有些怪。」

「什麼事？」

「中村爲什麼要放你？」

「因爲看妳的面子。」

「就那樣單純？」

「妳說呢？」蔡雲竟然不答反問。

「中村一定是在施展詭計。」

「詭計？」蔡雲以冷漠的口氣說：「難道他想追踪我，一直跟到游擊基地？然後將所有的游擊健兒抓進他們的拘留所？可能嗎？」

「你好像根本不把中村放在眼裏。」

「任何日本鬼子都不在眼下。」

「但是我却不敢輕估中村。」

「妳那麼看重他？」

「嗯！尤其是這一次，中村似乎已經爲我佈置了一個陷阱，而我也傻得一脚跨入了陷阱之中。還好，另外一隻脚還留在外面。」

「女客！妳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女客幾乎想將心中的疑惑說出來了，但是她立刻又想到了金飛虎「將計就計」的交代，於是又緘默了。

「女客！」蔡雲從床上跳了下來，走到她面前。「妳到底在懷疑什麼？說出來，我們可以研究研究……」

「大概女人都有疑心……」女客企圖一語帶過。

然而蔡雲却緊追不捨：「坦白說吧！妳是不是懷疑我們兄弟倆的身份？」

女客不禁暗暗吃驚，好厲害，這傢伙竟然猜到我心裏去了。

「女客！」蔡雲的語氣很虔誠：「我們還要共患難，共生死，有什麼疑問千萬要說出來，若是放在肚子裏東猜西想，反而壞事。」

女客感覺得到這種表面上沉靜，內中却波濤洶湧的情勢，她不希望在蔡雲這裏再引發一枚炸藥，立刻又將話題兜了回來：「蔡雲！你誤會啦！也可以說是你不了解女人；女人都是有點敏感的。」

蔡雲也沒有再提這件事，突然改口問：「女客！妳認爲我弟弟這個人怎麼樣？」

「他很好呵！」

「妳對他的印象就是這個『好』字嗎？」

女客立刻發覺了絃外之音，連忙搪塞過去：「我跟他相處的時間不多……」

「有一件事我本不想告訴妳，但又不得不告訴妳，請不要怪我失言。」

「什麼事？」

「蔡崗很喜歡妳。」

「哦？」她驚異，而且有輕微的憤怒。

「他今天曾經爲了妳而殺死陳九的四個手下，他幾乎有點發狂，他能爲你作任何事。女客！這很危險……」

「危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妳也喜歡他，就該和他多接近，使他的情緒穩定；如果妳不喜歡他，就盡量跟他疏遠，使他的情緒冷靜。不然，一定會出岔子的。」

女客眞想破口大罵：你把我看成什麼東西？竟然卑鄙地用愛情而作手段！作夢！作夢！你們這兩個日本特務，我一定要你們埋骨在黑

摸不透這些人的身份，她根本就無法確定自己的方針。

她需要一個人帮她分析，帮她判斷，但她現在找不到任何人。

她突然在人羣中看到了吳保成。

她迎上去，低聲說：「我正要找你。」

「找我？」吳保成顯然感到意外。

「嗯！今晚要動。」

「這件事我已不管了，中村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這是他們的事。」

「另外還有一點私事。」

「哦？」

「聽說有一個冒充小杏子的人關在日本憲兵隊，可有這回事？」

吳保成顯得非常驚異，他緊張地問：「這是誰告訴妳的？」

「別問誰告訴我的，到底有沒這回事？」

「沒有。」

「你爲什麼吃驚？」

吳保成笑着說：「我吃驚的是，竟然有人冒充一個死去的人。」

「聽說她簡直長得和小杏子一模一樣。」

「胡扯，這是不可能的事。」

「吳保成，我沒有胡扯，請告訴中村隊長，在我展開行動之前，我要見這個人。」

「沒有這個人，妳見什麼？」

「別想騙我，我的消息非常靈通。如果不讓我見這個人，我絕不離開五福客棧一步。」

吳保成沉下了臉，冷冷地說：「女客！我要警告妳，中村隊長是不怕威脅的。」

「難道我女客又怕？」

「好！妳去找中村，但是，妳絕不能將我扯進去。我們沒遇見過，也沒有說任何話。」

「不！我要照實說……」

「說什麼？」

「本來只是傳說，後來在你的言語神色得到證實，的確有一個冒充小杏子的人關在憲兵隊。」

「女客！妳這是何苦哩？」

「如果我那麼說，中村一定會大怒，恐怕你的腦袋就要搬家。」

吳保成原本很驚慌，當他發現女客懷有某種目的時，他反倒冷靜了。緩緩地說：「在三不管地頭上，大家都不是圃苗上的綠葉兒，妳有什麼用心，不妨明講，何必出口威脅呢？」

「吳保成！你想必明白我的處境。」女客故意裝出一副沉重的神色。「中村也好，那邊也好，都是在利用我，注定了我一定會被某一邊幹掉，一命嗚呼是早晚的事，我早就將生死看開了。」

「女客！妳對我說這些幹什麼呀？」

「幹什麼你還不明白？我是要你知道一件事——犯不着跟我鬥。」

「嘿嘿！我幹嗎跟妳鬥？」吳保成一臉奸笑。「鬥得過嗎？」

「既然不想跟我鬥，就老老實實告訴我一件事。」

「只要我知道……」

「小杏子關在裏邊，對不對？」

吳保成神色一變，沒有答話。

女客冷笑道：「其實，你不用回答了；你的神色已經作了最正確的回答。」

「我的確很吃驚。」

「是因爲我知道這個秘密而吃驚？」

「不。小杏子前兩天就已被殺，還是妳收的屍，今天，突然又問出這句話，怎不教我吃驚？」

「吳保成！」女客森冷如冰地說：「既然你不願回答，我只有當面去問中村。」

吳保成連忙攔住她：「別忙！妳這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

「哼！我耳目衆多，你又不是不知道。」

「女客！我實在無法回答妳這個問題。說沒有，妳一定不信；說有，一定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錯了！」女客將神色和語氣都緩和下來。「其實，有沒有這回事，已經不需要你回答了，我只要你回答我另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小杏子還好嗎？」

「妳可以放心。」

「你的意思是說她很好？」

「女客！」吳保成面有難色地說：「看在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份上，妳也不該逼我呀！」

女客心中暗暗冷笑：都是中國人！哼！你這個中國人是生了尾巴的。

她不再說什麼，掉頭離去。

小杏子在日本憲兵隊的事證實了，現在，綜合整個情況分析一下，唯有金飛虎的話最可信。

得到的結論是——

蔡雲，蔡崗是日本特務；夏紫林也是。金飛虎是重慶派來的工作人員。女客絕不作出賣國家民族的事，那麼，她就應該站在金飛虎這一邊。

既然要站在金飛虎這一邊，就要完全聽他的，問題是，金飛虎一旦有詐，後果就不可收拾。

面臨如此難以抉擇的問題，任何人都會徬徨，猶豫，女客却不，因爲她有絕招。

她馬不停蹄地經過了幾個地方，有茶館，有酒樓，也有客棧。她跟各式各樣的人打過照面，咬過耳朵，然後才回到五福客棧。

陳九那監橘子仍然放在五斗櫃裏，她拿出來，一個一個地剝開，當她將橘子整個剝完時，又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橘子裏面根本就沒有夾帶。

陳九的貨呢？

難道這又是一盤詭棋？

好像每一個人都被中村收買了，各人扮演着分派好了的脚色，大家都圍在她的四週，各逞演技，使她眩惑，使她墮入陷阱。

就是這麼回事嗎？女客不禁暗暗冷笑。如果眞是這樣，你們將自食其果。

突然，胡奇來了，他來得像一陣風，彷彿是捲進來的。他一進門就說：「是不是立刻就動？」

「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金隊長要我來問妳一句話。」

「問什麼？」

「妳決定了沒有？」

「決定什麼？」

「妳的方向。」

「我的方向早就決定好了。不賣國，不違背良心，對得起祖宗……」

「女客！別盡說好聽的，實際點，妳到底相信誰是好人？」

「我自己。」

胡奇不禁啼笑皆非，楞楞地說不出話來。

「胡奇！告訴金飛虎，他說的話，我會記住，但我不會盲目的信任他，我有眼睛，有頭腦……」

「金隊長就是怕妳自作聰明。」

「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斷事情，怎麼算是自作聰明？」

「妳根本不了解局面的詭奇，那不是妳的智慧可以識破的。」

「我有絕招。」

「絕招？」

「嗯！」女客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任何要花樣的人都逃不過我的絕招。」

胡奇搖搖頭，大有不可理解之概，他接着又說：「還有另一件事，妳是一向不帶槍的，金隊長說，這回不同，妳最好……」

「我不願改變我的習慣……」

「他要送妳一支槍。」

「謝謝他，如果他有心，倒想要他送我另外一樣東西。」

「只要他有東西，他一定願意送妳。」

「他當然有，」女客詭譎地笑笑。「我要三張特別通行證。」

「沒問題，我立刻給妳送來。」

「不用跑這一趟了，曹家酒坊對面有一座土地廟，你只要在八點鐘之前將通行證用油紙包好，放在土地神像的背後就行了。」

「還有別的事麼？」

「沒啦！」女客流露出開心的笑容，多少天來，她還不曾如此高興過。

胡奇走後，她到蔡雲那兒去了一趟，告訴他們會面的時間和地點，然後一個人走出了五福客棧。

× × ×

曹家酒坊釀酒是有季節性的，現在正是休息的時候，酒坊內是一遍黑暗，而坊外的街道上也是一遍黑暗。

約莫八點稍過，有一個人匆匆走來，他伸手在土地廟裏摸索了一陣，然後又匆匆離去。

過了幾分鐘，又來了一個人，他在土地廟前的石墩上坐了下來。

這人很安詳，竟然燃上了一根烟悠閑地吸着。火頭在他的抽吸下忽明忽暗。

在曹家酒坊院牆轉角處的草叢中蹲着兩個人，他們非常注意坐着土地廟前的那個人。其中一個還以很輕的聲音唸着：「長……長……短。短，短……長……短長……」

原來，那支烟的明滅火頭，竟然是一種暗號。

那支烟吸完了，烟蒂如殞星般劃過黑暗的夜空落入了路邊的陰溝，那人也站起來走了。

草叢中的人開始交談。

「安全，照原訂計劃進行。」

「回報。」

其中一個立刻匆匆離開，另一個還留在原地。

街那邊又來了人，前面的人打着手電筒，是緝私隊的巡邏小組，走馬看花般轉了一個圈子，又走了。

八點半，又來了兩個人，他們是蔡雲和蔡崗，他們就站在曹家酒坊的大門前。

接着，女客也到了，她就坐在土地廟前的石墩上，態度很安詳。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溜過……八點三十五……八點四十……四十五……九點……整整超過了半個小時，主要人物却沒有來——夏紫林和那位「工業家」。

女客心頭已略感不安，但她表面上仍很鎭定，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蔡雲，蔡崗也很安靜，他們也很有耐性地等着。

時間是無情的，十分……二十分，半小時……轉眼又到了九點半。

夏紫林還沒有到。

女客仍然沒有動。並非她沉得住氣，而是她不知道該如何動，因爲夏紫林只說準八點半見面，並沒有交代萬一有變，該如何……？

現在，似乎不必去考慮這個問題了，因爲那邊已經有人走了過來。

一共是三個人。

不管天色是多麼黑，女客的眼睛還是很靈，打老遠她就看出來其中沒有夏紫林，更沒有那位老「工業家」，都是身胚健壯的年輕人。

女客早已置身險中，她一點也不在乎，依然很鎭靜的坐在石墩上。

三個人走到她面前，停住，向她凝視。

女客坐得更挺，更穩。

其中一個開了腔：「咦！是那家大閨女啊？三更半夜坐在那裏，莫非是會情人嗎？」

另一個立刻帮腔：「這時候待在街頭上的那有正正經經的大閨女，八成不是好貨……喂！陪咱們喝酒去，大爺賞妳一塊大洋，剪花布，作花衣裳……」

女客暗暗嘀咕：「不大對勁啊！這三個人橫看豎看都不像是拈花惹草的浪子。而且三不管地頭上有的是粉頭，強暴或者調戲良家婦女的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瞧！」又一個開了口：「人家架子可大啦！坐在那兒動都不動一下。」

「哦！」另一個伸出大姆指往背後一指：「我明白啦！瞧那邊，還有兩個保鑣的。」

「他奶奶的！看他們保不保得住自己。」

三個大漢同時轉身，緩緩向蔡雲，蔡崗立身之處走過去。

女客眞行，她還是沒有動。不過她心裏却在動：這三個大漢的身份眞是教人估不透，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好勇喜鬥之輩，其實，絕不是那麼回事。

蔡雲，蔡崗一人站一個門角落，誰也沒有動。

「呔！」挑釁者氣勢洶洶的：「你們這兩個小雜碎過來。」

蔡雲向蔡崗打了一個手勢，緩緩向街心走了過來。

「有種！」挑釁者豎起了大姆指，向女客一比。「那妞兒是你手下的貨？」

「朋友！你把我當什麼人？龜公？嗯？」

蔡雲問話的聲音很輕，很軟，拳頭却是又快，又硬，準確無比地敲在對方下頦處。

那大漢向後倒退了好幾步，向後倒下。他翻轉身，想爬起來，一抬頭，正在女客脚下。

另兩個大漢已經向蔡雲逼了過去。

蔡崗並沒有上來帮忙，他還是站在原地未動。

那個倒下的大漢已掙扎着爬了起來，他正好在女客的面前，他忽然開口說：「女客！夏先生要我傳話，請立刻趕去石塘嘴，他在等候。而且，這兩個小子不能去，咱們三個會將他們纏住，妳儘管走。」

這倒是女客沒有想到的一個意外。

仆倒在地的大漢傳遞了消息之後，立刻回身參加了戰鬥，他們三個人都是好勇喜鬥的好手，看樣子，蔡家兄弟想要脫身眞還不容易。

然而女客坐在那兒還是沒有動。

雖是短短的一刹那時間，她却想了許多事情。

夏紫林爲什麼要撤下蔡雲和蔡崗？難道這是一着以退爲進，欲擒故縱的狡計？

不管對方如何善變，她已經安排好了一記絕招。問題是：她和夏紫林約會的地點一旦變更，她就無法和她安排好了的人連繫，這是她坐在那兒遲遲未動的原因。

她去觀看戰局，發現到現在爲止，只有蔡雲一個人在對付那三個大漢，蔡崗始終在袖手旁觀，她即使想抽身趕往石塘嘴，只怕也辦不到。

突然，她靈機一動，立刻站了起來，向鎭外奔去。

蔡崗立刻尾隨而至，同時疾聲問道：「女客！妳要到那裏去？」

女客不得不停下來回答：「我要到另一個地方去看看，你們在曹家酒坊門口等候。」

蔡崗不悅地說：「女客！我感到大不對勁，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妳又不肯直說，如果妳一定要我和哥哥在原地等下去我只有殺人。」

「殺誰？」

「殺那三個傢伙呀！」

「槍聲會引起騷動。」

「我可以用刀。」

「不行。千萬不要節外生枝。」

「他們三個，一直在歪纏，我們怎麼等下去。」

「那麼，換個地方等。」

「那兒？」

「東渡口。」

「女客！」蔡崗突然抓住了她的手。「我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情況，妳一定不能瞞我們，如果我們可能會使妳受累，我們會自己想辦法。」

「蔡崗！」女客很技巧地反問：「你以爲我不把你們當朋友了？」

「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就想法子擺脫那三個傢伙，到東渡口去等我。」

「女客！妳雖然不說，而我却感覺得到，情況有了變化是不是？」

「出了點小問題，我去看看就能解決。」

「我們一起去，不行嗎？」

女客知道無法擺脫蔡崗了，於是給他出了一個難題：「如果你不殺人，又能擺脫那三個傢伙，咱們就一起行動。」

「好！妳等着。」蔡崗回身加入戰團。

只不過眨眼之間，那三個漢子就被打得躺下了。

女客又有了難題，如不帶蔡雲，蔡崗同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如帶他們同行，夏紫林那邊……？

蔡崗飛奔過來，抓住女客的手，疾聲說：「快走！」

女客也不表示什麼，跟着他們一起跑，一口氣跑到荒郊野外，才停了下來。

蔡崗氣喘吁吁地問：「要……去那兒？」

「石塘嘴。」女客老老實實地報出地名。

「從這邊繞過去，」蔡雲很熟悉地指引着。「過王家溝，比走大路還要近得多……女客！妳是不是還有人在那邊會合？」

「嗯！」女客漫應了一聲。

「那我們就快走吧！」

一路上誰也沒有再說話。女客已經想通了，如果他們是同路人，自然會相安無事；如果他們是對立的，就由夏紫林去想辦法處理，她大可以置身事外。

他們走得很快，二十多分鐘，就到了石塘嘴。

石塘嘴是一個小村，村子雖小，却也有三，五十戶人家，夏紫林在何處呢？

村犬已聞聲狂吠，而一個人影，也沒有見着。

「女客！」蔡崗輕聲問：「妳的人呢？」

「不見。」她一面回答，一面在游目四面視顧。

蔡雲突然低聲說：「那邊好像有人。」

他指着一遍晒穀場，空蕩蕩的，除了一堆稻草之外，什麼也沒有見着。

蔡雲又補充說：「在稻草堆後面！」

「你看清楚了？」女客輕聲問。

「沒錯。」

「但是不能肯定是我的人，」女客想了想，又接着說：「你們左右包抄過去，千萬別亂動像伙，也不能傷人。」

蔡崗打了一個手勢，立刻和蔡雲採取了行動。

女客在小路邊蹲了下來，她從兩兄弟的前進姿勢可以看出，這兩個年輕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二人緩緩地接近稻草堆，突然撲了過去，他們在女客的視綫中消失了。當他們再度出現時，都舉着雙手，有兩個人分別對付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有槍，槍口都指在對方的胸口上。

女客不禁大吃一驚，因爲那兩個人當中並沒有夏紫林。不過她猜想可能是夏紫林的人；如果他們一直在監視週圍的動靜，必然發現來的是三個人，而他們並沒有絲毫警戒的姿態出現。

女客仍然蹲着不動，靜觀事情的演變。

稻草堆後又出來一個人，是夏紫林。只聽他說：「二位！你們的戲已經演完了。」

二兄弟誰也沒有說話。

夏紫林又說道：「我跑的也是單帮，不喜歡有人跟着。二位既然來了，就只有受點委屈啦！」

他說着，從身上抽出了一根繩子。

夏紫林的動作非常快，手法也很熟練，一根繩子將兄弟倆綑了個結結實實，就像上籠的螃蟹。夏紫林將他們往稻草堆後面一丟，跑到了女客的面前，急促地說：「快走！」

女客還是蹲在那兒沒有動。

「怎麼啦？」夏紫林也蹲下來探問。

女客望着他，冷冷地說：「你好像預知我會與他們同來似的。」

「並非預知，而是多作了一個準備。想像中妳想甩掉他們也非易事。」

「他們的確是日本特務？」

「是的。」

「你眞是那邊派過來的？」

「天啦！」夏紫林彷彿要暈倒似的，用手拍打着額頭說。「到了這個時候，妳還在懷疑我的身份。」

「有人告訴我，說你也是日本特務。」

「誰說的？」

「金飛虎。」

「哦？」夏紫林很詫異地說：「若是旁人這樣說，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這樣說倒有些令人覺得意外了。按道理說，如果我眞是日本特務，他就不該告訴妳。」

「因爲他才眞是重慶派過來。」

「他還說了些什麼？」

「他說你所謂護送一個工業家到大後方去，完全是一個幌子。」

「那麼，我眞正的目的又是什麼？」

「你們有一個人在重慶被識破身份，已經逃到了邊界，眞正的目的是要將他接過來。」

夏紫林一直都很沉靜，他淡淡地問：「妳相信他的話？」

「半信半疑。」

「那麼，妳將這些話告訴我的用意又何在呢？」

「如果你是日特，我不信金飛虎的話，那會誤了我自己；如果你眞是在爲重慶工作，而我却信了金飛虎的話，就會誤了你。所以只有索性攤出來，要你證實。」

「如何才能證實？」

「如果你身上帶着證件……」

「出入淪陷區的工作同仁，身上不會帶有證件。」

「那麼，我要先見那位工業家，而且請允許我單獨跟他談幾分鐘話不然我不會上路。」

「女客！」夏紫林不禁皺緊了眉頭。「妳的要求使我爲難了，現在妳還無法見到他。」

「爲什麼？」

「他要在三尖灣才能跟我們會合。」

「難道此刻你一點證明也提不出來嗎？」

「唯一可以證明的是我的行動。蔡雲，蔡崗是日本特務已無疑問，如果我也是，我絕不會那樣對待他們。妳該仔細想想。」

女客含蓄地說：「三國時代，周瑜曾經打過黃蓋，那也許是一條苦肉計。」

大概夏紫林沒有想到女客如此難纏吧！他不禁楞住了。過了一陣，才苦笑道：「女客！如果妳這樣想，那我就無法解釋了。」

「我不得不這樣想。因爲……因爲我不願被人利用。」

「女客！現在情況很緊急……」

「對我來說，也很緊急。」

「哦！」

「因爲我要立刻作一個決定。」

「那麼，就請妳立刻作決定吧！因爲我連一分鐘也不能多躭擱。」

「好吧！」女客終於站了起來。「我跟你去三尖灣。如果我沒有見到那位工業家，我就不再往前走了。」

「好！」夏紫林欣然應允。「咱們一言爲定。」

二人立卽上路。這條路不算太好走，但是對女客來說却是路熟車輕。夏紫林也像是摸慣夜路的人，因此走起來非常快。十里地，四十分鐘就到了。

這裏比起石塘嘴又小了許多，只有零零落落的幾戶人家。他們剛一進村口，就有人迎了上來。

他自然是夏紫林的同路人，並沒有理會女客的存在，只是湊在夏紫林的耳根處低語了幾句。

只聽夏紫林問道：「人呢？」

「隨時會到。」

「有過連絡嗎？」

「有。每隔半小時一次。」

「附近有沒有異狀？」

「沒有。」

「好！我就在這裏等消息。」

這些話女客都聽到了，但她却認爲是夏紫林故意說給她聽的。她不禁暗暗冷笑：哼！看來金飛虎的話完全正確，根本就沒有什麼工業家。

夏紫林在她的身邊坐下，輕喟地說：「這一次一開始就不順利，眞有些怪。」

「我也覺得有些怪。」

「哦？」夏紫林轉過頭來望着她；每當女客的話中有弦外之音時，他都不隨便接口。

「中村費盡心機拉攏我，爲了什麼？自然是爲了破壞你的計劃，怎麼會沒有行動呢？」

「蔡雲，蔡崗不就是他們的伏兵麼？」

「中村不會那樣笨吧！」

「女客！妳的意思是……？」

「如果你眞是重慶那邊的，你就該小心了。中村很精明，也很狡猾，他不是那樣輕易就可以對付的。一定安排了巧計，說不定你的人當中就有他的伏兵。」

「這一點妳倒可以放心……」夏紫林的話才說了一半，就發現有一個人向他們跑過來。

女客的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出是方才和夏紫林連絡的那個大漢。夏紫林迎上去，疾聲問道：「幹嗎跑得這麼急？」

「路上出了問題。」

「哦？」夏紫林大吃一驚。

「在渡過洛河的時候，發現有人跟踪。跟踪的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是千方百計都沒有甩掉。人已經進入了外圍圈，可是不敢走向預訂的會合點。」

「有幾個護送的人？」

「兩個。」

「跟踪的人有多少？」

「最少也有五六個。」

「去連絡，教他們躲進外圍圈高粱地！」

「是。」那大漢又掉頭去了。

女客一直都很沉靜，雖然字字入耳，却顯得漠不關心的樣子。

「女客！」夏紫林轉過頭來說：「妳一定要帮帮忙。」

「說吧！你要我作什麼？」

「去探探對方的來路。」

「你是指那批跟踪的人？」

「嗯！這件事只有妳才辦得到。」

「他們在什麼地方？」

「跟我來。」

夏紫林對附近的地形似乎非常熟悉，他拉着女客的手，一陣狂奔疾走之後，穿進了一片高粱地。

夏紫林微微停了一下，選定了一個方向，又繼續前進。不久，女客就看到了三個人。

兩個年輕人，一個老先生；那個老先生，面上顯出疲憊和驚慌的神色。

夏紫林跑過去和那兩個年輕人低聲交談一陣之後，又回到女客身邊，指點着說：「跟踪的人就在那邊樹林子裏，麻煩妳走一趟，我等妳的消息。」

「夏紫林！」女客冷冷地說：「我發覺你說這句話很外行。」

「怎麼呢？」

「如果對方是不懷好意，我去了之後，還能再回來跟你報信麼？」

「對！幸虧妳提醒我，那麼……？」

「留心我的暗號，如果對方是中村派來的，我就會點燃一支烟，不停地吸到完；如果對方不是中村派來的，或者我一時摸不清對方來路，而發覺對方不懷好意，我也會點燃一根烟，但是我吸了兩口之後就會將烟丟掉。你明白情況之後，再看情形處理……」

「如果對方是中村的人，我就先走，妳設法擋一陣，咱們在二道溪碰面。」

女客想了一想，才回答：「好，就這樣決定。」

「小心點。」夏紫林殷殷囑咐。

「放心，這種場面我見多啦！」

天色漆黑，樹林中是否有人根本看不見。但是，對方却沒有掩藏行跡，吸烟的火頭老遠就看得見。

女客出了高粱地，大大方方地走了過去。非常奇怪，樹林中的人既沒有作出戒備的姿勢，也沒有躲藏。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這些人都是女客手下的人。

「江老三！」她輕輕地問：「怎麼樣？」

其中有一個人答話：「人是從黃家灣過來的，護送的人一副上海口音……」

「一路上他們有沒有發覺你們的跟踪？」

「那是一定發覺了。」

「他們採取了什麼對策？」

「想躲，後來似乎發覺躲不掉，於是，盡量在保護那個年紀大的人。」

女客思索了一陣，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跡象可證明那個「工業家」是「西貝」貨。

見她沉吟，江老三又問：「女客！是不是還要繼續跟下去？」

「不必了，你們散吧！」

說散就散，那夥人立刻分頭離去。

女客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夜色中。

身邊突然多了一個人，卽使女客經常走夜路，摸險地，也難免嚇了一跳。

但她表面上却很鎭定，甚至連頭都沒有回，輕輕地問：「是那一位？」

「蔡崗。」

這倒是女客想不到的，兄弟倆繩綑索綁，

還有兩支槍看守着，這麼快他們就脫困了。

女客回過頭去望着他，眞不知道開口的頭一句話該說什麼。

蔡崗倒沒有很火的樣子，他的聲調很平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方面？」女客反問。

「姓夏的是那一路的人物？」

女客道：「這要先問問你們自己是那一路的人物。」

「這是什麼話？」

「姓夏的說你們是日本特務。」

「這恐怕是天大的笑話，如果說我是日本特務，還有話說，我哥哥是抗日游擊英雄，誰不知道？」

「你爲什麼不去問他？」

「問他！我要殺他。」

「你最好不要太衝動。」

「那我應該怎麼辦？」

「先要取得我的信任。」

「怎樣才可取得妳的信任？」

「先證明你的心地的忠誠。」

「如何證明？」

「行動。」

「妳是說，要我以實際行動來代替口頭上的言辭？」

「不錯。」

「好！早晚妳會看到我的行動……」

「我說的是現在。」

「現在？」

「嗯！立刻行動。」

「妳要我作什麼？」

女客目光向四週掃動了一下，低聲反問道：「你哥哥呢？」

「就在附近。」

「我需要你們兄弟倆幫一次忙。」

「請吩咐。」

「回到三不管的地頭上去救一個人。」

「誰？」

「一個名叫小杏子的年輕女人，她現在關在日本憲兵隊裏面。」

蔡崗吃驚地問：「妳以爲我兄弟倆的力量辦得到？」

女客冷冷地說：「我記得你一個人曾經想搶救你的哥哥出險……」

「好！好！好！」蔡崗連忙打斷：「如果再說下去，又會增加妳的懷疑……從這裏走，要兩個鐘頭才能趕到……」

「下半夜，正好行動。」

「那麼，咱們在那兒碰頭？」

「就在這裏。」

蔡崗道：「女客！妳別只想成功，也應該想到失敗。」

「我會等到天亮。」

蔡崗突然抓住了女客的手，有些激動地說：「我現在要告訴妳一句話，如果再不說，也許永遠沒有機會出口了……」

「現在別說。」女客表現得很冷漠，同時抽回了手。

「我可能會死。」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只有兩種情況之下我才會相信你那句話：你死了；或者將小杏子帶到我面前。」

蔡崗深深吸了一口氣，語氣堅定地說：「女客！我願爲妳而死，但是我要活着，一定要回到妳的面前，親口向妳說出那句話。」

「我會等着。」女客的語氣還是那樣冷漠，她似乎將她的感情冰封起來了。

蔡崗轉身走了，女客突然有一股莫名的衝動，希望他再回轉來，再握她一次手，而他連頭都沒有回。

他眞是日本特務嗎？女客眞不敢相信。

她微微楞了一下，又恢復了正常。她不能老是繫念蔡崗一個人，她要對付許多人，應付許多事。

她離開樹林，回到高粱地，却發現夏紫林他們都不見了。

她一楞，暗忖：夏紫林趁機溜啦？爲什麼？她實在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女客雖一時感到失措，却沒有傻楞楞地站在那裏不動。她立刻展開了行動；所謂行動，無非是追踪夏紫林的去處。然而夜色漆黑，她根本什麼都看不見。

突然，她看到了一點火光，那是一個香烟火頭。人在野外荒郊，還有興緻吸烟，而且毫無遮掩，明顯地是故意顯示他的踪跡，於是，女客很大膽地走了過去。

果然，黑暗中站起來一個人，向女客迎了過來。雖然天色很暗，但是女客却從對方的姿態看了出來，是吳保成。

「是你？」女客難免吃了一驚。

「嗯！我等妳很久了。」

「等我？」女客又是一楞。

「嗯！」吳保成的口氣一本正經。「奉中村隊長之命，來傳一句話。」

「什麼話？」

「他和妳的約定一概取消。」

「爲什麼？」

「因爲沒有價值。」

女客一時沒有去研究中村的動機，其實也無暇去研究，她還有更主要的問題要問：「你在這裏多久了？」

「很久。」

「那麼，你一定看到了夏紫林。」

「看到了。」

「當然你也看到了和他在一起的人。」

「不錯。」

「那麼，你看見他們上那兒去了？」

「看見了。」

「能不能告訴我？」

「我想不必。」

對於吳保成的那種慢吞吞的態度，女客早就火了，加上許許多多的不如意，更是難以尅制，揚手一揮，就要給吳保成一個耳光。

吳保成一抬手，抓住了女客的手腕，冷冷地說：「女客！妳不要耍狠，這裏是荒郊野外，我就是宰了你，也沒有誰知道。」

「你敢！」

「當然我不敢，因爲中村隊長要見妳。」

「他要見我？」

「不錯。」

「何時？」

「此刻。」

「何地？」

「就在前面。」

「既然將所有的約定都取消了，爲什麼還要見我？」

「談一點私事。」

「我跟他之間沒有私事。」

「妳見過他之後，就會明白。」

「好！我跟你去一趟。」

現在的局面已經不能說是詭奇，而是複雜混亂了，簡直令人無從理解，無從判斷。女客眞是弄不清楚：這些人爲什麼要將她拉進漩渦裏來。

吳保成對此地的環境好像也很熟，羊腸小徑，雖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他却走得相當快，走在他後面的女客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中村站在一個小山頭上，活像一個檢閱三軍的總司令，女客來到他面前時，他都沒有改變一下他的姿勢。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影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最最毒　詭謀着着狠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度月應命往謁楊非子，幸應對得體，僞冒馬松的身份未被識破，又因把柳鳳閣會召見他，給予巨欵之事說出，博得楊非子的信任，予以嘉奬，凌度月返回住屋後，柳鳳閣突率四從衞到來，叱責凌度月未依從他的吩咐，將小盒子打開，以致楊非子死命，隨命三從衞亮毒劍抵住凌度月，並取出一粒毒丸，要迫凌度月吞服，凌度月危機一髮中，靈機一觸，僞言柳鳳閣派有奸細潛伏楊非子身側，但楊非子也在柳鳳閣身邊有所安排，因此他沒下手的機會，因爲楊非子已知柳鳳閣曾給銀票，也定知小盒子之事——

柳鳳閣靜靜的站着，似是正在盤算着如何處置目下的痲煩。

顯然，他相信了凌度月的話，自己在楊非子身上安排下奸細，以楊非子的才智，惡毒，豈會計不及此。

凌度月也在盤算，楊非子派在柳鳳閣身側的，就是這四個保鏢中的一個，柳鳳閣派在楊非子身側的奸細，範圍更爲狹小，是楊非子的三個親信弟子之一，但陶崗涘自己回來，算時間，不太可能和柳鳳閣互通消息，餘下的只有大弟子，二弟子兩個人……。

柳鳳閣暗中觀察四個從衞的神色，竟然瞧不出一點可疑之徵。

這四人，都是隨他多年的從衞，本不該生出叛離之心，但楊非子的手段太惡毒了，只要他要做，幾乎，沒有什麼他做不到的事情。

掌理天下第一豪富之家的大東主，經過了一陣沉思，突然微微一笑，道：「馬松，這地方不是談話的所在，走！咱們到一處清靜的地方談談去。」

凌度月淡淡一笑，道：「悉憑大東主的安排。」

柳鳳閣目光轉動，回顧了四個從衞一眼，道：「咱們走吧！」

當先轉身向外行去。

兩個從衞立刻搶到柳鳳閣的前面，替他開道，另外兩個，却緊隨在柳鳳閣的身後，反把凌度月，隔在最後，那是顯然怕凌度月，借機行刺。

穿越幾重庭院，柳鳳閣身子一轉，突然向一座瓦舍中行去。

凌度月認出了那不是柳大東主的宿居之室，心中雖有些奇怪但却無驚異之感。

但柳鳳閣的四個從衞，却是看的大感奇怪，兩個當先帶路的，忍不住低聲說道：「大東主，咱們到那裏去？」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到那座瓦舍中坐坐吧！」

這是大宅院中冷僻的一角，三間瓦舍，也是堆置雜物的所在。

別說以柳鳳閣這樣的身份了，就是府中的總管，一個月中，也難得來上一次。

門上有着很厚的積塵，還有一把大鐵鎖，看上去，這地方，至少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沒有人來過。

柳鳳閣當先帶路，直行到那座瓦舍的木門前面，突然，由懷中取出了一把鑰匙，打開了木門輕輕一推，木門呀然而開。

四個從衞，緊隨在柳鳳閣的身後，行入瓦舍之中。

凌度月走在最後，緊隨四個從衞行了進去。

室內的窗上，垂着很厚的布帘，無法瞧到外面的景物。

借室門透入的光線，清晰的可以見到室內的景物。

除了柳鳳閣之外，任何人都有着一種很驚奇的感覺。

想像之中，這座靜室中應該是雜物堆積，積塵盈寸，但事實上，却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室中打掃得很乾淨，擺出一個長形條桌，上面鋪着白綾桌布顯得很雅潔。

圍繞着條桌，擺着十六張木椅。

柳鳳閣先在主位上坐下，微微一笑，道：「五位請隨便坐吧！」

四個從衞，沒有坐下，兩個站在了柳鳳閣的身側，另兩個却一前一後的挾着凌

度月。

凌度月四下打量了一陣，拉開了一張木椅坐下。

柳鳳閣回顧着四個從衛，道：「你們也坐下吧！」

四個人一欠身，各自落座。

柳鳳閣突然擧手一揮，那兩扇開啓的木門，突然關了上去。

凌度月回頭看去，只見每一扇木門後面，站着一位青衣佩劍的少女。

這是出人意外的佈置，凌度月和四個從衛，都有着很意外的感覺。

這瓦舍雖然開的有窗子，但却都被很厚的窗帘擋着，光線難入，木門掩上之後，室中立刻黑了下來。

只聽柳鳳閣低聲說道：「上燈。」

火光一閃，一個青衣女婢，執着一隻燭台，行了過來。

燭火熊熊，照的滿室通明。

柳鳳閣輕輕咳了一聲道：「献茶。」

瓦舍一角處，轉出了一個身着淡綠衣衫的少女，手托木盤，捧着六盞香茗。

六個一樣的杯子，一樣的顏色，一樣的大小。

那綠衣少女玉腕輕舒，在每人面前放了一杯茶。

柳鳳閣隨手抓起茶杯，道：「來！諸位先喝一杯茶。」當先喝了一口。

四個從衛，相互看了一眼，各自喝了一口茶。

凌度月心中有着很深的戒備，端起了茶杯，裝作喝了一口茶，其實，他水未觸唇。

四個從衛，個個是滿腹懷疑，目光盯注在柳鳳閣的身上，忽畧了凌度月，所以，也無人瞧到他只作了一個喝茶的姿勢。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馬松，你說的很眞實麼？」

凌度月畧一沉吟，道：「小的怎敢欺騙大東主。」

柳鳳閣目光一掠四個從衛，道：「你們試試看，是否還能提聚眞氣。」

四個從衛各自運氣一試，立刻臉色大變。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有一件事，我想奉告各位，你們剛才喝的茶中，早已混入了失功散，而且，藥力奇快，只要片刻工夫，人就失去了功力。」

四個從衛齊聲說道：「大東主，是何用心？」

柳鳳閣笑一笑道：「這要問你們了，你們追隨我時間很久，我待你們如何？」

從衛之一的張奉說道：「大東主待我們恩義深重。」

柳鳳閣道：「這就是了，但你們四人之中，却有一個人出賣了我！」

四從衛齊聲說道：「那人是誰？」

柳鳳閣笑一笑，道：「現在，我還無法確定是那一個！這要你們四個人去考慮了。」

張奉低聲道：「大東主，就算我們之中，確有一人，出賣了大東主，大東主也不能把我們另外三個忠心耿耿的人，一並處死。」

柳鳳閣道：「我沒有把你們一並處死之心，但你們必需要找出那個出賣我們的人，他和楊非子互通消息，不但要暗算我，而且，把你們中的三個人，也一並列入其中。」

張奉道：「大東主認爲我們四人中，那一個最爲可疑？」

柳鳳閣道：「我不想冤枉任何人，所以，你們不妨自己想想，你們四人，終日守在一處，如是一個人行動有異，不難發覺。」

這時，凌度月更放心了，因爲，他已瞭然，柳鳳閣派在楊非子身邊的人，時間匆忙，告訴他的事情不多，如是，柳鳳閣知曉的很詳細，立刻就可以揭穿自己的部份謊言。

同時，凌度月也想到了，柳鳳閣身側傳出消息的人，也說的不够詳細，所以，才使自己瞞過了楊非子。

因爲，時間太短促了，傳出消息，已然不錯，自是無法詳盡。

但聞柳鳳閣沉聲說道：「好漢作事好漢當，你既敢背叛我，爲什麼不敢承認？連累別人，算得什麼英雄人物？」

張奉雙目圓睜，掃掠了另外三人一眼，道：「那一位背叛了大東主，還不快認罪，需知，咱們只要查對一下幾日來的微末小節，那就不難追出是什麼人了。」

另一個從衛冷冷說道：「王八羔子，做事沒有一點骨氣，一旦咱們對質對出來了，非得把你剁成肉泥不可了。」

柳鳳閣道：「其實，用不着太費大的事，我和馬兄談的事，不足一個時辰，他已把信息傳了出去，你們只要詳細對質一下，這一個時辰的行動，就不難找出他是什麼人了！」

張奉冷冷說道：「死不可怕，活罪難受，一旦被咱們對質出來，那就有得你的苦頭吃了。」

這時，緊靠張奉身側的一個從衛，突然一轉身子，一頭向牆壁上撞去。

柳鳳閣突然飛身而起，一手提住了那人的衣領，冷冷一笑，道：「王猛，別死的太快！……」

王猛整個人，却被柳鳳閣提了起來，他武功已失去，一時間，手脚划動，口中說道：「大東主，小的被勢所迫，實非得已。」

柳鳳閣放下王猛，笑一笑，道：「你坐下，我們談談。」

王猛面如死灰，道：「大東主，楊非子在我身上下了毒，我爲了保命，沒有辦法不聽他的指命。」

柳鳳閣點點頭，道：「這難怪你，螞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呢？」

王猛一呆道：「大東主，你……」

柳鳳閣接道：「你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娘，是吧！」

王猛道：「是。」

柳鳳閣道：「你不能盡孝膝前，已是不孝，總不能再連累你的老娘親，爲你受苦。」

王猛道：「我娘不是江湖中人，還望大東主開恩。」

柳鳳閣笑道：「咱們來個將計就計，只要你能帮我作一件事，不但，我不會傷害到你的母親，而且，你也一樣不受到傷害！」

王猛道：「什麼事？」

柳鳳閣道：「簡單的很……」目光轉到凌度月的身上，接道：「把那小巧的錦盒給我。」

凌度月取出錦盒，雙手遞了過去。

柳鳳閣接過放在王猛的面前，道：「帶上這個錦盒，去見楊非子，進入花廳之後，打開盒蓋。」

王猛點點頭，道：「如是在下不幸死了，還望大東主照顧我的老娘。」

柳鳳閣道：「這個你放心，柳家有的是銀子，我會給她一筆很豐厚的銀錢，够她餘年中享用不盡。」

王猛取過錦盒，放入袋中，道：「大東主海量，小的這就効命。」

柳鳳閣道：「你武功未復，如何能够去得。」雙手互擊了兩掌，接道：「拏茶來。」

那綠衣女婢，應聲行來，手上又托着一個木盤，上面只放了五隻一樣的茶杯。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五位，請把面前的茶喝下去，可解失功散的奇毒。」

四個從衛，端起茶杯，一飲而盡。

凌度月手也端起了茶杯，心中却暗自盤算道：「我既未中失功散的奇毒，自然不用解藥，這柳鳳閣心中陰毒，比起楊非子，各極其狠，這一杯茶雖是解毒之藥，只怕也不是單純的解藥。」

心中念轉，端杯之手，却借衣袖的掩護，把茶水倒在一條絹帕之上。

好在，那杯茶很小，茶水不多，把濕了的絹帕藏入袖中，掩飾了過去。

柳鳳閣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們追隨我時日很久，在你們的身上下毒，對我而言，是一樁很痛苦的事，但形勢逼人，我也是沒有法子了，希望你們不要記恨才好。」

張奉等三侍衛，齊聲說道：「我等受大東主厚奉，優容，自當爲東主効死，怎敢生記恨之心。」

只有王猛低着頭，默不作聲。

凌度月心中忖道：柳鳳閣爲人不但心狠手辣，而且思索也縝密的很，這些追隨他的親信人物，似是都有人質在他手中。

只聽柳鳳閣說道：「楊非子雖是第一等精明人物，但他決想不到，我還暗中置了兩支伏兵。」

張奉道：「大東主算無遺策，楊非子豈是敵手。」

柳鳳閣笑一笑道：「但楊非子是一位很有用的人，最好能把他收爲我用……」目光轉到王猛的身上，接道：「你試試看，功力是否已經恢復？」

王猛運氣一試，道：「多謝大東主，在下的體能已復。」

站起身子，接道：「大東主一諾千金，必會善視小人的娘親，小人不該貪生畏死，背叛了大東主，我這就去找那楊非子，不能完成東主之命，決不歸見東主。」

轉身向外行去。

柳鳳閣道：「站住。」

王猛回身一抱拳，道：「大東主還有什麼吩咐？」

柳鳳閣道：「楊非子是何等人物，你這樣豈能見得到他。」

王猛道：「小人每次求見，都是那楊非子親自接見。」

柳鳳閣道：「但此刻形勢不同，我帶你們到此一事，只怕早已無法瞞過那楊非子的耳目了。」

王猛道：「大東主的意思是……」

柳鳳閣道：「你如身受重傷，必可消去他心中之疑。」

王猛點點頭，道：「小人明白了，但不知那一位下手。」

柳鳳閣道：「你自己動手吧！」

王猛應了一聲，伸手從快靴筒內，取出一把匕首，在身上連劃三刀。

但見衣裂皮綻，鮮血立刻湧了出來。

柳鳳閣點點頭，道：「可以去了，我再助你一臂之力。」

王猛收起匕首，轉身向外行去。

奔行到室門口處，兩個青衣女婢突然打開了木門。

王猛一抬步，跨出門去。

這當兒，柳鳳閣突然一揚右腕。

一股暗勁，湧了出去。

向前奔走的王猛，身體突然打了一個踉蹌。幾乎栽倒地上。

柳鳳閣道：「馬兄，你跟去瞧吧！」

凌度月心知拒絕不得，站起身子，向外奔去。

柳鳳閣道：「記着告訴他，把錦盒藏在袖中，一進廳門，就叫他打開盒蓋。」

凌度月道：「在下明白。」

大步追了出去。

只見王猛咀角已不停的流下鮮血。

凌度月暗暗歎道：好厲害的內家掌力，遙遙一擊，竟然能使王猛受這等沉重的內傷。

王猛一伸手，道：「扶我一把，咱們可以走的快一些。」

凌度月無可奈何，只好伸手，扶住了王猛。

一面奔行，一面打量了這座院落的形勢，感覺那座瓦舍，緊接圍牆，不禁心中一動，暗道：「如若柳鳳閣把一批人手，安置在這座府第之外，任那楊非子狡猾如狐，也是想不到了。」

抬頭望望天色，只見西方天際，幻起了一片彩霞，已經是日落西山的時刻。

凌度月提起精神，大步向前奔去。穿過了幾處庭院，轉入花園。

王猛長長吸一口氣，右手緊緊握住了錦盒，直向花廳中行去。

凌度月心中忖道：以王猛的武功，决非楊非子的敵手，但柳鳳閣却堅信那一個小小的錦盒，就能使那楊非子屈服下來，這錦盒中的東西，必是十分珍奇了。

心中念轉，人已到了花廳門外。

只見人影一閃，三弟子陶嵩已迎了出來，擋住了兩人的去路道：「什麼人？」

王猛喘着氣道：「在下王猛，求見楊大先生。」

陶嵩沉吟了一下，說道：「你傷的很重吧？」

王猛道：「不錯，傷的不輕，但我還撐得住，你快些給我通報一聲。」

陶嵩無可奈何，只好高聲說道：「閣下請進吧！」

在凌度月的扶持之下，行到了廳門口處。

忽然間，想到柳大東主的話，凌度月突然間，放開了王猛，身子一閃，躲在了大廳外面。

這一次，王猛果然是早已有準備，一進門，右手就平握錦盒，人却向楊非子快步衝去。

楊非子似是已覺出不對，冷冷喝道：「你給我站住。」

口中說話，右手拍出一掌。

一股强厲的勁風，直向王猛的前胸撞去。

蓬然大震聲中，王猛向前奔飛的身軀，硬被那一股內家眞力，震的向後退了一兩步，七竅湧血，倒了下去。

但王猛手中盒子，也已打開。

只見一片淡黃色的粉末，滿室飄飛。

楊非子怔了一怔，似已有警覺，大聲喝道：「向後面躱。」轉身向後奔去。

那飛起的淡黃粉末，飄飛奇快，楊非子和兩個隨身弟子，都已吸入了不少。

但覺一股腥臭之氣，直入內腑。

凌度月借牆壁掩護，橫裏向外躍去，一掠三丈。

陶嵩聽得師父大喝之聲，也很快的向後退出了一丈多遠。

凌度月站在一棵花樹旁側，雙目向花廳中探看，心中一直在想着那淡黃色的粉末，不知是什麼惡毒的迷藥。

只聽衣袂飄風之聲，陶嵩突然躍飛過來，厲喝道：「馬松，這是怎麼回事？」

凌度月吸一口氣，人又向後退開了九尺，道：「我不知道。」

陶嵩一跨步，又欺到馬松身前，冷笑一聲，道：「你不知道。」

右手一探，抓向了凌度月的右腕。

凌度月一縮手，閃避開去。

陶嵩一把落空，微微一怔，道：「馬松，你不錯啊！」

凌度月一提眞氣，說道：「誇獎，誇獎。」

陶嵩冷哼一聲，雙手齊出，各攻出兩招。

這四招，雙手互換，一氣呵成，有如一招般的快速。

凌度月仍未還手，人却借機會又向後退出了兩丈左右。

陶嵩呆了一呆，又欺身逼了上來，道：「你不是馬松……」

凌度月接道：「誰說不是。」

陶嵩道：「馬松不可能躱開我連環四掌。」

凌度月道：「我退了近三丈遠，才躱開你五招攻勢，再說，兄弟總不能全無一點進步，對麼？」

陶嵩冷笑一聲，忽然直衝過來，揮掌飛脚，一連攻出了八招。

這一掄急攻，用出了他全身的本領，凌度月身如隨風柳絮，輕輕鬆鬆的避開了八招。

陶嵩呆住了，心中已確定這人不是馬松，也感覺到這人的武功，高强的很。

只聽一個威重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陶嵩，你沒有中毒麼？」

陶嵩回頭望去，只見柳鳳閣在三個從衞保護之下，站在八尺以外。

但最使陶嵩驚訝的是三夫人和柳若梅母女二人，也正姍姍行來。

這時，楊非子帶着兩個弟子，也從花廳中行了出來。

他臉色蒼白，冷冷的望了柳鳳閣一眼，道：「大東主，你要他放的毒麼？」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不錯，楊兄，最好別太衝動，聽兄弟一言。」

楊非子道：「我在聽着。」

柳鳳閣道：「閣下是當今第一用毒高手，可知道你中的什麼毒麼？」

楊非子道：「不論什麼毒，我姓楊的都自信有能解得，今日之恨，楊某人會牢記心中，咱們後會有期。」

轉身向外行去。

柳鳳閣道：「站住，聽兄弟說完話，楊兄再走不遲。」

楊非子停下脚步，緩緩回過身子，道：「大東主還有什麼動人的解說言詞。」

柳鳳閣道：「柳某人用不着再爲楊兄解說了，你雖是天下第一神醫，但也解不了身中的奇毒。」

楊非子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柳鳳閣道：「因爲，那不是一般的毒物。」

楊非子冷冷一哼，說道：「那是什麼毒物？」

柳鳳閣笑一笑，道：「楊兄見多識廣，大約知道金蠶蠱，這個名字吧！」

楊非子呆了一呆，道：「金蠶蠱？」

柳鳳閣道：「不錯，是金蠶蠱，楊兄，是否感覺到，內腑之中，有如虫蟻在蠕蠕而動。」

楊非子道：「金蠶蠱，爲西南蠱毒之中，最惡毒的一種，你怎會取得？」

柳鳳閣說道：「楊兄忘記了一件事，錢可通神，兄弟却又是當今最大家產的主人。」

楊非子道：「你買來的蠱毒？」

柳鳳閣道：「不錯，我化費千両黃金，十顆明珠，買來這一盒金蠶蠱毒，在下還可奉告楊兄一句的是，這是金蠶婆婆的本命蠱毒，楊兄縱然是醫術回天，也是無法自救……」

楊非子怔了一怔，道：「金蠶婆婆來了麼？」

柳鳳閣道：「沒有。」

楊非子道：「在下也沒有聽過你柳大東主，去過南荒。」

柳鳳閣道：「購買蠶毒，也用不着我柳某人去一趟南荒。」

楊非子沉吟了一陣，道：「你說吧！什麼條件？不過，我想告訴你，如是條件提的苛刻，你可能全都落空。」

柳鳳閣淡淡一笑，道：「楊兄，此時此情，你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聽我之命，從此爲我効命，不得妄生異心，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楊非子道：「你有解藥麼？」

柳鳳閣道：「有。」

楊非子道：「可以先給我們一粒服下麼？」

柳鳳閣道：「可以，你們服過解藥之後，才可知道我言非詐。」

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三粒解藥，道：「閣下小心了。」

右手一揮，飛了過去。

楊非子伸手接住了三粒藥丸，不管是眞是假，自己先吞了一粒，才緩緩把兩粒藥分給兩人。

兩個人也未作聲，一口氣把藥丸給吞了下去。

對症之藥，立刻間，有了奇效，楊非子精神大見好轉。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楊兄，咱們是兩個不能並立的人，兄弟如不先下手，只怕要遭楊兄暗算了。」

楊非子道：「這藥物，你帶多少？」

柳鳳閣道：「至少可以够你們師徒三人服用個三五年。」

楊非子道：「三五年之後呢？」

柳鳳閣道：「也許你楊兄早已想到了破除之法，在下也可以到南荒再買。」

楊非子歎口氣，道：「大東主，你說的仔細一些，要我們如何帮忙？」

柳鳳閣道：「從現在起，三位不要再妄生主意，一切聽從在下之命。」

楊非子道：「還有麼？」

柳鳳閣道：「就是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們答應了不失俊傑智慧。」

楊非子冷冷說道：「因爲咱們沒有身受暗算，那就決不會答允此事。」

對楊非子，柳鳳閣似乎還有着一些容忍之心，一揮手，高聲對從屬說道：「你們記住，以後，對待這位楊大神醫，最好要忍受一些，別和他爭論。」

楊非子只聽的心中難過無比，轉過頭去，不願多聽。

柳鳳閣目光轉到了凌度月的身上，笑一笑，道：「馬松，你過來。」

凌度月向前行了兩步，說道：「什麼事？」

柳鳳閣舉手一抬，說道：「你走近來些。」

凌度月又向前行了兩步，道：「大東主，有什麼吩咐。」

柳鳳閣微一擺頭，三個從衞，立刻向兩側散佈，準備合圍。

凌度月目光轉動，霍然向後退開了三步。

柳鳳閣突然提高了聲音，道：「你是誰？」

凌度月道：「馬松。」

柳鳳閣淡淡一笑，道：「你認爲自己裝的很好麼？」

凌度月淡淡一笑，道：「隨便大東主怎麼想了，如果覺着在下是冒充的，在下立刻離去。」

柳鳳閣道：「那怎麼好！你替我柳某人立了不少功勞，怎能說走就走。」

但見人影閃動，張奉等三個從衞，已把凌度月圍了起來。

凌度月雙目中神芒一閃，泛起了一臉殺機，仰天打個哈哈，道：「柳大東主，還有一盒金蠶蠱毒粉，來對付在下麼？」

柳鳳閣道：「你很大口氣，自非無名人物，何不通報眞實姓名上來。」

忽然間人影一閃，楊非子快如閃電一般，欺近了柳鳳閣，右手一伸，抵在了柳鳳閣的背心之上，道：「柳大東主，是否相信區區的掌力，一落之下，能够震斷你的心脈。」

三從衞回身準備出手相救，楊非子兩個中毒弟子，已雙雙跨前一步，攔住了三人。

柳鳳閣似乎是胸有成竹，淡淡一笑，道：「你們退下，不可出手。」

三從衞互望了一眼，退後一步。

楊非子道：「借用你柳大東主一句話，識時務者爲俊傑。」

柳鳳閣道：「你要什麼？」

楊非子道：「解藥，柳兄何必明知故問。」

柳鳳閣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道：「拿去吧！」

楊非子接過玉瓶，道：「只要我有半年時間好活，我就能遠走南荒，找到金蠶婆婆，要她療好我的蠱毒。」

柳鳳閣道：「可惜，你只能支持十二個時辰。」

楊非子打開瓶塞，竟然是一個空瓶，那裏有什麼解藥。

柳鳳閣微微一笑，接道：「對付楊兄這等高明的人物，兄弟不得不留下一手，這玉瓶中，兄弟只放了三粒藥，已被三位服下。」

說話之間，突然向前一步，脫出了楊非子的掌勢，一轉身，對面而立。接着說道：「楊兄，是否想以武功，和在下一決勝負？」

楊非子淡淡一笑，道：「算了，兄弟還想多活幾年，柳兄偌大的家產，大約也不想死吧？」

柳鳳閣道：「說的是啊！以兄弟這龐大無比的財富，和你楊兄用毒的手法及絕世的才慧，如能眞誠合作，放眼江湖，還有什麼人，能是咱們的敵手？」

楊非子道：「如是柳兄確有誠意和兄弟合作，那就應該開誠佈公的和兄弟談談才是，用不着施下這等毒手。」

柳鳳閣道：「楊兄如若不是存心動兄弟，兄弟怎會先行下手。」

楊非子淡淡一笑，道：「有一事，楊某要奉告柳大東主。」

柳鳳閣道：「兄弟洗耳恭聽。」

楊非子道：「柳大東主已中了兄弟的無形之毒。」

柳鳳閣臉色微微一變，但立刻化作了一臉笑容，道：「想當然耳，但不知楊兄這無形之毒，要幾時發作？」

楊非子道：「十二個時辰之後，和你柳兄在在下身上金蠶蠱毒，完全一樣。」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在對楊兄下手之前，兄弟早已思慮及此了。」

楊非子道：「大東主，咱們應該找一處雅靜之處，找幾個絕色美女，準備一罈老酒，好好的喝一頓，等候毒發，死亡，兄弟中毒早一些，也許會先你柳兄走一步，世上的怪事，雖然很多，但像你我這樣，既是朋友，又是仇人，對酒待死，那也算得世間少有的事。」

柳鳳閣道：「兄弟財富敵國，死了未免可惜。」

楊非子道：「柳大東主可是覺着天下眞有能够治好兄弟無形之毒的名醫麼？」

柳鳳閣道：「就算世間眞有這麼一位高人，兄弟也無法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把他請到開封。」

楊非子道：「金銀爲用，博大無匹，唯一的缺憾，是它不能買命。」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楊兄，花花世界，充滿着美好歡樂，想是你楊兄，也不願死吧！」

楊非子道：「柳兄有什麼高見呢？」

柳鳳閣道：「楊兄在兄弟身上下的毒，是否有解藥可服。」

楊非子道：「有！柳兄意思是……」

柳鳳閣接道：「咱們每日交換一次解藥，豈不是，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話是不錯，不過，兄弟有碍難之處。」

柳鳳閣道：「楊兄請說，兄弟相信，合咱們兩人之力，天下沒有難事。」

楊非子道：「兄弟的解藥，如不對症，救不活你柳兄的命，如是藥用對症了，你大東主所中的之毒，立刻可解，但兄弟身中之毒，却只能延長一十二個時辰，豈不是太不公平了。」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說的也是，但此事，也並非全然不可解决，咱們彼此再多想想如何，以楊兄之能，只要有得兩個時辰的時間，定然可以想出辦法了。」

楊非子點點頭，道：「咱們師徒三人，暫時告退，兄弟想出辦法時，再行通知你柳兄一聲。」

目光一掠三夫人，竟然轉身，直入花廳。

兩個隨行中毒的弟子，也緊追在楊非子身後而去。

這時，站在凌度月身後的陶崗，却高聲叫道：「師父，弟子沒有中毒。」

楊非子道：「那你就留在花廳外面，瞧熱鬧吧！不過，除非有人要你的命外，不許插手。」

陶崗應了一聲，向後退開了一丈。

目睹楊非子行入花廳，柳鳳閣目光突然轉注到凌度月的身上，道：「馬松早死了，是麼？」

凌度月眼看楊非子轉回花廳，少了無形之毒的威脅，不禁豪氣奮發，縱聲一笑，道：「咱們不如你柳大東主的手段殘忍，馬松還好好的活着。」

柳鳳閣道：「你既然承認了不是馬松，而敢孤身深入龍潭虎穴，也算一位有識有胆的人物，何不報上姓名？」

凌度月笑一笑，道：「看到你和楊非子這番鬥智，施毒，好生叫在下感慨，江湖上當眞是步步兇險，處處殺機。」

柳鳳閣冷冷接道：「我問你的姓名，你不覺着說話太多麼？」

凌度月道：「我不是馬松，已經够了，用不着再問我是誰。」

柳鳳閣突然一揮手，身側三個從衞，突然直向凌度月行了過去。

凌度月吸一口氣，迎了上去。

三人相距還有三尺左右時，張奉突然發難，左手探出，抓向凌度月的右腕。

凌度月屈指一彈，一縷指風，擊中了張奉的手腕。

張奉一滋牙，蹌了過去，正和兩個從衞一碰。

兩個人一左一右，雙掌並出，攻向了凌度月。

凌度月吸一口氣，舉步橫邁一步，脫出了兩人的掌力範圍，站在一側。

柳鳳閣望着三個從衞，微微一皺眉頭，道：「住手。」

兩個人較後出手從衞，正準備衝了過去，聽得柳鳳閣之言，立刻收住了身軀。

張奉被彈中一指，一直運氣調息，但右手仍有酸痲之感，所以，未敢再作出手的準備。

凌度月長長吁一口氣，道：「柳大東主，他們不是我的敵手，閣下何不親自出手試試？」

柳鳳閣雙目神光如電，凝注在凌度月的臉上，心中却在暗暗盤算，如何對付此人。

凌度月心中也在忖思道：「如能早把此人制服，不但可使這府中人，不再向我出手，而且，還可迫使他們就範，逼他說出解那金蠶蠱毒的藥物存在之處，連帶的制服了楊非子……。

如若眞能如此，豈不把一場江湖的大殺劫，消弭於無形之中。

心中念轉，突然舉步，、身形飄飄中，人已到了柳鳳閣的身前。

看似舉步跨行，實則快若馭風，兩個擋在凌度月前面的從衞，竟然來不及出手阻攔，凌度月人已越過，直逼到柳鳳閣的身前。

柳鳳閣大吃了一驚，右手一揚，一掌劈出，直劈向凌度月的前胸。

凌度月指出如電，指襲向柳鳳閣擊出手腕，硬把柳鳳閣的攻勢，給逼了回去。

柳鳳閣借收掌之勢，駭然向後退了三步。

這一陣工夫，柳鳳閣兩個從衞，已然由身後來，雙掌並出，拍向凌度月後背。

霍然一轉過身軀，凌度月臉上泛現出了濃重的殺機，右手微抬一揮。

一道銀芒，閃了兩閃，凌度月突然一側身，由兩個人之間穿了過去。

兩個從衞，似乎收勢不住，硬向前面的柳鳳閣衝了過去。

柳鳳閣伸手一指，道：「你們瞎了眼麼？」

但聞達達兩聲，兩個大漢，人已倒了下去。

張奉的右手，痲木還未全消，但性命要緊，一吸氣，忽然橫裏越出八尺。落在了三夫人和柳若梅的身側。

不論他逃向任何一個方位，都難逃無形劍的追殺，但逃向三夫人的停身之處，却使得凌度月有所顧慮。

就在他沉吟之間，柳鳳閣已然疾如飄風，悄然而遁。

三夫人低聲道：「若梅，咱們也走吧！」母女手牽手，聯袂而去。

張奉竟然緊追在三夫人的身側，低聲道：「夫人請替在下美言一二。」

三夫人停下了脚步，雙目在張奉的臉上，打量了一陣道：「你要我救你。」

這時，凌度月已然追了上來。

但他並未立刻出手，只是靜靜的站在三夫人六尺以外。

三夫人回顧了張奉一眼，道：「柳大東主走了。」

張奉四顧了一眼，道：「所以，要夫人替在下代求一下，請那位少俠，高抬貴手，放過在下。」

三夫人目光微轉，看那凌度月一直未再逼過來，心中明白，凌度月並沒有非殺這張奉不可之心，當下說道：「我試試看吧！」

目光微抬，注視在凌度月的身上，道：「凌少俠，小婦人這廂見禮了。」

欠身福了一福。

凌度月遙遙一抱拳，道：「不敢，不敢，三夫人有什麼吩咐？」

三夫人道：「凌少俠可否看在我們母女份上，放過這位張兄？」

張奉忙說道：「三夫人客氣了，小人張奉。」

但聞凌度月道：「夫人既然開口了，在下怎有不允之理，三位請便吧。」

三夫人未再多聲，帶着柳若梅，張奉離去。

目睹了三人去遠，凌度月突然回過頭來，目睹微微發楞的陶崗，淡淡一笑，道：「陶兄，還想知道兄弟的姓名麼？」

陶崗冷冷道：「凌度月，無形劍的傳人？」

凌度月笑一笑，道：「不錯，閣下一心想和兄弟見個高下，現在可以出手。」

陶崗臉上一陣紅，搖搖頭，說道：「兄弟改變了主意，現在不再想和度兄動手了。」

凌度月笑一笑，道：「看在咱們相處一場的份上，在下也不勉强，不過，兄弟想走了，閣下是否要出手攔阻呢？」

陶崗沉聲說道：「凌兄請便，兄弟不送了。」

凌度月道：「那倒不敢有勞，令師和柳大東主這麼爭執，只不過剛剛開始，陶兄是你們師徒四人中，唯一未中毒的人，想必會是這一場討價還價中要人。」

陶崗道：「家師雖中蠱毒，但他老人家心智未亂，武功仍在，兄弟麼，實也作不了主。」

凌度月道：「貴師徒在武林之中，聲望雖然很高，但人緣並不太好，只怕，不會有幾個人，帮助貴師徒了。」

陶崗道：「兄弟相信，以家師的才能，必會有應付之道。」

凌度月哈哈一笑，道：「那麼，兄弟告辭了。」

飛身一躍，越牆而出。

這是知府公館的花牆之外，一條很清靜的巷道。

凌度月身份已明，自是不便在此地再呆下去。

楊非子固然是天下有名的用毒高手，但柳鳳閣竟也是一位常常用毒的人物，走在這兩個用毒的高人之間，凌度月就算武功高强，也不便再事多留。

清靜的巷道一角，突然間，轉出來一個青衣少女，攔住了凌度月的去路。

這女子雖然穿着一身勁裝，但却未帶兵刃，年紀也不過只有十七八歲。

只見她搖步細碎，柳腰輕擺的行了過來。

凌度月暗中吸一口氣，停下了脚步。

正待出言喝問，那青衣女已自動停了下來，一欠身，道：「見過凌少俠。」

凌度月早已瞧出她是有意在等待自己，淡淡一笑，道：「妳是那一個遣派來此的人？」

青衣少女道：「婢子是奉了柳大東主之命而來。」

凌度月道：「柳鳳閣？」

青衣女婢道：「不錯，大東主現在正恭凌少俠但不知凌少俠可否駕臨一叙。」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柳鳳閣富可敵國，但他竟然還有逐鹿江湖之心，對這樣不知滿足，爲富不仁之人，兄弟不喜和他交往。」

青衣少女道：「大東主正有着內情奉告，望凌少俠移駕一叙。」

凌度月一擺手道：「不用了。」

青衣少女忽的黯然一歎，道：「凌少俠，請救小婢一命。」

凌度月聽得一怔道：「你怎麼了？」

青衣少女突然由腰中摸出一把七首，道：「小婢來時，誇下海口，只要能遇上你凌少俠，一定能把你請到。」

凌度月道：「咱們素不相識，姑娘這口氣，未免太大了一些。」

青衣女婢道：「如是凌少俠不肯答允：小婢自知攔不住你，只有用刀刺穿心臟一死。」

凌度月大感意外的一怔，道：「你要自絕。」

青衣女婢道：「除此之外，小婢實已無可行之路了……」

雙目中忽然間滚下來兩行淚水，道：「凌少俠也許是覺着小婢以死要脅，並無眞死之心……」

突然間，七首一揮，斬下了左手食，中二指。

兩根纖纖玉指，落着實地之後，仍在不停的顫動。鮮血湧出，疼得那青衣少女臉色蒼白。

凌度月倒是未料到她豪氣如此之大，不禁一呆道：「姑娘，妳這是何苦呢？」

青衣女婢道：「如是凌少俠能够惜憐小婢一命，請和小婢一行，如是執意不允，人間少了我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鬼門關中，多納了一個寃魂而已。」

像這等硬請强迫的事，凌度月是從也未想到，一時間，呆在當地，不知如何處置才好。

只見那青衣少女，刀尖已轉，鋒利的七首，已指在了前胸之上，道：「凌少俠，小婢去了。」

凌度月大吃了一驚，道：「住手。」

青衣少女刀尖已穿過了衣服，聞言停下了手，道：「凌少俠，螻蟻尙且貪生，何況小婢是人，我也怕死的很。」

凌度月歎口氣，道：「柳鳳閣逼妳來的麼？」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是小婢自願來的。」

凌度月道：「那你是早已看透了我，非答應妳不可了。」

青衣少女道：「凌少俠仁義心腸，必不忍小婢一死，何況，凌少俠如肯隨小婢同往一晤柳大東主，對你凌少俠而言，也是有益無害的事。」

凌度月道：「在下倒是瞧不出，見見柳鳳閣，會對我凌某人有何好處了。」

青衣少女道：「好處很大，凌少俠如

武林佳話

化敵結良緣

金龍

丁一飛讀書的地方是距離他老家五里外的青泉小築。那兒環境清靜，風景幽雅，小築中除了丁一飛之外，還有三個人，一個是老師，一個是廚娘，另一個是管理小築的老頭兒。

老頭年近六旬，有點駝背，雖未龍鍾，已有老態，因此，走路也不大快捷，丁一飛雖出身富家，却讀了不少書，對人還算有禮，見到老頭總是方伯方伯的叫，和他很談得來。

這一晚，是丁一飛到小築讀書一年後的事了。他正在燈下讀書，忽聽得有叩門聲，便開門，見了方伯，忙請他入內，還給了他一張椅子，請他坐下。方伯坐定之後，對丁一飛說：「少爺！你待我好，一直不以下人待我，我衷心感激，再過十天，我就要走了，此去，能否回來，很難說了！我知少爺秉性忠厚，不會生事，願將我所學，在這十天之內傳給少爺！只要不用來傷人凌人，用來强身自衞都有好處！

「少爺，由現在開始，我就分十晚傳給你！但有一個條件，你千萬不可輕易示人，更不可說是我傳的，免生事端！你能不能答應？」

丁一飛滿口答允，並卽起座行拜師禮，改口稱爲師父。方伯一連敎了他十餘天，再把一個小包給他，叮囑他，若三天之後不見他回來，才好拆看。後來三天過去了，丁一飛不見方伯回來，拆看一看，見是幾件小暗器，和幾頁練習內功的法門，他便依着學，過了一整年，方伯回來了，他一試丁一飛的武功，大爲滿意。此後，三天不定，五天不定，十日半月也不定，方伯一定來一次，而且是深夜才來，所以除了丁一飛外，沒人見到。

有一晚，丁一飛練完功，見月色皎潔美好，不禁信步走出小築，直向附近小山崗走去，陡然間有輕輕而低微的歌聲傳來。他爲之一怔，旋卽自笑，這明是小溪流水之聲，怎會是歌聲？稍一凝步之後，繼續前行。可是才走出幾步，又聽到歌聲，而且聽得十分清楚，是少女的歌聲。深夜，居然有女聲在溪邊飄蕩，他給嚇了一跳，以爲是鬼魅。但好奇心重，且膽子壯，決心去查看個究竟。

樹蔭之下，月色透過樹葉隙縫，洒向溪水，依稀看到一個少女坐在溪邊濯足。

他深信必是聊齋中物，便檢起一枚石子投到溪水，水花濺到她身上，她向四邊一望，陡然拔身而起，憤然喝道：「臭賊，你敢戲弄我，敎你知道姑娘的厲害！」她似乎已發現了丁一飛，朝他疾撲過去。

丁一飛屹立着，注目少女，喝道：「你到底是人是鬼？你想作祟我？做夢！」

「你才是鬼！看招！」玉掌飛處，直奔對方面頰，丁一飛還是第一遭正式與人交手，不知該怎辦，特別對方是個少女！因此，只有後退，那個少女也十分奇怪，她一掌並未打實，便撤招了。

她問：「你是什麼人？爲什麼鬼鬼祟祟偷看我？快說！若敢謊言搪塞，小心腦袋！」她說時，一脚踢出，竟把一塊石踢得飛跌在二丈遠外，一踢之力有多大，可以想見了。丁一飛如實說了，她不相信，但也沒有再動手，問他師門，他不肯說，也無法說，因爲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是屬於什麼門派！這解釋，少女當然又不相信，於是，她認爲他存心欺騙，動手了！

這個少女大約有十七八歲，長得很美，由她的表情看，她對丁一飛是有好感的，所以出招並不毒辣，常在要緊關頭自動撤招留手，以致丁一飛給弄得莫名其妙！打到三數十個回合之後，她一掌打出，他不知怎的竟然失足傾斜，正好迎上了一掌，「哎呀」一聲，便向下跌。她一急，竟然伸手去扶，兩個人幾乎摟在一起，她羞得一推，大約是出於意外吧，竟把他推跌在地。她却頭也不回就走了。

這時候，在山的另一面，也有兩個人在打，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老頭。

「爹，爹！你跟誰動手？」少女跑過另一邊，看到爹爹跟一個老頭子在惡鬥，便吃驚地叫。

「鐵男，你怎麼啦！遇見甚麼了？」

「一個臭小賊，我把他打倒了！」

「你把他殺掉了？」

「沒有，他似乎不是那一個？」

「眞不是？你沒有看錯？」

「眞不是，爹，你別分心說話，我來帮你！」

「不，別過來，這廝十分厲害，你千萬別過來！」他一邊應敵，一邊分心對女兒說話，果然應付得十分困難，被對方一連逼退了幾步。這時候，丁一飛也過來了，他也看到兩個老人打鬥，吃驚地叫：「師父，你怎麼也在這裏？」

「快回去，不要過來！」

「不，我來帮你！」

「你敢！」少女飛身攔擋！

「我爲甚麼不敢！」丁一飛硬衝過去。一個不讓路，一個要過去，結果是打起來了！老的對老的，少的對少的，打到分際，兩個老頭同聲大喝，拚了一招，隨卽雙雙跌倒，之後是雙方大笑，結束了一場打鬥！

方伯把丁一飛的身世說出，老頭立卽叫：「鐵男，快停手，我們是誤會了！」

「怎麼？誤會了？」

「是誤會了！她就是劉伯伯常說的丁一飛公子，你還不過去賠禮！」

「丁公子！剛才……」她低着頭，偷望丁一飛，羞得再也難以啓齒，幸而丁一飛謙遜，說剛才是他自己不該拿石子投水濺濕她的衣裳，反而向她道歉。

丁一飛有心和她親近，她也有意，却羞紅着臉，態度拘謹，極不自然。

鐵男何以如此呢？說來是有原因的，原來劉伯伯曾說過要替她做媒，對象就是丁一飛。鐵男當時反對，認爲嫁給一個書獃子，必然給悶死，可是劉伯伯力讚，她終於心動了，要親自來看看！想不到却在此地見面，並且打了一架，她對他的武功，特別是對他的容貌，早已心許了！早先她處處留手，就是受到他英俊的臉孔與可愛的身材所影响，丁一飛不知內情，還沒什麼，她就不由的羞喜交集態度失常了。

方伯把傳藝的經過告訴鐵男父女，他們才知道劉伯伯不曾提到丁一飛會武的原因。

知女莫若父，鐵男的舉動神態，早給老父有了答案，結果，這段姻緣當然是美滿的。

肯和大東主一番懇談，至少，可以瞭解江湖上目下很多晦暗不明的情勢。」

凌度月畧一沉吟，道：「好吧！旣是如此，那就請你姑娘帶路了。」

青衣少女充滿痛苦的臉上，泛起了一抹笑容，道：「婢子帶路了。」

伏身拾起了地上兩根手指藏入懷中，舉步行去。

凌度月暗暗吁一口氣，緊隨在青衣少女的身後。

那青衣少女並未重回府中，却轉入巷中一座黑漆大門前面。

兩扇朱紅大門似是早已有人在門後等着，兩個人剛到門外，大門已呀然而開。

開門的也是一個穿着一身青衣的少女，赤着雙手，並未携兵刃。

兩人步入門內，青衣少女立刻掩上了大門。

斷指少女咬着牙，一路行來竟未呻吟一聲。

這是一座很雅靜的廳院，一條路穿過了兩重院落，但除了這帶路，和那開門的少女之外，竟未再見別人。

斷指少女，帶着凌度月直入大廳。

柳鳳閣早已站在大廳恭候，除了他本人之外，未帶一個從人。

斷指少女緊行一步，欠身說道：「大東主小婢幸未辱命。」

柳鳳閣一揮手道：「辛苦妳，快下去敷藥包起來。」

斷指少女一欠身，說道：「多謝大東主。」

轉身奔出大廳。

柳鳳閣一抱拳道：「爲了免啓凌少俠疑心，我也不要他們敬茶了。」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最好是免，就是他們敬了，我也不會碰它一下。」

柳鳳閣嘆口氣道：「看來，凌少俠對我柳某的人成見很深。」

凌度月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在下覺着和你柳大東主沒有什麼好談的。」

柳鳳閣點點頭，道：「情勢變化，牽連廣大，也難怪你凌少俠對柳某人，有些不談解了。」

凌度月道：「只有這幾句話麼？」

柳鳳閣道：「在下請凌少俠來，就是想和凌少俠仔細的談談，只是，目下的局面混亂，情勢詭異，恐不是三五句話能夠解說清楚了。」

凌度月道：「所以，你就逼一個如花似玉大姑娘，拏她一條命，逼我來此。」

柳鳳閣道：「不如此，實難把你凌少俠請到此地，不過，我沒有逼她。」

凌度月道：「那位姑娘也這麼說，這一點，倒叫在下不能不佩服柳大東主。」

柳鳳閣歎息一聲，道：「我如是逼她前去，事先必然是滿面悽傷，見着凌少俠後，也必然會吐露一兩句怨憤之言，這一點，凌少俠是否相信呢？」

凌度月暗忖：「話倒是不錯，那丫頭確無怨恨之情，難道她眞是出於自願。」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一點，在下不能不佩服你大東主的手法了。」

柳鳳閣苦笑一下道：「咱們相逢的時機環境，正在針鋒相對中，那正是各逞心機的時間，所以很難解說的清楚了。」

凌度月道：「你要解說什麼？」

柳鳳閣道：「目下江湖的情勢……」

凌度月接着道：「那不用了，我們很清楚，目下正是一個正、邪決鬥的關頭時刻。」

柳鳳閣說道：「那個是正，誰又是邪呢？」

凌度月淡淡一笑，道：「像你柳大東主的所作所爲，自覺着是正是邪呢？」

柳鳳閣神情肅然，道：「柳家太富有了，這就是一種莫可言喻的罪惡。」

凌度月道：「金錢可以爲惡，但也可以爲善，你爲什麼不作一點善事呢？」

柳鳳閣苦笑一下，道：「凌少俠誤會了。這不是善，惡之分了，柳家的財富，如若落到了江湖人物手中，那就如虎添翼，所以，這就是很多江湖中人，不停的謀算我們柳家人的原因之一。」

凌度月心中暗道：「這柳鳳閣老奸巨滑的很，我不得不小心一些，別中了他的圈套。」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請我來此，只是爲了說這些麼？」

柳鳳閣笑一笑，道：「凌少俠初入江湖，不知江湖的險詐有多麼可怕，有些人，有着很好的名聲，忠厚的形貌，但他所作所爲，無不叫人髮指，我爲了保護柳家這龐大的財富，不得不費盡心機，追求護身的武功，到處想法子，求得奇藥，靈丹，以求自謀，適才，凌少俠目睹事變經過，當知柳某之言非虛了。」

凌度月笑笑說道：「楊非子的事，是非難作定論，在下不便妄說，但你們柳家，爲什麼要和綠竹堡及龍鳳鏢局中人作對呢？不惜重金，聘請殺手，三番五次的遣人暗算。」

柳鳳閣道：「凌少俠，那不是我的意思。」

凌度月道：「不是你，那又是什麼人呢？」

柳鳳閣道：「楊非子。」

凌度月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柳鳳閣歎一口氣，道：「楊非子是一位名著江湖的神醫，其武功的造詣，和他的醫術一般，齊名江湖，柳家雖然富可敵國，也有着很嚴密的防備，但我的三弟，仍然是遭了暗算殞命……」

凌度月重重咳了一聲，接道：「慢着，柳三郎究竟是受了何人暗算？」

柳鳳閣道：「凌少俠，可是懷疑在下麼？」

凌度月道：「聽說你們柳家有三個兄弟？」

柳鳳閣點點頭，道：「不錯。」

凌度月道：「老二是個殘廢？」

柳鳳閣道：「是！」

凌度月道：「能夠掌理柳家這龐大的財富的人，除你之外，就是柳三郎了。」

柳鳳閣道：「所以，你懷疑是我害了自己的兄弟。」

凌度月道：「在下想不出，柳三郎生死之事，還有比你關係更爲密切的人？」

柳鳳閣道：「有一件事，凌少俠，只怕不知？」

凌度月道：「如若方便，還請大東主據實相告。」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怪客金四郎向高敬如揭破孫七爺向他嫁禍的陰謀，高大爺立刻派出公冶長往誘擒史必烈，又與胡三爺串謀，把孫七爺除去，金四郎完成了第一樁交易後，第二樁他提出將取間接透露的辦法，即是他先向高敬如指定的人揭秘，然後由這人轉告，這一要求，高敬如考慮後答允，並命公冶長代他聆聽秘密，他則與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及各殺手等圍在廳外，廳中只留下公冶長在聽金四郎的秘告，未幾事完，公冶長向高敬如轉述後，高敬如命人往召葛老夫子，胡三爺等人，均不禁心中疑竇滋生——

詭秘無窮盡　陰謀接踵來

於是，胡三爺等不期而然地，一齊轉向那位怪客金四郎望去，希望從這位怪客的神情上，獲得一絲端倪。

但令人失望而又驚奇的是，那位怪客金四郎人靠在牆壁上，抱臂橫胸，眼皮垂闔，呼吸均勻，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竟已進入沉沉睡鄉！

於是大家又再轉向高大爺和公冶長望去。

公冶長坐在高大爺的身影裏，誰也看不到這位總管臉上此刻是一副什麼表情。

高大爺則在抽着第二袋烟，兩眼瞪着天花板，在暗紅色的烟火一閃一閃之下，面孔青得怕人。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人人噤若寒蟬，都不說話？

大家究竟在顧忌些什麼？

高大爺也是個人，而且是個講道理的人，為什麼大家寧願默默等待，而不敢啓口發問？

難道人人心裏有鬼，怕說錯了話，惹火燒身？

× × ×

難以忍受的一段時間，終於挨過了。

因為院子裏傳來了腳步聲。

× × ×

葛老來了，是由鏢局兩名小伙計摻來的。

這位西席夫子在鏢局裏養了幾天傷，火傷雖未完全養好，人却白胖了不少。

他以為高大爺找他，就像往日一樣，要向他私下裏討個什麼計較，而絕沒想到，值此深更夜半，在這座大廳裏，竟如公堂會審一般，坐滿了這許多人。

這位西席夫子一走進大廳，臉孔便變了顏色。

因為他自己心裏有數，他也不是個乾淨身子——是不是萬花樓後園與外人勾搭的秘密東窗事發了呢？

然而，說也奇怪，這位西席夫子一現身，高大爺反而突然改變了態度。

他起身迎上去，指着一張椅子，和悅地示意這位夫子坐下。

葛老見東家禮遇不減，這才放下心上一塊石頭。

只是這一來，其他的人可全給弄迷糊了。差人傳喚時，聲色俱厲，似乎一見到人就要剝皮抽筋似的，如今人來到了，却又如此客氣，這位高大爺究竟在鬧什麼玄虛？

不過，這樣一來，大廳中的氣氛，倒是緩和了不少。

公冶長走去大廳門口，先吩咐萬家兄弟為葛老倒茶裝烟，然後又跟黑心老八不知低低說了幾句什麼，黑心老八面露疑愕之色，但沒說什麼，只點了點頭，便匆匆走了。

葛老坐下了，高大爺却沒有坐下。

他在大廳中緩緩踱了兩圈，然後慢慢走去葛老面前站定，輕咳了一聲道：「莊中那天起火的情形，請夫子再說一遍，讓大家聽聽。」

衆人聽了，人人大感意外。

原來事情跟縱火有關？

難道那放火的人，竟然是這位葛老夫子？

葛老也似乎想不到高大爺會於此時此地突然提起這件事，不覺睜大眼睛，顯得驚訝而又迷惑地道：「那天的情形，老朽不是已經向東家說過了好幾次嗎？」

「再說一次，也沒有關係。」

「那天的情形，是這樣的，當火起之際，老朽正在前廳，跟萬老大和萬老二閑聊……」

高大爺頭一搖道：「不，從起火之前半個時辰說起。」

葛老惑然道：「那時東家還沒離莊啊！」

高大爺點點頭道：「是的，就從老夫帶人離莊之後開始說起！」

葛老稍稍思索了片刻，這才重新開始說道：「東家帶人離莊之後，老朽一人閑着無聊，便拿出棋盤棋子，在前廳打譜消遣……」

「那時大廳中就你一個人？」

「是的。」

「好，說下去！」

「這樣大概過了半頓飯光景，萬老大忽然從外面走進來，笑着說要跟老朽殺一局，老朽一邊清理棋盤棋子，一邊問他萬老二那裏去了，萬老大說萬老二去了如意坊馬上就回來。」

高大爺點點頭，眼中光芒閃動，好像在某一個問題上已經獲得了初步答案。

萬老二從旁插口道：「小的那天去如意坊，是為了找八爺拿點碎銀子！這一點大爺等下可向八爺查問。」

高大爺說道：「你讓葛老夫子一個人說下去。」

葛老接下去道：「之後，隔不多久，萬老二果然回來了。萬老大因為連走幾手錯着，這時局面已潰不成軍。老朽笑着推開棋盤說：咱們還是聊聊吧！殺你們這種臭棋沒有意思。沒想到大家還沒說上幾句話，後面院子裏就亂哄哄的嚷起來了。」

高大爺聽到這裏，忽然擺手示意葛老不必再說下去，然後慢慢轉向旁邊的萬老二道：「葛老夫子的話，你都聽到了，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萬老二一呆，瞠目訥訥道：「大爺……這話……什麼意思？難道……大爺……竟懷疑那把火是小人放的？」

高大爺冷冷地望着他道：「那天你為什麼突然要找老八拿銀子？」

萬老二微微低下頭去道：「羊腸巷的小翠花——」

高大爺道：「你拿到銀子之後，又到這後面的大廚房去幹什麼？」

萬老二臉色大變，結結巴巴的道：「小人……因為……肚子餓，想……想……去找點吃的東西。」

高大爺道：「不是為收藏一隻木盒子？」

萬老二臉色如土，不期然以眼角朝那位怪客金四郎溜了一眼。

就在這時候，呼的一聲，一條人影突向大廳門口竄了過去。

奪門而逃的是萬老大。

這位萬老大當萬老二接受高大爺的盤問時，腳下一直在向後微微移動，如今總算被他等着了一個好機會。

因為這時大廳中，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高大爺和萬老二的問答上，黑心老八又離開了，大廳門口只剩下一個鬼影子楊四，單是一個鬼影子楊四，當然攔他不住。

萬老二當然不願一個留下來等死，他趁高大爺扭頭張望之際，牙關一咬，也提足勁力向廳門衝了過去。

這種變化雖然來得倉猝，但大廳中並未因而引起混亂。

每個人都仍然坐原來的位置上，幾乎連動也沒人動一下。

感到緊張的人，只有一個：鬼影子楊四！

鬼影子楊四見萬老大衝過來，橫身擋住門口，高聲喝道：「萬老大，冷靜點，溜不是辦法，你溜不了的！」

萬老大道：「滾開！」

話發聲中，一拳猛向楊四心窩搗去！

楊四輕功雖佳，拳腳功夫却極稀鬆，他自知受不了萬老大這一拳，雖明知責任重大，也不得不偏身相讓。

萬老大冷笑道：「算你識相！」

楊四的確很識相。只可惜這位萬老大自己沒有想想：如今大廳中高手如雲，他居然妄想僥倖脫身，又算不算識相？

就在他這句話剛剛出口之際，只聽刷的一聲，一條黑影如怪蟒般竄起，萬老大上身一歪，叭的一聲，摔倒地上！

出手的人是魔鞭左天斗。

左天斗的一根長鞭果然不負魔鞭之名。他那根皮鞭只有八尺多長，他離大廳門口至少也有丈五左右的距離，但是，說也奇怪，他只一振手腕，居然就將萬老大雙腿絞住了。

長鞭回收，萬老大就像條死狗似的，一下就到了他的腳跟前。

左天斗收起鞭子，點上萬老大的肩井穴，接着又將萬老大一腳踢去大廳中央。

萬老二的遭遇，自是更不必說了。

他擦過高大爺的身子，只向前衝出兩步，便被公冶長伸手一把抓住衣領。

等這對兄弟分別被制服之後，高大爺才寒着面孔走過去道：「你們這兩個喪盡天良的東西倒說說看，我高敬如那點虧待了你們？」

兩兄弟互望一眼，默默無言。

高大爺厲聲喝道：「怎麼不開口？替我說呀！」

萬老二像橫下了心腸似的，搖頭嘿嘿一笑道：「你沒有虧待我們？嘿嘿嘿！我們兄弟跟了你十多年，替你到處賣命奔走，長年不得一點空閑，眼看你掙下近百萬家當，我們除了穿吃之外，又落了些什麼？」

高大爺氣得發抖道：「這就是你們放火的理由？你們每個人月俸百両，年節賞賜，尚不在內，如果你們不狂嫖濫賭，你們的日子，那點不愜意？」

萬老二哼哼道：「你快進棺材了，還有八個姨太太，我們才三十郎當歲，花錢玩玩婊子，也算過份了麼？我們是天生的奴才命，應該只做不玩，為你賣命一輩子？」

「畜生！」

高大爺吼着，一腳驀地踢了過去。

這一腳不偏不倚，恰巧踢在萬老二的心窩上。

萬老二發出一聲悶哼，張口噴血如注，人倒下去，只打了個滾，便告寂然絕氣，

除了高大爺喘氣的聲音，大廳中再度沉靜

下來。

公冶長忽然輕聲自語似的道：「八爺怎麼去了這麼久？」

高大爺像給提醒了似的，忙朝鬼影子楊四喝道：「去後面大廚房裏，叫老八快點來。」

本來已在閉目等死的萬老大，聞言神色一動，忽然睜開眼睛道：「你們是叫黑心老八去起出那三尊玉美人？」

高大爺見萬老大問得蹊蹺，忍不住道：「是又怎樣？」

萬老大突仰天笑道：「好，好……」

高大爺臉色一變，道：「什麼事情這樣好笑？」

萬老大大笑着道：「你們慢慢的等着這位八爺吧！」

果然，他這句話說了沒有多久，便見鬼影子楊四像一陣風似的奔進大廳道：「後面沒有人，八爺那裏去了。」

高大爺如遭電殛，呆了好半晌，才轉向萬老大道：「原來你們幾個早已串成一氣？」

萬老大像有了什麼仗恃一般，坦然道：「不錯。如果說得更正確一點，我們兄弟兩人，應該只是這位八爺的兩名部屬。」

高大爺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發着楞道：「你們是他的部屬？」

萬老大像是一點也沒有了忌憚，揚臉悠然道：「這有什麼不對？你姓高的六十歲了，難道你這塊地盤還能帶進棺材裏去？黑心老八是怎樣一個人，你不是不清楚，他那點抵上你姓高的？成者為王，敗則為寇。如今不幸壞了事，當然沒有話說！」

高大爺差點沒氣昏過去，自己的心腹，一下叛變三個，而且是當着這麼多外人之前，叫他這位七雄老大，如何來收拾這個局面？

公冶長悠然從旁道：「這樣一說，那口棺材也是你們着人送去鏢局的了？」

萬老大沒有回答，只是冷笑。沒有否認，當然就等於是承認。

公冶長又道：「你們放火，是為了三尊玉美人，這還說得過去，你們送上那口棺材，又算什麼意思？」

萬老大仍然沒有開口。

其實，事到如今，送那口棺材的用意，就是不問也不難明白。

公冶長人並不笨，他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是無話找話說，怕高大爺僵在那裏不好看，為高大爺解解窘而已！

這時他見萬老大不肯開口，便轉向高大爺道：「好了，大爺，這次雖不無損失，但總算一下解決了兩個謎團，以後日子就太平了。」

萬老大忽然冷冷接口道：「我建議你這位大總管，不妨順便提醒你們東家一下：要想過太平日子，最好先跟我萬老大打打商量！」

衆人錯愕之餘，不禁一齊想及這位萬老大的外號。

「無錢能使鬼推磨」！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位萬老大不但還想求活，居然還出之以這等要脅的口氣，可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使得人人均生出好奇之心，不約而同地想看看這位萬老大到底能使出什麼絕活兒來！

萬老大沒有賣關子，而且用的法寶也很簡單，因為他不等公冶長開口，就自動接下去道：「除非，嘿嘿，除非你們對那位黑心老八一點也不關心——既不想找回那三尊玉美人，也不想知道他去了那裏。」

好傢伙！果然一語觸及要害。

現在，他就是跪求高大爺殺了他，高大爺恐怕也不肯下手了。

高大爺也許並不一定要找回那三尊玉美人，但如要他輕易放過那位黑心老八，那是辦不到的。這是人之常情，換了誰都一樣，黑心老八太叫他高大爺傷心了。

公冶長道：「如果高大爺饒你不死，你願招供？」

萬老大道：「是的，不過絕不是馬上就交易。」

公冶長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萬老大道：「等我想出一個在何種情況之下交易，才不會吃虧上當的萬全辦法之後。」

公冶長口雖不言，心底下却不禁暗暗佩服這位萬老大果然厲害。

萬老大又道：「還有兩件事，也請總管多多注意。」

他簡直是在下命令了。

但公冶長却無法不聽。

「哪兩件事？」

「拘留期間，請別把我當犯人看待，我興緻來了時，說不定還要娘們陪我喝兩杯。」

「還有一件呢？」

「請時時留意我的安全，我如果跟萬老二做了一路，那可就便宜了別人了。」

如果公冶長這時可以罵粗話，他一定會選一句最難聽的罵出來。

但是，他不能罵，他只能點頭應好。

萬老大話已說完，說完之後，他就沒有再開口。

公冶長轉身手一招道：「楊老四，你來一下。」

楊四走過來道：「總管有何吩咐？」

公冶長道：「你去鏢局，請關老總馬上帶四位鏢頭過來。」

× × ×

一切安排就緒，天已大亮，現在大廳中就剩下三個人了。

三個人是：高大爺、公冶長、葛老。

高大爺旱烟一直吸個不停，地上到處都是烟灰，一張面孔也變得像烟絲一樣的憔悴，焦急。

最後，他終於停下脚步，坐了下來，又默默地吸了幾口烟，才望向公冶長道：「你看金四郎這廝究竟是什麼來路？他怎會知道這麼多的事？」

第一個問題公冶長可以回答。

第二個問題，事實上也正是公冶長一直在思索着的一個問題。

經過半夜之思索，他對這個問題，差不多也有了答案。

他的答案是：這次天狼會派出來的金狼長老，決不止金四郎一個！

早先他認為這個金四郎的輕功絕不會高過鬼影子楊四，他現在的看法，仍然如此。

如果有人直在跟踪着他和病太歲史必烈，以及萬家兄弟，那必然是另外的幾個人。

另外的幾頭金狼！

同時可以下斷語的是：這些跟踪他們的金狼，別的武功，固不得而知，若僅就輕功而言，則無疑都要比鬼影子楊四來得高明！

如今使他感到困擾的是：天狼會這次究竟派出了多少人手？以及那頭一直跟踪着他，而能避開他注意的金狼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目前這頭金狼是不是還在暗中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他如果將金四郎的秘密向高大爺和盤托出，是不是一種聰明的做法？

公冶長沉吟着，正感左右為難，無法取决之際，葛老忽然輕輕咳了一聲道：「如果東家不見怪，老朽覺得有關這個金四郎的種種，大可以暫時擱在一邊，慢慢再派人設法打聽。」

高大爺轉過臉去道：「夫子認為這個姓金的不值得重視？」

葛老搖搖頭，說道：「老朽並不是說這姓金的不值得重視，而只是說這件事在目前並非當務之急。」

他傾着身子，壓低了聲音道：「東家應該先想想我們現在的人手。譬如說：黑心老八這一走，明天這座如意坊誰主持？關老總帶人來了這裏，鏢局那邊又怎麼開門？萬一這兩天再有意外事故發生，單是公冶長總管一個人，是否應付得了？」

高大爺點點頭，本來就很沉重的心情，益發顯得沉重起來。

他思索了片刻，搖頭皺眉道：「人手的問題，的確相當嚴重，可是——」

葛老捻着鬍梢兒，緩緩地道：「老朽辦法倒是有一個，只是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高大爺精神一振，忙道：「不管行不行得通，說來聽聽總不妨事。」

葛老道：「想辦法留下那個姓谷的。」

高大爺道：「穿心鏢谷慈？」

葛老道：「是的，這至少可以先塡上黑心老八的空缺。」

高大爺望向公冶長道：「公冶總管意下如何？」

公冶長微微皺了一下眉頭道：「辦法是個辦法，不過最好能稍稍變通一下。」

高大爺道：「如何變通？」

公冶長道：「如果請姓谷的來主持賭場，我猜想他一定不會答應。」

他沒有說明理由，高大爺也沒有追問為什麼，他料定谷慈不會答應。

大家彼此心裏有數。

高大爺道：「否則怎辦？」

公冶長道：「請姓谷的主持高遠鏢局，跟關老總臨時調換一下位置。」

高大爺道：「由關老總負責這如意坊？」

公冶長道：「關老總當然更不是這一方面的長才，我的意思，刻下時值非常，東家不妨將關老總留在身邊，多少也好有一個照應。」

這一點正合高大爺的心意。

變掌開碑關漢山為人梗直義氣，武功也是他班底中最出色的一個，在目前來說，似乎也只有這位變掌開碑，才是他眞正信得過的人。

高大爺點點頭。

葛老道：「那麼，這座如意坊怎辦？到時打烊關門？」

公冶長道：「如意坊關門豈不惹人笑話？當然不能關門。」

葛老道：「否則由誰來主持？張金牛張管事我看一定然付不了。」

高大爺道：「張金牛當然不行。」

公冶長沉吟道：「人是有一個，只怕東家不合意。」

高大爺道：「誰？」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花十八！」

高大爺和葛老全不禁為之當場一呆。要花十八那女人來主持如意坊？

這主意是怎麼想出來的？

高大爺眼珠子轉了幾轉，忽然一拍膝蓋，欣然道：「好！好！這主意太好太好了！」

是的，這個主意聽起來雖然有點瘋狂，但只要稍稍往深處想一想，便不難發覺這個主意的確值得豎大姆指。

「如意坊」和「花十八」，在蜈蚣鎮上名氣這樣響亮——都是人人想親近的兩個名字。

一個刺激的地方。

一個刺激的女人！

但是，就是想像力再豐富的人，也很少會將這兩個名字聯想在一起，就像很少會有人從月亮突然想到板櫈一樣。

如有一天，這兩個名字眞的聯在一起呢？毫無疑問的，只要消息一傳出去，必然會馬上成為轟動一時的奇聞。

「高大爺的如意坊，聽說換了主持人。你猜新換的這個主持人是誰？」

「是誰？」

「花十八！」

「花十八？就是過去開美人酒家的那個騷娘們？」

「是啊！」

「眞想不到。」

「過去瞧瞧怎麼樣？」

凡事新奇，便是一種號召力。

只要這一建議成了事實，如意坊的兩扇大門，不給擠破才怪！

葛老也在點頭。他思路雖然比高大爺慢了一點，但總算也體會出公冶長如此安排的一番匠心。

高大爺眼珠子又轉了幾下，忽然皺眉道：「老夫只怕……」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大爺是担心那女人不答應？還是担心那女人照顧不來？請大爺放心，人是我推荐的，這兩件事，我都願意負責。」

高大爺眉頭展開了，連連點頭道：「好，好，有你老弟說一句話，還有甚麼說的。」

葛老自告奮勇道：「姓谷的聽說還住在太平客棧，這一邊可以交給老朽處理，老朽保証會有好消息。」

高大爺又是說了聲好。

他望望外面的天色，又起身在大廳中踱了幾圈，然後再度停下脚步，望着公冶長道：「依總管之意，萬成那廝如何發落才好？」

公冶長思索了片刻道：「這廝雖然說得好聽，但我非常懷疑不是眞能從這廝口中獲得黑心老八的下落？」

高大爺一怔道：「為甚麼？」

公冶長緩緩接着道：「道理十分簡單，黑心老八不是個死人，就算他們有個窩巢，或是另有經常出沒之處，我相信以黑心老八之精明，也一定會離得遠遠的，因為他必須提防到萬成也許會出賣他。」

高大爺恍然大悟，忍不住道：「這一點你剛才為甚麼不說？」

公冶長笑笑道：「當時大爺在氣頭上，我如果駁倒了他，我担心大爺說不定也會賞他一脚。」

高大爺道：「既然留着無用，那還留他下來幹甚麼？」

公冶長微笑道：「我只是說這廝不可能會說出黑心老八目前的下落，並沒有說留下這廝沒有好處。」

高大爺道：「留下有甚麼好處？」

公冶長笑道：「留活口的好處，姓萬的自己也說過了，等魚兒上鈎！」

高大爺不覺又是一怔道：「你也相信黑心老八眞會找機會殺人滅口？」

公冶長笑道：「百分百的相信！」

高大爺詫異道：「萬成既無法說出他的行踪，他還有甚麼好担心的？」

公冶長笑道：「這就叫『做賊心虛』！剛才我們說的，只是按一般常情推斷，他們既然結為一黨，當然還有不少其他的秘密，能够滅掉活口，總是安心得多。」

高大爺不住點頭道：「對，對，我馬上吩咐——」

公冶長頭一搖道：「千萬使不得！」

高大爺道：「怎麼呢？」

公冶長笑道：「要想魚兒上鈎，你就不能在魚餌四週撒網！」

高大爺道：「否則怎辦？」

公治長笑道：「要楊四多辛苦點，只楊四一個人就夠了。」

這是他獻計的真正的目的。

修理楊四！

黑心老八也許真的會來。

但無人敢確定。

就算真的會來，也不知道那一天來，甚麼時候來。

在黑心老八未露面之前，無論白天或黑夜，無論刮風或下雨，楊四都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警覺。

沒有人能受得了這種無限期的煎熬。

公治長派給楊四這份好差事，除了出氣之外，還有一個好處：那便是他以後身後可以少掉一個影子！

高大爺手底可派用場的人物並不多，支開這個鬼影子楊四，他大可以自由活動活動了。

高大爺顯然非常欣賞公治長這一步妙棋，聞言立即照辦，着人喊來楊四，鄭重地交代楊四這幾天必須小心嚴密監視着後面的石庫，一旦發現响動，火速傳報，如有怠忽決不寬饒。

楊四領命離去後，公治長起身轉對葛老笑道：「走，讓東家休息休息，我們也該去辦我們的事情了。」

× × ×

五月，榴花如火。

院中榴花如火，屋內人面如花。

小翠花！

羊腸巷的小翠花。

× × ×

羊腸巷的小翠花，在蜈蚣鎮上，也是個知名的女人。

小翠花。

花十八。

可說是這個小鎮上的一對名花。

在衆人心目中，若要說這兩個女人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大家也許只會想到一件事。

一個有價錢，一個沒有。

不過，你如果想在這兩個女人身上一親芳澤，其難易的程度，事實上却又正好相反。

美人酒家，你隨時可以走進去。

只要你不至於寒酸得連十幾文酒菜錢也付不出，你就可以享受到花十八那女人令人色授魂與的笑靨。

即使你借酒裝醉，毛手毛脚的，想揩揩小油，你換來的最多也不過是一聲「死鬼」！

至於小翠花，可就沒這麼容易親近的了。

她住羊腸巷底，倒數第一家，獨門深院，隨時候教。

生張熟魏，一概不拒。

五兩銀子喝茶。

十兩銀子擺酒。

三十兩銀子上床！

這價錢，正好是萬花樓一個紅姑娘的兩倍半。

若是把上床一次的纏頭拿去美人酒家喝酒，足足可以喝上三年整！

所以，小翠花並不是天天有客人。

羊腸巷的小翠花，大家也只是掛在口邊談談，這娘們偶爾出門買東西，你能湊巧看到她的人影子，已經算你眼福不淺了。

也就由於這一原因，這娘們的客人，多半是外地來的客人。

外地來的豪客。

× × ×

如今，這娘們的屋子裏，就有着這樣一位客人。

這位客人是昨天黃昏時分來的。

這位客人來的時候，聲稱要在這裏住三天，三天的開銷，他可以一次付。

三天的開銷，連下人的賞賜在內，共計是二百兩銀子，這位客人一出手就是三百兩。

另外的一百兩，算是酒錢，因為他表示明天要在這裏招待一個朋友。

一個人能喝一百兩銀子的酒？

像這樣大方的客人，小翠花自是樂得曲意伺候。

所以，天尚未黑，大門口就懸起一盞紅燈籠，那是告訴晚來一步的問津漁郎：名花有客，下次請早！

這一夜小翠花到底施展了些甚麼招數，外人當然不得而知。

不過，從今天一早兩人就偎在一起喝酒的神情看來，對昨夜的一番纏綿，雙方似乎都很滿意。

這在小翠花這女人來說，這種情形，倒還少見。

因為這位客人出手雖然豪濶，論儀表可實在令人無法恭維。

這人看上去大約五十出頭的年紀，身材痴肥，面目庸俗，一顆腦袋尤其大得離譜。

如果小翠花知道六十里外的河口鎮上，有潘大頭其人，她一定會問自己：「被人喊作大頭，頭必然大得可以。那潘大頭的頭，難道會比這人的頭還要大？」

答案是：不會。

不會比這人更大，但也絕不比這個人的小——因為如今她身邊的這位客人，正是潘大頭本人。

如假包換的潘大頭！

× × ×

潘大頭今天看起來還是老樣子，紅通通的面孔上，除了多幾分酒意之外，一點也不像是已死過一次，剛從墳墓中爬出來的遊魂。

昨晚，高大爺和公治長等人在郊外看到的潘大頭，衣破肉綻，傷痕纍纍，慘不忍睹，今天的潘大頭，衣着光鮮，連一絲泥土氣息也沒有。

這位潘大頭，除了會唱戲之外，難道還會變戲法不成？

× × ×

這時，庭院中忽然傳來一聲咳嗽。接着，門簾掀起，一名長衫中年人，含笑緩步而入。

走進來這個人，不是別人，赫然正是那位販賣風雲雷雨的金四郎！

更奇怪的是，潘大頭抬頭見到這位天狼會的金狼長老翩然光臨，居然一臉老氣橫秋之色，坐着連動也沒動一下。

他只輕輕一推身邊的小翠花，道：「這位便是我要等的金四爺，你去開罈好酒，拿副乾淨杯筷來。」

小翠花打過招呼走了，潘大頭等金四郎坐定後，問道：「怎麼樣？事情進行得順利不順利？」

金四郎聳聳肩膀道：「開頭還好，只是後來出了一點小小的意外。」

「哦？」

「馮二酒鬼那具屍體沒人瞧出破綻，大喬小喬兩姐妹也表演得很逼真，病太歲和孫七有冤無處伸，可說是完定了。」

「公治長那小子呢？」

「我說的意外，就出在這小子的身上。」

「哦？」

「我們原來都以為高老頭對這小子並不真正信任，這一點實際上我們完全估計錯了。」

「高老頭竟派這小子作代表？」

「可不是。」

「那你怎麼辦？」

「因為事出意料之外，一時騎虎難下，我只好忍痛動用了我們的那個救急計劃。」

「以萬家兄弟抵充？」

「是的。」

「這麼樣一來，三尊玉美人，豈不是泡了湯？」

「否則怎辦？」

潘大頭皺着眉頭，像自語似的，搖搖頭道：「放棄三尊玉美人，倒是小事，這小子不能一舉除去，實在是個莫大的禍患。」

金四郎微微一笑道：「不過我已經警告過這小子，要他乖乖的跟本會合作，否則對他小子沒好處。」

潘大頭臉孔微微一揚道：「你以為那小子憑兩句空話就唬得倒？」

金四郎笑道：「當然唬不倒。我不過借計使計，讓他小子誤以為本會暫時不會動他念頭，好叫他小子放鬆戒備而已。」

潘大頭點點頭，停了片刻，又道：「如今你的身份已經暴露，那小子又未能除去，你來這裏之前，有沒有查察查察你的身後？」

金四郎笑道：「這一點你老大儘可放心，別說高老頭心腹已損折過半，即令有人跟踪，也逃不過小弟的耳目，如果我們這些金狼長老也會被人釘梢而不自覺，豈不成了笑話？」

潘大頭正待開口之際，小翠花走進來了。兩人只好停止說下去。

金四郎望着小翠花走路的姿態，忽然豎起大姆指道：「聞名不如見面，小翠花果然要得。行！」

小翠花當然不是第一次聽客人說這種話。她故作嬌羞地道：「金爺這張咀巴，真會說話。」

金四郎笑道：「你知我說的是甚麼話？」

小翠花也笑道：「如果金爺不解釋，我怎知道金爺說的是甚麼話。」

她知道這種對答很無聊，不過她知道有些客人就歡喜這個調調兒，吃她這一行飯，當然以迎合客人為主。

金四郎笑着道：「我們這位潘大爺是有名的『兩頭大』，你陪了他一夜，今天走起路來，居然還很自然，這就是我說你要得，說你行的意思——懂我這意思嗎？」

小翠花微微一怔道：「兩頭大？」

她話剛出口，兩頰突然飛紅。因為她已突然領會到金四郎說的兩頭大，另一頭是指的那一頭。

潘大頭除了腦袋特別大，身體上另外還有什麼特徵，她當然比誰都清楚。

潘大頭也不知道是得意還是生氣，笑着打岔道：「別聽他胡說八道了！去找萬花樓的紅紅來，看紅紅來了，他還敢不敢信口胡說。」

小翠花紅着臉走了。

小翠花一走，屋內的氣氛，馬上又變了。

潘大頭壓低嗓門道：「這一次你一共擠出高老頭多少油水？」

「六萬兩整。」

「處置了沒有？」

「已經交給了金二。」

「大喬小喬還在如意坊？」

「是的，這兩姊妹你不必為她們担心，相信不到天黑，她們就會找到藉口溜出來了。」

「金三那邊怎麼樣？」

「我從如意坊出來時，跟他打了一個照面，我已經給了他暗示，只要時機適當，立刻就下手，正如你所說，留着這小子，的確是個禍患。」

潘大頭沉吟了片刻，又道：「小子如今已經知道有人成天跟在他的後面，你看金三是不是應付得了這個小子？」

金四郎微微一笑道：「金三的那一身輕功，你老大難道還不放心？」

潘大頭皺了皺眉頭道：「這並不全是輕功的問題。」

金四郎道：「否則還有別的什麼問題？」

潘大頭望着酒杯，沒有開口。

別的還有什麼問題呢？他想不出。

他們這次奉派前來蜈蚣鎮的一批金狼中，金狼第三號，無論哪一方面，都是相當出色的一把手。

如果金狼第三號都完成不了這項使命，別的又有誰能完成得了？

金四郎笑了笑，又道：「再說，這小子似乎也不如傳說中的那麼精明。小子的劍法，當然沒有話說，但在江湖經驗方面，顯然還不夠老練。」

潘大頭抬起頭道：「你怎知道小子欠缺江湖經驗？」

金四郎笑道：「小子如果夠狠辣，現在我就不會活着坐在這裏了。」

潘大頭思索着這句話，慢慢的點了點頭，雙目中同時閃起一片光芒。

只有他能夠領畧金四郎這兩句話的深奧含義。公治長的確錯過了一次機會！

如果公治長當時能夠冷靜的想一想，他當時也許就會發覺，金四郎用以迫他就範的那些話，實在算不上是有力的把柄。就算他不能當場殺人滅口，有機會讓金四郎向高大爺揭穿他的秘密，這對他又有什麼妨害？

難道他一定要承認自己就是那個灰衣蒙面人不可？

說他是灰衣蒙面人，真憑實據又在那裏？

以他目前的身份，高大爺是聽他的？還是聽金四郎的？再說，葛老為了本身的利害關係，也許根本就不會承認有這回事！

若以迫供方式要他老招認，苦打成招，又怎作得了準？

金四郎是何許人？

高大爺又怎會憑外人一句話，就將自己的西席當囚犯看待？

而最重要的是，就算有這回事，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葛老出賣的，並不是什麼嚴重的機密。這甚至可以解釋為，公治長打聽這些，只不過是為想知道自己能不能進入高府混個飯碗而已！

反過來說，公治長當時只要一掀開這位金四郎的身份，這位金四郎便完定了！

宰掉這頭金四郎，三萬兩銀票，廿五兩黃金，馬上可以回籠，這種事高大爺不願幹？

可惜公治長當時竟未能想到這些。

公治長當時真的沒有想到？

還是想到了，另有顧忌，不便毅然決定？

不過，不論公治長當時的想法如何，現在都不重要了。

因為事情已經過去。

已過去的事，就談不上重要，重要的是未來。

更重要的是現在！

× × ×

現在，公治長正斜欠着身子，靠在美人酒家的帳櫃上。

他手邊放着一碗酒。

廉價的白酒。

這是一種必要的象徵，你進了美人酒家，只要你買了酒，便不會再有人留意你的行動。

沒有人知道公治長在跟那位美麗的老板娘說些什麼，只見花十八轉動着一雙靈活的眼珠子，似乎正聽得津津有味。（未完）

小啓：「血鸚鵡」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謹向各位致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文山得政府特派員朱天佑之助，請准政府，准白文山恢復職位，全權指揮上海地區地工人員，白文山獲得權力後，更積極籌備消滅敵方一〇八特種部隊的工作　進行中，更獲得悔悟前非的敵方著名女間諜田中桂子之助，說服敵方司令官　把即將開拔的一〇八部隊行期延遲，俾白文山能有足夠時間籌集軍火和人力，這時大致就緒後，白文山告知田中桂子和辛子雲，決定在翌晚午夜進行殲滅敵方特種部隊的艱巨行動，並要由他和辛子雲先往安裝計時炸彈，桂子預祝他們達成任務，並盼他們早點回來！

危機瞬息變　存亡一髮牽

白文山道：「有什麼事嗎？」

「文山，你想想看，明晚之後，是一種怎樣的局面，而從現在到明晚，已只剩下二十多個小時，這時間，還不值得珍惜它嗎！」桂子的俏臉上，一片黯然神傷。

「哦！原來妳說的是這個。」白文山淡然一笑道：「桂子，請放開襟懷，明天，我一整天都休息，在這一天中，我是完完全全屬於妳的。」

「謝謝你！謝謝你！」她又幽幽地嘆了一聲。

說來也難怪。

人間最難堪的事，莫過於死別與生離。以目前情況來說，儘管白文山與田中桂子二人，還有明天一天的時間可以廝守，但接着而來的，也就是所謂生離與死別。

儘管他（她）們之間，是生死不並立的對頭冤家，但卻誰也不能抹殺他（她）們之間的纏綿情意。

人非太上，孰能忘情。

雖然白文山故裝豁達，外表上還顯得很自然，但田中桂子畢竟是一個女兒家，此情此景之下，自然會免不了兒女情長，而顯得黯然神傷。

一旁的辛子雲禁不住插口笑道：「桂子小姐，我看，等咱們這一任務完成之後，妳也就不用回去啦！」

「不回去？」田中桂子苦笑道：「如果你我異地而處，你能忍心讓你的父母，受苦受難嗎！」

「……」辛子雲只有苦笑。

「與其讓自己的父母去受苦受難，自己的心靈上也感到終生不安，倒不如……唉！」

辛子雲也長嘆一聲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實在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

白文山插口笑道：「二位，放着美酒佳餚不享受，卻儘說這些喪氣的話幹嗎！李青蓮說得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去換美酒，一醉能消萬古愁！』……」

一舉酒杯，含笑接道：「喝酒！」

一仰脖子，喝了個杯底朝天。

辛子雲正容說道：「白大哥，晚上還有任務，可不能喝醉。」

「你幾時見我喝醉過的。」白文山爽朗地笑道：「李青蓮能斗酒詩百篇，我白文山雖然不能作詩，但卻可以斗酒殺百個強敵，你相信嗎？」

他，似笑非笑，卻是目光深注地凝視着辛子雲，使得辛子雲訕然一笑，道：「我當然相信。」

「那麼，喝酒……」

× × ×

白文山的計劃是將兩顆定時炸彈分別安裝在一零八聯隊長的房間和彈藥庫的附近，既可以一舉而先行消滅他們的指揮官，使其陷於更混亂狀態中，而彈藥庫的爆炸，也更能收到特殊的效果。

這一構想，固然是很理想，但實行起來，可並不簡單，嚴格說來，那是等於老虎咀裏拔牙。

試想，一個部隊首長和彈藥庫的附近，戒備是多麼森嚴！

何況，即使接近了，也並非扔下就走，而須妥善掩埋，不露絲毫痕迹才行。

因爲，第二天，還有整整一個白天的時間，晚上還比較容易掩飾，白天就不同了，萬一被人家察覺，那必然會前功盡棄。

也因爲如此，憑白文山、辛子雲二人縱能高來高去，捷如狸貓的高明身手，也不能不特別小心從事。

他們兩人是由江心的一艘漁船上，潛水登岸，潛行於營區的後面摸進去的。

營區後面是一片荒地，通過一道鐵絲網，就是晒衣場。

彈藥庫就在晒衣場右側約莫百來公尺處。

他兩人藉着晒衣場旁的白楊樹和深及人腰部的雜草掩護，悄然欺近到彈藥庫的十公尺之外，凝神打量着。

那彈藥庫僅僅是長約二十公尺，寬約十公尺的長方形建築，衛兵也只有兩個。

但那兩個衛兵的崗位，卻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地來回巡視着。

這情形，可使他們二位作難了。

因爲，那彈藥庫的範圍是那麼小，在兩個衛兵交相巡視的情況之下，任何一個角落，脫離衛兵監視的時間，都不會超過半分鐘，似此等短促的時間，又怎能够安裝定時炸彈哩！

當然，以白文山、辛子雲二人的高明身手，要不露痕跡地制住，甚至於殺死那兩個衛兵都非難事，但那後果卻是很令人担心的。

因爲，那樣一來，勢必引起對方的疑懼，而加以嚴密檢查，那麼，定時炸彈的秘密，也勢必因而揭穿，使他們白忙一場。

本來，他們兩人是準備到達現場之後，再見機行事的。

但目前這個現場，卻使他們一籌莫展。

約莫等了三分鐘，那兩個衛兵在他們最近的距離處停了下來。

接着，火光一閃，兩個衛兵點燃了香烟，並以日語開始交談起來。

其中一人首先苦笑道：「在彈藥庫旁邊抽烟，給上頭查到了，準是一頓申斥。」

另一個輕輕一嘆道：「一頓申斥算得了什麼，後天就要開拔了，那才够嚴重哩！」

「唔……咱們這個聯隊，不知還有幾個人活着回來。」

「希望能有你我一份。」

由於這句話意有點含糊，使得另一個一怔道：「有一份什麼呀？」

「我是說能活着回來的事情……」

「哦……那很……很難……」

「唉！想想我眞想開個小差，可是，卻苦於沒地方可以投奔。」

「對了，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你我都說會利的支那話，隨便去哪兒，混碗飯吃，應流該沒有問題……」

這幾句話，觸發了白文山的靈機。

他，向辛子雲使了一個眼色，立即以最快的動作，長身飛撲——

可憐那兩個衛兵，連敵人的面目都不會看清楚，就被白文山重手法擊中頭部立告了賬。

白文山的手法快得出奇，一舉擊斃兩個衛兵之後，又伸手扶住兩具屍體，以免倒下時發出聲响。

接着，向隨後趕來的辛子雲低聲說道：「老弟，快將他們的軍服剝下，槍枝也留下，屍體暫時放在一旁。……」

他，一面說着，已一面將手中的屍體放下，着手安裝定時炸彈。

辛子雲悄聲問道：「如何善後？」

「很簡單，將屍體綁上石頭，沉落黃浦江中。」

「那爲何要剝下他們的軍服呢？」

「開小差的人，還能穿軍服嗎！」

「白大哥，你的頭腦反應好靈敏，眞不愧是一個傑出的情報員……」

「我應該感謝他們二位，臨時給我的靈感，待會，那個聯隊長房間旁邊的衛兵，必要時也可以如法泡製。……」

「是的，這是一個很妥當而不會有後患的方好法。」辛子雲含笑接道：「兵荒馬亂中，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難免有臨陣脫逃的人的。……」

這二位，口中沒閑，手上更是忙碌異常。

也不過十來分鐘的時間，白文山已將定時炸彈安裝好了。

由於這營區都是沙地，不但安裝定時炸彈方便，要消除痕跡也很簡單。

一切停當之後，白文山拾起一塊質地較軟的石頭，在牆壁上以日文歪歪斜斜地寫着：「對不起！隊座！再見啦！」

辛子雲笑道：「白大哥，這一手眞絕！」

白文山道：「別給我戴高帽子，老弟，咱們步步爲營，先處理好這兩具屍體。」

「待會一併處理不好嗎？」

「我們已完成一半，這一半必須澈底完成，即使因情況變化，而沒法完成另一半，也毋關緊要了，是嗎？」

「是的、是的……」辛子雲連連點着頭，說：「在白大哥面前，我簡直成了幼稚園的娃娃啦！」

「不！人都有缺點，也都有長處，我相信，某些地方……」白文山意味深長地盯了對方一眼，道：「你老弟必然要比我高明。」

辛子雲苦笑着說道：「我希望能如白大哥所說。……」

白文山抄起一具屍體道：「來，咱們一人一個……」

由於附近已沒衛兵，所以處理這兩具屍體，比較單純而又快速。

可是，當他們將兩具屍體沉入江底，再潛返營區時，可就有點趦趄不前了。

因爲，那位聯隊長的房間，位於營區的中心，不但四週都有衛兵，而且燈火通明。

像這情形，即使有再好的輕功，也沒法接近，至於想裝定時炸彈，那簡直是夢想。

因此，白文山不得不臨時改變主意，退而求其次地，將另一顆定時炸彈安裝在彈藥庫的另一邊之後，才相偕悄然退出。

仍然循原路泅水登上漁船，立即加足馬力，向南市方向疾駛而去。

白文山、辛子雲二人都已換上乾淨的衣服，白文山燃上一枝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輕輕地長吁一聲，道：「儘管今宵的任務，不能算圓滿達成，但到目前爲止，總算已大致就緒，只等明晚的壓軸大戲了。」

辛子雲也輕吁了一聲道：「希望在這二十四小時當中，不再發生什麼變化。」

「但願如此。」

「白大哥，現在還去南市幹嗎？」

「峙派員在南市一家賭場的地下室中，召開一次拂曉會議，必須趕去參加。」

「我也要參加？」

「當然，這次會議，都是我們的正式工作同志，除了對明晚的行動有所指示之外，同時，也是爲了介紹各地同志與你老弟認識，因爲，只等明晚任務完成，我這站長的職務就交給你了。」

「多謝白大哥的栽培！」辛子雲苦笑道：「白大哥，我感到好惶恐。……」

白文山笑道：「不用謝我，也不用惶恐，我相信你的能力足能勝任。……」

辛子雲忽然一蹙眉峯，伸手捧着自已的肚皮，輕輕按摩着。

「怎麼，不舒服？」

「肚子有點不對勁，可能是泡在江水中受了點凉。」

「那……要不要先回去弄點什麼藥吃？」

白文山顯得非常關切。

「不用了，一點小毛病，我還能夠忍受得住。」

「不要強逞好漢呀！你老弟是明晚的大將之一，可千萬病不得啊！」

辛子雲笑道：「不會的，如果這點小毛病就躺了下來，那不成笑話。」

× × ×

這是一家名副其實的地下賭場，它是設在南市郊區，一幢荒廢的地下室內。

別瞧它僻處荒郊，但賭場內的享受卻是現代化的。外面還設有重重崗位，如非識途老馬，即使到了地頭，也沒法進入。

當然，賭場中的輪贏也很大，一擲萬金，毫無吝色，那是並不誇張的。

白文山、辛子雲二人進入那地下賭場時，已經是凌晨四時，距天亮已不過個把鐘頭了。

一進入賭場，白文山即將此行工作情形，向朱天佑簡畧地報告了一遍。

朱天佑連連點頭：「好好……二位老弟辛苦了，請休息一會，用點點心……」

白文山微笑問道：「峙派員，會議幾時開始？」

朱天佑道：「快了，還有兩位同志沒來，最多半個鐘頭之內，一定開始。」

這當兒，辛子雲漫不經意地向賭場內打量着，這個並不怎麼寬敞的地下室，竟然聚集着至少五十個以上的賭鬼，烟霧瀰漫，笑語喧嘩，顯得亂糟糟地。

因此，辛子雲不由蹙眉問道：「峙派員，咱們的會議場就在這兒？」

「是啊！」

「可是，這些人……」辛子雲抬手一指那些形形色色的賭客。

「老弟，這個賭場，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同志開的，今宵，這兒所有賭客，都淸一色是自已人。」

「哦……」辛子雲笑道：「怪不得峙派員說起話來，這麼毫無顧忌。……」

一位妙齡女侍，端來兩分精美點心，還有三杯白蘭地。

朱天佑笑道：「二位老弟辛苦了半夜，請先用點點心，來……」

端起酒杯，含笑接道：「我敬二位！」

「謝謝！」

三人乾了一杯之後，辛子雲卻蹙眉苦笑道：「白大哥，我……必須先去一號才行……」

白文山向朱天佑解釋道：「辛老弟是泡在江水中受了點凉，方才在回程中，肚子就不對勁……」

「吃藥沒有？」

「沒有，他說不須要……」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辛子雲已是雙手捧腹，滿臉都是尷尬神情。

朱天佑連忙接道：「十五號，快帶辛先生去一號……」

「是……」那女侍裝束的十五號嬌應一聲，向辛子雲招招手道：「辛先生請跟我來。」

目送辛子雲隨那女侍離去之後，白文山才向朱天佑笑問道：「峙派員，這兒都已準備好了？」

「唔……」

「但願我們是多此一舉，」白文山輕輕嘆了一聲。

「我也這麼希望。……」

× × ×

半個鐘頭之後，這亂哄哄的地下賭場，忽然寂靜下來。

所有形形色色的賭鬼們，一個個正襟危坐，靜聽主持會議的峙派員朱天佑替辛子雲介紹着。

當然，介紹完畢之後，循例有一陣熱烈的掌聲。

然後，是依編制番號，一個個依序起立，報告自已的姓名和代號。

就當這一場介紹近尾聲時，室內電燈忽然熄沒。

一根冰冷的槍管抵着朱天佑的背部，並傳來一個冷峻的語聲，說道：「峙派員，非常抱歉，……」

那是辛子雲的語聲。

由於辛子雲是與朱天佑並排坐在一起的，所以，也只有辛子雲才能於電燈熄沒的剎那之間，乘機將朱天佑一舉制住。

像這種大出意外的肘腋之變，任你身手再高明，也是沒法防備的，因此，朱天佑不得不乖乖地受制了。

朱天佑不愧是久歷沙場的傑出情報員，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一點也不驚慌，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

「特派員。」辛子雲得意地笑道：「請命令你的手下放下武器。」

在行動上，朱天佑倒是表現得很合作，立即沉聲喝道：「通通丟下武器！」

一陣「唏哩嘩啦」聲過處，所有工作人員的槍枝，都已遵命丟下。

當然，朱天佑本人的手槍，也被辛子雲收繳了。

外面，傳來一個顯然是日本人的口音以生硬的國語命令着：「朱天佑，將出口處的警衛撤回去，否則，格殺不論！」

朱天佑立即接道：「出口處的警衛同志請回到地下室，並丟下武器！」

「是……」

雖然黑暗中見不到人影，但由腳步聲可以確定，出口處的警衛已經退回室內，並「嘩啦」一聲，丟下了槍枝。

辛子雲得意地笑道：「峙派員這才乖！」

那語聲生硬的人已到達出口處，沉聲問道：「辛先生，可以開燈了嗎？」

「可以。」

「開燈！」

電燈應聲復明，照着地下室中一張張驚恐的臉色，以憤怒的眼光，瞪着正挾持着朱天佑的辛子雲。

出口處又傳來那生硬的語聲：「朱天佑，叫你的手下通通雙手抱頭，面牆站好！」

「好！諸位都照他的話去作。」朱天佑苦揪了一下道：「閣下還有什麼吩咐嗎？」

「峙派員，你太客氣啦……」

隨着話聲，四個端着衝鋒槍的日本便衣人員，已到達地下室的門口，其中一人含笑接道：「吩咐是不敢，只不過暫時委屈你一下。」

另一個日本人接着說道：「這個人，全身都是邪門玩藝，可得先行清理一下才行。」

「對，對，橫山兄，這工作，由你去執行吧！」

「是……」

那被叫作橫山的日本人，立即走向朱天佑身邊，毫不客氣地，將朱天佑身上的戒指、手錶、打火機、烟盒，甚至連皮鞋也脫了下來。

辛子雲似乎被勝利冲昏了頭腦，連另一個強敵白文山也忽畧過去了。這時，他才忽然想起來似地「咦」了一聲道：「白大哥，你在哪兒？」

「我還活着！」

原來白文山也跟其餘的工作同志一樣，雙手抱頭，正面壁而立。

辛子雲歉笑道：「白大哥請放心，我不會難爲你，但你身上也得清理一番才行。」

白文山冷笑道：「悉隨尊便！」

於是，白文山也和朱天佑一樣，全身都被搜得一乾二淨。

這時，朱天佑才向辛子雲注目問道：「辛子雲，你該不是中國人吧？」

「是的。」辛子雲含笑說道：「我是道地的大和民族，大日本國民。」

朱天佑長嘆一聲道：「辛子雲，我不能不佩服你，我朱天佑以往算無遺策，所向披靡，想不到，到頭來，卻栽在你這麼一個年輕人手中。」

辛子雲笑道：「不！特派員，策劃這一次行動的，另有其人，我可不敢掠人之美。」

「啊！那是不是田中桂子？」

「不錯啊……」

「眞該死！我竟然忽畧了那個狐狸。……」

朱天佑一副不勝懊悔的沮喪神情。

「現在，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峙派員，你們中國有兩句俗語，叫什麼放長綫，釣大魚，是嗎？」

「不錯，這是說，田中桂子策劃這一次行動，已經很久了？」

「唔……從發動花易之發起捐獻開始，到此刻爲止，足有九個月以上的時間。」

「這九個多月以來，其中所發生的經過情形，都是你們預佈的陷阱？」

「是的，而且，到目前爲止，所有參與這一計劃的工作人員中，只有我和桂子小姐是事先明白眞實情況。」

朱天佑禁不住長嘆一聲道：「這的確是一個天衣無縫的完美計劃，我雖然栽了，卻是栽得口服心服。」

「哪裏，哪裏，桂子小姐對特派員你，也是非常欽佩的。」

「田中桂子沒有來？」

「不！像這等大事，身爲主帥的桂子小姐，怎會不來。」

「她的人呢？」

「正在外面作全力搜索，她說得好，峙派員與我那白大哥都是頂呱呱的傑出情報員，儘管她自信這一次已是萬無一失，但卻不能不特別小心一點。」

「桂子小姐也未免太多慮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員，全都集中在這兒，她還有什麼好顧慮的。」

辛子雲笑笑道：「這是她的工作信條，她常常說，寧可過度小心，決不容許有偶然的疏忽。……」

一位護士小姐，手提藥箱，緩步而入，向辛子雲嬌聲問道：「辛先生，現在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了。」辛子雲向朱天佑歉笑道：「對不起！特派員，暫時得委屈你一下……」

朱天佑臉色一變道：「你打算給我們注射什麼藥物？」

「是的，那是一種麻醉劑。」

「我不管你用的是麻醉劑也好，是氰酸液也好，……」

「不不……」辛子雲連忙截口笑道：「絕對是麻醉劑，如果用氰酸液，倒不如以衝鋒槍一陣掃射，那不乾脆得多嗎！」

「那你們何必如此費事？」

「這是桂子小姐意思，她說，特派員的手下，都有很好的武功，一般的手銬、繩索，在諸位身上都不管用，最好的辦法，就是使諸位暫時失去知覺……」

朱天佑禁不住長嘆一聲道：「她為什麼不乾脆殺了我們？」

辛子雲笑道：「特派員是大行家，怎會問出這等外行話來。……」

那看護小姐已打開藥箱，取出注射器，含笑問道：「辛先生，由哪一位身上開始？」

辛子雲應聲答道：「自然是由特派員身上開始，……」

朱天佑沉聲喝道：「且慢！」

辛子雲笑問道：「特派員有何吩咐？」

朱天佑道：「叫桂子小姐來，我必須跟她說幾句話。」

辛子雲含笑接道：「特派員，有什麼，跟我說也一樣。」

朱天佑冷笑着道：「辛子雲，即使我朱天佑栽了觔斗，在我眼中，也還沒將你當作一個人物，你，憑什麼資格能代表桂子小姐！」

辛子雲臉色一變之後，冷冷地接道：「我不在乎你將我當不當作一個人物，我只知道執行我的職務，希望閣下多多諒解……」

朱天佑厲聲喝道：「姓辛的，你如果不讓我先跟田中桂子說話，你會後悔莫及的！」

辛子雲一緊抵住朱天佑背部的手槍，冷笑道：「朱天佑，我不信你還能飛上天去！」

朱天佑呵呵一笑道：「我當然不能飛上天去，但我卻自信，在臨死之前，有力量找你小子給我墊背……」

以朱天佑身手之高，誰都可以明白，這幾句話，決非故作驚人之語。

因此，辛子雲為之身軀一震，當場作聲不得。

朱天佑冷笑着又接道：「田中桂子女中豪傑，此情此景之下，難道還不敢進入這地下室來！」

入口處傳來田中桂子的嬌笑道：「特派員，你太抬舉我啦！」

隨着話聲，柳媚花嬌的田中桂子緩步而入，並冷笑問道：「特派員有何見教？」

「豈敢！」朱天佑注目問道：「桂子小姐，十三號是否已殉職？」

「沒有啊！」田中桂子嬌笑道：「他跟諸位一樣，還活得好好的……」

一聽那負責看守田中桂子的十三號並未殉難，朱天佑禁不住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

田中桂子「咦」了聲道：「白先生呢？」

白文山冷笑一聲道：「多承關注！」

田中桂子先不回白文山的話，卻向辛子雲冷然說道：「辛子雲，你也未免太大意了！」

對這突如其來的官腔，辛子雲有點茫然地問道：「我……哪一點錯了？」

「哼！你想想看，白先生的地位，絕不在朱特派員之下，你怎能如此疏忽！」

「這個……」辛子雲苦笑道：「桂子小姐，這兒只有四個人，但其中有一挺衝鋒槍，是專為對付我那白大哥的……」

田中桂子冷笑道：「憑白先生的高明，那是不夠的……」

白文山笑道：「桂子小姐，妳也未免太過小心了，我不是一直都很乖嗎！」

田中桂子嬌笑道：「我也不會虧待你。」

接着，扭頭向隨在她背後進來，也是端着衝鋒槍的兩個便衣人員之一沉聲說道：「中根，去白先生身邊，好好伺候着。」

「是……」

田中桂子目注朱天佑，笑問道：「特派員，還有什麼吩咐嗎？」

朱天佑回答得很乾脆：「沒有了！」

田中桂子蹙眉問道：「你巴巴地叫我進來，為的就是查問十三號的安全？」

朱天佑笑道：「關心自己手下人的安全，難道不應該嗎！」

田中桂子美目一轉，凝注辛子雲問道：「辛子雲，這地下室中，你派人搜查過嗎？」

辛子雲一怔，道：「沒有啊！」

田中桂子臉色一變，忽然，返身向外面飛奔……

也就在這當口，電燈隨之明而忽熄。

當電燈忽熄的剎那之間，痛呼與槍枝墜地之聲響成一片。

電燈復明之後，地下室中的情況，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辛子雲持槍的右手，鮮血直流，人已被朱天佑制住。

其餘六個手端衝鋒槍作瞄準狀的日本人，也跟辛子雲一樣，不過，制住那六個人的，卻是朱天佑手下的工作同志。

至於田中桂子卻是制服在白文山的手中。

妙的是，那位雙手抱頭，面壁而立的假白文山，卻是徐徐轉過身來，向着白文山苦笑道：「站長，我真担心，怕被他們聽出我的口音不對……」

白文山笑道：「所以，事先，我才叫你盡量少說話呀！」

田中桂子苦笑道：「事實上，我已經聽出他的口音不對勁，但由於他是貼着牆壁而說，我以為是受了牆壁迴音影響，未作深思……」

「那妳以後又是發現哪一點不對，才準備退走的？」

「我發現朱天佑鎮靜得有點可疑，而他叫我進來，又僅僅是為了查詢十三號的安全，任何人也能想到，此時此地，那是最不重要的問題。……」

朱天佑截口笑道：「桂子小姐，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辛子雲不會對這地下室作細密搜查吧？」

田中桂子苦笑道：「是的，這也是主因之一。」

朱天佑笑道：「桂子小姐，妳夠機警，這一個一網打盡的計劃，更是週密得幾乎無懈可擊。」

田中桂子輕輕一嘆道：「也許你說的是真心話，但此刻的我聽來，卻都變成諷刺了。」

一頓話鋒，才目注白文山問道：「文山，我一直想不起來，是什麼露出了破綻，你可以告訴我嗎？」

白文山苦笑道：「桂子，妳這一問，可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

「這話從何說起？該慚愧的是我呀！」

「可是，我一直被蒙在鼓中，要不是特派員提醒我，我真是死有餘辜了。」

「是朱天佑發現我的破綻。」

朱天佑含笑接道：「嚴格說來，妳根本沒露出什麼破綻，只是，我覺得白文山一切進行得過於順利了，顯得妳桂子小姐碌碌無才，才引起我的疑心。」

「僅僅是這一點嗎？」

「當然還有，比方說，辛子雲的來歷不明，以往，白文山在孤軍奮戰中，急於須要獲得一位助手的心情，蒙蔽了他的理智。但在我這個冷眼旁觀的第三者眼中，看法就不同了。」

「朱先生，我想你應該還有直接證據的，是嗎？」

「是的，直接證據就是方才在辛子雲身上發現的。」

「啊！那是一些怎樣的證據呢？」辛子雲忍不住地插口問。

白文山含笑接道：「辛老弟，方才，你不該在回程的船上裝肚子痛的，像你這種武功底子深厚的人，如果泡一下江就會肚子痛，你自己會相信嗎。」

田中桂子接道：「這只能算是一個破綻，還不能算直接證據。」

「是的。」白文山接口道：「直接證據是他回到這兒之後，立即『瀉肚子』，跑到一號去。」

「他是在一號跟我聯絡的。」

「不錯，我們事先安排有人在一號附近監視着他，這以後的事，我想不用再加解釋了。不過，……」

「還有什麼不過的？」

「有一點，我還無法想通，方才妳說，辛子雲是在一號中直接跟你聯絡？」

「難道不可以嗎？」她苦笑着。

「當然可以。」白文山也苦笑着：「只是我覺得奇怪，妳身上的一切玩藝，我都清理過的，妳又怎能跟他直接聯絡的呢？」

田中桂子嬌笑道：「你忘了，最初一段時間，是由他負責看管我的，有着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再多的玩藝他也能交給我呀！」

白文山長長地嘆了一聲。

朱天佑笑了笑道：「事情已經過去，老弟也不必再難過啦！」

田中桂子幽幽地一嘆道：「看情形，這兒的這些工作人員，也都是假的了？」

白文山接道：「也不全是假的，至少有十分之一是真的工作同志。」

「其餘的都是花易之的手下？」

「是的，也有來旺的夥伴。」

「他們都是用金錢僱來的？」

「金錢只不過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們都是有血性的中國人。」

「我外面那些手下人，顯然都已被你的工作同志收拾掉了？」

「唔……他們都持有裝上消聲器武器。」

「可是，方才我親自在附近搜查過，並無任何發現。」

「他們都事先隱藏在附近的民房中，懂了嗎？」

田中桂子苦笑着一嘆道：「懂了，我好像永遠是屬於後知後覺的人。」

「不！其實，妳非常高明，只不過運氣差了一點，記得我事前也跟妳說過，我這個人，不相信別的迷信，卻相信命運。」

「可是，你的運氣，也並不十分完美。」

「這是說，妳已經事先另有安排？」

田桂中子道：「不信，你何妨今晚準時前往浦東試試看？」

白文山雙眉一揚道：「我會試的，即使妳已另有安排，有着妳這個活寶在我手中，總有解決辦法……」

出口處，有人恭聲說道：「報告站長，外面敵人都已肅清理完畢。」

白文山沉聲說道：「好！千萬注意，不可留下絲毫痕跡！」

「是的！我已仔細檢查過。」

朱天佑抬手看了看腕錶，插口接道：「文山，最多只有十分鐘就要天亮了，我們立即撤退！」

「是……」

× × ×

為了將對方的工作人員一網打盡，他們雙方都煞費苦心，也都投下了最大的賭注。

結果，是田中桂子輸了。

可是，作為贏家的朱天佑、白文山二人，他們的心情卻並不輕鬆。

因為，將田中桂子和她手下的得力助手一網打盡，固然是一大喜事，但對於晚間即將採取的，殲滅一零八聯隊的行動，卻無形中蒙上一層陰影。

如果田中桂子果然已事先另作安排，則他們的這一次奇襲，等於是以卵擊石自速其死。

而且，犧牲自己的生命還是小事，因而貽悞戎機，影響軍國大計，那就是死有餘辜了。

經過冷靜而仔細的分析與研討之後，朱天佑、白文山二人獲得一個結論：一致認為，田中桂子口中所說的早已另作安排是虛聲恫嚇。

他們所根據的理由，是白文山對田中桂子個性的了解。

田中桂子雖然是一介女流，但她那貪功心切的程度，卻更遠勝於一般男士。

一年以前，白文山幾乎丟掉老命，所栽的那個大觔斗，就是田中桂子獨建殊勳，也因而獲得總攬華南地區情報大權的地位。

所謂食髓知味，她當然希望歷史重演，來一次更大的獨建殊勳。……那麼，她的事先並未通知他們的軍警機關，是非常可能的。

當然，這不過是就心理分析所作的理論。

面對此等大事，光憑理論去決定行動是不行的，還必須有事實根據才行。

這一點，他們也有了相當可靠的事實根據，那就是這一次賭注的勝利。

試想：如果田中桂子事先已跟有關方面聯絡過，隨便加派個一二百人來，那麼，朱天佑這一批人縱然不全軍覆滅，犧牲也必然是非常慘重的。

但事實證明，參與這一行動的，除了田中桂子的手下人之外，並未發現一個其他單位的人員。

也因為如此，朱天佑、白文山二人研討結果，大胆地認定田中桂子並未作過什麼特別安排。

當然，由於這一次任務關係太大了，必須特別小心，多方求證才行。

同時，也由於時間是那麼短促，他們二人也顧不得通宵未眠，於返回他們的秘密住處之後，畧作安排，又分別匆匆外出。

× × ×

上午九點正。

白文山到達花易之的另一處小公館中，花易之花傲霜父女倆早已在客廳中恭候。

一見面，白文山就開門見山地說：「花先生，先談你的私事，我以前向你所建議的事情，進行情況如何。」

花易之微微一怔，說道：「白先生的意思是——？」

「我是說，有關你的財產方面的事。」

「多謝白先生關注，這一方面的事，動產方面，大部份已經妥善處理，至於不動產方面，由於過戶與轉移都不太容易，因而僅僅處理了一部份，但我已看透，這些身外之物，已沒將它放在心上了。」

「這是說，如果情況須要，花先生隨時都

可以毅然離開上海?」

「是的。」

「好！那麼，在今天天黑之前，花先生必須離開上海，懂嗎?」

「我懂，我懂……」花易之連連點着頭。「關於花先生手下的弟兄，我會將他們當作我自己的子弟兵一樣的看待。」

「這一點，我自然信得過，也代表我手下的弟兄們，衷誠的感謝你。」

白文山神色一整，道：「我再說一遍，你必須在今天天黑之前離開上海，而且是越早越好。」

花易之也正容說道：「好的，我收拾一下，馬上就走。」

白文山這才端起茶杯，徐徐飲了一口，目注花傲霜問道：「花小姐是否也打算跟令尊一起行動?」

花傲霜沉思着接道：「如果白先生沒有任務交辦，我想我也跟家父一起走。」

「這個……」白文山注目問道：「請先告訴我，妳曾經是田中桂子的助手，妳也知道辛子雲是日本間諜?」

花易之父女幾乎是同聲驚問：「怎麼?辛子雲會是日本間諜?」

「一點都不假。」白文山仍然目注花傲霜：「花小姐，這是說妳事先一點都不知道?」

花傲霜苦笑着點點頭：「是的。」

「那麼，對於田中桂子手下的大將，妳曾經知道多少呢?」

「我所知道的，都巳經告訴你了。」

「沒有遺漏的?」

「絕對沒有。」

白文山也苦笑道：「如此來說，我就沒什麼任務麻煩妳了，還是跟令尊走吧！但你們不能一道走，約好時間，地點，在別處碰頭。」

「我知道。」花傲霜接問道：「白先生，如果辛子雲是日本間諜，那我們的一切計劃，不是全都給他洩漏了嗎?」

「是的，但這些，我已另有安排……」

白文山並未告訴他們，有關昨宵所發生的一切，這是他的謹慎處。

同時，於如此短促而又寶貴的時間中，抽暇來通知花易之父女離開，也是他的厚道處。

因爲，由於辛子雲這個人的意外變化，不但幾乎使得他們的計劃發生動搖，牽涉的有關人員也太多了。

對於花易之父女，不論他們過去的作爲，但他們能幡然悔悟，投入抗戰陣容中，就是自己同志，從哪一方面來說都不應該忽視他們的安全。

所以，白文山才於百忙中，前來通知他們父女，儘速撤離。

當然，他也想於此行中獲知田中桂子的另一批助手的行踪。

但不幸的是，這一目的，他是落空了。

他，懷着悵惘的心情，離開花府之後，又趕往百老匯大廈與珍妮見面。

當珍妮獲知昨宵所發生的情況之後，也震驚得嬌俏臉爲之大變：「辛子雲是日本間諜，這個人太可怕了！」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那麼，今宵的行動，是否延期。」

「不！」他的神色、語氣，都很堅定。

「那不是太危險了嗎！」

「咱們的任務，本來就是危險。」白文山注目接道：「珍妮，妳是否意注到，今晨，今井上班時，有沒有什麼跟平常不同的徵候?」

珍妮沉思着接道：「這個……我倒沒瞧出來。」

白文山輕輕一嘆道：「如果他們已另有安排，而能如此不露痕迹，則田中桂子這個人，可實在太可怕了！」

「不管她如何可怕，既巳身爲階下囚，也就沒什麼咒可唸啦！」

「話不是這麼說，珍妮，如果我們這一任務功敗垂成，那後果多嚴重！」

「有我効勞的嗎?」

「我想不用了，此行，我主要是爲了妳的安全，妳必須立即離開這兒。」

「你認爲辛子雲巳知道我的眞實身份?」

「這很難說，他那個人，太精明了，城府也深沉得太可怕，我們不能不作最壞打算。」

「作最壞的打算?也包括今晚的行動?」

「是的，我們潛伏在敵人駐屯軍司令部和憲兵隊附近的同志，我都巳分別聯絡過，到目前爲止，這兩個機關，都沒發現任何可疑的行動。」

「浦東方面呢?」

「也一樣。」

珍妮沉思着道：「像這情形，我們似乎可以分爲好的和壞的兩方面去假設，好的方面，是田中桂子的確是想獨建殊勳，而不會跟其他機關聯絡過，往壞的方面想那就太可怕了。」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道：「但我們却不得不往壞的方面想，而作最壞打算。」

「好，我馬上離開這兒，但我不會離開上海。」

「這點我不堅持，但妳必須特別當心，從現在開始我已無法也沒工夫照顧妳的安全。」

「我會自己照顧自己，儘管你不分派我的任務，但我却希望我能在今天天黑之前，有意外的好消息向你報告。」

「但願如此，祝妳好運！」

「祝你成功！」

× × ×

離開百老匯大廈之後，白文山又分別和王倫、莫鈞二人有所接觸。

然後，他叫了一輛出租汽車，親自往日軍駐屯軍司令部和憲兵隊附近巡視了一匝。

回到他們的秘密住處時，已經是正午十二點。朱天佑早已等着他了。

兩人都算是白忙了半天，毫無收穫。

「不論情況如何，咱們計劃不變。」朱天佑一臉正容地說。

「是的，我也是這麼想。」白文山輕輕地長吁一聲。

「老弟，暫時拋開一切，午餐過後，你我都必須好好睡一覺，以便應付晚間的任務。」

「唔……」

× × ×

整個下午，都沒有任何消息傳來。

就像暴風雨前的天氣，悶得人頭皮發炸。

老練如朱天佑，沉穩如白文山，他們也由於這種過於沉悶的氣氛，而暗中深感不安。

差堪告慰的是，當夜幕降臨之後，所有工作同志，都巳按預定計劃，進入崗位，並未發生任何變故。

午後九點正，白文山悄然登上一艘漁船，緩緩離岸。

就當此時，白文山懷中的袖珍無綫電對講機中，忽然傳出通話的訊號。

按下開關，傳出的是珍妮的語聲：「白站長，珍妮有機密報告，珍妮有機密報告。」

「我正聽着，請說。」

「報告站長，現在立即撤退，也許還來得及。……」

「爲什麼?」

「我由今井口中獲悉，他已調動海軍陸戰隊，正由吳淞乘登陸艇趕來途中，最遲十點鐘必然到達浦東……」

（下期續完）

劍仙列傳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火雷破山海（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杜鐵池玄功初成，出洞偶遊，適遇劍髯公歐震到雁蕩找尋碧溪仙子吳嬪報仇，時值吳嬪閉關潛修，歐震發出火雷，轟破關門，正以此時，玉樹眞人桑羽聞聲趕到，溫言向歐震勸解，歐震不聽，繼續發出火雷擊向洞內，梁瑩瑩自洞中奔出，發出飛劍，但爲歐震發出的血虹刀所尅，危急間，杜鐵池唸動眞言，腰間破月劍脫鞘飛出，敵住歐震的血虹刀，桑羽見狀，命梁瑩瑩火速回洞通知閉關的吳嬪，歐震大怒，雙手連連搓動，發出一連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眼前興起萬丈雷火，樹倒石塌，火烱一片——

火雷撼山岳　罡風搧海濤

「玉樹眞人」桑羽似乎也知道對方魔火神雷的厲害，就在雷火密集的一剎，他陡地揮動衣袖，發出了一幢五彩雲障。

這幢五彩雲障其實是由一方透明的鮫帕所幻化變成，一出手即經緯萬丈，形成了極爲廣大的雲障，實實將這片峯嶺籠罩住了！

劍髯公那麼猛烈的雷火，竟被格於雲障之外，雖是聲勢驚人，却無論如何攻不進去。

劍髯公發了一陣子雷火後，竟似不能取勝，倏地住手道：「姓桑的，我原是來尋找那吳賤人的霉氣，你却是硬要出頭，還有你——」

說時用手指向杜鐵池，凌聲道：「你這個無知小輩，不過仗着一口仙劍，竟然也敢與老夫爲敵，看我施展通天大法，取爾等狗命！」

言罷微微一頓，手向足下一指，遂即興起一團旋光，把他身子拱托了起來。

在這團旋光拱托之下，他身子霍地昇起十丈，高立半天之上。

他就在此一剎間，面前霞光猝閃，彩衣飄拂間現出了風釵雲披的一雙璧人，正是「碧溪仙子」吳嬪與其弟子「玉燕子」梁瑩瑩。

以杜鐵池而言，還是對這前輩仙人吳嬪是景仰已久，却是第一次得見，不覺十分注意。

在他想像裏，這位吳仙子既是仙道中的前輩，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是四十開外的年歲，却沒有想到見面之後，才發覺到對方竟是一個妙齡絕色少女。

由外表上看去，頂多在二十五六之間，柳眉杏目，櫻口瓊鼻，正是女子青春錦繡年華。

只見她身着淡紅百褶八幅風裙，上着點墨碎金七彩雲披，背後斜揹着一個純銀色玉柄雙耳的月牙鏟，那鏟子看上去甚爲玲瓏，但極爲鋒刃，映着天色閃爍出一片刺目銀光。

瑩瑩更是全身披掛齊全，只見她背插雙劍，腰間皮囊裏，更是鼓蓬蓬的裝滿了雜物。

一眼看上去，這師徒二人就是存心迎戰來的。

那「碧溪仙子」吳嬪，看上去蛾眉倒豎，杏目放威，一臉的生氣模樣。

雙方乍一見面，「碧溪仙子」吳嬪頓時手指劍髯公，寒聲道：「歐震！你不要神氣，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本仙子接着你的就是，用不着吹鬍子瞪眼的臭神氣些什麼！」

「劍髯公」正待向桑羽出手，見狀狂笑一

聲道：「賤人，妳來得正好，老夫找的就是妳——這多年以來，妳以爲躲到了這裏，老夫就找不到妳了？眞是笑話，現在妳是插翅難飛，還不跪地與老夫磕上幾個响頭，容老夫將妳帶回點蒼，聽令處置，再敢稍有不敬，定把你碎屍萬段，叫你形神俱滅，死無葬身之地！」

「碧溪仙子」吳嬪柳眉一揚冷笑：「滿口胡言，看劍！」

右肩輕幌，一道白光，勢若閃電，直向「劍髯公」歐震身上繞了過去。

歐震怒喝一聲：「好賤人！」

只見他右手袍袖揮處，「叮！噹！」兩聲脆響，即由其袖內變龍出海般的飛出了兩道碧光作神龍交尾狀，直向吳嬪所發出的那道白光上飛捲了過去。

碧，白光華甫一交接，吳嬪頓時覺出所放出的仙劍上遭遇到一股極大吸力，對方所放出的兩股碧光，更似兩條盤繞在樹身上的蛇一般，雙雙力扯着吳嬪的飛劍，直向下方墮來。

「碧溪仙子」吳嬪喝聲：「老匹夫——」

玉手指處，空中飛劍倏地掙得一掙，頓時光華大盛，形同一條銀色蛟龍般地，首尾掙躍之間，已擺脫了「劍髯公」所放出的兩股碧光，快若電閃星馳般的直向着「劍髯公」歐震頸項上飛來。

「劍髯公」歐震倏地抬起右手，只見由其指尖內飛出了五股紅色光華，迎着來犯的白光，只是一抄一拿，已把吳嬪所飛出的仙劍揑在手上。

吳嬪見狀似一驚，怒喝一聲，頻頻抬手，奈何那口仙劍却爲劍髯公所練之本身劍炁所拿，一時竟是掙脫不開。

吳嬪越是羞憤，當着外人，只覺得臉上掛不住勁兒，只急得面紅耳赤。

反以「劍髯公」歐震看在眼中，却是大感快意，只見他翹首當胸，「哈哈」狂笑不已！

「賤人——憑妳的這點道法，還敢跟我作對，豈非是不自量力？」

說着雙手聚力，正待向吳嬪那劍上拍去。

無意間却見對方吳嬪纖指彈處，由其指尖上飛出了一點飛星，有如螢光一現，已臨近歐震面前。

「劍髯公」歐震只因一時托大，只以爲對方所發出的不過是神雷一般的物件，自已所練劍炁乃劍氣混合元罡所練的混合眞氣，足以尅制對方所發神雷。思念一動，遂不假思索的張開右手，五指間聚集一片光燦紅光，直向那片發自吳嬪手上的火星上拿抓了過去。

這一次他可是上當了。

原來吳嬪自前次在巴東碧溪山吃歐震戰敗之後，險些喪命，潛來雁蕩之後，即專心練習一種足以尅制歐震的功力——「紫逿神光」。

這門功力如今雖然尚還未能大成，却已距離成功不遠，眼前這點火星，正是她以紫逿神光內聚眞元所彈出的一點神雷。

歐震猜想她所發出的是一個神雷，倒也不曾猜錯，只是作夢也不曾料到內中竟滲得有「紫逿神光」，一時失之大意，只以爲本身所練劍炁對付任何內功，都游刃有餘！在自已所練功力之下，足可將對方神雷消弭無形，那裏知道這一着却是大謬不然。

就在他那隻聚集紅色劍炁的手，方自抄住了那點火星的一刹——

倏地，他發覺到那點原先色爲金黃的火星，忽然間加大了數倍，而變成了一團像是實質有力的東西，同時其本身那團光澤，一下子由黃色而變成了紫碧顏色。

歐震心中一動，方自想到了不妙，大喝一聲，雙足頓處，化爲一片紅光，離地便起——

他起身的勢子不謂不快，只是那點紫色火星，並不會因爲他的躍起而脫離了他。

只聽得「波！」的一聲輕震。

天空中像是炸開了一朵紫色花朵般的瑰麗，隨着紫光飛濺處，「劍髯公」歐震身形已歪斜着再次墜落下來！

杜鐵池注目看時才發覺到他半邊身子都染滿了鮮血，頭上那頂高冠，已被炸了個稀爛，並已脫離了頭頂，全身上下千瘡百孔，看上去眞是慘不忍睹。

然而，對於「碧溪仙子」吳嬪來說，顯然並沒有達到她所預期的效果。

在吳嬪想像裏，這突然的一擊，必可制對方於死命，却不會想到僅予對方以傷害，自是使得她大吃一驚。

眼看着「劍髯公」歐震長嘯一聲，左手往脅下用力拍了一下，即由所配的革囊內長鯨噴水般的飛出了一天藍光——

這道藍光初現時不過碗口般粗細，待到飛出了數丈後倏地散開來，一刹時形若碧海狂瀾般的擴散開來。

在場方圓百十丈內外，瞬息間已爲這片藍色光海罩了個嚴絲合縫。

刹時天昏暗地，日月無光，只見那道藍色光燄，早已化成了百十丈方圓的一波藍海，浩浩蕩蕩傾覆着，形成了一張天幕，將附近地方全數覆罩其下，一時間，星火點點，鬼聲啾啾，藍色天幕之下，擴散着令人難以忍受的奇寒氣質。

杜鐵池與「玉樹眞人」桑羽也都俱在對方所發出的藍色光海覆罩之下。

就在歐震發出這道藍色光燄的同時，「玉樹眞人」桑羽似已窺出了先機，咀裏道了聲：

「不好！」

只見他右手揮處，自他衣袖內雲霓般的飛出了大片白色光網，閃得一閃，已把在場各人罩於其下。

儘管如此，杜鐵池兀自覺得全身上下奇寒刺骨，最使他感到驚訝的是，全身左右似爲一種萬鈞巨力無形的鎭壓住，一時間連轉動也是不易。

是時另一方的「碧溪仙子」吳嬪，也自玉手掌心裏飛出了大片紫光。

這片紫光也同桑羽所發出的那片白色光網一般，一出手即化爲一片天幕，將各人上空罩定——

杜鐵池頓時覺出身上一輕，那寒冷的氣質也似畧爲減退，只是天昏地暗，以及四外所加諸的恐怖感覺却依然如舊，同時他鼻子裏却聞到了一種像是百合花香般的芬芳氣息！

杜鐵池方自不解，耳邊却响起一絲女子嬌語之聲道：「杜道友趕快止住呼息，小心着了這厮的道兒，遲了怕來不及了。」

聲音清脆，畧帶吳儂之音。

杜鐵池連忙依言停住呼息，目光平視而出，却見「碧溪仙子」吳嬪正自面現笑靨，微微向着自已頷首點頭，料想方才語聲必是她爲已而發，衷心十分感激，也向她點點頭表示感激之意。

同時，他耳邊又响起了另一人——桑羽的口音。

「道友千萬注意，歐老兒所施展的乃是他最厲害的看家法寶——『天藍神砂』，道友千萬閉住呼息，不妨用內功調息之法將身上寒冷逼出，再觀後效！」

杜鐵池依言照行，以內功調息之法，代替了口鼻間呼息，果然身上寒冷大減，乃得有餘力觀查身外之一切。

「劍髯公」歐震憤怒中，將其畢生苦練而成的「天藍神砂」放出，果然威力無匹，以「碧溪仙子」吳嬪「玉樹眞人」桑羽二人那般仙法造詣之人，竟然一時間被困住而脫身不得。

眼看着「劍髯公」歐震在一聲長嘯裏，整個身體四週暴伸出丈許方圓的一團魔火，有如一隻展翅的怪鳥，翱翔於「天藍神砂」所幻化的無邊藍海裏——

隨着他身體過處，興起了百十丈高的巨波駭浪，原本就足以驚人的神砂陣勢，更似加强了無邊的威力，一時間天驚地動，鬼聲啾啾，在當空那片無邊的藍海裏，不時的爆射出千百點流焰，夾着凄厲的嘯鳴之聲，一刹時彷彿置身於無邊苦海的十刹世界，整個魂魄都似忍不住脫竅而出！

杜鐵池生平那裏經歷過這般陣勢？一時間爲之瞠目變色，但他畢竟是成就大器之人，加以在「七修洞府」的一番鍛鍊，已使他較諸昔日有了脫胎換骨的轉變，是以心中畧有驚嚇，遂即安定下來！

在場各人似乎也都體會出歐震的這番攻勢非比尋常，也都打點起十分精神，合力應付。

但見吳嬪與其弟子梁瑩瑩四口仙劍，化爲白靑不等的四道長虹，首先破空直起，在藍色光海裏，追逐着「劍髯公」前行的背影馳殺過去——

另一面的「玉樹眞人」桑羽却也發出了一道暗赤色的光華，向着歐震迎頭痛擊。

這幾道劍光的出勢不謂不快，只是怪在一入向當空那片藍色砂海裏，皆都似被一種强而有力的磁性吸力吸住了一般，雖然憑各人功力仍可運轉自如，只是較諸平常的速度，俱都大大的打了折扣！

反之，那片藍色砂海，却似滾滾波浪，越聚越猛，越聚越多，各人雖有寶光護身，仍然感覺出加附在身上的壓力愈來愈巨！

杜鐵池雖然身藏三寶，但是都不曾有動手交戰的經驗，況乎當着兩位前輩面前，更不敢隨便出手，只是懷着滿腔恐懼暫作旁觀。

忽然面前光華一閃，梁瑩瑩來到近前。

「傻子，你只管呆站在這裏幹什麼？快跟我來！」

說了這麼一句，她不假思索的用手一拉杜鐵池膀子，左手幌動了一下手上的一面三角形小旛，即有一幢尖錐形的紅色輝光簇湧着二人，到對面一座嶺峯之上！和吳嬪、桑羽成了三面相等之勢！

杜鐵池雖是樂意與她相處，只是當着吳嬪、桑羽二位前輩面前，總覺得怪不好意思的。

可是瑩瑩却是一派天眞——

只見她一隻手緊緊拉着他，却把半截香腮湊近了他耳邊，吐氣如蘭道：「別怕，師父早就知道我們的事了，是她要我來的。」

杜鐵池担心的正爲此事，聽她這麼一說，不禁心中一寬，偷目向「碧溪仙子」吳嬪看了一眼，後者果面現笑靨，正向自已微微頷首！

杜鐵池更不禁寬心大放！

遂聽到耳邊瑩瑩嬌聲道：「想不到你現在本事這麼大了，聽師父說，你現在身受了七修眞人的道統，已經是七修老前輩的身後弟子，將來成就不可限量，我爲你高興死了！」

杜鐵池紅着臉，一時也不知何以置答！

眼見大敵當前，她竟然毫不放在心上，只管把些小兒女私話說個不休！杜鐵池心裏不禁大爲不解！

怪的是「玉樹眞人」桑羽以及「碧溪仙子」吳嬪二人臉上神色，雖是十分沉着，只是也未曾現出絲毫恐懼之色！

這兩個前輩仙長，不時向杜鐵池投以微笑，益使杜鐵池衷心爲之狐疑不已！

瑩瑩似乎因爲已得到了師父的默許，加以她與杜鐵池闊別甚久，原本就有萬縷相思，見面之後自是不再拘束，一縷眞情，萬斛相思，在在於低語淺笑裏表露無遺！

這時她緊緊偎着杜鐵池道：「這個老魔頭的天藍神砂看來比以前更要厲害的多，師父說幸虧有你和桑眞人幫忙，要不然恐怕我師徒仍然要在他手裏吃虧！」

杜鐵池苦笑道：「桑眞人道法高深，也許還能幫上忙，只是我！又能幫什麼忙？不拖累你們已經是好的了！」

「眞的？」瑩瑩的一雙大眼睛，含情的凝視着他，一笑道：「你可眞會裝假，師父說，這一次要靠你哩！」

杜鐵池頓時一驚，禁不住漲紅臉道：「你師父眞的這……麼說？」

「當然是眞的了，誰還騙你？」

杜鐵池一時大窘，只管看着瑩瑩發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瑩瑩見他如此，益增不解，當時輕輕推了他一下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師父說你現在法力精通，而且有『天視』之能，還說等一會窺破對方陣勢主要關鍵，全要靠你呢！」

杜鐵池又是一呆，苦笑了一下道：「你師父眞的這麼說……麼？」

瑩瑩見他如此，不禁有些糊塗了，只是她却知道師父道法通玄，生平鮮有戲言，尤其此刻大敵壓陣，更無與自已說笑之理，既然這麼說，必然是眞實的，偏偏杜鐵池一派純眞，更不似作僞裝傻之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時之間，瑩瑩也弄糊塗了。

眼看着那歐震催使魔法變化，把空中天藍神砂擴散開來，將各人站立上空，瀰蓋得嚴絲合縫，絲毫不見天光，流焰四濺如飛蝗般滿空亂舞，撞擊在各人身外的護體光罩上，像是正月裏玩放的花炮一般紛紛爆炸開來！

驀地，「劍髯公」歐震現身當空！

只見他環身四週圍繞着一團碧色火焰，原來怒立的一頭亂髮，更似刺蝟般的炸射開來，一雙眸子凸出如珠，閃爍着凌厲凶光！

咧着血盆大嘴，歐震怒聲狂嘯道：「吳嬪、桑羽，你二人當眞是不知死活，還不跪地討饒，等到本座霹靂分身大法一經施展，你二人與兩個小狗再想活命，只怕是萬難了。」

語聲才住，只聽得「碧溪仙子」吳嬪一聲冷笑，五指揮出，一連彈出五點火星。

五點火星一經出手，俱向歐震身邊落去！

由於有了前番經驗，歐震想係已知道對方這種「紫逿光雷」的厲害！

是以，就在吳嬪五點火星方一彈出的當兒，空中的歐震倏地搖身不見。

緊接着波波波！一連五聲輕震。

空中天藍神砂所化成的瀰天幕頂，頓時被炸開了十數丈方圓的一處破口！

「碧溪仙子」吳嬪見狀大喜，立刻催馭遁光向外掠出，驀地，歐震去而復回，倏然現身於空中破洞之處，但見他雙手一揮處，首先發出百十丈高下一幢魔火，夾帶着密如貫珠的一串陰雷！

一時間天搖地動，霹靂連聲——

「碧溪仙子」吳嬪身子方才騰起一半，未曾料到對方有此一手，頓時被魔火陰雷逼使得向下翻滾墜下！

「劍髯公」歐震見狀大喜，狂笑一聲道：

「賤人妳那裏跑？」

喝叱聲中，一拍後腦，即由腦後倏地掠起一片碧光，——正是積畢生功力所練成的「玄牝元丹」！

這片碧綠光華，一經由歐震腦內閃出，頓時幻如一隻綠色大手，足足有畝許大小，夾帶着萬丈魔火，一片鬼哭神號的異聲，直向下墜的吳嬪身上那個白色光罩上抓來。

在場各人目睹及此，無不驚心動魄！

梁瑩瑩以師徒之份，自然最是關心，驚呼一聲，首先一拍劍囊，由囊內飛閃出一片斧形紅光，劃劈出一道經天長虹，直向歐震身上劈去。

與此同時，出手的還有二人——杜鐵池與桑羽！

杜鐵池眼看着吳嬪那樣爲那隻綠色大手所抓中，一時間不假思索，陡地自懷內取出「破月仙鏡」！

前文曾述過這面破月仙鏡；乃是上古仙人「破月神君」所留下的三寶之一，形狀類似一彎殘月，有一個凸出的彎彎把子，把子上有「紅」「黃」「藍」「紫」四色凸出按鈕，乃係控制水火風雷的關鍵所在，杜鐵池雖不曾試過它的威力到底如何，但是聽徐雷說像是具有極大威力，前曾囑咐自己謹慎備用！——

這時他情急之下，也就顧不了這麼許多，當時手持仙鏡向上霍地一揚，手指按處，正好觸在那象徵「風」的黃色按鈕之下！

頓時，一道黃光直由鏡面上匹鍊般的飛劃而出，所過之處，登時形成了瀰天蓋頂般的一天黃霧，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外疾滾怒排而出！

歐震所發出的萬丈魔火一經觸及，頓時暴風捲殘雲般的被遠遠擲出！那隻由其後腦「玄牝元丹」所幻化的綠色大手，也似猝然遇見了敵擋，立刻停滯不前，在濤天的巨風裏掙扎不已！

非僅如此，「劍髯公」歐震前所發出的「天藍神砂」化成的席天幕頂，也似吃不住這股風勢，幾經收縮之後，「波！」的一聲大震，形成一個十丈方圓的大破窟窿，大片砂海，隨着突出的風勢一股腦的遠逝無踪！

這番景像只把劍髯公驚了個目瞪口呆，稍一不慎，那隻本身元丹所化的大手，立刻把持不住，向後飄出了數丈以外。

歐震大叫一聲，亡魂喪魄的再番施法，一隻右手作鷹爪式向後力牽之下，才算止住了綠手的後遁之勢！

他目睹着自己積半生之力所練集的「天藍神砂」，居然毀於一旦，當眞是痛穿心肺，就其出道記憶所及，還從來也不曾這般狼狽過！

驚魂未定中一打量眼前情勢，才知這股罡風敢情是發自那個被稱爲「七修眞人」弟子的少年手中，再一看少年手上的那面鏡子，依稀記得乃古仙人「破月神君」鎮山三寶之一的「破月神鏡」，莫怪乎竟然有此威力，登時嚇了個神飛魄散！有心即刻召回「玄牝元丹」所幻化的那隻綠色大手，奈何受阻於那股濤天無極的風力，一時眞個進退維谷！

劍髯公此刻眞是狼狽到了極點！心中更是萬分懊喪，後悔，自己一世英名，不當葬送於此，現在一個不見經傳無名小子之手，更是丟人之至！

歐震生性多疑，眼看仇人方面得那姓杜少年所助，已佔上風，可怕的是那姓杜的少年似是一深藏不露的勁敵，即以眼前情形論，他既然擁有破月神君所留下的這面「破月神鏡」，保不住另外二寶也在他手中，如此他明明可以一上來就佔勝場，卻偏偏隱忍到現在才出手，往後更不知有些什麼厲害殺着。

「劍髯公」歐震心裏這麼一琢磨，再以上來「玉樹眞人」所說之言互一印證，頓時想到對方少年之可怕——

他原是得道高深之前輩仙長，這類人物多能體念出修爲之不易，深知一失足即爲千古之恨，絕非聽憑一時衝動，即將錯就錯之人！

是以，就在他這番冷靜分析之後，頓時深有所省，只是當着仇人與玉樹眞人面前，不願猝然捨下臉來向那杜姓少年討饒罷了！

歐震心裏有了這番懺悔，正在思忖着如何向對方開口，偏偏對方「破月神鏡」裏發出的無名罡風，更似有愈增愈強之勢，所出黃風，有如大漠裏的黃沙，十里黃塵呼嘯天際，所過處天搖地動，眞有推山倒海之勢，歐震丹氣所幻化之大手，一時間竟是難以收回——

眼前正是他極感狼狽的一剎，卻予他敵人「碧溪仙子」吳嬪以可逞之機！

原來吳嬪自問必死的一剎，幸爲杜鐵池所救，驚魂甫定之下，原思衝出陣外，改由歐震身後出手襲擊，這時乍見歐震受制於杜鐵池之手，心中大喜！

她那裏想到歐震心中之意，只覺得機會難得，不出手殺敵，一口怨氣便無從發洩！

恩念欲起，那裏顧慮得許多，當下肩頭微幌，紅光甫現，一幢霧光簇擁着曼妙的嬌軀，已來到了歐震身邊左側部位！

歐震心中一驚，還不及偏頭細看的當兒，但聽得吳嬪嘴裏一聲嬌叱！

即見她右腕抬起，由單薄的翠袖裏，神龍交尾般的飛出了兩道綠油油的碧光！

歐震乍見此情景，嚇了個魂飛魄散，驚呼一聲，道：「吳道友留情——」

卻似慢了一步！

兩道火龍般的碧光交首之處，「劍髯公」一顆白髮皤皤的老朽人頭，隨着兩彎碧光交閃的勢子，高高的擲跳而起！「呼——」一聲，捲入風窩裏，瞬息間遠逝無踪！

即見一個通體綠光環繞的小紅人，猝然間由歐震斷項裏挾着大蓬血光簇湧而至——

各人自是一看即知，悉知這小小紅人即是歐震苦練已成的道家元嬰，借血光急圖兵解逃生！

須知「劍髯公」歐震，乃是當今得道極深的修煉之士，一身法力高不可測，原不會這般輕鬆的就爲吳嬪所乘，究其原因，至爲錯綜複雜！

總之，還是他活該當此大難！

那小小紅人挾擁着一片血光，在甫自現身之始，即發出「吱！吱！」兩聲尖叫，以無比神速騰空即起——

空中那隻大手，更帶出一片風雷之聲，緊緊隨護在小人之後，雲帚橫空般的疾追上去！

「碧溪仙子」吳嬪見狀嬌喝一聲道：「那裏走——」

她一招得手，芳心大喜，這時見對方所煉元嬰，竟然急圖脫逃，那裏容得——

在手指處，前飛出的兩道綠光，神龍剪尾似的一個倒轉，疾迎向小人面前飛去——

同時左手揚出，再次發出了「紫逞光雷」，豆大的一點青光自她纖指間飛彈而出，「霹靂！」一聲大震，那隻綠色大手，由於失去主宰，已定凝固之力，一聲雷鳴之下，化爲萬千飛絲，隨風而散，轉瞬間消逝無形！

也就在那隻綠色玄牝大手消失無形的一剎間，空中紅色小人遂即「吱——」的一聲尖叫，在那蓬護身血光包容之下，直向地面上墜落下來！

「碧溪仙子」吳嬪見狀大喜，手指處，即由其指尖上放出了一般紫焰，正是她多年來所練的「紫逞神光」，迎着空中落下的小人，只一捲，已團團圍住，小人再度發出吱吱叫聲！

旋見那小人兩手舞處，發出了濃濃的青氣，緊緊護着他軀體全身上下，一時間有如凍蠅衝窗般的，上下左右連連衝撞不已！

——奈何那小紅人卻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脫身，只管「吱吱！」哀鳴不已！

看上去，大大的紫光圈，包藏着小小的一個紅色光圈，小紅圈雖是用盡了力道，卻休想撞開大紫圈遁出，這種情形看在杜鐵池眼中，不禁大爲驚異不忍，他手指移開那個「黃色」按鈕，鏡上黃色光華頓時收回，風力突然止住，眼前情形也就看得格外清楚！

只見「碧溪仙子」吳嬪手指着紫光，猛烈的收縮着，那團維護着小人的紅光，頓時顯出了勢微不支的形態，圈中小人一副驚嚇模樣！不時上下左右跳躍着，卻休想脫困而出！

吳嬪一面指揮手上紫光加劇向小人迫害着，一面大聲罵道：「老匹夫，你還神不神氣了？我叫你先嚐嚐這受盡煉魂之苦的滋味，再形神俱滅！」

說到這裏一連向着那圈紫光指了幾下，頓時發出了大股火焰，圍繞着小人護身紅光燃燒起來！

紅圈裏的小人頓時發出了哀鳴之聲，只見他手拍頂門，由頭頂上發出了一蓬紅光，迅速增加了那團護體紅光濃度！只是卻遠非加身的紫色火焰之敵，但聽得一片「滋，滋！」之聲，像是燃燒了什麼似的，冒出了大股的白烟！

那護維在小人身側的那圈紅光頓時相對的縮小，劍髯公元神所化的小人，只聽得連聲怪叫着，全身抖作一團！

這番情景看在杜鐵池眼中，不禁大生同情之心，忍不住上前一步，出聲喚道：「仙子手下留情——」

梁瑩瑩忽然拉了他一下，向他擺了一下手，杜鐵池怔了一下！

梁瑩瑩向他擺了一下手，道：「你少管閒事！」

杜鐵池道：「這小人莫非是歐震元神所化麼？」

瑩瑩冷笑道：「誰說不是，誰叫他跟我下師父作對呢！活該他倒楣，落得的消滅形神下場——來！」

說着拉了杜鐵池一下，道：「我們到一邊去！」

杜鐵池心地善良，他雖然知道劍髯公並非是什麼好人，但是眼看着他落得那形神俱滅的下場，似乎也太過份了一些！雖非是自己親自下的毒手，也與自己有關係，初登仙籍，上來就造下殺孽更是有違向善之初衷，偏偏瑩瑩師徒，看上去皆是一般任性，要想叫那位吳仙子中途停手，怕是不大可能！這麼一想，心裏好不情急爲難！

現場情形，瞬息萬變。

就在二人說話之間，空中歐震的元神，已爲吳嬪所放出的「紫逞神光」，將護身的那圈紅光攻破！

圈中小人「咿呀！」一聲隨地化爲一道數尺長短的紅光，尖錐般地突破了紫光，向外遁出。

「碧溪仙子」吳嬪早已料定了他會有此一手，冷笑一聲：「那裏去！」

香肩晃處，背後那柄銀色半月小鏟，頓時化爲一條銀龍，匹練般騰空直起，電閃星馳般的，直向着歐震元神所化的紅色光影，疾追過去！

杜鐵池大吃一驚，手中仙劍一舉，正思催劍迎出，卻有人較他更快了一步！

只聽得一人喝叫道：「不可——」

一道青濛濛映人眉睫的光華，起自「玉樹眞人」桑羽手上，神龍剪尾般的一個掉轉，已迎住了吳嬪所發出銀色月牙光鏟！

「碧溪仙子」吳嬪似乎不曾想到「玉樹眞人」竟然會橫出攔阻，見狀大爲驚怒！

「玉樹眞人」桑羽似乎有心來救助歐震元神不死，同時間左手大袖揮處，一團栲栲大小的金色光環自袖中發出！

金色光圈一經出手，迎空一轉，剎間加大數倍，自圈沿四週，登時發出了一蓬金色光雨，有如一面透空的金色光罩，一下子把歐震元神所化小人罩了個緊！

幾乎和他同時之間，吳嬪手指間彈出了一點紫色光焰，正是她先前曾施展過的神雷「霹靂子」！

吳嬪用心眞可謂至毒極狠！

這粒「霹靂子」正是殺人元神魂魄的最佳利器，一經爆閃開來，就算歐震道行再高；即使是練有「煉魂」之術，也休想不爲所乘，假天之幸，幸虧玉樹眞人那枚金色光環，來得正是時候！

待到那枚金環方自罩定的剎時，吳嬪所發出的霹靂子也已炸開——「霹靂！」一聲，天搖地動！

金色的光罩，在這聲雷霆巨响之下，高高的被震得彈上了半天——只是聚而不散！

「玉樹眞人」桑羽胸有成竹，借着這一震的起勢，大袖一翻，高喝了一聲：「歐道友順風，去——」

大袖起處，發出了巨大的一股風力，迎合着吳嬪所發出「霹靂子」的震威，那直把那枚金色光罩，震飛出百十里外，瞬息無踪！

明眼人一看即知，桑羽這人情是做定了！

「碧溪仙子」吳嬪頓時大怒，玉容猝變，足頓處，化爲一道碧光，騰空即起！

玉樹眞人偏偏不如她的心願，肩晃處，白光一閃，又復攔在了她的眼前！

經此一就擱，歐震元神在桑羽所催促之下，更不知又遁出百十里開外！

吳嬪眼看着追趕不上，不禁大爲震怒！

她好不容易有機會施辣手，摧毀敵人元神，使之形神俱滅；萬劫不復，卻不會料到在即將功成的一剎間，竟然會節外生枝，迫使玉樹眞人出手橫加阻攔——

再想到仇人「劍髯公」雖爲自己毀了軀殼，但元神未滅，遲早爲他找到了「伊舍」或是體機轉世投胎，仍可保存其大部功力，將來早晚仍是後患，以「劍髯公」之心胸，此等大仇那能放過，再次復仇，必然更是不得了！

想到這裏，吳嬪不住自全身骨節眼裏生出了一片寒意，相對的更不禁對強行出頭多管閒事的桑羽恨到了極點！忍不住尖叫了一聲！

一時間，粉眉倒豎，杏眼圓睜，手指向桑羽嬌聲怒喝道：「姓桑的——這碼子事關你屁的相干，要你來多管這個閒事，還不快把歐髯子的元神給我招回來，要不然這個賬我就冲着你算！」

「玉樹眞人」桑羽哈哈一笑，道：「吳嬪，妳少給我撒野，妳也算是修道多年的人了，居然分不出好歹，拿着好心當成了驢肝肺，妳當眞看不出來，我這是爲了妳好啊！」

「碧溪仙子」吳嬪粉面一紅，豎眉瞪眼道：「什麼爲我好？你說——今天要不說個清楚，你休想離開這眼前方寸之地！」

玉樹眞人冷笑一聲，道：「歐震得道幾近千年，妳何忍要他形神俱滅？」

吳嬪道：「這是他自己找的，我造我的孽又干你何事？」

玉樹眞人道：「本來是不干我的事，只是我卻要提醒你一下，二六羣仙大會，不久即將在『點蒼』召開，會中各方教主質詢之下，妳對此事將如何自圓其說？」

吳嬪呆了一呆，一時無話可說！

玉樹眞人冷笑道：「況且此事已是不了，劍髯老兒縱然有千樣不好，論罪絕不至形神俱滅，道友不要忘了，此老的妻舅『痲手毒神』司空虛，年初已自五老峯刑滿出山——」

此言一出，吳嬪不禁大吃了一驚，花容猝然變了一下，可是她嘴裏又自不服道：「你少拿別人嚇唬我，『痲手毒神』司空虛別人怕他

名著預告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失魂引」　古龍・著

「失魂引」是古龍君繼「霸王槍」後精心作品，故事內容也別具風格，新穎脫俗，下期在本刊隆重發表，敬請垂注。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崑崙七子」　蕭逸・著

本故事啣接「火雷破山海」情節，神奇詭異處比上一篇更見離奇莫測。欲知桑羽及杜鐵池等人今後行止和遭遇，請留意刊出日期吧。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仁心書生」　曹若冰・著

書生，給人的印象是：文質彬彬，手無縛鷄之力；但，反過來，若是棄文從武，往往可憑藉本身聰慧，成就高人一等，創幹下一番驚天動地，震動武林的功業。

新派俠艷奇情中篇「霸劍艷姬」　憶文・著

這是青年名小說家憶文首次爲本刊撰寫之傑作，他爲本刊基本作者中又添一員生力軍，令本刊內容更增一分新光彩！請留意刊出日期。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一棒喝武林」　秦紅・著

「一棒喝武林」，顧名思義，可想像到；一棍在手，風雲變色，加以秦紅先生以生花妙筆，動人情節，治言情、偵探於一爐，誠不可多睹之武俠巨著！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我可不在乎他——」

二人在彼此對答之際，空中黑白二光仍在糾纏着，只是對方誰也不會施展全力而已！

玉樹眞人微微一笑，他何嘗不知道吳嬪的色厲內荏，當下只提醒她道：「況乎十萬大山的『鐵衫老人』至時亦必將爲其族孫楊昌受害事，向道友與師問罪，東海的尙氏夫妻前與妳有殺徒之恨，也不會輕易就放過了妳——道友妳就算功力再高，又何能自信敵得過這麼多人？此刻理應結善緣已恐不及，何必再造殺孽，道友你是聰明人，下面的話，我也就不再多說了！」

「碧溪仙子」吳嬪一片粉臉，刹間變得雪也似白，呆了一下肩頭微晃收回飛鐮！

玉樹眞人也將仙劍招回，微微笑道：「道友到底想明白了，二六大會，點蒼論劍時，貧道適時當可夥同杜道友就今日之事，代向道友緩頰，期能對道友有所幫助！」

吳嬪苦笑了一下，冷冷的道：「謝謝你的好意，只是我還不打算接受你這份情意——」

說時目光却向着一旁的杜鐵池看了一眼，微微點了一下頭，含笑道：「今日之事，承道友出手相助，感激不盡，來日我必有一番人情，舍下瑣事尙多，我就不留道友多叙了！」

杜鐵池躬身抱拳道：「弟子愧不敢當——前輩請便！」

吳嬪笑了笑道：「道友不要這麼稱呼，我才是不敢當呢！」

說到這裏眼睛又看了桑羽一眼，似有無限怨氣，一時欲言又止，嘆息一聲，向着一旁的梁瑩瑩點頭道：「瑩瑩，我們走吧！」

瑩瑩應了一聲，却依依不捨看了杜鐵池一眼，點頭道：「我會抽空去看你的——」

說了這麼一句，遂卽低下頭來，姍姍的走到吳嬪身邊，杜鐵池原有千言萬語想跟她訴說，只是礙於兩位前輩，却不便暢所欲言，只輕輕的點了一下頭！

遂見「碧溪仙子」吳嬪玉手舉處；一片霧光閃過，二人遂卽無踪！

杜鐵池無限悵惘的顧盼着！

桑羽也在發呆！

二人俱是一般心情，只是各有所鍾罷了。

桑羽與吳嬪原是一雙愛侶，杜鐵池昔日由瑩瑩嘴中也畧有所聞，見他如此，也就不足爲怪，只是那吳仙子何以對他懷恨！冷漠至此，却就是他所不能明白的了。

桑羽微笑了一下，微微有些汗顏的看向杜鐵池道：「她就是這個樣子，豈可任性胡來，百十年修好下來不改舊風，唉——」

長嘆一聲，欲言又止！

過了一會兒，才又道：「她仍然還在記恨着我……倒是對於你看來似有所求，只是碍着我在這裏，不便出口罷了！」

杜鐵池怔了一下道：「前輩何以見得？」

桑羽一笑道：「我當然知道——她師徒此刻正是四面楚歌的當兒，能够得到道友的幫助，豈非是好？况乎道友與瑩瑩交非泛泛，看來這個麻煩是脫不掉了——」

杜鐵池正要答話，只聽得附近「轟隆」一聲大震，一時天搖地動，大股紅色光焰由一處山谷裏衝天直起！

桑羽一驚，却似忽然明白過來，笑道：「我幾乎都忘了，今日正是後峯徐仙長脫困之期，我受好友『小念神君』之託，尙須助其一臂之力，我們這就去吧！」

杜鐵池聞知徐雷脫困，不禁大喜，桑羽話聲一落，大袖揮處，青光乍閃，彈指間已失去二人踪影。

欲知後情，請賜閱「劍仙列傳」故事之二「崑崙七子」。

（本集終）

幸福人生

紫金丹

男性補藥紫金丹爲名醫監製之最新特效男性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在現代生活中，多慮傷精，多憂傷神，紫金丹功能寧神固腎，洵稱中國第一補品。紫金丹之特點爲：能迅速補充所消耗之體力，常服者可永久保持一副好體魄。

主要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寧神固腎
第一補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分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

港九、新界總批發：



永安公司總行批發部 ☎H 247171